

独孤红武侠作品集 13

大明英烈传（下）

（台湾）独孤红 著

赵晓霓开了口，话声显得有气无力：“他们都落了马，而且那些马匹也被吓得跑散了，即使他们再追来，单靠两条腿是绝追不上咱们的了。”

蒙不名叫道：“阿霓啊，还是你行。”

只听杨敏慧道：“疼么？赵姑娘。”

赵晓霓道：“不要紧，匆忙之间，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咬破中指，把血洒在那些布人儿身上了。”

杨敏慧道：“让我给你把指头包起来。”

“嘶”地一声，杨敏慧似乎也扯下了一条衣衫。

只听赵晓霓道：“谢谢杨姑娘了。”

杨敏慧道：“妹妹别客气了，给妹妹包伤这是应该的，举手之劳妹妹也要谢，我跟天香姐又该怎么个谢妹妹法？”

没再听赵晓霓说话。

天渐渐黑了，远近暮霭低垂，迷蒙一片。

在这条路上，只有这辆马车在驰动着。

看不见别的人，路两旁却有不少破烂东西，有破衣裳，破鞋，还有些锅碗瓢杓儿。

这付劫后的凄惨情景，看得蒙不名有点儿心酸，他不愿车里那三位，尤其是杨敏慧跟着难受，所以他没有把车外的情景告诉她三个。

天越来越黑了，低垂的暮霭，变成了浓浓的夜色。

蒙不名为着眼前冷茫的夜色，忍不住皱眉说道：“姑奶奶们，看样子今儿晚上咱们得在路上过夜了。”

祖天香道：“怎么，蒙老，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么？”

蒙不名道：“可不是么，前头一点灯火也瞧不见。”

杨敏慧道：“老人家，咱们现在是什么地方？”

蒙不名道：“谁知道，算算日子，算算路程，只怕咱们快到‘晋原’了。”

杨敏慧道：“怎么着，老人家，咱们已进了山西境了？”

蒙不名道：“是啊，你才知道，咱们在‘山西’境内走了好些时日了。”

话刚说完，身后的车篷突然掀开了。

蒙不名道：“姑娘要干什么？”

杨敏慧道：“车里闷得慌，掀开车篷透透气。”

蒙不名暗暗一叹，道：“姑娘，天这么黑，难看见什么的。”

杨敏慧道：“贼寇窜扰之处，家园岂有完好的，劫后的凄凉，我能想象得到，又何用看。”

只听祖天香道：“蒙老，既然快到‘晋原’了，这一带不可能没有人烟，恐怕是这一带的人家都遭了难了。”

蒙不名道：“我也想到了，可是我没敢说。”

忽听赵晓霓道“咦”一声道：“前头夜色里那是什么？”

几个人闻言抬眼往前望去，只见前面不远处，夜色里，黑忽忽的一大片，一时间看不清楚那是什么。

杨敏慧道：“只怕是个村落。”

祖天香道：“不会的，妹妹，村落没这么小，也没这么高……”

只听蒙不名道：“是房子，挺高的，恐怕不下十几间！”

赵晓霓道：“怎么跟个大院子似的。”

马车飞快地往前驰行着，就这几句话工夫，那黑忽忽的一片已近了。

蒙不名没看错，那确是一片房子，而且也挺高，狼牙飞檐，颇具气势。

赵晓霓也没看错，那也确是个大院子，很大个院子，比“长安”有数的大宅院还要大。

祖天香道：“这要是个大户人家的话，只怕它已成了李自成的第一个目标。”

杨敏慧痛心地道：“没灯没火，只怕已经没人了，养这么大的院子，人恐怕还不少。”

蒙不名摇头说道：“姑奶奶们，你们瞎操心了，这是‘晋祠’！”

杨敏慧、祖天香双双为之一怔：“‘晋祠’？”

蒙不名道：“可不？‘晋祠’乃是山西第一名刹，在‘晋原’外西南十二里处，眼下已快到‘晋原’，看看咱们所在的方向，应该是不会错的。”

祖天香道：“‘晋祠’一名‘王祠’，为祀周祠，周成王九年封叔虞为唐侯，即设都于此，酈道元的水经注里说，北齐天统年间，曾就此改建‘大崇皇寺’，是这儿么，老人家？”

蒙不名点头说道：“妞儿好胸蕴，一点不错，就是这儿。”

说话间马车已驰到这座“大院子”之前，只见飞檐狼牙，黑忽忽的一片，占地极广，十几间殿宇，里头还有不少高不可攀的华盖般大树，只是静悄悄的，听不见一点声息。

蒙不名收马停车，往那坐落在黝黑夜色里的宏伟大门看了看，道：“没错，姑奶奶们，确是‘晋祠’，‘晋祠’里有‘难老泉’，号称‘晋阳’第一泉，泉水汇塘，上跨名桥，周柏唐槐，无不苍古有趣，姑奶奶们，我看咱们今儿晚上就在这儿呆一夜吧？这样过夜的地儿，可难碰上几处啊。”

祖天香望着杨敏慧道：“妹妹的意思怎么样？”

杨敏慧道：“没听蒙老说么，这种过夜地儿可难碰上几处，此去‘晋原’虽然不远，可是‘晋原城’里还不知道已成了什么样子，也不知道进得去进不去，在这儿过夜，自是最好不过。”

蒙不名立即跳下车辕，道：“空车没人要，牲口怕人偷，牲口要让人偷了去，就苦了咱们这几条腿了，车就放在外头了，我把牲口卸了牵进去。”

他忙着卸他的牲口去了。

杨敏慧三人先后下了车，望望静静坐落在夜色里的“晋祠”，杨敏慧道：“只知道这座山西第一名刹蒙尘未也！”

蒙不名在车前接了话：“您放心，这儿没油水，贼是不会往没油水的地方去的。”

他拉开了套车牲口，道：“姑奶奶们，笨鸟儿先飞，我带路了，天黑，留神脚下。”

他拉着牲口当先往“晋祠”行了过去。

蹄声得得，此时此地，再加上马蹄铁敲在那条石板路上，得得之声益发响亮，能传出老远。

“穷神”蒙不名名列当世四大霸王之内，好修为，好眼力，夜里活动从来不需灯火，可是身后有那需灯火的人，所以蒙不名在进门之前先打着一个火折子，在前头高举着火折子照亮带路。

在这当儿有一点光亮都是好的，摸黑走路总是让人不太放心。

有了亮儿就能看见东西了，虽然看不出多远去，但总比没有光亮摸黑好。

藉着火折子光亮看，“晋祠”好大，大得有点阴森，两边长廊笔直后通，正殿既高又大，里头漆黑漆黑的。

蒙不名道：“这就是‘晋祠’的主庙‘水母宫’的正殿，咱们就在这儿呆一夜吧，别往后走了，你们院子里站站，我先进去看看去。”

他把牲口往石阶左边的短柱上一拴，举着火折子当先进了大殿。

光亮进了大殿，院子里马上又陷入了一片黑暗中，杨敏慧三人四下里打量着，谁也没说一句话。

没多大工夫，大殿里传出蒙不名的话声：“行了，你们进来吧！”

杨敏慧、祖天香跟赵晓霓进了大殿，只见大殿神案上点着半截蜡烛，蒙不名迎过来道：“这座‘晋祠’里有人住过，我在墙角找着了半截蜡烛。”

祖天香道：“许是逃难的人！”

一边说话一边游目四顾，只见这座大殿雕梁画栋，巨柱盘龙，建筑极具雄伟气魄，也十分精美。

她点了点头，道：“果然不愧是山西境内的第一名刹！”

蒙不名道：“别看了，咱们没那闲情逸致，大家整天倚坐在车里，千里奔波，长途跋涉，也都够累的了，有这么个歇息的好地方，还是抓着机会赶快歇息吧，明天一早还要赶路呢。”

祖天香一听这话，一双目光不由地往西墙边一堆枯草扫了过去。

只听蒙不名道：“在半路上能有这么一处地方，这么一堆现成的干草，那可等于叫花子拾黄金，谁叫你三个是姑奶奶，让给你们了，我到桌子底下将就去。”

说着，他一矮身，钻进了神案下。

杨敏慧、祖天香、赵晓霓三女相顾失笑，一起走到西墙边那堆枯草堆上坐下。

蒙不名从神案下探出了脑袋，道：“三位，此时此地，豆大一点的灯光也能引人，要是能不用，最好把它吹了。”

祖天香道：“你不用管了，呆会儿我熄灯就是。”

蒙不名没再说话，脑袋一缩又没入了漆黑的神案下。

可是他脑袋刚缩进去，马上又探了出来，一双眼瞪得老大，道：“别吭气儿。”

三女马上就意会到是怎么回事了，立即停止了谈话凝了神。

蒙不名听了一阵之后道：“你们有没有听见什么？”

杨敏慧微一点头道：“像是有人往这边来了。”

蒙不名道：“一个或许会听错，两个人应该不会听错！”

他双肩一晃，从神案底下窜了出来，抬手熄了那半截蜡烛，道：“跟我来，快。”

他带着三女出了大殿，抬手一指殿左一座小楼，道：“那座楼叫‘胜流楼’，居高临下可以俯瞰全祠，是个好地方，你们到那儿去吧，我找棵槐树上去凉快凉快去。”

杨敏慧带路，三女飞快地登上了那座小楼。

眼看着三女登上“胜流楼”之后，蒙不名那瘦小的身躯一晃就没了影儿。那匹牲口没法藏起来了。

事实上那匹牲口没办法藏。

牲口只一动，蹄声响得得，那等于告诉人家“晋祠”里现在有人，还不如不藏。

再说门口还停放那辆空马车，就算能及时把牲口藏起来，又有什么用。

蒙不名像一阵烟般消失在夜色里。

大殿前那院子里，一前八后进来九个人。

后头八个是腰佩单刀的黑衣大汉。

前头一个是个身穿长衫的瘦高老者，手里拿着一张跟人差不多高矮的巨弓，背后背着一个箭囊，几枝雕翎斜斜地在肩头露着。

这，三女虽然立身“胜流楼”头，由于过浓的夜色看不怎么真切，可是祖天香一眼便认出为首那瘦高老者，是乃父手下得力悍将之一的“弓神”金元霸。

她呆了一呆，脱口说道：“怎么会是他……？”

杨敏慧跟赵晓霓都见过这位祖财神手下的悍将，她们俩也认出了金元霸，而且也都为之一怔。

杨敏慧道：“金元霸怎么跑这儿来了。”

只听院子里的金元霸一声沉喝：“点火把。”

院子里光亮一闪，一根连一根的火把点了起来，一共八把，那八个黑衣大汉一人高举一把。

刹时，这大殿前整个大院子里，光同白昼，纤细毕现。

杨敏慧低低说道：“姐姐，他不会冲着咱们来的吧？”

祖天香道：“应该不会，不过也难说，他们当然急着找我回去。”

只听金元霸冰冷说道：“傅青，你一家三口不必再躲躲藏藏了，出来吧，老夫知道你们在这儿。”

祖天香一怔，道：“傅青？这是……”

杨敏慧道：“难道他找的是‘太原’傅青主……”

祖天香道：“不会吧，妹妹，祖家的人找傅青主干什么？”

杨敏慧道：“那么金元霸嘴里的这个傅青是谁？”

只听金元霸冷笑一声道：“山西一省也不过这么大个地儿，前后没多少工夫，就算你三口都长了翅膀，又能飞到哪儿去，横竖你是逃不了，何如大大方方地出来跟老夫走，识时务者方为俊杰，知进退者才是高人，闯王爱才，只要跟着闯王走，包你这一辈子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眼下大明朝气数已尽，朱家当灭，李家当兴，难道你要把你那一肚子学问带进棺材里去不成？现成的荣华富贵不享，那是天下第一等愚人，出来吧，傅青，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地等老夫请了。”

祖天香身躯为之一晃。

杨敏慧连忙伸手扶住了她，道：“姐姐……”

祖天香苦笑说道：“祖家的人可真像一棵墙头草啊，祖家也算得一方霸王，勾结‘满洲’虽属卖国倒还说得过去，怎么如今对这般流寇竟低了头？”

站在杨敏慧的立场，她虽然极为不齿祖财神，可是眼下她却不便说什么，她沉默了一下道：“姐姐，他们找的是这位傅青，确是那位名传天下的‘太原’贤士傅青主。”

祖天香点了点头，道：“必是‘太原’陷贼，傅先生高风亮节，不愿腆颜事贼，弃家逃离‘太原’……”

只听一名黑衣大汉道：“五主，这别是着金蝉脱壳吧，姓傅的一家三口要真躲在这儿，怎么会明目张胆地把辆马车停在祠外……”

金元霸冷哼一声道：“傅青，老夫不妨告诉你，闯王虽然爱才，虽然愿意让你有一辈子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可是若等老夫请你出来，那可就要另当别论……”

祖天香道：“妹妹，你有把握杀金元霸么？”

杨敏慧一怔，道：“姐姐，你……”

祖天香道：“为富不仁助纣为虐，他比李自成那班贼寇还该死，我请妹妹替我杀了他。”

杨敏慧迟疑了一下，刚要说话。

忽听一个阴阳怪气的尖尖话声从夜空里传了下来：“金元霸，你怎么软骨头软到这种程度，什么时候摇身一变变成了摇旗呐喊，卖力卖命的贼子贼孙了。”

金元霸脸色一变，霍地仰望夜空，喝问道：“你是何人……”

那阴阳怪气的尖尖话声道：“弄了半天你竟然不知道我是谁，眼神不明，耳朵不灵，金元霸，做贼你还差一点儿，你在李自成那儿领了命，到这儿来找的是谁啊？”

金元霸一怔道：“你是傅青！”

“不赖，”那阴阳怪气尖尖话声道：“你的反应相当快，是嘛，眼神不明，耳朵不灵，总该有一样行的，要不岂不成了没魂儿没生气的行尸走肉，活着还有个什么劲儿？干脆抹脖子算了。”

金元霸冷笑一声道：“你少在老夫面前装神扮鬼，你不是傅青，傅青说话不是这种口音……”

那阴阳怪气尖尖话声道：“刚说你不赖你怎么马上就泄底了，岂不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到过的地方多，那儿的话都会说，难道非说那酸得跟醋似的山西官话不成。”

金元霸又一声冷笑道：“据我所知，傅青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读书人，而你分明是个具上乘武功的江湖人……”

那阴阳怪气尖尖话声道：“金元霸，你真泄气，怎么净说外行话，读书跟学剑是分不开的，你可别真以为百无一用是书生……”

突然，金元霸动作如电，抬手抽出一枝雕翎，扣上弓弦向左前方不远处一棵老槐树那浓密的枝叶中射去。

“风雷箭”势若奔雷，一闪便到，“噗”地一声没入那棵老槐树浓密枝叶之中，合围的树干一阵抖动，扑簌簌树叶像骤雨般落了下来。

祖天香吃了一惊，急道：“哎呀，蒙老……”

只听那阴阳怪气的尖尖话声又自夜空中传下：“啧啧，啧啧，‘弓神’名不虚传，好厉害的‘风雷箭’呀，只可惜你耳朵里长了驴毛，没听清楚我在这儿，金元霸，树上百年便有神，那可是一棵唐槐啊，毁了这么一样神物，你的罪过可不小啊。”

金元霸目闪寒芒，冷哼一声，再抽雕翎，“风雷箭”像一道电光，直向左前方一棵柏树射去。

“风雷箭”没入枝叶中，树颤，叶落，那阴阳怪气的尖尖话声适时又从夜空传下：“那是棵周柏，比那棵唐槐还要古老，真让人心疼，金元霸，你的罪过大了。”

金元霸两箭落空，沉不住气了，他脸上色变，目光转动，厉声喝道：“你究竟是什么人？”

那阴阳怪气尖尖话声嘿嘿一笑道：“真是啊，干吗这么沉不住气呀，亏你还是祖老儿子手下五虎上将之一呢，不会拿箭射么，只逼得我一现身，还愁不知道我是谁么？”

金元霸双眉一扬，抬手抽出三枝“风雷箭”，一起扣上弓弦，他要施出他那独步天下，仗以成名，当者披靡的射箭手法了。

只听那阴阳怪气尖尖话声道：“这才是，早该施出这看家本事了。”

金元霸目闪厉芒，拉弓欲射，他瞄的是正前方大殿屋脊，可是就在三枝“风雷箭”要离弦飞出那一刹那间，三枝“风雷箭”却突然变了方向，向着头一箭射的那棵古槐成一线地飞去。

寻常的弓箭已经够快的了，他这特制的强弓射起箭来尤其快，金元霸也就仗着他那独特的射术，奇快的箭势博得了“弓神”的美声。

三枝“风雷箭”一闪便到了那棵老槐，原成一线的箭势忽然一分为三，分上中下三路一闪没入了浓密枝叶间。

惊人，那棵老槐一阵剧烈晃动，树叶几乎落下了一半。

一阵令人窒息的静寂。

祖天香睁大了一双美目。

杨敏慧跟赵晓霓也紧张地望着那棵老槐。

金元霸那薄薄的唇边泛起了一丝笑意，得意而冷酷。

而就在这时候，一声长叹划破了这阵令人窒息的静寂：“可惜啊，可惜，又落空了，我要是你我非一头碰死不可。”

这回，话声起自那宏伟的大殿前，三女居高临下，清晰地看见大殿那石阶上多了个人。

杨敏慧倏然而笑：“这位老人家可真够促狭的。”

金元霸也看见了大殿前石阶上多了个人，他没看见那个人是什么时候站在大殿前石阶上的，不过在火把的照耀下，他可以很清楚地看见那个人的一张脸，那个人的一身打扮。

他一怔，接着脸色大变，倒抽一口冷气，右手一扬，一道光华直上夜空，到了夜空中“啾”地一声变为五彩的一蓬，跟烟火似的。

“得，”蒙不名道：“告急了，你还真机灵啊，我是我，你是你，凭我的身份斗你，那会辱没我的身份脏我的手，行，我等你那主子了。”

一屁股坐在了石阶上，跷起二郎腿，还直晃。

祖天香两眼下望，缓缓说道：“只怕呆会儿来的会是家父。”

杨敏慧道：“令尊会在附近么？”

祖天香道：“金元霸在这儿出现，家父一定在这一带十里方圆之内。”

杨敏慧道：“姐姐怕蒙老不是令尊的对手？”

祖天香道：“蒙老跟家父论功力怕还难分上下，只是家父手下有五处分支，五个‘掌柜’。一旦加上他们，那就很难说了。”

赵晓霓道：“干爹也真是，刚才放倒了他赶快走不就没事了么。”

祖天香摇头说道：“妹妹错怪他老人家了，他老人家所以一再戏弄金元霸，为的是让金元霸剩没几枝‘风雷箭’，为的是激起金元霸的急躁，然后再现身便可轻易地把金元霸放倒在地，谁知金元霸一见他老人家便吓得施放烟火告了急？”

赵晓霓道：“那么现在总可以放倒金元霸赶快走啊，为什么还坐在那儿……”

祖天香道：“来不及了，妹妹，这一点蒙老清楚……”

杨敏慧美目忽地一睁道：“有人来了，姐姐。”

祖天香道：“你看，是不是，妹妹？”

赵晓霓不再说话。

杨敏慧道：“姐姐放心，必要的时候我会下去助蒙老一臂之力！”

祖天香摇头说道：“妹妹，事非小可，你最好别露面，必要的时候我自退敌良策。”

杨敏慧道：“姐姐有什么退敌良策？”

祖天香还没说话，大殿前院子里飞一般地一连落下五条人影，一前四后，前头一个正是祖财神，他仍是那身乡下土老头儿打扮。

他身后那四个，却是身着极为华丽的四个富绅模样高矮胖瘦不等的老头儿。

祖天香身躯一阵轻颤，美目之中泛起了泪光。

杨敏慧抓住她的手，紧了紧，低低叫了声：“姐姐。”

只听下头祖财神冷冷说道：“我说金元霸怎么会告急，原来他碰上你，蒙老儿，多年不见了，你好啊。”

蒙不名站起来拱拱手，道：“托福，托福，我本来是好好的，可是如今有你这大财主往跟前一站，我浑身都觉得不舒服。”

金元霸上前一步在祖财神耳边低低说了一阵。

祖财神吁了口气，道：“蒙老儿，你我的立场彼此都很明白，以你我的身份咱们也用不着多说废话……”

蒙不名一点头道：“对，这倒干脆，几年不见，大财主完全变了样儿，变得让人做梦都想不到，你有什么正经的，说吧。”

祖财神道：“蒙老儿，你我多少年的交情了，也都是一方霸王，我不愿意跟你扯破脸，咱们平心静气，好话好说，我要傅青。”

蒙不名道：“傅青！”

祖财神点头说道：“不错，‘太原城’里的傅青。”

蒙不名道：“我说大财主啊，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你怎么找我要傅青？刚才你这个姓金的‘伙计’已经弄得我满头雾水了。”

祖财神冷冷看了他一眼，道：“蒙老儿，你我都算得成名多年的老江湖了，论身份，在当世之中也是数一数二的！”

蒙不名微一点头，道：“不错，这一点我不能不承认，只是在这节骨眼儿你跟我说这个……”

祖财神两眼微睁，精光外射，道：“蒙老儿，你逼我非跟你扯破脸不可么？”

蒙不名摇头说道：“我没这意思，正如你刚才所说，你我多少年的老交情了，论起身份来也算是高人一等，要扯破脸，你踢我一脚，我打你一拳的，那有点不大像话……”

祖财神道：“那么你就跟我规规矩矩说正经的。”

蒙不名沉默了一下，一点头道：“好吧，我跟你规规矩矩说正经的，我问你，当世之中有几个傅青？”

祖财神呆了一呆，道：“蒙老儿，你这话……”

蒙不名道：“答我问话，我还有后话。”

祖财神深深地看一眼，道：“据我所知，当世之中，只有一个傅青。”

蒙不名道：“你要是能找到傅青，把他带去双手奉给李自成，那就能博得大功一桩，是不是？”

祖财神道：“事实如此，我不愿否认。”

蒙不名道：“这就是了，大财主，我怎么会把傅青交给你，让你带去邀功去。”

祖财神目光一凝，道：“蒙老儿，你似乎是话里有话，什么意思？”

蒙不名道：“我这么说你不懂，我这么说你懂，君子不当人财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祖财神双眉轩动了一下，摇头说道：“我还是不懂。”

蒙不名倏然一笑道：“大财主，你要是跟我装蒜，便是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好吧，我干脆明说吧，我穷得发了慌，愁没衣穿，愁没饭吃，傅青是我的财路，我正打算用他邀功，以他博取一辈子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呢，我要是把他的交给了你，我的富贵荣华不就全泡汤了？”

“胜流楼”上的祖天香静听至此，淡然一笑道：“蒙老好厉害的一张嘴！”

祖财神深深看了蒙不名一眼，道：“原来如此，你打算把傅青送到哪儿去邀功去？”

蒙不名道：“当然是把傅青送到李自成那儿去啊，刚才你这个姓金的伙计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知进退的才是高人，如今大明朝气数已尽，朱家当灭，李家当兴，眼看着大明朝的江山不保，朱家人就要从那张‘盘龙宝座’上掉下来，人嘛，总要学聪明点儿，为那名利两字，也不妨软软骨头曲曲膝，把忠孝两字，廉耻两字跟祖宗牌位，付置诸脑后……”

祖天香笑了，笑得让人难受：“家父这是自取其辱。”

杨敏慧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有握了握祖天香的手，轻轻地叫了她一声！

蒙不名的确有一张厉害的嘴，骂人不带半个脏字儿。

祖财神脸上变了色，冷笑一声道：“蒙老儿，你敢……”

蒙不名一抬手，道：“慢点儿，大财主，世上有抢钱的，也有抢乐的，

可没听说过有捡骂的，我说的是我自己！”

祖财神猛然吸了一口气，神情稍趋平静，缓缓说道：“除非万不得已，我不愿跟你扯破脸，人各有志，我不在乎你怎么说，只是我要告诉你，那傅青本该是我的……”

“傅青本该是你的？”蒙不名道：“大财主，可别跟我姓蒙的来这一套，山西不是你大财主的地盘儿，咱俩都算吃过了界，谁先抓到就算谁的，这是规矩，除非你不讲理逞强逞硬，来个横里伸手。”

“不管是什么，我只要傅青。”

蒙不名道：“大财主，我刚说过，君子不挡人财路，君子爱财，也取之有道，你有的是吃喝不尽的金山，何必跟我们穷人争这一口？”

祖财神冷笑一声道：“行了，够了，蒙老儿，别在我面前哭穷了，也别在我面前来这一套了，我只问你一句，你交不交傅青？”

蒙不名一点头道：“交啊，当然交，可是，不是交给你。”

祖财神目闪精芒，冷笑一声道：“我不愿意跟你扯破脸，除非万不得已，现在该是万不得已的时候了，你们给我往里搜。”

金元霸恭应一声，立即偕同另四名老者一字地往里行去。

蒙不名耸肩摊手，道：“挡人财路，这是大忌讳，看来我也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了！”

祖财神冷哼一声，迈步逼了过去。

看情势，蒙不名是吃亏吃定了，他一旦拦金元霸等五人，祖财神势必冲他出手，祖财神只一出手，蒙不名势必无法分身兼顾金元霸等五人，这么一来，金元霸等五人找不着傅青主一家三口，却非发现祖天香、杨敏慧跟赵晓霓三人不可。

而且，眼前的一场搏斗绝难避免。

祖天香吸了一口气，道：“妹妹，你两个千万别现身，别露面。”

杨敏慧道：“姐姐是要……”

祖天香忽然扬声说道：“蒙老，我下来了。”

蒙不名一怔，旋即跺了脚。

祖财神霍地抬眼望向“胜流楼”，凌厉目光吓人。

杨敏慧大急，道：“姐姐，你怎么能……”

祖天香道：“妹妹，家父的性情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让他秋毫无犯地带着人离去！”

杨敏慧道：“可是姐姐……”

祖天香道：“虎毒不食子，他不会拿我怎么样的，两位妹妹请保重，这只是小别，将来咱们还会再相聚的。”

杨敏慧大吃一惊道：“姐姐要跟他走？”

祖天香道：“我不跟他走他不会退的，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两位妹妹跟蒙老。”

杨敏慧双肩陡地一扬，道：“我跟姐姐一块儿下去。”

祖天香道：“妹妹别说这种傻话，也别做这种傻事，妹妹该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关系多么大。”

杨敏慧口齿启动，欲言又止。

祖天香的这番话，不啻当头棒喝，使她不得不小心“保重”自己。

祖天香反握了握她的手，道：“妹妹，好生照顾阿霓妹妹，她比咱俩都

小。”

拍了拍赵晓霓的香肩，转身下楼而去。

此刻，一条人影鹰隼般地扑了过来。

祖天香一眼便看出是谁，当即一声冷喝：“崔护，站住，我自己会下来。”

那条眼看就要扑上“胜流楼”的人影，闻言硬生生地收住扑势落下了“胜流楼”，那人影立即躬下了身：“属下崔护见过姑娘。”

祖天香看也没看他一眼，袅袅向大殿前走了过去。

祖财神叫道：“妞儿，果然是你……”

祖天香行进盈盈一礼，道：“女儿给爹爹请安。”

祖财神上前一把扶起了祖天香，激动地道：“妞儿，你可没把我急死……”

祖天香显得很平静，道：“是女儿的不是，让您老人家着急。”

“别说了，别说了，”祖财神摆手说道：“你已经回来了，这就够了……”

忽地一怔，转眼望向蒙不名，道：“我女儿当日在‘终南山’下失了踪，如今却跟你在一起，难道说当日‘终南山’下……”

蒙不名道：“应该说是我姓蒙的从师南月手里把你这宝贝女儿截下来。”

祖财神哼哼一阵冷笑道：“应该说是你挑起师祖两家的纷争，害得我跟师南月两家跟‘满洲’缔盟不成，双双走投无路……”

“走投无路？谁说的，”蒙不名道：“不是我你的宝贝女儿岂不落了师南月那个色魔之手。不是我你岂能投到李自成这一伙贼群里独当一面，早知道会这样，还不如让你跟‘满洲’勾搭上呢，当初我是给你个知道回头的机会，谁知道你仍是执迷不悟……”

祖财神冷笑一声道：“行了蒙老儿，你不必再说什么了，无论什么事，都该有个了结，今晚上咱们正好借这座空无人迹的‘晋祠’里算一算总帐。”

“爹，”祖天香开口说道：“不管怎么说，女儿对蒙老总是感激的，再说女儿也已经回到您身边了，您还有什么好计较的！”

祖财神沉默了一下，忽一点头道：“好吧，蒙老儿，看在我女儿的面子上，这笔帐就此一笔勾销……”

祖天香浅浅一礼，道：“谢谢爹爹。”

蒙不名道：“祖老头儿，我可不领你这个情。”

祖财神道：“没人要你领情，蒙老儿，傅青……”

祖天香一旁截口说道：“爹，‘太原’傅青并不在这儿，这座‘晋祠’里没有别人。”

祖财神呆了一呆，道：“怎么说，妞儿，傅青不在这座‘晋祠’里？”

祖天香道：“是的，爹，这座‘晋祠’里并没有一个‘太原’傅青。”

祖财神深深一眼道：“真的么，妞儿？”

祖天香道：“女儿的话难道您信不过么？”

祖财神道：“那倒不是，你是我的女儿，你的话我要是都信不过，谁得话我还信得过，只是，妞儿，事关重大……”

祖天香道：“您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太原’跟附近几个城已被李自成攻陷，傅青既然弃家逃走，他怎么会在这一带逗留。”

祖财神摇头说道：“这你就知道了，傅青原已被擒，而且囚押在离此不远的‘狄村’，前两天突然被人救了去，据说傅青被救后就跑到‘晋祠’来会他的妻女了。”

祖天香神色一动，道：“原来是这样的，那救傅青的人是……”

祖财神迟疑了一下道：“这个我还不清楚，在‘狄村’看守傅青的人全被杀了，没留一个活口。”

蒙不名轻击一掌道：“杀得好，杀得痛快，杀得解气。”

祖财神冷冷扫了他一眼，转望祖天香道：“妞儿，傅青一家三口真不在这座‘晋祠’里？”

祖天香道：“看来爹爹连自己的女儿也信不过了，女儿天胆也不敢欺骗爹爹，这关系着您的功过，我是您的女儿，只愿看您成功，绝不会看您受过的，是不？”

祖财神往“胜流楼”上瞥了一眼，道：“那座楼上是谁？”

祖天香道：“一位姓赵姑娘，女儿的朋友。”

祖财神道：“赵姑娘，你的朋友？”

祖天香道：“女儿愿意拿性命担保，她绝不是傅青，也绝不是傅青家的人。”

祖财神道：“既是你的朋友，为什么不请她下来让我见见？”

祖天香道：“她的双亲刚遭李自成杀害，不见也罢。”

祖财神呆了一呆，沉默了一下道：“妞儿，别人不知道你该知道，我一向是不出来便罢，只一出来，绝不空手……”

祖天香道：“您并没有空着手回去。”

祖财神愕然说道：“我并没有……”

祖天香道：“您带回了您的女儿，是不？这应该强于一切。”

祖财神目光一转，旋即点头，道：“说的是，我已经找回了我的女儿，夫复何求，应该知足了，妞儿，咱们走。”

伸手抓住了祖天香。

蒙不名上前一步，道：“慢点儿，妞儿，你……”

祖天香含笑说道：“蒙老，他是我的父亲，我应该跟他走，是不？您放心，一个做父亲的不会对自己的女儿怎么样的。”

蒙不名哼哼一笑道：“那可难说啊，得看什么样的父母，有的做父母的只为自己眼前一点好处，能把自己的骨肉给卖了。”

祖财神脸色一变道：“蒙老儿，你说话可要……”

祖天香截口说道：“蒙老您错了，一个女儿家总是要嫁人的，既是迟早要嫁人的，嫁给谁不一样，家父让我嫁个‘满洲’贝子，那是有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这也是为我好。”

蒙不名耸耸肩，道：“你既然这么说，那是周瑜打黄盖，我也不便再说什么了，只是要真嫁个‘满洲’贝子那还好，要嫁个流寇盗贼，那可就……”

耸耸肩，住口不言。

祖天香道：“多谢蒙老，未嫁从父，既嫁从夫，不听父命便是不孝，要是家父真让我嫁给李自成那班人中的哪一个，我也会毫不犹豫地点头的。”

蒙不名一点头道：“妞儿，你的确是个孝女，也希望你这这份孝心能感动上苍。”

祖天香道：“谢谢您。”

蒙不名一摆手道：“那么跟你这位爹走吧，我不送了。”

祖天香道：“不敢当，怎么说您是我的恩人，容我拜别。”

她轻轻挣脱祖财神的手，上前两步，盈盈拜下，低低一句：“快走。”

蒙不名道：“妞儿，我当不起，受不住，这里还礼了。”

举手拱了一拱。

祖天香转过身去道：“走吧，爹。”

祖财神深深看了蒙不名一眼，眼神冰冷，而且充满了杀机。

蒙不名咧嘴一笑道：“别这样，祖老头儿，我这个无后的都想积点德，你有这么一个允称今世奇女的女儿，为什么不多替她想想。”

祖财神脸色一变，半句话没说，拉着祖天香往外行去。

蒙不名道：“妞儿，你要保重。”

祖天香没回头，道：“多谢蒙老，您也请保重，并请好生照顾赵姑娘。”

蒙不名道：“妞儿，你放心就是，在这时候，我们这些人一个也不能少。”

祖家的人来得快，去得也快，刹时间一个不剩地全退出了“晋祠”。

“晋祠”里又陷入了一片黑暗。

蒙不名站在石阶，呆呆地！

“晋祠”里外静静的，死寂死寂。

杨敏慧的话声从蒙不名的身后响起：“蒙老！”

蒙不名道：“她让咱们快走。”

杨敏慧道：“我知道，我看见她跟您说话了。”

蒙不名道：“知父莫若女，看来祖财神还不死心，还不知道醒悟。”

杨敏慧道：“他对不起他的女儿。”

蒙不名道：“他根本不配有这么一个女儿。”

杨敏慧道：“蒙老，我天香姐此去……”

蒙不名道：“我敢拿我这颗脑袋担保，她会再回到咱们身边来的。”

杨敏慧道：“恨只恨我生为宦门女儿，要不然我就可以大大方方地现身露面跟他斗一斗了。”

蒙不名道：“姑娘，知道我为什么不跟祖老头儿斗么，我为的是妞儿她。”

杨敏慧口齿启动了一下，欲言又止。

蒙不名道：“走吧，她让咱们快走，莫辜负了她的心意。”

他迈步下了石阶。

马车在夜色里往前驰进着。

蹄声跟车声不怎么大，因为蒙不名把马车赶到了一片草地上，远远地离开了那条路。

车里，是沉闷的，尽管车篷掀开着。

甚至连车外的空气都是沉闷的。

“只知道天香姐这一去会怎么样。”

杨敏慧像在问谁，又像在自语。

蒙不名的心情也相当低沉，尽管祖天香是祖财神的女儿，可是她跟她那位父亲不同，她明大义，识大体，是位难得的好姑娘，也是位跟杨敏慧一样的奇女子。

一路相处，安危共济，福祸与共，人心是肉做的，尤其蒙不名这个外冷

内热，外表滑稽突梯，玩世不恭，内里却一丝不苟，步步踏实的性情中人，他简直就把身边的这三位当成了自己的女儿，他又怎么舍得，又怎么能不揪心？

他无力地挥出一鞭，缓缓说道：“不会有什么的，姑娘，虎毒还不食子呢。”

杨敏慧道：“祖财神或许不会拿她怎么样，可是李自成那里贼寇个个凶狠贪婪，他们又怎会不垂涎天香姐那绝代风华……”

蒙不名吁了一口气，道：“这就难说了。”

杨敏慧道：“祖财神是这么个人，当初他为勾结‘满洲’不惜出卖自己的女儿，如今他投向李自成，又怎么担保他不会讨好这帮贼寇？”

蒙不名道：“他要还有一点良心，妞儿那片孝心，总会感动他的。”

杨敏慧道：“您看会么？”

蒙不名道：“应该会，除非祖老头儿灭绝了人性，罔顾伦理亲情。”

杨敏慧道：“当初他勾结‘满洲’的时候呢？”

蒙不名道：“希望他跟以前不同了！”

杨敏慧道：“但愿……”

忽然一声轻咦，惊声说道：“阿霓妹妹呢？”

蒙不名道：“阿霓？阿霓怎么了？”

他边说边回头看，等他转过头来看清车里时，他突然怔住了，车里只有个杨敏慧，赵晓霓却不见了。

杨敏慧忙道：“您还不赶快停车。”

蒙不名一震而醒，慌忙收缰停车，站了起来。

站在车辕上四下看，夜色茫茫，浓得泼了墨般，哪里有赵晓霓的踪影？又能看得见什么！

蒙不名一脚踩下，差点没把车辕踩断：“坏了，她准是不放心天香跟去了，这孩子，怎么也不跟我商量一声……”

杨敏慧道：“阿霓妹妹是怎么走的，我怎么一点也没觉察？”

蒙不名苦笑说道：“傻姑娘，她在白莲教里呆过那么多年，哪一套邪法儿不会？你没见她是怎么退师南月这帮贼的么。”

杨敏慧道：“她说过，绝不再用‘白莲教’法术的！”

蒙不名道：“这是什么事，她不用‘白莲教’那套障眼法走得了么，本来是四个人，现在可好，不到半夜工夫就只剩两个了，都走得那么揪心。”

杨敏慧扬了扬眉道：“蒙老，咱们也找去，好么？”

蒙不名道：“咱们也找去？那德威跟罗汉……”

杨敏慧道：“阿霓妹妹都能不急找罗汉，我为什么不能不急找德威？”

蒙不名道：“你们都够好的，只是不行，什么人都能冒险往贼窝里闯，唯独你不能。”

杨敏慧道：“为什么我不能，我爹已经被害了，他们即使擒住我又能拿我要挟谁？就是我爹在世的时候，他们也没办法拿我要挟他老人家！”

蒙不名道：“朝廷……”

杨敏慧淡然一笑，笑得凄凉：“朝廷？他们没法拿我要挟朝廷的，这么多土地，这么多百姓都丧失了，我一个宦门女儿又算得了什么，假如掳一个官家人便能要挟谁，他们只掳人就行了，何用攻城陷镇，动用千军万马？”

蒙不名吁了一口气，道：“我不愿意说，你偏让我说，至少他们可以拿

你要挟李德威。”

杨敏慧呆了一呆，旋即说道：“李大哥是位奇才，是个奇男子，儿女私情跟国家安危他不会分不清楚的。”

蒙不名道：“那何如让他没有一点顾虑。”

杨敏慧目光一凝，道：“蒙老，我不见得一定会失陷在他们手里，是不？”

蒙不名道：“好吧，姑娘，咱们也跟去凑凑热闹，我拼着这条老命护着你就是。”

坐下，抖缰，挥鞭，抬转马头，飞驰而去。

杨敏慧口齿启动了一下，似乎想说些什么，可是她终于没说！

二月间是初春。

虽然日头挂得老高，可是仍带点凉意，晒在日头下，那是一件挺舒服的事。

李德威背着手，缓缓迈步，他从容不迫，也潇洒异常。

背后，右手里，习惯地握着他那柄玉骨描金扇。

一个蓬头垢面的中年叫化匆匆地走了过来，哈腰，伸手，道：“少侠，总堂传书到了，曹化淳一直在京里，一步没离开过。”

李德威一怔点头：“谢谢！”

那中年叫化哈腰而退。

李德威仍继续往前走。

没多久，另一个中年叫化走了过来，哈腰，伸手，道：“少侠，闯贼下落打听不到，他手下一员悍将就在这一带百里之内。”

李德威双眉一扬道：“闯贼主力现在何处？”

那中年叫化道：“本来是往北去的，可是近几天来突然转了向西，不知道为什么。”

李德威道：“恐怕是声东击西，他说过，三月初十左右一定犯京。”

那中年叫化道：“少侠，他说归他说，恐怕没那么容易吧，朝廷派驻各地的守将，并不是个个庸才。”

李德威微一点头道：“这一点我清楚，不过他一路北扰，势如破竹，我不能不防着点儿，也不能不在二月里以前找到他。”

那中年叫化道：“少侠，闯贼想必也清楚这一点，他左右尚有几个智囊一类的谋士，他主力的所在，并不一定就是他的所在！”

李德威动容点头道：“高见，多谢指教，目下我只有杀一个是一个，请告诉我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那中年叫化道：“您请往东，十里内自有人再来禀报方向。”

李德威道：“谢了。”

他折向了东。

那中年叫化子则躬身而退。

李德威迈着潇洒步伐往东，行云流水般，乍看很慢，其实他已加快了速度。

一口气走出了五六里地，一条人影飞掠而至，是个年轻化子，落地躬身，恭谨异常：“少侠，偏东北走五十里有片大庄院，李自成手下悍将张三勇现

在那儿。”

李德威道：“只张贼一人儿么？”

那年轻叫化道：“张贼的身份最高，那一带三里内都布上了明桩暗卡，很不容易接近。”

李德威一点头道：“谢谢。”

那年轻叫化腾身飞掠而去。

这是一间很精致，很精致的精舍。

香起全室，被翻红浪，檀木漆几上放着一盏八宝琉璃灯，灯光非常的柔和，看上去，这像一间卧房。

再往外看看，一张考究的书桌，上头摆着一册册的书籍，文房四宝摆的整整齐齐，书桌旁边还着一大盆花儿，看上去，这又像间书房。

祖天香坐在书桌前，一只手托着香腮，另一只手在翻弄着一本书，显得很无聊。

这间精舍里是宁静的，静得能听见那灯花轻爆声。

可是这间精舍外头，那庭院深处，一阵阵的粗笑声，跟一阵阵的猜拳行令声，时起时落，不绝于耳。

像是有人在请客，声浪响澈了半边天。

祖天香跟没听见一样，不管外面怎么吵，她仍平静地翻阅着那本书。

突然，她停手不动，目光凝注在书里夹着的一张素笺上，雪白的素笺，还透着一股淡淡的幽香，素笺上还写着一行行娟秀整齐的字迹。

她伸两指捏起了那张素笺，素笺上那一行行娟秀整齐的字迹，写的是一阕词，李清照的“武陵春”，素笺的左下角写着“惜香”两个字。

祖天香微微皱起了一双眉锋，她在想！

这张素笺，很显然的是女子之物，素笺上的字迹，也出自闺中人手笔，这“惜香”两个字，很可能就是那女子的名字。

再看看她置身的这间精舍，分明也是女子的闺阁兼书房。

而，据她所知，这地方除了她祖家的人之外，就是李自成手下的一帮贼寇，除了她自己之外，没有一个女流，难道说……

她美目一睁，忽然站起来转身往外行去。

她刚到精舍门口，精舍外夜色里人影一闪，一个身穿黑色劲装，腰挎单刀的中年汉子站在门外。

他冲着祖天香微一躬身，道：“姑娘要到哪里去？”

祖天香淡然说道：“屋里闷得慌，我想到外头走走，看看这儿的夜色，闪开。”

那黑衣汉子又一躬身道：“属下奉老主人面谕，这儿乱得很，不可让姑娘出来走动。”

祖天香双眉一扬，道：“这是软禁我？”

祖天香人长得美，这一作色，便有一种自然的慑人威仪！

那黑衣汉子神色一懔，道：“属下不敢，这是老主人的吩咐。”

祖天香渐渐敛去威态，道：“我既然来了，还能跑到哪儿去，我不会跑的，我要是想跑，只怕谁也拦不住我，我要见老主人……”

那黑衣汉子心中稍定，道：“回姑娘，老主人现在后厅跟张将军喝酒……”

祖天香道：“喝酒又不是什么正经大事，你去禀报老主人一声，就说我要见他，请他到这儿来一趟。”

那黑衣汉子面有难色，犹豫着道：“这个……这个，没有老主人的令谕，属下不敢轻离这间精舍半步。”

祖天香道：“你怕我跑了，是不是，你放心，我说过不会跑就不会跑，其实，我要是想跑，凭你还拦不了我，甚至当初我根本就不会跟老主人到这

儿来。”

那黑衣汉子道：“这个属下明白，只是老主人的吩咐，属下不敢不遵。”

祖天香沉默了一下，微一点头，道：“好吧，念在你是奉命行事，我不跟你计较，也不让你为难，这儿还有别人么，你让他们去禀报老主人一声，这样总可以吧。”

那黑衣汉子一躬身，道：“属下遵命。”

转身要走。

祖天香突然说道：“慢着。”

那黑衣汉子回过身来道：“姑娘还有什么吩咐？”

祖天香道：“我一直忘了问问，这儿是什么地方？”

那黑衣汉子道：“属下跟老主人来此，人生地不熟，不大清楚，只听他们的人说，这儿是余庄。”

祖天香道：“余庄？为什么叫余庄，原来这儿的人姓余么？”

那黑衣汉子道：“这个属下就不知道了。”

祖天香道：“你跟老主人到这儿来的时候，这儿是什么样子，还有人么？”

那黑衣汉子有点迟疑，道：“这个……这个属下不知道……”

“不知道？”

祖天香道：“你既不聋又不瞎的，你跟老主人到这儿来的时候这儿是什么样子，有没人，你会不知道？”

那黑衣汉子低下头，道：“回姑娘，属下是真不知道。”

祖天香深深地看了他一眼道：“既然真不知道，那就算了，你去吧。”

那黑衣汉子神色一松，答应一声要走。

只听一阵雄健步履声传了过来。

那黑衣汉子忙道：“老主人来了。”

退开两步躬下身去。

祖天香是祖财神的女儿，父女俩相处廿多年，别人都听得出祖财神的步履声，祖天香自然也听得出来。

她抬眼往门外夜色中望去，只见祖财神带着“弓神”金元霸缓步走了过来。

金元霸的穿着似是那么讲究。

祖财神却仍是那身乡下土老头儿打扮。

也不知道他是节俭还是吝啬，真让人想不通。

祖天香站着没动，也没说话，一直到祖财神行近，她才浅浅施了一礼，叫了他一声。

金元霸在祖财神身后躬身施礼，恭恭敬敬地叫了声：“姑娘。”

祖天香连正眼也没看他一下。

祖财神含笑说道：“怎么，妞儿，还没睡么？”

祖天香道：“还早，也闷的慌，我正想出去走走，看看这儿的夜色，刚到门口便被挡住了。听说您的交待，这儿乱得很，不让我出去。”

祖财神道：“可不是么，你没看我在你房门口派了人？妞儿，你不知道，这儿既乱又杂，只有你这么一个小姑娘家，闯王手下这些人一个个都又随便惯了，我不得不防着点儿。”

祖天香道：“那么您当初为什么把我带到这儿来。”

祖财神道：“这个……其实说起来哪儿都一样，如今天下大乱，哪一处

是安宁地方。”

祖天香道：“咱们自己的家里该是个安宁的地方。”

祖财神道：“家里要是安宁，我也不会往外跑了！”

一步跨进了精舍。

金元霸留在外头，没进来。

祖天香转身跟了进去。

祖财神背着手目光转动，他那一双锐利目光从书桌上掠过，道：“怎么，在看书啊？”

祖天香在他身后道：“闲着无聊，随便找了本书翻翻，这儿的藏书不少，以前的主人是个书香门第。”

她乘机试探着问话。

岂料祖财神跟没听见一样，转身坐在几旁，摆摆手道：“妞儿，你也坐，咱爷儿俩聊聊。”

她似乎没听见，祖天香暂时也没动声色，浅浅一礼，谢了一声坐了下去。

祖财神沉默了一下开了口：“妞儿，你三岁的时候就没了娘，我一手把你带大，既要照顾你，又要分心照顾咱们祖家的各分支，真不容易啊。”

祖天香道：“你茹苦含辛，女儿明白，您的恩德做女儿的一辈子也报答不完。”

祖财神笑笑说道：“普天之下，哪个不养儿育女，代代相传，永继不绝，这是责任，也是义务，说什么恩德，说什么报答，我不过看你已经长成了，如今又天下大乱，不知何日才能平息，心里有所感触，启口提提罢了。”

祖天香道：“您的心情做女儿的明白，恨只恨我是个女儿身……”

祖财神摇头说道：“说什么男儿女儿，都是十月怀胎孕育的，哪一个不是自己的亲骨肉，没有重男轻女的念头，你是我祖家的千里驹，在我眼里你比任何一家的男儿强，有你这么一个，给我十个儿子我都不换。”

祖天香道：“那是您的钟爱，只是养儿防老，积谷防饥……”

祖财神哈哈一笑道：“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我有你这么个女儿，将来还愁没人送终么，靠咱们祖家的财产，将来我还怕会饿着不成。”

祖天香道：“那是您的想法，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亲恩无可比拟，做女儿的会孝顺您，会报答您的。”

祖财神微一点头道：“我知道你是个孝顺的孩子，这也是我一直引为安慰的一件事，家有良田千顷，不如有个孝顺女儿，将来有那么一天，我也可以含笑瞑目了，唯一使我不放心的，是你的终身……”

祖天香道：“您不是把女儿的终身有所托付了么。”

祖财神呆了一呆道：“什么时候……”

祖天香道：“您真是健忘，这是什么事，您怎么忘了，您不是把女儿的终身许给福安了么。”

祖财神“啊”地一声道：“你是说那个‘满洲’贝子呀……”

望着祖天香一笑说道：“那件事咱们爷俩都没当真，是不？”

祖天香淡淡说道：“我不认为您没当真，也不相信您没当真，我是您的女儿，出身大家，幼受庭训，重名节之心尤胜于一般，虽然我没能跟福安长相厮守，那只是缘份那是命，可是父母之命，也已行过大礼，女儿我这辈子已是福安的人，这不是儿戏。”

祖财神脸色变了一变，旋即笑说道：“你这么一说，倒叫我想说的话不

便出口了。”

祖天香道：“我是个做女儿的，父亲跟女儿说话不必有什么顾忌，您有什么话，请说就是。”

祖财神目光一凝，道：“你真让我说？”

祖天香淡然一笑道：“您不会就此永远不提的，是不？”

祖财神老脸猛然一红，摸着胡子以笑掩窘：“好、好、好，可真是知父莫若女，妞儿，我本可以不说，可是你知道……”

祖天香道：“您请说就是，女儿洗耳恭听。”

祖财神显得更窘更不自在了：“这件事，我实在不好启齿了，只是不说又不行，没办法，看来我是只好厚着这张老脸皮……”

顿了顿，目光一凝，道：“妞儿，张将军知道我有你这么个女儿，他也很仰慕你的才貌。”

祖天香道：“谁是张将军，张将军又是谁？”

祖财神拇指一挑，道：“提起此人，大大地有名，他便是闯王驾下头一员上将张三勇张将军，他一身是胆，万夫莫敌，闯王自起义举事以来，他攻城陷镇，势如破竹，论汗马功劳，他属第一，将来一旦闯王成事，江山一统，论功行赏，少不了他一个公候……”

祖天香道：“真是位威风八面，功勋显赫的大将，您的意思是……”

祖财神不安地一笑道：“妞儿，你这么个聪明，还不懂么，干吗明知故问？”

祖天香微微一笑道：“您是让女儿嫁给他，以便日后博得一世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

祖财神老脸一红道：“妞儿，我养你，天下父母心……”

祖天香道：“女儿明白，做女儿的也没说您不是为我。”

祖财神迟疑了一下，探过身去轻轻问道：“那么，你的意思怎么样？”

祖天香道：“女儿能表示意见么？”

祖财神道：“瞧你这话问的……我这个做父亲的什么时候逼迫过你，再说这种事也不是可以勉强的，虽说儿女婚姻，父母之命，可是儿女也应做得一半主，我这个做父亲的是为你的一辈子打算为你好，你是个孝顺的孩子，当能体会我这个做父亲的一片苦心！”

姜是老的辣，祖财神这一句话扣人，说来说去还是要您女儿的听他的。

祖天香何等聪明个姑娘，她焉能不明白，做父亲的利欲薰心，只为自己，只为一点有没有尚在未定之天的四字荣华富贵，不但不惜通敌卖国，弃宗忘祖，不惜降低人格，自贬身价与贼寇为伍，做那明火执杖，烧杀劫掠，上害国家、下害百姓的千古罪人，而且还三番两次地出卖自己的亲生女儿，她心里的感受如何，不想可知。

祖天香突然笑了，笑得很轻淡：“他仰慕女儿的才貌，只是听您这么一推崇他，女儿自觉才浅貌陋，不能匹配。”

祖财神双眉一扬，道：“你这叫什么话？咱们爷儿俩这是背着人关起门来说话，他或许一身是胆，万夫莫敌，他或许功勋显赫，威风八面，可是要论才貌，我的女儿配他，只怕他是八辈子修来的！”

祖天香道：“真的么？”

祖财神道：“当然是真的，爹还会骗你不成，他出身绿林，大老粗一个，要是以江湖论，他连做咱们祖家的下人都不配……”

祖天香嫣然一笑道：“看来做女儿的在您眼里，是越来越贱了。”

祖财神两眼一睁，道：“妞儿，你这话……”

祖天香道：“先您把女儿许给福安，尽管他非我族类，到底他还是个‘满洲’贝子，而今呢，那张三勇不过是流寇李自成手下的一个贼头目，以我这个祖家的女儿……”

祖财神老脸一红道：“妞儿，咱们图的不是现在，是将来啊，将相本无种，英雄也不论出身……”

祖天香目光一凝，道：“您真打算把女儿许给他了？”

祖财神不安地道：“这个…妞儿，爹刚才不是说过么，这完全是为你好，难道你还不能体会我这个做爹的一番苦心……”

祖天香道：“女儿明白，女儿比谁都明白，本来，好马不配双鞍，烈女不事二夫，可是现在为了尽这份孝，女儿不计较这些了，他跟您提了么？”

祖财神脸上掠过了一丝异样表情，道：“提过了，就是刚刚喝酒的时候！”

祖天香道：“他可真急啊，我不过刚到，您当面答应他了么？”

祖财神道：“还没有，没问过你我怎么能一口答应他，不过他现在在后花厅里等回音……”

祖天香笑说道：“他可真是够急的，这样吧，您告诉他，我想当面跟他谈谈！”

祖财神一怔道：“妞儿，你是要……”

祖天香道：“您放心，我不会吃他的，也吃不了他，他一身是胆，万夫莫敌，我这个弱女子又岂奈他何，我只是想见见他，跟他当面谈谈。”

祖财神道：“你，你要跟他谈什么？”

祖天香道：“我要跟他谈谈条件。”

祖财神讶然说道：“你要跟他谈条件？谈什么条件？”

祖天香道：“我要当面问问他，他能给我多少荣华，又能给您多少富贵，我只要他能让我满意，马上点头，要不然……”

祖财神红着老脸道：“要不然怎么样？”

祖天香目光一凝，道：“爹，您总不能白白送出一个女儿去，是不是，无论做什么买卖，都该有个价钱，当初您把我许给福安的时候，他不就出了挺高的价钱么？”

祖天香的话，句句如刀。

祖财神脸上一阵红，一阵白，耸耸眉，道：“妞儿，当初对福安，我是为你，现在对这位张将军，我也是为你，为人要学聪明，要识时务，‘满洲’连年犯境，始终难越北边一步，而闯王节节胜利，势如破竹，陕西重镇已陷，半壁江山在握，眼看又要打上燕京……”

祖天香道：“您以为李自成能成事么？”

祖财神道：“这不是明摆着的么，你看眼下这情势，闯王成事不过是迟早……”

祖天香淡然一笑道：“那么咱们父女这回总算走对了路，攀对了人？”

祖财神道：“妞儿，你……”

祖天香道：“您去告诉他吧，今天天已经晚了，明天吧，明天我要跟他当面谈谈，明天一天十二个时辰，什么时候到我这儿，随他的便，他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祖财神道：“妞儿，以我看……”

祖天香道：“不，我一定要跟他当面谈谈，咱们的祖家规矩，向来不做赔钱的生意，他一身是胆，万夫莫敌，断断不会怕见我这个弱女子，您要是不放心，到时候可以跟他一块儿来。”

祖财神没说话，一双锐利目光在祖天香脸上打量了好一阵，突然一点头，道：“好吧，这是你的终身大事，你既然坚持，我这就告诉他去。”

站起来就要走。

祖天香跟着站了起来，道：“爹。”

祖财神停步回身，道：“你还有什么事？”

祖天香道：“您可愿听做女儿的说几句话？”

祖财神双眉轩动了一下，道：“你要跟我说什么？”

祖天香道：“当初您要把我许给福安的时候，我曾经劝过您，现在我要说的，还是那几句话……”

祖财神眉锋一皱，道：“妞儿，你怎么又来了，我是为你啊，我这个做爹的已经入土快半截了，还有什么好图的，别说了，时候不早了，你歇着吧。”

转身走了出去。

祖天香没再说话，也没动，她望着祖财神的背影，一双美目之中闪漾起了泪光！

祖财神走了，带着金元霸很快地消失在外头的夜色里。

祖天香缓缓地走去掩上了门，而且把门上了闩。

她默默地走到书桌前，默默地坐下。

拉开抽屉，她取出了一张信笺，然后滴水研墨，在笔架上抽起了一枝狼毫。

她濡墨挥毫，在那张信笺左上角并排儿写了四个字：“德威、敏慧”。

突然，她执笔皓腕一阵颤抖，她放下了笔，揉了揉那张信笺。

就在这时候，灯影一暗一明，接着，她身后响起一个低低话声：“姐姐。”

祖天香身躯一震，霍地转过头去，她一怔，一阵惊喜，要叫，一只柔若无骨，欺雪赛霜的玉手掩上了她的檀口。

赵晓霓站在她面前，一头秀发披散着，是那么从容，那么平静，道：“姐姐，虽然我不怕有人闯进来，可是让他们知道姐姐房里多个人总是不大好。”

她收回了手。

祖天香伸手抓住了她那只要收回去的手，难忍惊喜地道：“妹妹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赵晓霓道：“我这个鼻子灵得很，老远就闻见贼味儿了……”

微微一怔，旋即歉然地道：“姐姐，我无意……”

祖天香淡然一笑道：“在贼窝里的人，都难免会沾上贼味儿的，妹妹，外头布满了明桩暗卡，你是怎么进来的？”

赵晓霓道：“姐姐忘了，我曾是‘白莲教’徒，有一身‘白莲教’的邪法儿！”

祖天香怜惜地看了她一眼，歉然说道：“为了我，已经让妹妹先后两次……”

赵晓霓微一摇头道：“我现在想明白了，什么叫邪术，什么叫邪法儿，

神术用以为恶，至正亦邪，邪法儿用以为善，虽邪亦正，从今后我不用限制我自己了，我认为用它来对付这班祸国殃民的贼寇，并不是什么羞耻的事。”

祖天香道：“蒙老跟敏慧也来了么，都进来了么？”

赵晓霓摇头说道：“不，我一个人来的，我来的时候她二位不知道，不过我走之后他二位一定会发觉的！”

祖天香眉锋微微一皱，道：“这么看，蒙老跟敏慧虽然没跟妹妹一块儿来，恐怕如今离这儿也不远了。”

赵晓霓道：“怎么，姐姐以为他二位也会找到这儿来么？”

祖天香道：“难道妹妹不以为他二位也会找到这儿来么？”

赵晓霓沉默了一下道：“那也不要紧，他二位不会比我快，等他二位发现这座大庄院时，我已经把姐姐救出去了！”

祖天香目光一凝，道：“妹妹要救我出去，妹妹，当初是我自己愿意跟家父来的。”

赵晓霓道：“我知道，姐姐当时是不得已！”

“不，妹妹，”祖天香摇头说道：“当初我所以跟家父来，绝大部分是出诸我自己的意愿。”

赵晓霓讶然说道：“难道姐姐不愿意让我救姐姐出去？”

祖天香含笑说道：“既然当初我跟家父来，是出诸我自己的意愿，又何来一个数字，不过妹妹这番心意我仍然感激。”

赵晓霓诧异地看了祖天香好一会儿才道：“姐姐，这是为什么？”

祖天香笑笑说道：“人恋故土，落叶归根，这道理妹妹该懂，就在家父带着人出现在‘晋祠’那一刹那间，我想通了，他再不好，他总是我的亲身之父，我几次想脱离祖家，也曾经下过决心，可是最后我发觉我还是做不到；也许是由于骨肉天性，谁也无法真正忘却人伦与亲情！”

赵晓霓道：“可是姐姐，这儿留不得……”

祖天香含笑说道：“虎毒不食子，这道理妹妹也该懂，我刚才本来打算写封信托人带给敏慧告诉她一声的，可是一时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现在妹妹来了，那就更用不着再写信了，对任何一个外人来说，这儿不是善地，在他二位还没有找到这儿来之前，妹妹还是赶快去拦拦他二位吧，请妹妹替我带句话，我跟德威跟她的缘份尽了，请他二位不必再找我，也不要以我为念，假如还有一点未尽的缘份，将来彼此还会再见面的，同时我也谢谢蒙老多日来的照顾，在这儿我也请妹妹多保重，谢谢妹妹为我跑这一趟，预祝妹妹跟罗汉神仙眷属，白首偕老，而且生生世世为夫妻。”

赵晓霓道：“姐姐……”

祖天香含笑摇头，道：“妹妹别再说什么了，我说的都是实情实话，绝没有一点虚假，妹妹请……”

赵晓霓是个极富感情的姑娘，这些日子以来的相处，她早就把祖天香当成了她的姐姐。这时候她心里突然一阵难过，忍不住美目涌泪，道：“那姐姐，我走了。”

祖天香笑容依然，紧了紧握在赵晓霓手上的柔荑，柔声说道：“好妹妹，你的心意我懂。我又何尝舍得，可是世上无不散之筵席，一旦到了缘份尽了的时候，那是由人不得的刃别带着泪走，我会难受一辈子的，笑着走。”

她拿出罗巾为赵晓霓擦了眼泪。

赵晓霓香唇抖动了一下，突然笑了，可是那笑比哭还让人难受，她头一

低，身躯一转，灯一暗又明，人已经不见了！

祖天香拿罗帕的那只手还举在那儿。

她脸上的笑意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种令人难以言喻的表情，一双明亮而深邃的眸子，突然之间变得那么迷蒙，那么暗淡！

她的手，缓缓地放下去了，人也跟着缓缓坐了下去！

可是刚坐下，她又站了起来，走过去拉开门开了门，门一开，那黑衣汉子跟阴魂不散般，马上又出现在门口。

祖天香这回没跟他多说话，只淡淡然说了一句：“禀报老主人去，就说是我改变了主意，现在就要见张将军。”

那黑衣汉子一躬身道：“属下这就找个人去禀报老主人。”

转身走了。

黑衣汉子离开了精舍门口，祖天香也转身走回来坐在了书桌旁。

没多大工夫，一阵杂乱而急促的步履声传了过来。

祖天香站了起来，她刚站起，一行四个人，两前两后已来到精舍门口。

后头两个，是“弓神”金元霸跟一个腰佩长剑的黄衣人。

前面那两个，走在左边的是祖财神，走在右边的是一个腰粗十围，膀大三停的黄衣大汉，称得上是虎背熊腰。

这黄衣大汉约摸四十上下年纪，不但个于长得跟半截铁塔似的，相貌长得也够吓人的。

他，浓眉大眼，狮鼻海口，脸色发青，一脸的络腮胡跟堆乱草似的，一双袖子卷着，那筋肉突起的一双小臂上，布着一层密密的黑毛。

这哪是人，分明就是只野兽，典型的一个大老粗，典型的一个凶恶绿林贼寇。

只为自己那一点私欲，祖财神硬要把国色天香，风华绝代个女儿嫁给这么个人，真是忍教巧妇常伴拙夫眠，一朵鲜花插在狗屎上。

祖天香那两片香唇飞快地掠过一丝轻微抽搐，上前两步浅浅一礼：“女儿见过爹爹。”

祖财神忙道：“妞儿，该先见过张将军。”

祖天香浅浅一礼，道：“见过张将军。”

张三勇像没听见一样，一双环眼直愣愣地盯在祖天香脸上，一动不动，像是让谁制了穴道。

祖天香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转身向里，道：“张将军请坐。”

张三勇突然仰脸哈哈大笑，跟打闷雷似的，震得精舍直晃动，他一把抓住了祖财神道：“老祖，你这个老丈人是当定了，俺姓张的活了这么大岁数，跟着闯王东扎一头，西扎一头的不知道到过多少地方，不知道见过多少女人，可就从没见过这么美的，你这个就跟那画里的人儿一样。不，不，应该说比画里的人儿还要美，不说别的，光看她那脸蛋儿，碰一下能碰出水儿来，可真嫩，娘的，俺姓张的可真是八辈子修来的，你放心吧，她要是嫁给了俺，俺一天到晚捧着，拿金子给她当炕睡，娘的，俺现在恨不得就给你磕头。”

这么个人。

祖天香背着身，看不见她脸上有什么表情。

祖财神自己脸上却挂不住了，嘿的窘笑，道：“将军夸奖，将军夸奖，不忙，不忙，将军这个头迟早我是受要的，现在先坐下再说，先坐下再说。”

张三勇一点头，道：“行，俺听你的，谁叫你是俺的老丈人呢。”

大踏步走了过去。

刚走两步，他忽然回过了身，瞪着祖财神道：“老祖，你这个女儿叫什么来着？”

祖财神忙道：“她叫天香。”

“对，”张三勇一点头，一巴掌落在祖财神的肩膀上，祖财神那么壮个人都被他拍得一晃：“奶奶的，你这个名字起得好极了，可真是天香，天香，天香……”

转眼望向那佩剑黄衣人：“天香什么来着？”

那佩剑黄衣人一欠身道：“回将军，天香国色。”

“对，对，对，俺忘了，”张三勇又一点头，咧嘴笑道：“天香国色，真是天香国色。”

笑声中，他走过去一屁股坐了下去，拍了拍身边的椅子，望着祖天香道：“姑娘，来，这边儿坐，这边儿坐。”

祖天香淡然说道：“谢谢将军，我这儿有椅子。”

她坐在了书桌前。

张三勇霍地转望祖财神道：“老祖，你听听，你这个姑娘连说话都那么好听，俺长这么大还没听过这么好听的说话呢。”

祖财神只有着窘笑道：“将军夸奖，将军夸奖。”

张三勇一摇头道：“俺不是夸奖，真的，俺说的是心窝子里的话，别的女人说起话来跟俺的嗓门儿差不多，只有你这个女儿说起话来嗓门儿细得跟针儿一样。”

祖财神咧了咧嘴，没说话。

张三勇当即又转望祖天香，咧着嘴道：“姑娘，听老祖说，你已经答应嫁给俺了……”

祖天香道：“张将军，我还没有答应。”

张三勇一怔道：“怎么，你还没有答应……”

祖财神一旁忙道：“将军怎么忘了，小女说要先跟将军谈谈。”

张三勇“哦”地一声，点头说道：“对，对，对了，俺想起来了，姑娘说要看俺，跟俺说说话，对了，先看看俺，跟俺说说话，在俺家说亲就是这样，要先相相亲……”

转眼望向祖天香道：“姑娘，你别看俺这个模样长得不好看，这不能怪俺，要怪只能怪俺的爹娘，孔圣人说，人不可貌相，我长得不怎么好看，俺的心可是挺好的，俺最疼老婆了……”

祖天香脸上没表情，没说话。

张三勇接着说道：“姑娘，你现在看过俺了，你相上俺了没有？”

祖天香道：“那要等我跟将军谈过之后再说。”

“行，”张三勇一点头，道：“你要跟俺谈什么，说吧，你说什么，俺听什么。”

他倒是挺好说话的。

祖天香道：“不知道将军知道不知道家父原曾跟‘满洲’缔结过盟约？”
祖财神一怔。

张三勇一点头说道：“知道，知道，俺知道，俺听他们报告过了，不瞒姑娘说，江湖上这些有头有脸的人，闯王都派有暗中监视的人，就是他们放个屁也瞒不了闯王。”

张三勇是大老粗一个。

李自成这帮流寇，都是没心没肺的大老粗。

祖财神眉锋为之一皱。

祖天香微一点头道：“将军既然知道，那是最好不过，我也就好说话了……”

顿了顿道：“将军是个直爽的人，我说话不愿意拐弯抹角……”

张三勇两眼一睁，“咦”地一声道：“你怎么知道俺是个直爽人？你可真说对了，俺是天生的一付不会拐弯儿的直脑子，放出屁来都是直的，大姑娘，你可真对俺的胃口，世界上的人不少，真对胃口的人可不多……”

祖天香没理他，接着说道：“家父既曾跟‘满洲’缔结过盟约，又跟‘满洲’撕了盟约改投到将军麾下，将军应该知道家父是为了什么！”

“知道，”张三勇点头说道：“俺当然知道，老祖他是想当官儿，他算是走对了路，眼看闯王就要夺得了大明朝的天下，将来只要是跟着闯王立过汗马功劳的，都有官儿当……”

祖天香道：“话是不错，只是我要问问将军，到时候将军能担保给家父什么好处？”

张三勇道：“问俺？”

祖天香道：“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爬，不图利不起早，哪用奔波，家父改投将军麾下，自然是有所图，如今家父要把我许配将军，我身为人女，当然更得为家父的利益打算……”

张三勇一点头，拍了胸脯，道：“别看俺是个大老粗，姑娘这话俺还懂，姑娘放一百廿个心，在跟着闯王东杀西砍的这些人当中，论汗马功劳俺是头一个，将来论功行赏，俺不是公也是个侯，姑娘只要嫁给了俺，老祖就是俺的老丈人了，俺的老丈人，姑娘你想啊，那个官儿还小得了么？”

祖天香道：“将军能担保？”

“当然能，”张三勇瞪着眼道：“俺向来是说一句算一句，俺要说一句假话，俺是他奶奶的龟孙，老祖到时候要是没有很好很好的好处，俺把这颗脑袋摘下来给你当夜壶。”

祖财神眉锋又为之一皱，可是他脸上的表情是欢悦的，欣慰的。

祖天香微一点头道：“有张将军这一句话就够了。”

张三勇两眼一睁，喜道：“这么说，姑娘是相中俺了。”

祖天香摇了摇头，道：“我还要跟将军谈谈。”

张三勇一怔道：“怎么，姑娘还要跟俺谈谈，还有什么好谈的？”

祖天香道：“我想知道一下，这座庄院原来的主人是谁。”

祖财神干叹一声道：“这个……”

祖天香道：“爹，我在跟张将军说话。”

“对，”张三勇点头说道：“姑娘在跟俺说话，老祖你别插嘴……”

浓眉一扬，道：“俺不知道这座庄院原来的主人是谁，闯王的兵马来来了，

连朱家都拱手让出江山，这座庄院还能是谁的，俺只知道这座庄院的人不少，全让俺砍了，他也有个姑娘，长得还不错，俺想要她，她硬不识抬举，把俺的火儿惹了起来，俺叫人脱光了她的衣裳，把她交给了弟兄们，没多久她就没了气儿，娘的，死得便宜。”

祖天香脸有点白，扫了祖财神一眼。

祖财神连忙把目光移向一旁。

祖天香话锋忽转：“将军家里还些什么人？”

“家里？”张三勇“哈”地一声道：“俺哪有家呀，俺要是有家也不会跑出来跟着闯王到处砍杀了，俺爹娘死得早，俺十来岁的时候就跑出来了。”

祖天香道：“这么说，将军到现在还没有妻子？”

“没有，没有，”张三勇一个头摇得跟搏浪鼓似的，道：“一天到晚跟着闯王到处跑，哪还顾得讨老婆，别说俺没有老婆，就是有，有了姑娘俺也不要她了。”

祖天香目光一凝，忽然笑吟吟地说道：“要这么说，有朝一日将军要是再碰见个更合意的，岂不是也会不要我？”

张三勇马上红了脸，一双眼瞪得比鸡蛋还大，霍地站了起来，道：“那怎么会，绝不会，俺再也碰不上更合意的了，有了姑娘俺什么都不想了，姑娘要是不信俺，可以赌咒……”

砰然一声跪了下去，道：“上有天，下有地，俺张三勇要是有一天会不要天香姑娘，叫俺不得好死，叫俺死在枪尖子上……”

祖天香道：“将军言重了，请起来吧。”

张三勇连忙爬了起来，瞪着眼道：“姑娘相中俺了没有？”

祖天香道：“将军给家父磕个头吧。”

张三勇大叫一声，一蹦老高：“奶奶的，这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

转个身子矮了半截，砰然一个响头磕了下去：“老丈人在上，小婿张三勇给你老磕头了。”

祖财神还是真乐，忙双手扶起了张三勇：“不敢当，不敢当，将军这是折煞祖某。”

张三勇可听不进这些，冲那佩剑黄衣人一抬手道：“还站在那儿发个熊愣，过来见见老太爷跟夫人。”

那佩剑黄衣人当真过来分别施了一礼。

张三勇转过身来伸出那毛茸茸的大手就抓祖天香：“姑娘，不，还他奶奶的什么姑娘，俺应该改口叫你一声天香，俺等不及了，咱们现在就成亲……”

祖天香往后退了一步，恰好躲过了张三勇那只毛茸茸的大手：“男女授受不亲，记住我一句话，在没成亲之前别碰我。”

张三勇还真听话，忙把手缩了回去，陪着笑道：“好、好、好，不碰，不碰……”

另一只手挥起在那只手上拍了一下，道：“都是他奶奶的你，俺都不急你急什么！”

冲祖天香一咧嘴：“看，俺揍他给你出气了。”

祖天香跟没看见一样：“今天晚上成亲太仓促了些……”

张三勇道：“丁是丁，卯是卯，今天的日子最好，仓促什么，俺只要下个命令，包管他们马上把什么事都办的好好的，谁办不好俺要谁的命。”

祖天香微一摇头道：“我本来是不愿意说的，可是我不得不说，我不喜欢这儿。”

张三勇一怔，道：“你不喜欢这儿，为什么？”

祖天香道：“这儿血淋淋的，办喜事怎么能沾血腥。”

“对，”张三勇一巴掌拍上脑后，道：“俺怎么忘了，前院里还堆着死人呢，一下怎能在这儿办喜事跟俺的新娘子成亲，那……咱们上哪儿去呀？”

祖天香道：“哪儿都好，只要远远地离开这儿！”

“行，一句话。”

张三勇一点头，冲黄衣人摆手说道：“命令下去，咱们马上走。”

那佩剑黄衣人一欠身说道：“禀将军，咱们不能离开这儿，大军扎在附近，不可片刻无帅，再说丞相……”

“放你奶奶的屁。”张三勇一巴掌挥了过去，那佩剑黄衣人低着头没提防，那一巴掌正打在他脸上，打得他一个踉跄，半边脸马上肿起五条指头印儿：“你他奶奶的听不听俺的，俺砍你的脑袋要你的命，这是俺讨老婆成亲，你懂不懂，还有什么事儿比这回事更重要的，什么叫不能片刻无帅，俺现在要成亲，就是闯王也管不了，还他奶奶的什么丞相，快给我下命令去。”

那佩剑黄衣人还真怕他，尽管半边脸红肿，他神色中却没敢带出一点异样，一躬身，恭恭敬敬地答应了一声，转身飞掠了出去。

张三勇指着门外道：“你们看看，真他奶奶的贱骨头，不吃敬酒吃罚酒。”

祖财神赔笑说道：“将军神威。”

张三勇道：“俺是个带兵的，没有点威风还行，不过这是对他们，对天香，俺可就没有一点儿威风了。”

他转眼过去望着祖天香笑了。

祖财神也笑了。

祖天香也笑，笑得有点异样。

蒙不名赶着马车在原野中飞一般的驰行着。

天黑了，夜色渐浓，浓得让人难看见路，可却难不倒蒙不名那双能在夜晚视物的老眼。

杨敏慧坐在车里有点心焦，她钻出车篷来到了车辕上，道：“蒙老，咱们走的路对么？”

蒙不名一边抖缰挥鞭一边说道：“放心吧，姑娘，错不了的，别的我不敢说，我这追踪术在当今武林之中可是一等一的，根本就不作第二人想，哪怕是只蚂蚁，我要存心找它，它也绝跑不了！”

杨敏慧道：“怎么跑了这么老半天，还没看见什么，便连个人家都没有？”

蒙不名道：“看痕迹，祖老头儿他们走的不正是这条路，只要他们不是半路上天了，入了地，咱们迟早会找到地头儿的。”

杨敏慧道：“但愿如此了，救人如救火，可是……我都快急死了。”

蒙不名道：“姑娘，心急喝不下热稀饭，这样子干着急是没有用的……”

忽然“咦”了一声，凝目前望，道：“那是什么……是个人……”

杨敏慧道：“人？在哪儿？”

说着话，忙凝目循蒙不名所望望去。蒙不名皮鞭往前一指道：“在那儿，那不是么？”

不用蒙不名指点，杨敏慧已经看见了。

车前二三十丈外站着个纤小人影，一头长发披散在肩上，冲着马车直扬手。

车行极速，就这么一转眼工夫，马车又驰进了好几丈，蒙不名头一个看清楚了那人，脱口叫道：“我的天，是阿霓。”

立即回腕收缰。

这时候杨敏慧也看见了，她心头跳动，叫了一声：“妹妹！”腾身飞离车辕扑了过去。

她比马车先到，落地便抓住了赵晓霓的手，急不可待地问道：“妹妹是不是找天香姐去了？”

赵晓霓道：“是的，姐姐。”

杨敏慧忙又问道：“找到了没有？”

赵晓霓还没说话，马车已然弛到，蒙不名身躯腾起，一掠而至，道：“妞儿，你可真行，一声不响就跑了，差点没把你这个入土了半截的老干爹急死，是不是找香妞儿去了？找着了没有？”

赵晓霓道：“找着了。”

杨敏慧一喜忙道：“在哪儿，天香姐还好么？”

赵晓霓道：“天香姐现在离这儿不远的一座大庄院里……”

蒙不名抬眼望去，只见夜色茫茫，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他道：“看样子离这儿并不怎么近，咱们快赶去吧。”

转身就要上车。

听赵晓霓在后面说道：“慢着，干爹，天香姐不让您二位去。”蒙不名一怔转回了身，杨敏慧却已抢先问道：“天香姐不让我们去，为什么？”

赵晓霓遂把跟祖天香见面的经过说了一遍。

静静听毕，杨敏慧讶然说道：“这，这是为什么，天香姐怎么突然改变了心意……”

蒙不名哼地一声道：“姑娘，你这么聪明个人，还能不明白么，她哪里是改变了心意，又说什么缘份已尽，分明她是想做傻事了。”

杨敏慧惑然说道：“天香姐她想做傻事，什么傻事？”

蒙不名道：“你这么聪明个人儿，怎么偏偏在这骨节儿上糊涂？什么傻事儿，难道非要我明说不么……”

杨敏慧霍然一惊，机伶伶打了个寒颤，道：“蒙老，您说天香姐她会……”

蒙不名道：“要不你说她是为什么，我看除了这回事儿没别的，什么落叶归根，什么人伦亲情，那都是东吴大将——假话‘贾化’，她要真有这心，当初她早就嫁给那个‘满洲’贝子了，还会住进督帅府去么，何况她也说过，她已经不是祖家的人了……”

杨敏慧听不下去了，目光一凝，望着赵晓霓道：“妹妹，闯贼在哪儿？”

赵晓霓摇头说道：“那儿只住着李自成手下的一员悍将，听说叫什么张三勇。”

蒙不名一点头道：“原来张三勇在……此人确是一员万夫莫敌的悍将……”

杨敏慧冷笑一声道：“我不管他是什么悍将，就是闯贼自己，我也为天

香姐不值，天香姐她是个明大义，识大体，为人做事愧煞须眉的奇女子，而这班流寇不过是贼，最卑贱，最卑贱的贼，天香姐她怎么……她可真傻啊，我不能让她就这么……”

忽听蒙不名叫道：“哎哟，那是……”

杨敏慧只觉眼前闪动着光亮，再听蒙不名这么一叫，急急抬眼望去，只见远处一片火光烛天。

她一把抓住赵晓霓叫道：“妹妹，那是不是……”

赵晓霓也吃了一惊，急道：“是的，是那座庄院。”

蒙不名猛然跺了一脚，道：“香姐儿，你真是……”

杨敏慧机伶暴颤，脸刹时剧白，两粒晶莹珠泪夺眶而出，突然松了赵晓霓，疯狂一般地奔了过去。

蒙不名一怔叫道：“阿霓，快跟她去。”

转身扑上了车辕！

杨敏慧在前面跑，风驰电掣不足以形容她的快。

蒙不名赶着马车在后头急追，鞭梢儿像雨点一般落在套车牲口的身上，马车四轮几乎离了地，可是蒙不名仍嫌它慢。

没见赵晓霓，刚才她一转身就不见了。

到了，终于到了，杨敏慧头一个跑到。

烈火熊熊，炙热逼人，眼前已看不见什么庄院，只见一大圈围墙，一大片火海。

赵晓霓离得远远地站在庄院前，火光照耀下，她的脸色也够白，而且满脸的泪渍。

杨敏慧一把抓住了她，颤声问道：“妹妹，怎么样？”

赵晓霓木木然道：“没见有人。”

其实赵晓霓错了，现在，就在火场的那一边，也就是庄院的后墙外，远远地站着个人，正在注视着火场，隔着这片熊熊的烈火，她们看不见她。

杨敏慧道：“没一个人跑出来？”

赵晓霓道：“没有。”

杨敏慧闪身就要往火场扑。

背后及时伸来一只手抓住了她：“姑娘，你疯了？”

杨敏慧明知道不能扑，也明知道就是能扑进去也没有用，她身躯暴颤着低下了头。

站在庄院后的那个人，转身走了，走得飞快。

蒙不名道：“咱们弄清楚再说，阿霓，你绕到后头看看去。”

赵晓霓一转身就不见了。

蒙不名拍拍杨敏慧道：“姑娘，别这样，无论什么事儿，都要先弄清楚……”

杨敏慧猛然抬起了头，她一双美目赤红，香唇边都已渗出了血，脸色白得怕人，道：“蒙老，还要怎么弄清楚，这还不够清楚么。”

蒙不名道：“你怎么知道她跟他们准在里头？”

杨敏慧道：“您没听阿霓妹妹说么。”

蒙不名道：“谁敢说她跟他们不是已经走了？”

杨敏慧道：“咱们到的不能算慢，咱们看见了人么？”

蒙不名摇头说道：“怎么说我也不信她会跟他们一块葬身火窟，要说这火是香妞儿放的，除非她能一下把他们都制住，要不怎会没见一个人出来，可是你我都知道，香妞儿她不会武……”

杨敏慧道：“蒙老，想一下制住这么多人，再高的武功也办不到！”

蒙不名道：“这不就结了么。”

杨敏慧道：“天香姐是个聪明人，她可以用别的办法！”

蒙不名道：“她可以用别的办法，别的还有什么办法？”

杨敏慧道：“用药物，迷药或者是毒药。”

蒙不名怔了一怔，突然笑了：“傻姑娘，香妞儿身上哪来的什么迷药、毒药，她又不是惯用这个的人。”

杨敏慧道：“她或许没有，可是她祖家的人身上不会没有。”

蒙不名忽然一怔，道：“对了，你不提我还忘了呢，她那个爹也在这儿，她怎么会连她爹一块儿坑进去。”

杨敏慧呆了一呆，一时没能说上话来。

一阵风过，赵晓霓又站在了原处，她摇了摇头。

蒙不名道：“咱们俩都别死心眼儿了，不会的，我说不会就是不会，我不敢拿我这条老命担保他们早就走了。”

杨敏慧道：“蒙老，要是天香姐跟他们早就走了，这火是谁放的？”

蒙不名道：“这个……那也许是他们走了之后怕人找到这儿来发现什么，留个人在这儿放了把火……”

杨敏慧道：“咱们没见一个人啊。”

蒙不名道：“姑娘，你怎么直往坏处想，火光烛了天才赶来的，哪还看得见人？”

杨敏慧道：“我也想往好处想，也但愿如蒙老所说……”

蒙不名道：“错不了的，姑娘，我拿这条老命担保还不够么，大黑夜里一点光亮都招引人，何况这烛天的火光，说不定已经不少人往这儿来了，咱们快走吧。”

“不。”杨敏慧摇头说道：“我不走，我要等火熄了之后再走。”

蒙不名皱眉苦脸，道：“姑娘，你这是……”

杨敏慧道：“等火熄后，我要进去看看。”

蒙不名道：“姑娘，这么大个庄院，一场火恐怕得烧上大半夜的……”

杨敏慧道：“哪怕是等上三天三夜我也要等。”

蒙不名叹了口气，摇头说道：“我真拿你没办法，好吧，等就等吧，只是姑娘，你也听听我的，咱们站远点儿，别站在光亮里。”

转身退后，把马车赶进了附近一处矮树丛里。

杨敏慧明白这道理，她老少三个站在光亮里，要是有人看见火光往这儿来，老远就能看见她们了，当即她也跟着退了过去。

蒙不名表面上一付没事人儿般模样，其实他也揪着一颗心，他心里的难受绝不亚于杨敏慧。

只是他是个成名多年，名列当世四大霸主的人物，他总不能先乱方寸，给晚辈们增添悲痛。

他曾经一再地往好处想，也绝不相信祖天香会葬身火窟，香消玉殒，下场这么悲惨。

可是他是真害怕火熄之后会在火场废墟之中找出什么来，事实上他跟杨敏慧赶到这儿来，就是怕祖天香会做傻事。

他没有说错，这场火足足烧了大半夜，还算风助火势烧得快，要不然还不知道要烧到什么时候呢。

天已经亮了，虽然不是大亮，远近晨雾迷蒙，但总比泼了墨一般的黑夜强得多。

露水相当的重，头发上湿湿的，衣裳上也湿湿的。

杨敏慧不管这些，迈步就往那一片凄惨的废墟走。

蒙不名伸手拦住了她，道：“慢点儿，姑娘，表面上看火是熄了，其实里头埋的还有余火，一脚踩进去，再想抽出来都来不及了。”

说着，他从腰间抽出一把匕首，砍了一颗小树，用匕首削去枝叶，转眼间就是棍儿一根。

他挥了挥那根“棍”儿，道：“用这个先试探试探，拨着点儿就不碍事了，跟我来吧。”

他当先迈步走了过去。

他走得相当快，可是他走一步心往下沉一寸，他的心里很矛盾，希望永远走不到近在咫尺的那片废墟，却又希望赶快进那片废墟去看个究竟。

到了，围墙还在，越过围墙往里看，除了那烧焦了的房屋空架子之外，什么也看不见，树都被烧得光秃秃的，只剩下几根焦黑焦黑的树干。

那两扇大门还在，只是两扇朱门也变成黑门了。

蒙不名手里的棍儿往前一递，砰然一声，两扇门倒了下去，马上四分五裂，灰烬飞扬。

这下可以看见庄院里头了，一根根烧焦了的木头，一堆堆的瓦砖，惨不忍睹，幸好还有落脚地儿，院子大，烧剩下的焦木瓦砖并没有盖住整个院子。

蒙不名道：“别乱跑，咱三个走在一处，我怎么走你们俩跟着怎么走，留神那些带着余火的空架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倒塌，起风的时候更要小心。”

他一步跨了进去。

杨敏慧、赵晓霓紧跟在了他身后走进来。

杨敏慧一着眼前情景，忍不住泪水又在眼眶里打转，她向下看了看之后道：“妹妹，你是在什么地方见着天香姐的？”

赵晓霓往一处烧黑了的月形门一指，道：“那边儿，后院。”

杨敏慧道：“蒙老，咱们……”

蒙不名道：“走，咱们到后院瞧瞧去。”

用棍儿拨着路上的木头瓦砾往后行去。

刚走没两步，身左突然传来“格”地一声异响，蒙不名立即震声大叫：“留神，往后退。”

杨敏慧、赵晓霓同时警觉，杨敏慧伸手抓住赵晓霓往后退去。

身左一个房屋空架子倒了下来，蒙不名放下那根棍儿双掌一翻，猛力劈了过去。

空架子倒了，灰烬、瓦砾、火星满天飞，蒙不名出掌得早，掌风所及，那些灰烬、瓦砾、火星都往前方飞去，没有一点溅到这边来。

蒙不名吁了一口气，俯身抓起了那根棍儿，棍儿是抓到了手里，可是他的腰一时没直起来。

赵晓霓忙道：“干爹，您怎么了？”

蒙不名一双老眼直望着眼前丈余外那片瓦砾堆，道：“你们看，那是什么？”

杨敏慧、赵晓霓立即凝目望去，只见蒙不名的目光投注处，横着一根烧焦的大木头，木头上露着一对焦黑焦黑的东西，那，任何人一看就知道是一双人脚。

这座庄院里不是没人，有人。

蒙不名看见这双人脚的时候，心就往下一沉，可是他又不能不说，瞒人得看什么事情，这种事怎么能瞒？

赵晓霓脱口叫了一声：“人，有人。”

杨敏慧脸色一白就要走过去。

蒙不名直起腰来伸手拦住了她，道：“慢点儿，姑娘，让我走前头。”

他提着那根棍儿跨步越前走了过去。

木头压在人腿上，再往上看是一堆瓦砾，毫无疑问地，人是埋在了那堆瓦砾里。

蒙不名估量了一下伸出了那根棍儿，一根小树干，够细的，够软的，可是在蒙不名手哩，它就跟一根铁棍差不多。

蒙不名单臂凝功，把真力贯注在那根棍儿上，先排开了那根烧焦了的木头，然后又拨开了瓦砾。

人露出来了，都烧焦了，乌黑乌黑的，不但难辨目，连是男是女都分不出来了。

赵晓霓在“白莲教”里多年，见过不少血淋淋的场面，可是现在她却不

忍看这火窟焦尸，也不敢看。

杨敏慧脸色白的厉害，两眼直愣愣地望着那具焦尸，道：“蒙老……”

蒙不名心里也揪得厉害，吁了口气，道：“不会的，姑娘。”

杨敏慧声音突然发了抖，道：“这间房子不小，说不定还有，您再翻翻看。”

蒙不名没说话，沉默了一下，又递出了他手里那根棍儿。

蒙不名的动作相当快，不一会儿工夫瓦砾、焦木都拨开了。

杨敏慧没说错，的确还有，这片瓦砾底下埋着整整廿具尸体，都烧焦了，衣裳没了，毛发也没了。

赵晓霓身躯泛起了一阵颤抖，缓缓背过身去。

蒙不名脸上的颜色也变了。

杨敏慧木然站在那儿，脸色更白。

蒙不名定了定神，强忍惊骇，道：“不会的，姑娘，光祖家的人也不只廿个。”

杨敏慧开了口，声音颤抖得厉害：“蒙老，这廿个人在一间屋里，尸体横七竖八，而且还有相连的，分明是火起前让人关在了一处，或者在关在这儿之前就没了知觉，他们没一个是近门近窗的！”

蒙不名心神震动，他知道杨敏慧推测得不错，廿个人在一间屋里，有九成九是被人关在一起的。

廿具尸体没一具近门近窗，那就是说火起时没人争先恐后的逃命，除非他是没知觉的人，要不怎会见火起不逃命？

他打心里起了颤抖，道：“姑娘，即便是，这儿只是些被宰的，香妞儿恐怕早已经离开这儿了，说不定连火都是她放的。”

杨敏慧道：“您说得对，光祖家的人也不只廿个，咱们再找找看。”

天已经大亮了，晨雾也散了，远近的事物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目光所能看到的地方，没再见一具尸体。

蒙不名沉默了一下道：“咱们再到后头看看去。”

三个人到了后院。

后院比前院略小了一些，可是那瓦砾与焦木远比前院为多，另外还有假山，有水塘，有小桥”

假山是好的，小桥也没被波及，朱栏仍是鲜红鲜红的，只是那水塘里落了不少灰烬。

杨敏慧道：“妹妹，你是在什么地方见着天香姐的？”

赵晓霓一指院东一座烧焦了的空架子，道：“那间屋，那间屋原是一间精舍。”

杨敏慧二话没说，腾身掠了过去。

蒙不名叫一声：“姑娘，慢点儿。”

飞身跟了过去。

杨敏慧人落在“精舍”前，她没有掠进去，事实上她掠进去并没有用，一间“精舍”都被瓦砾焦木堆满了，不一点一点地翻开，是很难看见什么，找到什么的。

蒙不名赶到，她向蒙不名伸出了手，道：“蒙老，把那根棍儿给我用用。”

蒙不名道：“你外头等着，还是我来吧。”

他没等杨敏慧答话便一步跨了进去，一根棍儿翻动，左拨拨，右挑挑，

没多大工夫把瓦砾焦木全挑开了，虽然还剩下几小堆，可是那已经不足藏一个人了。

没有，什么也没找到。

蒙不名吁了一口气，他抬袖子擦了擦汗，那汗并不是累出来的。

他一步窜了出来，道：“可以放心了吧，姑娘。”

杨敏慧沉默了一下道：“蒙老，我要再找找，除非找遍每一个角落，要不然我不能放心。”

蒙不名没奈何，其实在没找遍每一个角落之前，他又何尝能放心，他点了头，道：“好吧，姑娘！”

后院都找遍，蒙不名手里那根棍儿没放过任何一个角落，连墙边的阴沟都翻过了。

没找到一具尸体！

甚至连个可疑的东西都没有。

蒙不名吁了一口气，举袖又擦了擦汗。

这回，那汗有一半儿是累出来的！

三个人默默地出后院又回到了前院。

杨敏慧停步四下望了望，道：“蒙老，前院还有没找过的地方。”

蒙不名没说话，提着棍儿往右行去。

他从院西开始翻，仍然没放过任何一个角落，没放过任何一寸被瓦砾盖着的土地。

从院西，到院东，结果……

院东，紧挨着东墙有一间小屋，看屋里的瓦砾下一根根焦木，这间屋像是柴房。

在这间柴房的瓦砾下，蒙不名手里那根棍儿翻出了一具烧焦了的尸体，也就是在这座大庄院里找到的第廿一具尸体。

蒙不名的心揪了起来，身上直冒冷汗，可是他没敢说出口。

杨敏慧的脸色一下又白了许多，两眼发直了老半天，才颤声说道：“妹妹，你来的时候，可曾看见别个女的？”

赵晓霓半天才憋出一句：“我是直来直去，没到别的地方去，也许……”

蒙不名突然吐气开声，道：“对了，这儿不可能没有别的女流！”

杨敏慧两眼含泪，缓缓蹲下身去，她在那尸体的头前方地上捏起了一样东西，那是一只烧黑了的凤钗。

她缓缓站了起来，道：“妹妹，你见过这只凤钗么？”

赵晓霓忙一摇头，道：“没见过！”

杨敏慧转动泪眼望向蒙不名道：“蒙老，您呢？”

蒙不名道：“姑娘，这儿的女人不只香妞儿一个，用钗的女人也不只香妞儿一个。”

杨敏慧没说话，她拿钗的那只手起了颤抖。蒙不名接着说道：“姑娘，香妞儿要做，尸体不会只有廿具，再说她也不会跑到这间柴房里来……”

杨敏慧道：“我怕她刚放倒二十个便被他们发现了……”

蒙不名皱眉说道：“姑娘，你怎么老往坏处想？”

杨敏慧目光一凝，道：“蒙老，您怎么想，您真能一点也不揪心么？”

蒙不名道：“这个……我这个人无论碰上什么事，一向都往好处想，事实上，根据这儿的情形看，根本就不像……”

杨敏慧道：“要是咱们没想到天香姐要做傻事，那还好一点。”

蒙不名口齿启动了一下，欲言又止。

杨敏慧目光又落在地上那具女尸上，道：“不管她是不是天香姐，我想埋了她。”

蒙不名道：“人死入土为安，咱们既然碰上了，那是应该的，咱们把他们都埋了，就埋在这前院。”

杨敏慧道：“怎么，那二十具尸体您也要埋么？”

蒙不名道：“姑娘，不管他是个怎么样的人，咽下这口气后，都是一样的。”

杨敏慧没说话，目光又落在地上那具女尸上，她的脸苍白得厉害，一点血色都没有。

出了庄院，蒙不名挥了挥身上的土。

日头老高了，那匹套车的牲口，正在低头吃草，只有它不懂什么叫揪心，什么叫悲痛。

蒙不名走向马车，刚走了两步，他突然停住了，两眼直望着身前地上，接着，他蹲了下去。

大黑夜里看不见。

那时候只注意火场，也没留意。

现在大白天看见了。

地上有马蹄痕印，也有车轮痕印，一直往前延伸着。

他站了起来，转过了身，道：“姑娘，这些蹄印轮痕还是新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天，而且是出去的，不是往这边来的。”

杨敏慧似乎听不进这些，也似乎对什么都没了兴趣，她淡淡地应了一声：“是么。”

蒙不名道：“我认为火起之前，他们带着香妞儿走了。”

杨敏慧失色的香唇翕动了一下：“那么，里头那二十一具尸体又是谁？”

蒙不名道：“只要咱们能顺着这些蹄印轮痕找到了车马，不愁不明白。”

杨敏慧失色的香唇翕动了一下，欲言又止。

蒙不名道：“姑娘，咱们总是要走的，不能老呆在这儿，是不？”

杨敏慧道：“蒙老，我也还存着一线希望，可是我怕，我怕这一线希望幻灭。”

蒙不名苦笑说道：“话是不错，只是……”

杨敏慧一点头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喜讯也好，噩耗也好，迟早总会知道的！我听您的，咱们走吧。”

蒙不名当先迈步往马车行去。

罗汉正在喝酒。

以前他是酒不沾唇，可是现在他爱上了这辛辣的东西。

酒是香醇的，可是在罗汉嘴里，却品不出它一点香醇味儿。

这个酒棚子塌了一半，可是卖酒的还做着生意，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不做生意吃什么。

兵荒马乱的时候，进这个棚子的人少得可怜，可是有一个总比没一个好，现在不就有个么！

下酒的菜，可怜，两个小碟儿，一碟儿花生，一碟儿盐黄豆，在这时候，有胜于无，有这碟儿花生跟黄豆，已经是很不错了。

这个酒棚子紧挨着一棵大树，枝叶茂密，树阴相当浓，日头晒不着，挺凉快的。

这棵大树长在村口，这个村没几户人家，比较大，比较像样的一家，坐落在村西，遥遥地正对着这棵大树。

不知道什么时候，这家大宅院门口来了一队车马，一辆高篷马车，二三十匹健骑。

罗汉脸正对着那座大宅院，他清楚地看见了这队车马，他先是一怔，继而两眼之中射出了怕人的光芒。

马车停妥，车里下来个人，是个女的！

砰然一声，罗汉手里的酒杯掉在了桌上，杯没摔碎，酒却溅了一身。

他像根本没觉得，两眼瞪得大大地望着那个女的，可是那个女的连停也没停便由几个人拥着进了那大宅院。

卖酒的过来了，一脸的菜色，哈个腰，陪着笑说道：“客官，你……怎么了？”

罗汉从那座大宅院前收回了目光，倏然一笑道：“没什么，手滑了，掌柜的，我想在你这儿多坐会儿，行么？”

卖酒的忙道：“行，行，怎么不行，客官爱坐到什么时候，就坐到什么时候。”

罗汉道：“我想坐到天黑，再给我打壶酒来。”

卖酒的答应一声，提着空壶走了。

晌午过了，棚子里进来两个人，两个腰佩单刀的黄衣汉子，进棚子一个坐了下去拿眼直瞧罗汉，另一个一脚踏在凳子上，粗声粗气地叫道：“喂，长脑袋长腿的给我过来。”

真和气。

卖酒的忙走了过来，搓着手哈腰赔笑：“二位客官是要……”

那黄衣汉子两眼一翻道：“到你这儿来还能干什么，有酒么？”

卖酒的忙道：“有，卖酒的哪能没有酒。”

那黄衣汉子道：“有多少？”

卖酒的赔笑说道：“多得是，二位要喝多少有多少。”

那黄衣汉子道：“好极了，在哪儿？”

卖酒的手往后一指道：“在里头！”

他手指处，有一扇垂着布帘的门儿，那是另一小间屋子，其实，与其说

是屋子，不如说是草搭的一个四下透风的小棚子。

那黄衣汉子一咧嘴，笑了：“你是个老实人，呆会儿有赏，我们将军今天大喜，找遍了这鬼地方找不到一壶酒，没酒怎么办喜事，如今嘛，合该你走运……”

脑袋一偏，道：“老刘，走，咱们自己搬去。”

那坐着的站了起来。

卖酒的忙道：“酒是一坛一坛的，二十两银子一坛……”

“老刘”一咧嘴道：“刚说你老实，你怎么就不老实了，真是夸不得，要银子啊，我还想伸手冲你要几个呢！”

脸一沉，道：“滚一边去。”

一巴掌挥了出去。

“哎哟，”一声，卖酒的捂着脸摔出了老远，倒在那儿怔住了。

两个黄衣汉子进那间屋一人扛一坛走了出来，“老刘”道：“先告诉你一声，两坛酒不够塞牙缝儿的，我们马上再来扛。”

两个人出棚子走了。

卖酒的站了起来，半边脸都肿了。

罗汉淡然说道：“掌柜的，他们是李自成的部下，你怎么冲他们要起钱来了，没伤你的性命你就该知足，有多少酒让他们扛吧，算我的，一坛二十两是不？呆会儿咱们一块儿算。”

卖酒的一听来人是李自成部下，马上就吓白了脸，罗汉后话说的是什么，他一句也没听见。

4

天黑了，那座大宅院里灯光上腾，老远就能瞧得见。

棚子里也点上了灯，那是一只破灯笼，八下透气，烛焰直晃，比没点灯强不到哪儿去。

棚子里两个人，卖酒的呆坐在一旁，半天，他没说一句。

罗汉桌子上下酒菜没了，酒壶也空了，他两眼直望着村西那座大宅院，棚子里是够静的，可是那座大宅院里的吵闹声却跟灯火一起上腾云霄。

渐渐地，吵闹声小了，灯火还是那么亮。

罗汉站了起来，右手探怀摸出了一片金叶，往桌上一放，道：“他们搬去的，连我的吃喝，拿去离开这儿到别处讨生活去吧。”

卖酒的霍地站了起来。

罗汉没等他说话，抓起桌上的紫金刀，大步行了出去。

棚子离大宅院，不过百来丈远近。

罗汉放开大步，没一会儿便到了大宅院前。

这时候，大宅院里静得跟死了一样，听不见一点声息。

罗汉提一口气，身躯窜起，直掠了进去。

他落脚处，是后院，他找的就是后院。

后院里，连上房在内七间屋，每个屋里都亮着灯。

东西四间厢房，门敞着，灯火外泻，桌上爬的是人，地上躺的也是人，没一个动的。

不花钱的酒，真过了瘾。

罗汉暗暗一声冷笑，举步直闯上房。

堂屋里有灯没人，两边套间都垂着布帘，也一点声息没有。

别人喝醉了，难道新郎、新娘也烂醉如泥不成？紫光一闪，紫金刀出了鞘。

罗汉用刀尖挑开了西套间的布帘，里头黑漆漆的，没人，也没灯。

罗汉回刀挑开了东套间，灯光外泻，他为之一怔。

东套间是新房所在，新房里两个人，一男一女，祖天香坐在床边，脸色白里泛青，闭着一双美目。

那个男的躺在床前地下，好大的个子，浓眉大眼络腮胡，眼瞪着，嘴张着，一动不动。

罗汉一步跨了进去，道：“祖姑娘。”

祖天香身躯一震，倏地睁开两眼，她一怔，叫道：“罗汉，是你……”

罗汉道：“姑娘怎么在这儿，蒙老、杨姑娘跟阿霓呢？”

祖天香微微一笑道：“说来话长了……”

接着，她把跟罗汉分手后的经过，以及她跟蒙不名、杨敏慧、赵晓霓怎么分手的，以及分手后的经过说了一遍。

静静听毕，罗汉陡扬双眉，道：“这么说，这个人就是张三勇？”

祖天香点了点头道：“是的。”

罗汉目闪杀机，紫金刀一扬就要劈下。

祖天香道：“不必了，罗汉，他已经死了，何必再让他的污血玷辱了你的宝刀。”

罗汉一怔收刀道：“姑娘，他是……”

祖天香笑笑说道：“我在酒里下了毒。”

罗汉心头一震，道：“姑娘在酒里下了毒，那么外头那些人……”

祖天香道：“这儿除了我之外，恐怕已经没有活口了。”

罗汉悚然动容，道：“姑娘妙计杀贼，令人……”

突然脸色大变，道：“姑娘，令尊跟祖家的人……”

祖天香唇边掠过一丝抽搐，道：“这是喜事，谁能不喝酒。”

罗汉心神狂震，立时怔在了当地。

祖天香浅浅一笑道：“我曾经一再苦劝过他老人家，奈何他老人家不听，与其让他老人家成为千古罪人，将来难以存身，不如……”

吸了一口气，缓缓说道：“他是我的生身父，我敬他，爱他，我不能让他愧对祖家列祖列宗，我不能让他愧对大明朝朝廷……”

罗汉颤声叫道：“姑娘……”

祖天香接着说道：“罗汉，你别插嘴，趁我还能说话的时候，让我把话说完。”

罗汉机伶一颤，道：“怎么，姑娘你……”

祖天香道：“不该么，阳世不能尽孝，我只有到阴间尽孝去了。”

罗汉一步跨了上去，一指落在祖天香心口。

他以为这下子，一定可以防止意外发生。

祖天香道：“谢谢你，罗汉，只是迟了，我很小的时候就没了娘，我是

我爹一手带大的，我爹没了，我也不愿再偷生苟活……”

罗汉双眉一扬，要说话。

祖天香道：“听我的，罗汉，难道你要让我带着没说完的话走么？”

罗汉突然低下了头。

祖天香道：“别这样，罗汉，人生艰难唯一死，我却把生死看得很淡，固然一身体肤受之父母，人不能轻易言死，可是一个人到了该死的时候，也大可不必畏缩不前，犹豫难决！”

顿了顿，道：“罗汉，现在我要告诉你几句话，你可愿意听？”

罗汉抬起了头，道：“姑娘请说就是。”

祖天香道：“我要告诉你的事，就是你的心胸太狭窄了。”

罗汉愕然说道：“我……”

祖天香道：“罗汉，你要体认一件事，真挚的情爱是不受任何事物的影响的，别说你只是断了一条胳膊，就是你是个不成人形的残废人，阿霓对你的情爱也始终如一，她是个可敬可佩又惨又怜的女儿家，你不应该这样对她。”

罗汉明白了，木木然道：“我是为她着想，为她好。”

祖天香道：“你以为你是为她着想，为她好么？”

罗汉毅然点头，道：“是的。”

祖天香微一摇头，道：“不是的，你错了，你这么做不但不是为她着想，为她好，反而害了她，跟你拿把刀子，插进了她的心窝没两样，罗汉，当初沈玉霞沈姑娘明知道你恨她入骨，非杀她泄愤不可，她却不顾一切，不计一切后果地脱离‘白莲教’跑出来找你，宁愿死在你手下，宁愿死在你眼前，你可知道这是为什么？”

罗汉迟疑着道：“这个……”

祖天香接着说道：“罗汉，我是个女儿家，女儿家最了解女儿家，我所认识的这几人，可以说个个都不是世俗儿女，她们都沾得一个奇字，罗汉，别让阿霓心碎断肠，别因一念之误铸下无可挽救的悲痛惨剧，听我的，罗汉，找阿霓去，回到她身边好好照顾她，她需要你的照顾，需要你的陪伴，我在这儿，祝你们相偕白首，生生世世为夫妻。”

她眼看就要咽下这口气。

在这当儿她还不忘为他俩的事尽一分心力。

除非是铁石人儿，铁石心肠，只要是有血有肉的人，就不会不受感动。

罗汉一阵激动，陡扬双眉，道：“祖姑娘，你这份好意我领受，你的话我也愿听，只是祖姑娘，你只知道为别人，你只知道为别人尽心尽力，你自己的事呢？”

祖天香倏然一笑，笑得凄婉动人，道：“罗汉，你的意思我懂，我跟德威、敏慧的缘份仅止于那一段日子的相处，万般皆天定，半点不由人，这是丝毫强求不得的，其实能跟德威、敏慧有那么一段日子的相处，我已经很知足了。”

罗汉道：“我不这么想，我只认为你们三位神仙眷属，应该一修三好，你为国事尽了那么多心力，甚至甘冒大不韪脱离了祖家，尤其大义灭亲，免使令尊仰愧于天，俯作于人，羞见祖家列祖列宗，成为千古一大罪人，这么一位忠孝义三全的奇女子，竟在半途上撒手他去，上苍岂不是太不公平！”

祖天香美目泪光闪动，含笑说道：“谢谢你为我不平，罗汉，只是我……”

罗汉道：“祖姑娘，你不必再说什么了，我不惜天涯海角遍求名医，不惜跑断了两腿，不惜赴汤蹈火，不惜上刀山，下油锅也要保住你这条性命。”

祖天香带泪笑道：“罗汉，你的好意让我感动，只是来不及了。”

罗汉目光忽地一凝，道：“姑娘哪里来的药物？”

祖天香道：“药是我祖家无色无臭的‘断魂散’，我带了一包在身上，准备随时自绝的，你知道，兵荒马乱的时候，我一个弱女子，不能不防着点儿，没想到现在却把它派上这一用场，怎么，你问这……”

罗汉道：“我突然想起来了，我用不着天涯海角遍求名医去，解铃还得系铃人，祖家既有这种歹毒霸道，一点点便足以致人于死的药物，自然也该有解这种毒药的药物。”

祖天香道：“我不愿意瞒骗你，祖家确有也当然有解药，可是当初我拿一包‘断魂散’带在身上的时候，并没同时带一包解药在身上，那是因为一旦到了该吞服‘断魂散’的时候，我就没打算再活。”

罗汉道：“姑娘或许没带解药，可是令尊跟祖家人身上……”

祖天香截口说道：“罗汉，我爹他们身上要是有解药的话，他们也不会一个个中毒倒毙了。再说，就算你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解药，只怕那解药也救不了我的命了。”

罗汉道：“就有解药也救不了姑娘，那是为什么？”

祖天香道：“哀莫大于心死，我的心已经死了，解药纵能保住我的性命，那也只是暂时的，过不了多久，我仍然会死，这道理你懂么？”

罗汉一点头道：“我懂，只是既然让我碰上了，我便不能见死不救，更不愿让自己铸下这一步之差的恨事，我这就去找解药去。”

转身便要往外闯。

只听祖天香颤声说道：“来不及了，罗汉，我要走了。”

罗汉脚下刚一缓，陡听背后传来砰然一声，他一惊回身，祖天香已经倒在了床上。

他心胆欲裂，一步跨回，道：“姑娘……”

祖天香的脸色已经由青变成了乌黑色，她微微睁开了眼，唇边掠过一丝让人心碎的笑意：“罗汉，别的人你可以不必管，请把我跟我爹埋在一起，告诉德威、敏慧、阿霓，别为我难过……”

她闭上了眼，唇边还留着那一丝让人心碎的笑意。

罗汉忙伸手往她鼻下探去。

那只手半天没能收回来。

他不怕死，可是他怕见别人死，尤其怕见跟他有关系的人撒手西去。从小到大，除了当日听见他奶奶的噩耗之外，他没哭过，可是现在他又掉了泪，泪一滴一滴地滴在了祖天香身上，祖天香的衣裳都湿了。

天刚亮，一辆马车从卖酒的棚子前驰过。

卖酒的棚子里已经空了，只有那几付破旧的桌椅还在。

转眼工夫之后，马车停在了那大庄院之前。

杨敏慧四下看了看，道：“蒙老，是这儿么？”

蒙不名道：“没错，蹄印轮痕到这儿就断了，没见这地上的马粪？”

杨敏慧跟赵晓霓跳下了车，杨敏慧凝神听了听，道：“这些车马要真是他们，只怕咱们又来迟了一步。”

蒙不名也皱了眉，他也没听见里头有一点动静。

他沉默了一下道：“不管怎么说，既然到了这儿，总该进去看看。”

赵晓霓道：“让我先进去看看情形。”

她身子一转，一阵风便没了影儿。

杨敏慧腾身要跟。

蒙不名伸手拦住了她，道：“不急在这一会儿，等阿霓出来之后再说。”

杨敏慧道：“阿霓妹妹一个人……”

蒙不名道：“你看她这身能耐，谁能奈何她。”

杨敏慧一想也是，赵晓霓有一身“白莲教”的法术，来无踪，去无影，除非碰见“白莲教”里的高手，要不然谁能奈何她？她打消了跟进去的念头。

她这里刚打消跟进去念头，庄院的两扇大门突然开了，赵晓霓当门而立。

蒙不名当先一步跨到，道：“怎么样，没人儿了？”

赵晓霓微一摇头道：“不，有人，他们都在里头！”

蒙不名一怔道：“怎么说？他们都在里头？”

赵晓霓道：“是的，他们都在里头，只不见天香姐。”

蒙不名忽然神情震动，闪身扑了进去，杨敏慧跟着扑了进去。

在前院、他们看见了“弓神”金元霸跟祖家的人，独不见祖财神。

在后院，他们看见了张三勇跟他手下那些人，最后也找到了祖财神，那是一堆新土，前头插块石头，上头被人用指力刻着几个字，刻的是：“祖财神之墓”，只没找到他们要找的祖天香。

三个人站在那堆新土前，老半天蒙不名才说了话，话声是那么的有气无力：“香妞儿，她毕竟做了……”

杨敏慧流着泪道：“令人肃然起敬，愧煞那些数典忘祖，卖国求荣的贼，天香姐本就是这么一位让人钦敬的奇女子。”

蒙不名道：“我看过了，这些人是死在祖家‘断魂散’剧毒之下，祖老头儿他们身上一定没带解药，要不然他绝死不了。”

杨敏慧道：“只是，天香姐呢？”

蒙不名口齿启动了一下道：“至少她不在这儿，咱们没能在这座大庄院里找到她。”

杨敏慧道：“蒙老不必安慰我了，您明知道，天香姐大义灭亲，但她却不会有亏孝道，她一定也……”

身躯一阵轻颤，住口不言。

蒙不名道：“姑娘，别难受了……”

他自己流下了两行老泪，突然他举袖擦泪，道：“要说那座大庄院柴房里那具女尸是她，是她谋诛这些贼寇不成，反被这些贼寇所害，因而激动了祖老儿的仇恨，到了这儿在吃喝里偷偷撒下了那歹毒霸道，无色无臭的‘断魂散’，祖老儿他心痛爱女惨死，不欲独生，也来个‘玉石俱焚’同归于尽，可是祖老儿又是谁埋的呢？死了这么多人，怎么单单埋了他一个……”

赵晓霓道：“从这一点看，埋葬祖财神的人，必然跟祖财神有深厚的渊源，至少他应该是祖财神的朋友，要不然他不会单埋祖财神一个人，而遍数这儿，能埋祖财神，而又跟祖财神有深厚渊源的人，该只有天香姐一个……”

杨敏慧美目圆睁，道：“妹妹是说……”

蒙不名口齿启动，欲言又止。

杨敏慧突然神色一颓又摇了摇头，道：“不，不会是天香姐，天香姐不会武功，而埋葬祖财神，以指力刻石当碑的人，分明具有一身上乘武功。”

蒙不名吁一口气，道：“姑娘，我想说的也就是这一句。”

杨敏慧泪如雨下，道：“这么说，那座大庄院柴房里那具女尸，就是天香姐了。”

赵晓霓道：“姐姐，先别那么难受，不见得。”

杨敏慧泪眼相望，道：“怎么不见得，妹妹？”

赵晓霓道：“也可能天香姐是让人救了去。”

杨敏慧一怔，道：“天香姐是让人救了去？”

赵晓霓点了点头，指了指眼前那堆新土，那方墓碑，道：“就是被这个具有上乘武功，埋葬了祖财神的这个人。”

蒙不名凝目问道：“阿霓，你怎么知道……”

赵晓霓道：“我只是根据眼下咱们所看到的所做的推测，您也看过了，这些人一个个酒气冲天，分明是死前喝了不少的酒，为什么人人都喝酒，而且喝了那么多酒，那该是因为这儿有值得他们狂欢的事，张三勇死在西套间地上，而西套间床上却不怎么平整，像是有人在上头坐过躺过，根据这两种情形看，值得他饮酒作乐狂欢的事，十有八九是张三勇昨天晚上结亲，假如是张三勇昨天晚上结亲，天香姐又怎会死在那座大庄院的柴房里？”

蒙不名两眼暴睁，一点头，道：“对，阿霓，还是你细心。”

杨敏慧好不激动，颤声说道：“那，妹妹，你说天香姐……”

赵晓霓道：“根据这些情形，我所做的推测是，张三勇昨天晚上成亲，上下饮酒狂欢，天香姐在酒里下了药，张三勇带醉闯进西套间的时候，药力发作，不支倒地，就在这时候，有人进了这座庄院，救走了天香姐，埋葬了祖财神，那人所以单埋祖财神，恐怕还是出于天香姐的要求。”

蒙不名须发皆动，道：“你们在这儿等等，我四下看看去。”

他腾身一掠，飞逝而去。

杨敏慧仰脸夜空，珠泪泉涌，道：“上苍保佑天香姐平安，我愿减十年阳寿……”

赵晓霓深深地看了她一眼，香唇启动，欲言又止。

人影一闪，蒙不名已站在眼前，伸手拍了拍赵晓霓，激动地道：“乖女儿，还是你行，干爹这大半辈子江湖算是白跑了……”

杨敏慧忙道：“怎么，蒙老，有什么发现么？”

蒙不名道：“后门口有两条车轮印儿，从村西来，往村北去，在后门口停了一下，大半是那人为香姐儿雇了车……”

杨敏慧一阵激动，合十流泪，道：“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蒙不名转眼望向赵晓霓，道：“阿霓，凭你的细心，再看看这人是谁？”

赵晓霓道：“我只是大胆推测，中不中还不敢说，怎么干爹把我当成了神仙？”

蒙不名道：“事实上你比你干爹强嘛。”

赵晓霓摇摇头，道：“我看不出也无法推测这个人是谁，不过我希望他是个正人君子，江湖侠义。”

这话任谁都懂，蒙不名心头一震，暗道：可别是师南月那强盗头儿……

心里这么想，嘴里却急忙说道：“不管他是谁，是个什么样的人，咱们

都该追上去看看，无论如何，香妞儿是咱们的人，该跟咱们在一块儿，早走一步早一步追上那辆车，走吧。”

他闪身往外扑去。

杨敏慧拉着赵晓霓跟了出去。

一辆高篷单套马车，缓缓向前驰动着。

罗汉高坐在车辕上，车篷遮得密密的，他那把紫金刀就横在他身后。

蹄声得得，车声辘辘，罗汉两眼前望，脸上没有一点表情。

突然，他一双眉梢儿扬动了一下。

远处，约摸有里许之外，出现一条人影，闪电疾风一般地往这边来，这条人影之后还跟着四五条黄影，身法也都相当快速，始终跟前面这条人影保持个十几二十丈距离。

当然，罗汉看见了，可是他仍慢慢赶着马车走他的。

里许距离在有上乘武功的人脚下，那不过是转眼工夫，一转眼间，前后五条人影都近了。

前面一个是个身材瘦小的年轻要饭化子，后面四个是四个手持长剑的黄衣人，看这情形显然是一跑四追。

罗汉忽然收缰停住了马车，抓起紫金刀跃下了车辕，紫金刀一伸，拦住了那年轻化子，道：“你留一步。”

年轻化子为之一怔，脸上旋即变了色，打狗棒一递，当胸点到。

罗汉刀匣一挡一拨，年轻化子打狗棒一偏，人踉跄着往一旁冲去，罗汉道：“别鲁莽，我只问你一句话，什么地方能找到李德威。”

年轻化子入耳一声李德威，又为之一怔，他刚要说话，后头四个黄衣人已然追到，一句话没说，连招呼也不打一个，四柄长剑闪电般冲年轻化子递到。

罗汉一步跨前，刀匣一递，皆指要害，立即逼退了四个黄衣人，道：“等我问完了话，你们再动手不迟。”

一名黄衣人道：“我说嘛，明明是帮忙的，怎么会突然改变了主意……”

另一名黄衣人冷冷瞅罗汉道：“你要问他什么话？”

罗汉道：“你四个在这儿，都听得见。”

那黄衣人道：“他要是跑了呢？”

罗汉道：“四对一，你四个找我就是。”

那黄衣人冷冷一笑道：“有你这句话就行了，你问吧。”

罗汉转望那年轻化子，刚要说话。

第三名黄衣人突然说道：“慢着，我四个要是不让你问呢？”

罗汉道：“那就要看你四个是否拦得住我了。”

第三名黄衣人冷笑一声道：“口气不小啊，我还没碰见过呢，让我试试。”

长剑一抖，分心刺到。

罗汉扬起刀匣一挡，长剑疾抖荡起，第三名黄衣人踉跄暴退，脸色马上就变了。

罗汉道：“可要再试试？”

那第三名黄衣人没说话。

罗汉转望那年轻化子，道：“请答我问话。”

那年轻化子双眉轩动了几下，道：“阁下刀匣里装的可是紫金刀？”

罗汉道：“你好眼力，我就是白罗汉。”

年轻化子脸上变了色，道：“那么我告诉你，我不知道。”

罗汉道：“你要分清楚，我找李德威是公事，我伤了‘穷家帮’‘长安分堂’的人，那是我跟‘穷家帮’之间的私怨。”

年轻化子道：“公事也好，私事也好，‘穷家帮’若是公私不分的人，不然早就找你了，我不找你就该知足。”

罗汉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以后‘穷家帮’可以尽管找我，现在你把李德威的行踪告诉我。”

年轻化子道：“我说过了，不知道。”

罗汉一步跨到，刀匣一挥，正砸在年轻化子的左肩上，年轻化子大叫一声倒了下去，罗汉道：“这笔新帐你可以记在旧帐上，将来咱们一并算，告诉我，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李德威？”

那年轻化子两眼直要喷火，瞪着罗汉道：“不知道，你杀了我我也是不知道，你狠是不是？一刀劈了我。”

罗汉两眼奇光暴射，一抖腕，紫金刀出鞘，他扬起了紫金刀，可是突然他又垂下了紫金刀，威态一敛，缓缓说道：“你不告诉我我自己找，你走吧。”

年轻化子霍地跳了起来，道：“有种你就杀了我。”

罗汉道：“有了旧帐难道我还怕再添新帐不成，只是你比‘长安分堂’那些人差多了，杀你辱我宝刀，你走吧。”

年轻化子白了脸，想打又明知不是罗汉的对手，他跺了脚：“姓白的，你记住了。”

纵身飞掠而去。

四名黄衣人暴喝一声要追。

“我说过，他走了你四个找我。”

一名黄衣人道：“小子，你是个干什么的，明明你跟‘穷家帮’之间结有梁子，如今却又……”

罗汉道：“那是我的事，不劳操心，我要不想杀谁，谁也勉强不了我，我要是想杀，谁也拦不住我，我跟‘穷家帮’之间结有梁子，可是我跟你们之间也结有梁子。”

那名黄衣人怔了一怔，道：“你跟我们之间也结有梁子？小子，你可别胡说八道，我们连见都没见过你，什么时候……”

罗汉道：“你们窜扰四处，祸国殃民，这就结梁子，而且比什么都深。”

那名黄衣人哈哈一笑，道：“原来是这么回事，又碰见一个不识时务，不知进退的，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他四个之间好像有默契一般，他话声方落，四柄长剑齐举，剑花朵朵，一片剑气罩了过来。

罗汉双眉轩动，面泛杀机，不退反进，闪身欺前，飞快挥出一刀。

他挥出一刀之后，收刀而退，转身行向马车。

那四个黄衣人，一个连一个倒在地上，四个人胸月膛之间都有一道血口子，血直往外涌。

罗汉登上了车辕，一条人影掠到，是那年轻化子去而复返，他冰冷望着罗汉道：“要饭的人穷骨头硬，不欠你这个情，要找李大侠往北赶五十里。”

罗汉道：“谢了。”抓起缰绳一抖，赶车驰去。那年轻化子站了一下，突然腾身往西疾掠而去。

正是晌午，日头正在头顶。

幸好初春天气，并不怎么热。

罗汉赶着马车进了一个小村落。

刚进村口，一个清朗话声从左边传了过来：“罗汉。”

罗汉一怔，立即收缰停住马车，正是李德威，他边走边道：“你找我？”

罗汉又复一怔，道：“‘穷家帮’传递消息好快啊。”

李德威到了车边，仰脸含笑，道：“你找得正是时候，迟一步我就不在这儿了，有什么事儿么？”

罗汉沉默了一下，道：“你上来，咱们找个别的地方说话去。”

李德威一步跨上车辕，道：“上哪儿去？”

罗汉没说话，赶车就走，他把车赶到近村三十丈处一棵大树下停下，把缰绳往车辕上一绕，道：“你是个铁铮铮的男子汉，是不？”

李德威笑道：“不敢当，那要看是什么时候，对什么而言了，其实，论铁铮，我远不如你。”

罗汉道：“我不是捧你，你最好也别跟我客气。”

李德威不笑了，看了看他，道：“罗汉，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罗汉低下了头，又抬起了头，道：“我给你送来个人，我认为该把她交给你。”

李德威愕然说道：“你给我送来个……谁？”

罗汉道：“祖姑娘，天地间的奇女子，令人可敬可佩，惊天地而泣鬼神……”

李德威道：“罗汉，你……她在哪儿……”

罗汉正要说话，可是李德威没等他说话便伸手掀起了车篷。

车篷掀开，他神情一震，刹时怔住了。

车里放着一口棺材，连漆都没漆过的棺材。

罗汉没回头，道：“太匆忙了，我只有随便买了一口，我等不及漆上……”

李德威定了定神，道：“罗汉，你，你是说她在这口棺材里？”

罗汉道：“我不能不让你知道一下，也不能不把她交给你。”

李德威脸上变了色，一头钻进了车里，伸手掀开了棺材盖，他一怔，霍地转过脸来道：“罗汉，你跟我开什么玩笑。”

罗汉道：“你看见了……”

李德威道：“我看见什么了，一口空棺材？”

罗汉一怔，道：“一口空棺材……”

也霍地转过身来，棺材盖已经掀开了，不用钻进车里他就可以看见了。

的的确确，那是一口空棺材。现在，罗汉怔住了。

他瞪目张口，说不出一句话，他怀疑他是眼花了，可是事实上他又明知他并没看错，他打从心里叫了起来：“这是怎么回事……”

李德威叫了他一声：“罗汉……”

罗汉霍地转过脸来，道：“她哪儿去了……”

李德威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儿，罗汉？”

罗汉道：“祖姑娘她……”

李德威有点急了，道：“罗汉，天香她怎么了？”

罗汉道：“祖姑娘她……”

突然住口不言，沉默了一下，才接着说道：“咱们树下坐去，让我慢慢告诉你。”

他跳下车辕走到大树下矮身坐了下去。

李德威跟着走了过去，往他面前一站，道：“罗汉……”

罗汉往身边指了指，道：“你坐。”

李德威没奈何，只有坐了下去。

李德威坐下了。

罗汉却沉默了良久才开了口：“我一向从不知道什么叫怕，可是这回却使我鼓足了最大的勇气把她带来给你，我原是鼓足了最大的勇气，而现在……”

吁了一口气，道：“我几乎没有勇气说了。”

李德威又急了，道：“罗汉，究竟……”

罗汉微微低下了头，从脚旁地上拔起一根小草，道：“祖姑娘牺牲了。”

李德威神情一震，急道：“你怎么说，她，她牺牲了？”

罗汉唇边掠过一丝抽摇，道：“别让我再说第二遍了。”

其实，用不着他再说什么了，李德威看见车里那口棺木的时候，心里就泛起了不祥的预感，只是他强忍着非要从罗汉嘴里证实一下不可，现在终于证实了。

李德威身子马上一阵暴颤，伸手抓住了罗汉的胳膊，他用得劲儿未免大了些，罗汉皱了皱眉，却没躲，也没等他再问便又开了口，把见着祖天香的经过，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静听之余，李德威人颤抖得很厉害，等到罗汉把话说完，他人却不颤抖了，显得相当平静，只是一张脸白得厉害，他道：“说完了么？”

罗汉道：“够多了，要能省的话，我宁愿一个字也不说。”

李德威忽然笑了，笑得很轻淡：“千古艰难唯一死，只要死得是时候，死得是地方，又何艰难之有，她都没一点怯意，你又怕什么。”

罗汉霍地抬眼凝目，凝望李德威长久才道：“你够硬，假如阿霓有什么三长两短，我没有办法表现得像你这样轻淡。”

李德威唇边掠过一丝轻微抽搐，道：“罗汉，即使我呼天抢地一阵，又能如何？”

罗汉没说话，但旋即把目光转向一旁，又道：“祖姑娘为这个动乱的世界牺牲了，只是死得不该是她。”

李德威道：“罗汉，谁该死，谁不该死？”

罗汉道：“你我可以死，死得该是那些七尺昂藏之躯，那些数典忘祖，卖国求荣的乱臣贼子，毕竟，她只是一个弱女子。”

李德威道：“遍寻天下七尺昂藏须眉，哪个及得上这个弱女子？”

罗汉点了点头，道：“的确，够惭愧的。”

李德威忽然吸了一口气，道：“你说你眼看见她咽了气？”

罗汉点了点头。

李德威道：“你给她入的殓？”

罗汉又点了点头，仍没说话。

李德威道：“然后你就把棺木装上车，到处找我了？”

罗汉开了口，道：“我没有离开过这辆车子，不瞒你说，我赶着这辆车

跑了三天三夜的路了，除了偶尔停下来让牲口歇歇，吃点草之外，我没有停过，即使牲口歇息的时候我也没合过眼，我倦，我累，可是我就是睡不着。”

李德威道：“那么她人怎么不见了？”

罗汉苦笑一声道：“我要知道不就好了么！”

李德威没说话，两眼直望着眼前那辆马车，片刻之后，他忽然站了起来。

罗汉忙道：“你要干什么？”

李德威边迈步边道：“我到车后看看去。”

罗汉唇边掠过一丝苦笑，道：“你小看我了，没有人能在我不知不觉中偷走祖姑娘的尸体，就是你也不例外。”

李德威停步转身，道：“她总不会是还魂复活，自己掀开棺材盖跳下车走了吧。”

罗汉道：“祖姑娘不谙武功，她要是有什么动静更瞒不过我，不过，我希望是这样？”

李德威道：“事实上她不见了，车里只有一口空棺木，总该有个原因。”

罗汉道：“我也知道该有个原因，可是……”

苦笑一声，没再说下去。

李德威转身又走去了车后。

罗汉却坐在树下没动。

没多大工夫，李德威又从车后走了过来。

罗汉道：“发现了什么没有？”

李德威摇摇头，道：“还魂复活不是没有，像天香她中毒不深，经过一段时间的昏迷之后苏醒过来也不是没有可能，只是她绝瞒不了你，所以这种可能不大……”

罗汉道：“而事实上……”

李德威眉梢儿陡地一扬，道：“只有一种可能，有人盗了她的尸骨！”

罗汉从地上跳了起来，道：“是你么，你有这种把握么？”

李德威道：“事实上天香不见了，而她之所以不见的原因只有两个，一是她还魂复活，自己走了，另一便是有人盗走了她的尸体，前者既然不可能，后者……”

“不，”罗汉眼望着马车，摇头说道：“我不相信，我不能相信，我绝不相信。”

李德威没说话。

罗汉又开了口，口气已经变了：“那么你说的是谁，放眼当今，有谁能在我不知不觉中从我身边盗走祖姑娘的尸体，他盗去祖姑娘的尸体用意何在？”

李德威苦笑一声道：“借用你刚才一句话，我要知道不就好了么，我自己知道，我即使有把握从你手里夺去一样东西，却没把握在你不知不觉间从你身边盗走一具尸体，也许世上有这种能人！”

罗汉道：“即使有，是谁，他盗去祖姑娘的用意何在？”

李德威没说话。

罗汉看了看他，浓眉轩动，道：“不管怎么说，祖姑娘的尸体丢了，是我手里丢的，其责在我，我抱歉，我该把祖姑娘的尸体找回来交给你！”

李德威道：“罗汉，还有比这种事更重要的事，你可以看看，血流飘杵，尸伏遍野，他们哪一个不是人生父母养的，哪一个没有亲人，他们的尸体又

有谁去收。”

罗汉道：“我不管那么多，收一具是一具了，祖姑娘的尸体是从我手里丢失的，我要是不把她找回来，我一辈子难安，咱们就此分手，各忙各的去吧。”

大步走到车前，抓起了车辕上的紫金刀。

李德威跟上一步，伸手拦住了他，道：“罗汉。”

罗汉道：“别拦我，我要是决定了一件事，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李德威口齿启动，欲言又止，随即垂下了手。

罗汉道：“干吧，咱们都轰轰烈烈地干它一阵。”

大步而去。

李德威没动，也没再说话，目送着罗汉透着英武、刚毅的身影消失在远处，然后他收回目光落在那辆马车上。

马车往前驰动着，蒙不名一脸凝重神色，两眼直盯着马车那通往远处的杂乱蹄痕跟两道车轮印。

杨敏慧在车里问道：“怎么样，蒙老，轮印蹄痕还有么？”

蒙不名道：“有，还看得很清楚，只希望它别断。”

杨敏慧道：“我更希望天香姐……”

她一句话还没说完，车辕上蒙不名突然凝目前望，叫道：“有了，在那儿。”

车篷猛然掀开，杨敏慧跟赵晓霓都探出了头，两个人的脸色都够苍白的，一双眼都红得厉害。

她两个循蒙不名鞭梢儿所指都看见了，前面不远处有一片小村落，村口有棵合围大村，那遮日的浓荫下停着一辆马车，套车的牲口还没卸，只是不见附近有一个人影儿。

“是么，干爹？”赵晓霓问了一句。

蒙不名道：“八成儿。”

赵晓霓道：“怎没看见有人？”

蒙不名冷哼一声道：“管他缩到哪儿去了，最好别让我碰上。”

说话间马车已驰进村口，蒙不名接着说道：“你们俩留点儿神，明枪好躲，暗箭难防。”

他挥起一鞭，马车如脱弩之矢般驰了过去……”

他把马车停在大树的那一边，距那辆马车约摸丈余距离，然后他拴好缰绳，抓上鞭跳下车辕走了过去。

他是走向那辆马车，但却是眼观八面，耳听四方，一双手臂凝足了功力。

他的顾虑似乎有点多余，他一直走到马车旁也没见四下里有什么动静。

他上那马车，很快地又下来了。

赵晓霓、杨敏慧双双迎面走了过来，赵晓霓道：“干爹，是这辆马车么？”

蒙不名道：“错不了，是这辆，只是车里只有一具空棺材，别的什么也没有。”

“空棺材！”杨敏慧、赵晓霓各自一怔，双双叫了一声，急急走到车前掀开了车篷。

没错，车里是有一口空棺木，还没上漆，而且棺材盖还掀着。

赵晓霓诧声说道：“这是怎么回事儿！”

杨敏慧突然一阵颤抖，道：“妹妹，棺材里总不会装活人，是不？”

赵晓霓脸色刚一变，蒙不名在她俩身后说了话：“那可不一定，江湖上的事儿无奇不有，为要掩人耳目，别说把人装进棺材里，就是吹吹打打，披麻戴孝的事儿都有，没听说过么，保镖的还有保哭丧镖的呢。”

“那……”杨敏慧转过了身，道：“您说天香姐那儿去了？”

蒙不名一双目光四下扫动，道：“只能找到那赶车的人，便不愁找不着香妞儿。”

赵晓霓道：“赶车的人呢？”

蒙不名没立即答话，看了一阵之后才道：“你们俩在这儿等我，不管有什么事儿都别远离，我四处看看去，一会儿就回来。”

他走了，杨敏慧跟赵晓霓守在马车旁。

这两位天仙般的美姑娘，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惹眼的，可是这小村落就跟死了一般，一点动静也没有，便连声狗叫也听不见。

没多大工夫，蒙不名回来了，赵晓霓一步迎了上去，道：“怎么样，干爹？”

蒙不名摇摇头，道：“没人了，便连只耗子也没看见。”

赵晓霓道：“八成是逃难逃光了！”

蒙不名点了点头道：“李自成他好大的罪孽……”

杨敏慧道：“蒙老，总该有人的。”

蒙不名道：“不错，要没人这辆马车哪来的，只是……”

冷笑一声，接道：“要说他用车是为防有人跟踪，那他确是够狡猾的。”

赵晓霓道：“干爹，现在咱们怎么办，都急死人了。”

蒙不名没说话，目光投射在地上，四下看看，半晌过后，他突然说道：“这儿来过两个人，功力都不弱，年纪都不大……”

杨敏慧跟赵晓霓竭尽目力四下看，看了半天才看见地上有几对脚印儿，一双宽一点儿，一双稍微窄一点儿，都很浅，而且穿的都是薄底快靴，没有武学根基，不竭目光绝看不出来。

赵晓霓道：“干爹，这两个人是……”

蒙不名道：“九成九是赶这辆马车的人。”

赵晓霓道：“您看得出他们往哪儿去了么？”

蒙不名冷笑一声道：“相当的狡猾，一个往南，一个往北，让人不知道追哪个好。”

赵晓霓道：“咱们不是从南边儿来的么……”

蒙不名道：“傻妞儿，往南的会笔直往南，往北的会笔直往北么！”

赵晓霓道：“咱们只顺着他们的脚印儿找，哪怕他们……”

蒙不名摇头说道：“没有用的，妞儿，照眼前地上这脚印儿看，他们既是有心防人追踪，出不了一二十丈就没有一点蛛丝马迹了，一个会武的人想不留脚印儿并不是一件难事儿。”

赵晓霓道：“那您说咱们该怎么办？”

蒙不名道：“照眼下的情形看，只有……”

苦笑一声，改口说道：“凭良心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杨敏慧突然说道：“蒙老，地上没有女人的脚印儿。”

蒙不名道：“一个大男人扛着一个女人该不是什么难事。”

杨敏慧道：“扛人的那个人，脚印儿该明显一点，是不？”

蒙不名一怔，立即凝目下望，旋即他苦笑说道：“姑娘，这两个人的脚印儿都一样深浅。”

杨敏慧道：“我看过了，我认为不该这样，是不？”

蒙不名道：“话是不错，不过要是扛人的那个人有意不留脚印儿，那就该另当别论，扛个人脚印儿还这么浅，这个人的一身修为的确不等闲。”

杨敏慧道：“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可以知道的，这两个人当中没有一个是师南月，也不是他手下的黑衫斗士。”

蒙不名道：“何以见得？”

杨敏慧道：“师南月穿的是厚底靴，他手下那些黑衫斗士穿的虽是薄底靴，但却是皮靴，而且靴头儿是尖的！”

蒙不名却是呆了一呆，道：“姑娘，你比我细心多了。”

杨敏慧道：“我不过是偶尔留意了一下而已……”

顿了顿道：“天香姐虽然不在这儿了，咱们呆在这无人迹的荒村中也没用，不如走吧。”

赵晓霓道：“走么，姐姐，咱们上哪儿去？”

杨敏慧娇靥上掠过一丝难以言喻的神色，道：“人海茫茫，宇内辽阔，也只有走到哪儿算哪儿了。”

蒙不名道：“姑娘说的是，咱们走吧。”

头一低，转身往自己那辆马车走去。

赵晓霓口齿启动，欲言又止，随即低下头去！

李德威不能说不够精明，再加上“穷家帮”各地分堂从旁协助，他的消息应该是最灵通的。

即使是找一只蚂蚁也应该找得着。

可是，他就没能找到李自成。

也许李自成太狡猾了。

他一连杀了李自成三员大将，使得群贼丧胆，谈虎色变，没有不怕他这个身怀“鱼肠剑”的。

无如李德威自己明白，射人射马，擒贼擒王，不杀李自成，消弭不了这场祸害。

李自成传牒兵部，约于三月十日至京宣战，这种事宁可信其真，不可信其假，以李自成陷西安后自率马步兵五十万，自“禹门”渡河，连陷临晋河津泉州诸城之猖獗，他上京宣战确有可能。

时间急迫，与其东奔西跑难觅贼踪耽误了，何如先上京等他，等他逼京时再搏杀之一举溃贼！

于是，他急行上了京。

一路上他听得的消息不少，有的是千真万确的，有的却是流言，其用意不外打击士气，动摇民心……

李自成三月十日至京宣战。

星入月中，占者言主国破君亡。

左中允李明睿上疏，言君上宜先幸山东，驻蹕藩仰，即以凤阳为所在，麾召齐豫之师，二路夹进西征以破贼，又密陈贼氛甚急，淮南可迁可缓目前之急。

南京大震，张献忠陷夔州。

京里又得贼书，词意狂悖，限三月望日献降，举朝失色。

李自成陷汾州、阳城、怀度、太原，蓟辽总督王永吉，巡抚杨颢等请撤宁远吴三桂卫兵入，因廷臣言人人殊，遂搁置不议。

李自成已陷黎城临晋，帝乃下罪己诏。

保定副将谢嘉福杀巡抚得标，劫知真定邱茂华同叛降贼！

李自成陷彰德。

君王征天下兵马勤王，左都御史李顿华疏言南迁，皇上即不南迁，并宣令太子诸王居旧都以系天下之望。

帝王科臣左懋第往南中察州怖署南迁事，以魏藻德总督河道屯往天津，方岳总督查运屯往济宁，天津抚臣冯元杨以挽漕之三百艘待命于大沽口。

三月初，昌平兵变，时官民居室焚劫一空，京师戒严，时宣府告急，京师汹汹传贼旦至。

李德成就在这时候赶到了“宛平”。

“卢沟桥”是旧京第一大古桥，在“京师”西南二十六里“永定河”上，桥初建于“北宋”，后毁于“金”，到“金”大定二十九年，金主诏建石桥，明英宗正统九年，孝宗新治三年，均加重修，“燕京地志”以“卢沟晓月”为八景之一，元时马哥波罗过此时，对“卢沟桥”之钜大工程倍极赞扬，叹为观止。

以前的“卢沟桥”什么样，不清楚，现有的“卢沟桥”乃康熙十七年所重建。

“卢沟桥”是个热闹的地方，尽管近在咫尺间的京里已然戒了严，可是“卢沟桥”上来来往往的车马行人仍是穿梭一般，两边桥头也摆着不少卖吃卖喝，或者是杂耍、卖膏药的摊子，摊子四周也仍围着不少人。

李德威没心情去挤人群凑热闹，他目不斜视，笔直地往前走，可是当他过了“卢沟桥”到了桥这头的时候，他突然停了步，侧转身往左边一堆人走了过去。

左边一大堆人，围着个地摊儿，一块黄布铺在地上，上头放着一颗拳头大小的玉印，白里透红，别的什么也没有。

摊儿后坐着一个老道，发髻高挽，长髯低垂，手里还拿着一柄拂尘，颇有几分仙气，身后一左一右站着两个妙龄道姑，称得上花容月貌，那袭宽大的道袍也掩不住体态的玲珑，只是道貌岸然，那吹弹欲破的脸蛋儿上不带一点表情，摊子边儿上围那么多人，有一半以上的目光盯的是这两张脸，可是她两个妙目微合，目光低垂，根本就视若无睹。

李德威挤进人群的时候，那位仙风道骨的老道正在跟摊子对面一个人说话，那个人是个四十岁上下的瘦高个儿，穿的是一件合身的黑衣。

只听那老道神情肃穆地道：“施主适才所问，由于地当京畿，天子脚下，尤其战乱频仍，贫道本不欲多言，然三清弟子出家人，日礼道祖，胸怀慈悲，

为救众生不得不微泄天机……”

抬眼往空中望了一下，道：“观天象以知吉凶，绝非无稽之谈，试观历来诸朝诸代，气数将尽，必生凶兆。观之日后，无不应验，今星入月中，确主国破君亡。”

人群中马上就起了一阵骚动。

随听那黑衣瘦高个儿道：“以道长看，今后天下，谁是……”

老道微一摇头，道：“施主原谅，这个贫道不敢说，不过贫道这里有四句歌谣，施主紧记了，日后自然明白……”

一顿接道：“日月坠，木子升，一月内，兵刀平。”

说完，随即闭上一双老眼。

那黑衣瘦高个儿沉吟着，嘴里不住念着道：“一月内，兵刀平，这我懂，只是这日月坠，木子升……”

那老全真闭着眼道：“施主不可在此琢磨歌中真意，请回府吧。”

那黑衣瘦高个儿突然两眼一睁，道：“我懂了，这首句日月坠就是说明朝要亡了，日月合起来不就是个明字么，木子升，就是说一个姓李的起来了，木子合起来不就是个‘李’字么，这四句韵谣的意思是先明当灭，李顺当兴，再有一个月的工夫天下底定，刀兵就要平了，是这样吧？”

老道没睁眼，也未置是否，道：“施主请回去吧！”

那黑衣瘦高个儿冲老道一抱拳，道：“多谢道长指点，在下这就回去静候改朝换代了。”

他转身挤了出去。

他出去了，李德威一步跨上前去，一抱拳，道：“道长道法无边，能上窥天机，令人好不钦佩。”

老道仍没睁眼，道：“施主夸奖了，出家人修的就是这个……”

这时候他身后那两个妙龄道姑一起抬了眼，那四道目光像铁，李德威的脸就像块吸铁石，当四道目光触及李德威那张脸的一刹那，马上就被李德威那张脸牢牢的吸住了，同时，那两张鲜红一点的檀口也微微地张开了。

旋即，那左边一名美道姑垂在下面的右手动了一动。

老道睁开了眼，当他看见李德威的时候，他脸上的神色也有着那一刹那的错愕，可是那只是一刹那，很快地他就恢复了平静。

李德威道：“适才听得道长四句蕴含玄机的歌谣，心中至感敬佩，如今我也有几点疑虑请教，不知道长能否……”

老道道：“贫道已然泄了天机，不敢再多言招祸，还请施主原谅。”

李德威道：“道长请放心，道长日礼道祖，胸怀慈悲，救世救人，我不敢为道长招祸，我心中的几点疑虑全属人事，无关天机。”

老道深深看了李德威一眼道：“既如此施主请说吧，贫道有一句说一句就是。”

李德威道：“我先请教道长上下。”

老道道：“有劳施主动问，贫道法号玉虚，自号真道人。”

李德威道：“道长的修真处是在……”

真道人道：“贫道来自南海‘蓬莱’。”

李德威道：“难怪，‘蓬莱’仙岛，千万年来一直在虚无飘渺之间，多少人修道求长生不老术，渡海往寻而不可能，道长来自‘蓬莱’，那就难怪能上窥天机了……”

目光往他身后一扫，道：“这两位是……”

真道人道：“小徒无邪，无垢。”

两个妙龄道姑美目现奇光，含笑各一稽首。

李德威答了一礼，道：“原来是两位令高足，失敬……”

顿了顿，道：“道长此来中原是……”

真道人道：“贫道游方至此，本不欲多事停留，眼见兵刀四起，苍生遭难，却又不忍遽尔言去……”

李德威道：“道长悲天悯人，的确令人钦敬，但不知道长何以救世？”

真道人摇摇头道：“此乃天意，贫道无能为力。”

李德威道：“然则道长何以救人？”

真道人道：“贫道也不过指点迷津，教人趋吉避凶而已。”

李德威道：“那么请道长救救这京畿一带的百姓！”

真道人道：“贫道所以不忍遽而言去，为的就是这一块未见血迹土地上的众苍生，自当竭尽所能。”

李德威道：“请道长告诉我，闯贼何日犯京，现在何处？”

真道人一怔道：“施主怎么问这……”

李德威道：“道长不是教人趋吉避凶么，倘能预知闯贼犯京之日期，早作迁离，这不就是趋吉避凶么。”

真道人看了李德威一眼道：“施主，贫道自奉赠四个字，早作迁离。”

李德威道：“道长为什么不肯将闯贼犯京日期赐告？”

真道人道：“贫道不是不肯，而是不知道。”

李德威道：“道长客气了，道长既能上窥天机……”

真道人道：“施主，这是军机，兵家用兵，瞬息数变……”

李德威道：“恐怕也难逃出仙家掌握。”

真道人道：“施主，贫道是人非仙。”

李德威淡然一笑道：“然则道长怎知占者之言绝非无稽之谈，又怎知朱明当灭，李顺当兴？”

真道人道：“这个……”

李德威道：“道长可知当前兵荒马乱，人心惶惶之际，散布流言，妖言惑众者该当何罪么？”

真道人脸色一变，站了起来，道：“贫道所以不忍遽尔言去，只为指点迷津，教人趋吉避凶，信与不信，全在各人，施主怎可说贫道散布流言，妖言惑众？”

李德威淡然一笑道：“据我所知，闯贼虽未至，却已先派细作潜来京畿，或明火执杖，烧杀劫掠，四处窜扰，或扮各色人深入民间散流言打击民心士气……”

真道人脸色又变了一变，道：“施主言重了，贫道三清弟子出家人，清静无为，与世无争，游方至此，留而不去，只为救人救世，今施主既不相容，贫道这就回转‘篷莱’……”

他转身带着两个美貌的女子要走。

李德威伸手一拦，道：“道长慢走一步，让我看看道长那道袍之内穿的是什么衣衫再走不迟。”

真道人一惊而退，他那两名女弟子一起跨步上前把他挡在了身后，双双稽首说道：“施主不可刁难三清弟子出家人，虽属兵荒马乱之际，到底还有王法。”

李德威淡然一笑道：“三位也服王法么，要服王法的话，也不会在此散布流言，打击民心士气了，‘宛平县’近在咫尺，谁是谁非，自有官判，三位请跟我到县城走一趟去吧。”

左边那美道姑微一摇头道：“施主原谅，出家人向不见官。”

她两人挡住李德威，那真道人却转身要走。

李德威一笑说道：“道长怎么不要两位高徒了！”

侧身滑步，便要越过两名道姑去拦。

道姑也侧身滑上，而且双双身子一倾，一起往李德威身上撞去。

李德威道：“两位，男女授受不亲，请后退。”

他翻腕一掌便要拍出，哪知忽然“嘶”地一声，左边那美道姑的一只左衣袖突然破裂，齐肩落下，一条晶莹圆润，欺雪赛霜的粉臂立刻露了出来。

李德威刚一怔，两个美道姑脸上变了色：“施主对出家人怎么这般无礼，

拉拉扯扯，成何体统，要知道这是光天化日之下，眼下还有这么多位施主在……”

人群马上起了骚动，不知谁叫了一声。

“揍他，这家伙看起来一表斯文的，居然对出家人也施轻薄，揍他。”这一嚷嚷，马上乱了，人群刹时围向了李德威。

敢情是激起了公愤。

李德威笑了，望着两个美道姑道：“二位好不厉害。”

说话间人群已然围了上来，一名壮汉子一步跨到李德威与两个美道姑之间，道：“两位仙姑走吧，这小子让我们大伙儿来收拾。”

两个美道姑一退，马上就没人入人群中。

李德威望着眼前壮汉子道：“阁下放走了贼党了。”

“放你的屁，”那壮汉子破口大骂道：“你才是贼党呢。”

李德威双眉一扬，刚要说话，只听——

“干什么，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敢在这里滋事，闪开！闪开！”

随着这话声，两前一后走进三个人来，前头两个一看就知道是“宛平县”衙门里的差役，后头那人是个瘦瘦的中年汉子，穿着相当不错，也挺有派头的。

再狠的百姓也怕这个，人群马上往后退去。

两前一后三个人走到了近前，左边一名差役眼一瞪道：“你们这是干什么，打架滋事？瞎了眼了，不想衙门里呆着就给我都回家去，去。”

那壮汉子还有点不服，指手划脚硬指李德威光天化日下轻薄出家人。

两个差役听得不耐烦了，一瞪眼齐喝道：“去，再罗嗦拿你进衙门去。”

那壮汉子狠狠瞪了李德威一眼，乖乖的走了。

吃公事饭的眼睛雪亮，李德威人品轩昂，气宇超人，他两个却不敢瞪眼叱喝，看了李德威一眼，左边一名道：“我说你这位小老弟也真是的，天底下多少女人，要什么样的没有，你怎么偏偏……”

李德威截住了他的话，道：“阁下误会了，那三个出家人是潜来京畿散布流言，煽动人心的贼党！”

两个差役为之一怔，道：“三个出家人是贼党？你怎么知道？”

李德威刚要说话，后头那瘦汉子走了上来：“没凭没据别乱指人，这儿那来的贼党，开玩笑，我们是干什么吃的，你这不是给我们找麻烦么，贼党要摸到了这儿来，京城不就完蛋了么，兵荒马乱的时候没事儿别到处逛了，快回家去吧。”

李德威直觉地觉得这个人不像小衙门里的差役，可是看他的打扮，一时间却又难看出他是干什么的。

他当即问道：“阁下是……”

那瘦汉子大刺刺地道：“京里来的，怎么样，不服气么！”

李德威心里一动，道：“阁下是‘东厂’的吧？”

瘦汉一怔道：“看不出你还挺有眼光的，不错，怎么样？”

李德威什么也没说，抱拳一声：“失敬。”

马上转身走开了。

只听那瘦汉子在他身后说道：“这小子怕不是什么好来路，留神盯着他点儿。”

李德威装作没听见，径自走他的，边走边心里边想：官家派得有人在这儿，足见官家也想到了这一层，也有所防范，只是，既然官家派得有人在这儿，为什么贼党明目张胆地散布流言，妖言惑众，他们却视若不见，不闻不问，难道说派得人少，照顾不过来？

正走着想着，眼前传来一个话声：“李兄，许久不见了，好吧，什么时候回京里来的？”

李德威一怔抬眼，等他看清楚眼前那人又复一怔：“凌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眼前可不正是凌风！

凌风是凌风，可比以前瘦多了，而且也改了行头，穿的是一件天蓝色的长袍。

凌风一欠身递了个眼色，道：“回您，总堂已迁出京城，把所有的实力用来对付外围，令主还在京里，这一阵子心情很不好……”

李德威微一点头道：“我知道了，你怎么这身……”

凌风道：“为便于行动，总堂上下都改了装束。”

李德威道：“原来如此，好些日子不见了，咱们找个地儿聊聊。”

他转身要走。

凌风伸手拦住了他，道：“卖吃卖喝的地儿耳目杂，还是在这儿谈吧。”

李德威只有打消了移地聊聊的念头，道：“京里这两天很吃紧，是不？”

凌风道：“是的，朝廷打算南迁，船都预备好了，只是以我看恐怕来不及了。”

李德威双眉一扬，道：“贼近了么？”

凌风道：“那是自然，四下里都告了急，恐怕要不了多少日子就会到了，您应该已经闻见到处是贼味儿了。”

李德威道：“情势让人担心，李自成在哪儿？”

凌风道：“正在打听。”

李德威道：“打听之后告诉我一声。”

凌风恭应了一声道：“从这儿往西去，里许之处有座‘纯阳观’，刚才那三个就在那儿，那瘦高个儿跟那耍动粗的壮汉子跟他们是一条路上来的。”

李德威双眉一扬，道：“怪不得。”

迈步就要走。

凌风伸手又一拦道：“还有，这儿派的有‘东厂’密探，可是他们好像睁眼瞎子不管事儿，您得留点儿神。”

李德威若有所思，一点头，道：“谢谢你，多跟我联络。”

他迈步走了。

凌风追上一步叫道：“李兄，既然回来了，明儿个有空就到我那儿坐坐去，咱们好好喝一盅。”

李德威明白凌风是为掩人耳目，当即回身含笑答应了一声！

“宛平”城西有座“纯阳观”，观不怎么大，可是修得相当堂皇，画栋雕梁，飞檐狼牙，观前还有座石牌楼。

两扇观门紧紧的关闭着，李德威没上前敲门，他绕向后头，他从后墙翻

进了“纯阳观”！

刚进“纯阳观”他便听见了一阵银铃也般的嬉笑：“那个小伙子长得真俊，只是让你这一下整惨了，大姐，你可真忍心啊。”

“小鬼头，别这儿嚼舌头了，要让老头子听见，他的醋劲儿不就大了！”

“大姐，老头子可比不上小伙子啊。”

“那当然，差远了，要能把他弄到这儿来玩儿玩儿……”

“哎哟，说着说着就来了，干吗这么馋呢，又不是多少年没吃过肉了，这你就不怕老头子听见了！”

“小鬼头，你敢说我……你不馋！”

接下去是一阵格格格，吃吃的笑，笑得人耳热心跳，想必她两个已扭成一团。

李德威听得直皱眉，他听出笑声是从左边一排三间云房把头那间传出，他向那儿走了过去。

他并没有蹑手蹑脚的，走得也不怎么快，当然，刚近那间云房就让人听见了。

笑声停了，紧接着有人脆生生地问了一句：“谁呀，别过来，我们姐妹俩在换衣裳呢。”

李德威停了步，因为他看见那间云房门开着，他要是不停地走去，非撞个正着不可。

旋即，那脆生生的话声又传了过来：“谁呀，也不答应一声，真是的。”

李德威开了口，他够促狭的：“小伙子。”

人影一闪，云房门口出现了一对儿，衣裳是换好了，一个一身红，一个一身绿，只是扣子还没扣好，雪白的酥胸各露出一大块，头发也还没梳好，篷松松的。

她两个，妙目圆睁，檀口半张，一半儿惊，还有一半儿喜。

“你怎么来了？”

一身红的那位开了口，就是自己扯落衣袖的那位，她年纪略大点儿。

李德威淡然一笑道：“差点儿挨人一顿好揍，我特地来谢谢二位。”

红衣人儿星眸一转，未语先送媚笑：“哎哟，干吗呀，我们姐妹俩不过是为自保，咱们彼此又没怨没仇的，是不？看你这样儿也不像挨了揍，不管怎么说，总是我们姐妹俩的不是，再说好歹我们姐妹俩也是人，进来吧，进来坐坐，让我们姐妹给你赔个不是。”

李德威微一摇头道：“不必了，谢了，记得我说过，男女授受不亲。”

“哎哟”那位绿衣人儿妙目微瞟，秋波轻送开了口：“怎么你这么样个人儿，也这么呆呀，我们女人家都不怕，你一个大男人又怕什么呀，你还会吃亏不成？”

李德威了点头，道：“说得也是，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他迈步走了过去。

这间云房没多大，一张云床，一张小茶几，两把椅子，别的什么也没有了，本来是“纯阳观”，道家修真地，要那么多东西干什么。

云床上放着两件道袍，两顶道冠，李德威在云房就盯上了。

后头传来“噗嗤”一笑：“小伙子，这叫游戏人间，懂不懂。”

带着一阵香风，那红衣人儿擦身而过到了他眼前。

那绿衣人儿还站在李德威身后。

李德威没在意，从云床上收回目光，道：“另三位呢？”

红衣人儿眨动了一下妙目，道：“另三位，谁呀？”

李德威道：“那位假道人，那位信道的瘦高个儿，还有挺身而出，要差点儿揍人的那位。”

红衣人儿一对星眸转了一转，娇笑说道：“哎哟，瞧不出你还挺厉害的，把我们的底儿全摸透了，不行，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先告诉我们姐妹们，你是个干什么的？”

李德威道：“我么，江湖上混饭吃的！”

红衣人儿妙目一瞟，似笑非笑地道：“那你狗拿耗子，管得哪门子闲事呀。”

李德威笑笑说道：“要我不管也可以，我有个条件……”

红衣人儿“哦”地一声道：“你还有条件，什么条件哪，说出来听听？”

李德威道：“要二位爽爽快快的跟我合作。”

红衣人儿突然笑了，跟花儿开似的：“哟，我还当是什么条件呢，原来是让我们姐妹俩跟你合作呀，别的什么都难，只有这一桩不难，要我们姐妹俩怎么跟你合作法儿，你说吧？”

八成儿是她误会了李德威的意思。

李德威也不知道听懂了没有，笑笑说道：“告诉我李自成现在什么地方。”

红衣人儿脸色为之一变，可是旋即她又堆上满脸笑：“哟，你这是干什么呀，现成的好事儿不谈，干吗谈这个呀，我看哪，你就别反穿着皮袄装老羊了，天儿怪热的，小心热着。”

李德威道：“我是跟你说正经的，愿不愿意那还在你们俩，愿意，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不愿意，咱们‘宛平县’走一趟，京师近在咫尺，或是到京里走一趟也可以。”

“哎哟，”红衣人儿吃吃一笑道：“瞧你，干吗呀，怪吓人的，你就这么不解风情么，我姐妹自从那头一眼，心里可就有了你了，这儿是个清静地儿，门儿一闩就更清静了，来吧。”

抬手就往李德威肩上拂。

李德威淡然一笑道：“你看错人了，我不懂也不爱这一套。”

右掌闪电翻上，只一探手便抓住了红衣人儿那欺雪赛霜，柔若无骨的皓腕。

红衣人儿“哎哟”一声皱了眉：“你这是干吗呀，我姐妹是真心，我也是一番好意，你真这么不解风情么，瞧我这腕子，碰一下就能碰出水儿来，你忍心么，你舍得么？”

李德威笑笑说道：“换个人他绝对不忍，也一定舍不得，奈何你碰上的是天生一付铁石心肠的我……”

说着话，他左手往下一捞，又是一只皓腕抓在了手里，那位绿衣人儿踉跄着从他身后到了他跟前。

她看了看李德威道：“我们走眼了，只当你是个初出道儿，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的嫩点子，没想到你这么硬。”

李德威道：“夸奖了，说吧。”

红衣人儿目光一凝，道：“你真没一点怜香惜玉之心么？”

“有，不过那要看对谁，像你们，一身沾满了贼味儿，我要是怜惜你们，那就是对天下百姓：残酷！”

红衣人儿道：“你究竟是……”

李德威道：“李德威，听说过么？”

红衣人儿脸色大变，道：“原来你就是那个杀李将军，使‘鱼肠剑’的什么‘银牌令主’！”

李德威道：“不错，你们的消息传递得挺快的！”

红衣人儿本来鲜红一点的嘴唇儿现在发了白：“你，你要把我们姐妹俩怎么样？”

李德威道：“我刚才说过，那要看你们俩。”

红衣人儿道：“你要找闯王，到闯王的军前……”

李德威摇摇头，道：“我要知道他确实在那儿。”

红衣人儿道：“这……这我们姐妹不知道，要问你去问……”

倏地住口不言。

李德威道：“要问我去问谁？”

红衣人儿没说话。

李德威道：“诚如你刚才所说，你这只腕子嫩得一碰能碰出水儿来，我要是把它废了，今后你可只剩下一只手了？”

红衣人儿机伶一颤，道：“我是真不知道……”

李德威道：“我只问你，要问我该去问谁？”

红衣人儿沉默了一下，一点头道：“好吧，算你狠，我告诉你，有本事你找他去问，就是我们俩那个假师父，那个冒牌老道！”

李德威道：“谢了，他人在哪儿？”

红衣人儿道：“在前观，这儿是后观！”

李德威道：“麻烦二位陪我走一趟。”

拉着两只皓腕转身往外行去。

这座“纯阳观”的确是够堂皇的，一条笔直的青石子小径直通前观，两旁种着树木，围以朱栏，隔开前观后观的那堵上书“无量寿佛”的矮墙上，还有个边儿漆朱红的月形门儿。

李德威刚到月形门，迎面来了个人，正是要揍他的那个壮汉子，一见李德威左拉一个，右拉一个，挺亲热的，怔了一怔，翻身就跑。

李德威跟没看见一样，任他跑。

李德威拉着那两个刚绕过大殿，迎面三个人拦住了他，真道人，黑衣瘦高个儿，还有那壮汉子。

真道人还是一身道装，不过现在不像刚才在“卢沟桥”头那样儿仙风道骨，道貌岸然了。

他一脸惊怒色，望着李德威道：“你这是干什么？”

李德威扫了那壮汉子一眼，笑笑说道：“他刚才想揍我没揍成，我怕他心里不舒服，所以特地送上门来让他了了这桩心愿。”

真道人冷笑一声道：“少在我面前耍这一套，光棍儿眼里揉不进一粒砂

子，说明你的来意吧，我做主，一定让你满意就是！”

李德威道：“那我先谢了！”

抬手把红衣人儿扯前一步，含笑说道：“姑娘，麻烦你替我告诉他一声。”

红衣人儿原本白里透红的一张娇靥，现在一点儿血色也没有了，道：“他，他就是那个使‘鱼肠剑’的‘银牌令主’……”

真道人三个脸色陡然一变，不约而同往后退了一步，可是刹那间真道人又恢复了平静，道：“你怎么知道他是那个使‘鱼肠剑’的‘银牌令主’？”

红衣人儿道：“他自己说的。”

真道人忽然笑了，笑得阴阴的：“他自己说的，我还当你见过他，认出他来了呢，本来嘛，要能认出来刚才在‘卢沟桥’头你就该认出他来了。”

壮汉子一声冷笑道：“这小子往他自己脸上贴金，他要是那个使‘鱼肠剑’的‘银牌令主’，刚才咱们就脱不了身了。”

黑衣瘦高个儿这时候也定过神来壮了胆气，道：“是啊，朋友，光棍儿眼里揉不进一粒砂子，你哪儿生，哪儿长，衣袍子埋在哪儿，是个干什么的，说吧？”

李德威笑笑说道：“我是谁，那无关紧要，信不信也全在你们……”

目光一凝，望着真道人道：“这些人当中，想来以你的身份最高，我右边这位告诉我，你知道李自成的确切所在，我特来问你一声。

真道人脸色变了一变道：“你问这个干什么？”

李德威道：“自然是要找他。”

真道人道：“你要找闯王？凭你也配！”

李德威道：“配不配那是我的事，你的事只是告诉我李自成他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

真道人道：“你以为我会告诉你么？”

李德威道：“我认为你该告诉我，要不然那对李自成将是一大损失。”

真道人道：“你这话什么意思？”

李德威道：“我有一张‘藏宝图’要卖给他。”

真道人怔了一怔道：“你有一张‘藏宝图’要卖给闯王，哼，哼，你把我们都当成了三岁孩童……”

李德威松了那绿衣人儿，探手入怀摸出那张“藏宝图”扬了扬，然后又揣入怀中，旋又抓住了绿衣人儿的腕脉，道：“这张‘藏宝图’是一位朋友送给我的，很庞大的一批藏宝，我一个人没法搬动，所以我打定决心要把它卖给个能搬得动，拿得了的人，这张藏宝图要是落进官家手里，官家至少可以拿它当二年的军饷，要是它不幸落进了李自成手里，李自成可就如虎添翼，更不可一世了。”

真道人道：“我怎么知道这张藏宝图是真的？”

“问得好，”李德威道：“李自成帐下有谋士，他们该看得出这张藏宝图的真假。”

真道人道：“我又怎么知道你所以要找闯王，确是为卖这张藏宝图？”

“刚才那一问问得好，现在这一问就问得愚了，李自成帐下猛将如云，他难道还怕我施诈不成，即使我是施诈，为这么一张藏宝图，冒冒险该也值得。”

真道人目光一转，道：“我告诉你闯王的所在，你给我什么好处？”

李德威笑笑说道：“你只管开出价钱来就是，不过话我要说在前头，等

你告诉了我李自成的所在之后，你得陪着我跑一趟，我不愿意白跑一趟，更不愿意吃亏上当。”

真道人深深看了李德威一眼，一点头，道：“使得，你先把这两个女徒弟放了。”

李德威道：“我不怕你们哪个跑了，不过那要等你告诉我李自成的所在之后。”

真道人冷笑一声道：“有一个我陪着你，你还怕什么？”

李德威微一点头道：“说得也是，我显得小气。”

两手一松，把红衣人儿、绿衣人儿放了。

她两个，双双闪身腾离李德威身侧，叫道：“放倒他。”

黑衣瘦高个儿跟壮汉子腾身要扑。

真道人伸手一拦，道：“别动，他言而有信，我不能翻脸不认帐，你们几个撤回去吧，我带他见闯王去。”

黑衣瘦高个儿跟壮汉子双双刹住扑势，各自看了真道人一眼，半句话没说，转身腾起掠出了“纯阳观”！

那红衣人儿跟绿衣人儿，却是连看也没看真道人一眼，就跟在黑衣瘦高个儿跟壮汉子之后走了。

真道人道：“咱们也可以走了。”

李德威道：“话我说在前头，除非你打算牺牲自己，要不然就老老实实地带我去见李自成。”

真道人阴阴一笑道：“人没有不惜命的，是不？”

李德威道：“你能明白这一点就好，在没去找李自成之前，你先陪我到另一个地方去一下。”

真道人狐疑地看了他一眼道：“另一个地方？什么地方？”

李德威道：“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保证对你丝毫无损就是。”

真道人目光转了一转，道：“抱歉，这不在咱们约定的范围之内。”

李德威道：“这恐怕由不得你。”

真道人冷冷笑道：“我要是不带你去，恐怕你拿我一点办法没有。”

李德威摇摇头道：“你算盘打错了，我要是杀了你，固然我没法子见到李自成，可是李自成也得不到这张藏宝图，我占不了便宜，我也吃不了亏，再说，知道李自成所在的，也不只你一个是不是？”

真道人一对眼珠子转动了一下，道：“你能保证这一趟对我丝毫无损？”

李德威点头说道：“当然，我这个人向来说一句是一句。”

真道人吁了一口气，道：“怪只怪我对那张藏宝图动了心，好吧，我跟你走一趟。”

李德威看了他一眼，道：“走吧，你跟在我身后，如果想要这张藏宝图就乖乖跟在我身后别打歪主意，要不想要这张藏宝图，那自然另当别论，不过那得有把握，懂么？”

他转身往外行去。

李德威带着真道人又回到了“卢沟桥”头。

刚到“卢沟桥”头，迎面走来了凌风，他跟李德威打了个招呼，摇了摇手，什么话都没说就走开了。

真道人拿眼直瞅凌风，可是他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李德威带着真道人在人群里走来走去，不像有一定的目的地，根本就像在闲逛。

他很悠闲，真道人可忍不住了，上前一步道：“你究竟要带我到哪儿去，怎么老在人丛里……”

李德威道：“我都不急你急什么，你看见过天上的鹰觅猎物时的情形么，它一直在半空中盘旋，等看准了猎物之后才敛翅下扑，百发百中，绝不会扑空！”

真道人两眼一睁道：“你在找谁？”

李德威忽然向左前方十几丈外投过一瞥，那儿有一户人家，围着一圈围墙，有个人刚推门进去，他道：“跟我来。”

迈步向那户人家走了过去。

真道人抬眼一看，脸色陡地变了一变，赶上一步伸手拦住了李德威，道：“慢着，你是要……”

李德威翻手反拉住了他的手腕道：“进了那扇门你就知道了，走吧。”

他拉着真道人就走。

真道人起先没说话，等快到那户人家时，他突然叫了起来，扯着喉咙道：“你这是干什么，硬往人家家里闯，我……”

李德威五指微一用力，真道人闷哼一声闭上了嘴。

李德威望着他笑笑说道：“别嚷嚷，那没有用的，除非你点明了，要不然他们一时半会儿不会懂的！”

说话间已到那户人家门口，李德威抬手敲门，那知门没上闩，一碰就开了，李德威笑笑说道：“正好，这样省事。”

拉着真道人跨了进去。

刚进门，迎面走来一人，中等身材，个头儿挺壮，浓眉大眼的，穿着也相当讲究。

他一见门外闯进两个人，一怔停步，道：“你们找谁呀，往这儿乱闯。”

李德威道：“请问，这是不是官差住的地方？”

那壮汉子上下打量了他一眼道：“是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李德威指了指身旁的真道人道：“我抓了个闯贼奸细，这儿要是官差住的地方，我就把他留在这儿，要不然……”

李德威说话之间五指紧扣着真道人的腕脉，防的就是他说话。

真道人是个行家，也是个识时务，知进退的人，他没敢说话。

那壮汉子却脸色变了一变，半天才盯着真道人道：“你是李自成手下的人？”

真道人仍没说话，不知道是因为李德威扣住了他的腕脉，还是这句话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也可以说他根本不知道李德威带他到这儿来的真正目的何在，说是嘛，难断福祸，不承认嘛，身边这个姓李的又明明知道他是李自成的人，所以干脆来个不说话。

那壮汉子冷笑一声道：“说吧，你是哑巴么，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有什么难以启齿的。”

真道人仍没开口，在壮汉子来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句话并不难说，可是对真道人来说，这句话还真难以出口。

壮汉子话锋忽然转了，摆摆手，道：“好吧，你把他留在这儿吧，等我们问问再说。”

李德威道：“让我先弄清楚，阁下是……”

壮汉子一瞪眼道：“叫你把人留在这儿，你就把人留在这儿，罗嗦个什么。”

这要换个别人还真不敢不听他的，奈何他碰上的是李德威。

李德威笑笑摇头说道：“让我把人留下来不难，可是阁下能先让我弄清楚阁下的身份，事关重大，我不能把个闯贼奸细随便交给人……”

壮汉子更凶了，怒喝一声道：“好大的胆子，你要造反了。”

上前一步抖手抽了过来。

李德威道：“别动粗，动粗你占不了便宜。”

他没有抬手出招，却拉着真道人往后退了一步，壮汉子那一掌往他眼前抽过落了空！

这还得了，壮汉子火上浇油，七窍生烟，便要上前一步再打。

里头出来个人，正是刚才带着两个“宛平”县衙役，“卢沟桥”头“排解纷争”那个瘦瘦的中年汉子：“干什么啊，老吴。”

壮汉子退后一步指着李德威道：“这小子把个老道带这儿来，硬说这老道是闯贼奸细，我叫他把人留在这儿，他却非问我的身份不可。”

瘦汉子到了近前，冷冷瞅了李德威一眼道：“又是你啊！”

李德威道：“不错，是我，刚才我说他是闯贼奸细，阁下不信，他见机得早溜了，现在我把他抓来……”

瘦汉子冷笑一声道：“刚才你在桥头闹事儿，那是初犯，我可以饶了你，现在你又跑到这儿来瞎胡闹，这不是存心生事儿是什么，谁是闯贼奸细？我

看你才是闯贼奸细。”

“对，”那壮汉子一点头道：“‘卢沟桥’头纠众闹事儿，扰乱地方安宁，现在又跑到咱们这儿来探虚实，这小子准是闯贼奸细，老刘，咱们把他毙了。”

话落，两个人一递眼色，双双腾身欺了上来。

李德威笑了，摇摇头道：“放着闯贼奸细你们不拿，却反过来拿那拿奸细的人，我看你们不是糊涂得该死便是跟奸细有勾结。”

翻腕托出了他那面“银牌令”，道：“认得这个么？”

“银牌令”就在眼前，哪有看不见的道理？

瘦高汉子跟壮汉子脸色陡地一变，双双抽身暴退，瞪大了四只眼道：“您是……”

李德威道：“我只问你们认得这个么？”

两个人忙点头说道：“认得，认得……”

李德威道：“那么我再问一句，谁是闯贼奸细？”

两个人同时白了脸，瘦高汉子机灵点儿，一躬身，诚惶诚恐的强笑，道：“小的们有眼无珠，小的们该死，小的们不知是令主驾到，还望令主开恩。”

李德威翻腕收起了“银牌令”，道：“站好了听我说话。”

两个人恭恭敬敬答应了一声，垂手站得笔直。

李德威道：“告诉我，‘东厂’派在这儿的人，由谁带班？”

瘦高汉子道：“回令主，厂里只派小的两个人在这儿，没人带班。”

李德威道：“两个人够干什么的……”

壮汉子道：“回令主，小的们带的有‘宛平’县的衙役。”

李德威道：“那么你们告诉我，‘东厂’派你们到这儿来，是来干什么的？”

瘦汉子道：“这个……回令主，当然是缉奸拿贼，防闯贼奸细散布流言，到处破坏的。”

李德威道：“这是你们的职责？”

瘦汉子道：“是的。”

李德威道：“那么，为什么你们听任这人带着党羽在‘卢沟桥’头散布流言，打击民心士气，视若不见，听若无闻？”

瘦汉子低下了头，道：“这个……这个……回令主，小的们没证据，您知道，没证据小的们不敢拿人，万一拿错了，在这当儿奸细们一煽动，那后果更糟。”

李德威淡然一笑道：“你很会说话，你们‘东厂’办案拿人，什么时候要过证据了，我问你，这个人带着他的党羽在‘卢沟桥’头散布流言，只要是从‘卢沟桥’上过的人，没有一个没听见的，这是不是证据？”

瘦汉子头垂得更低了，道：“回令主，小的不敢说不是，只是小的们没亲耳听见……”

李德威双眉一扬，道：“你还敢狡辩，为什么别人都听见了，单你们这防贼拿奸的没听见？”

瘦汉子道：“这个……这……他们见小的们一近就不说了。”

李德威道：“听你的口气，好像你明知道他们在散布流言，也想走近一点去抓证据，却苦于抓不到他们的证据，是不是？”

瘦汉子未假思索，忙一点头道：“回您，是的，正是这样。”

李德威点点头道：“那么我问你，你们穿便服出京又为了什么，缉奸拿贼应该把自己置于暗处，非属必要绝不暴露身份，你们连这个都不懂么？”

瘦汉子道：“这个，这个……”

“还有，”李德威接着说道：“你明知道这个人曾在‘卢沟桥’头散布流言，为什么我把他带到这儿来了你反指我是闯贼奸细，你这是什么居心？”

瘦汉子道：“小的们糊涂，小的们该死，令主开恩。”

他的确机灵，这糊涂二字是李德威说他们的，现在他承认糊涂，糊涂总没那么大的罪过。李德威长叹一声道：“在‘长安’，‘东厂’人勾结满洲奸细，通敌卖国，没想到在这京畿附近又有你们居心叵测，纵容闯贼奸细，大明朝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秋，你们扪心自问，国家、父母，天下众百姓，你们对得起谁，我接掌‘银牌令’，肩负极重救国家之沉沦，续祚祀于一线的神圣使命，断不能容你们这样贪赃枉法，出卖国家，什么话也不要说了，你们北向下跪，自己了断吧。”

两个人机伶一颤齐抬头，惊声说道：“令主……”

李德威神色肃穆，冷然说道：“除非你们敢违抗‘银牌令’，要不然就什么也别说了。”

瘦汉子脸色刹白，霍地转望壮汉子，道：“老吴，你看怎么样？”

壮汉子狰狞一笑道：“咱们要死了，这笔钱谁花去。”

瘦汉子也笑了，笑得好阴：“说得是，拼吧。”

两个人一个旋身同时欺到，四掌齐递，指的全是李德威的要害。

李德威道：“看来我只有代朝廷执法了。”

单掌一翻迎了上去。

尽管是以二对一，奈何他两个那身所学差李德威太多，壮汉子痛呼一声，两腕立折，垂手往后退去。

任何人都能饶，唯独卖国贼不能饶，李德威跟上一脚踢了出去，正踢在壮汉子小肚子上，上步，踢翻一气呵成，快得令人目不暇接。

瘦汉子机灵，一见李德威向壮汉子下手，他沉腕撒招，转身就跑，还挺快的，一转眼就出了丈余。

李德威左手探腰，只一抖，匹练飞出，寒光一闪没入瘦汉子后心，瘦汉子连叫都没来得及叫便冲出两步爬在了地上，他那背心露着一段剑柄。

不过举手投足间，两个“东厂”密探已血溅尸横。

真道人白了脸，道：“你出手好狠啊。”

李德威缓缓说道：“对这种人，我向不留情！”

突然间挂落两行热泪。

真道人呆了一呆旋即冷笑说道：“你这不是猫哭耗子假慈悲么……”

李德威神色木然道：“我哭的是大明朝。”

真道人面有异色，把头低了下去。

李德威道：“你也是大明朝的子民，不是么？”

真道人抬起了头，脸色有点白，道：“没事了吧，咱们可以走了。”

李德威摇摇头，道：“不忙，现在你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我所以找闯贼，是为了擒贼擒王，杀闯贼以谢天下，不过你要是带我去见闯贼，你就有机会得到这张藏宝图，利害你自己盘算，我不勉强。”

真道人缓缓说道：“我带你去。”

李德威微一点头道：“那好，咱们走吧。”

迈步走向那瘦汉子，俯身拔起了那把鱼肠剑，一股鲜血随剑尖涌出，刹时流了一地。

李德威带着真道人走出那户人家的时候，他看见了凌风，还有几个普通人打扮的，一看就知道是“穷家帮”好手的年轻人。

“穷家帮”年轻一辈好手接了“东厂”的“防”。

有这批生力军接防，该比“东厂”那些人强上十倍，至少他们不会通敌卖国！

李德威很放心的走了！

真道人带着李德威到了“彰德”，那高高的城门楼上已经换了旗帜，斗大的一个“李”字随风飘扬着，城门口站的全是贼兵，耀武扬威，不可一世。

李德威看得心里一阵阵刺痛，他道：“闯贼现在‘彰德’？”

真道人话说得不大好听：“不在‘彰德’我也不会带你到这儿来了，我拿自己的命闹着玩儿？”

闯贼近在咫尺间，杀一闯贼，天下太平，李德威忍了，他摊开了右手，右掌心有小纸条，长短不过两指，上头只写了两个字：“彰德”！

他道：“幸亏你没有骗我。”

真道人两眼一直，道：“这是……”

李德威道：“朋友给我送的信儿，在‘宛平’就递到了我手里。”

真道人直发怔，半天没说出话来。

李德威道：“咱们怎么进城？”

真道人定了定神道：“到了这儿就看我的，有我在你还怕进不了城！”

看看天色，日头已然偏了西，李德威道：“天快黑了，咱们进城吧，话说在前头，万一我露了行藏，守城的这些人奈何不了我，你可得赔上一条命。”

他说的这是不折不扣的实情实话。

真道人心里也明白，当即说道：“你放心，我还想用那张藏宝图邀功呢。”

李德威淡然一笑道：“那是最好不过，走吧。”

两个人刚要迈步，身后传来了一阵叮当铃声跟得蹄声，随听一个清脆悦耳的女子话声叫道：“二位请等等，二位请等等。”

两个人扭头一看，只见路上驰来一匹混身漆黑的小毛驴儿，上头坐着一个年轻女子，一身粗布衣裤，可挺合身，头上包着块布，怀里抱着一个小包袱。

她，长得皮白肉嫩，挺清秀，可是那娇嫩的脸蛋儿上偏偏抹得东一块灰，西一片黑的，一看就知道是有意抹上去的。

李德威心里想，八成儿是逃难的，可是转念一想又觉不对，逃难应该往平安清静地儿去，怎么反投到贼窝来了。

心念正转动间，那匹小毛驴儿已然来近，年轻女子喝住了小毛驴儿跳下了地，没说话先窘迫一笑：“二位可是要进城去？”

真道人一双眼直在她身上上下下打量，神色冷冷的，没答理。

李德威微一点头道：“不错，姑娘是……”

年轻女子低了低头，有点羞涩，道：“我也要进城去，我家亲戚在‘彰德’，听说城破了，我来看看他们，可是我一个单身女子怕进不了城，想跟二位做个伴儿……”

她没再说下去，两眼直望着李德威，一脸的企求色。

李德威心中不忍，想点头，可是事实上到了这儿他又做不了主，只有转望真道人问了一声：“行么？”

真道人冷冷说道：“不多她一个。”

年轻女子两眼一睁，简直不知道怎么好了：“谢谢道长，谢谢道长……”

转过脸来又道：“也谢谢你。”

李德威道：“姑娘不用客气，走吧！”

他两个迈步往前走，年轻女子拉着她那匹小毛驴儿，提着她那小包袱就跟在后头，她那一双眼上下直打量李德威。

走着，走着，她突然上前一步，道：“这位道长上下怎么称呼呀？”

真道人冷冷地道：“贫道玉虚！”

年轻女子道：“原来是玉虚道长，这位贵姓啊？”

她转过脸来又问了一句！

李德威道：“我姓李。”

年轻女子两眼一睁道：“真巧啊，我也姓李！”

看她那模样儿，像个没心没肺的，“彰德”有她的亲戚，她像一点儿也不关心亲戚的死活。

说她不关心像又冤枉了点儿，不关心她不会往贼窝里跑，兵荒马乱的时候往贼窝里役，一个单身女子，什么事儿碰不上？

李德威暗暗皱了皱眉道：“姑娘从哪儿来？”

年轻女子道：“我从‘大名’来，二位呢？”

李德威没答她的问话，道：“在这时候，姑娘一个单身女流，实在不该到这儿来。”

年轻女子低了低头，道：“谢谢你，我知道，可是‘彰德’有我们一家亲戚，我家除了我娘就是我，总不能让我娘来啊。”

这话说的也是。

李德威还想再说什么，眼前却已然到了城门口，三两个持枪挎刀的贼兵拥了上来，真道人抬手亮出一物，那是块两三寸见方的铜牌，上头除了一个篆写的“李”字之外什么也没有。

那三四个贼兵马上停了步，最前头一个贼眼灼灼，先看看李德威，又看看那年轻女子，道：“这两个都是一路的？”

李德威什么大阵仗没见过，自然是镇定得很。

那位姑娘可有点紧张，刚才还有说有笑的，现在脸都有点白了。

李德威心里好生难受，他盘算好了，只要真道人有一点异动，他毙了真道人带着她就走。

真道人那里点了头，道：“不错！”

那贼兵一咧嘴道：“老大哥，下回带男的别带女的了，你这不是诚心馋人么，进去吧，进去吧。”

贼兵们都笑了。

真道人股上却一点表情也没有，带着李德威跟那位大姑娘就进了城。

那位大姑娘还真怪，一进城门马上就跟个没事人儿似的，瞪着真道人跟李德威道：“没想到两位竟是……”

这个误会可大了，李德威是头可断，血可流，绝不愿沾一点儿贼味儿，当即截口说道：“他是，我不是。”

大姑娘听得一怔，道：“道长是，你不是？那你怎么……”

李德威道：“这跟姑娘没关系，姑娘不用问了，赶快去看看姑娘那家亲戚去吧。”

大姑娘没再问，诧异地看了李德威两眼，千恩万谢地跳上小毛驴儿走了。蹄声银铃声都听不见了，李德威道：“咱们两人之间的事怎么办？”

真道人冷冷说道：“那就要问你了。”

李德威道：“我巴不得马上找到李自成！”

真道人道：“我也巴不得把那张藏宝图拿到手。”

李德威道：“你漏说了一样。”

真道人道：“哪一样？”

李德威道：“我这条性命。”

真道人嘴唇牵动了一下，道：“你倒真是个明白人。”

李德威道：“不怕我先杀了你么？”

真道人道：“说句话你也许不相信，要是没有我，你永远别想见闯王，眼下‘彰德’千军万马，要武士有武士，要猛将有猛将，试问你能闯过几重？这种事硬的不行，非得有个人逐一开路架桥不可。”

李德威道：“话倒不失为两句实话，只是我不以为你会让我带着这张藏宝图，大摇大摆的去见李自成，这是很明显的！”

真道人霍地转过脸来，道：“那么你打算……”

李德威淡淡地笑笑说道：“我打算先杀了你。”

真道人一怔，道：“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

李德威道：“你看我像是跟你开玩笑么，即使我要开玩笑，那也要看对象，你算不上我的朋友，是不？”

真道人脸色变了：“你跟我事先说好了的……”

李德威道：“我这个人一向说一句是一句，不过对你是例外，因为你是贼寇，我要是对你也讲一个‘信’字，那就是对大明朝不忠，对天下百姓不义，何况你在许诺的当初已经有了食言背信之心，处在这种情势下，我为求达到目的，不得不过来个先下手为强……”

他话刚说到这儿，真道人突然腾身掠起，往街道一旁窜去。

李德威没立即出手，跟着他掠了过去，眼看着他掠进了一条黑胡同里才抬手一指点了出去。

道人砰然一声摔在了黑胡同里，没见他再起来！

“彰德”有客栈，不但有，而且为数还不少。

只是，这时候“彰德”的客栈已经是十家九空了，别说客栈没人住，就连开客栈的也早不知跑哪儿去了，兵荒马乱，流寇陷城，烧杀劫掠，无所不为，顾什么都没顾性命要紧，劫后的“彰德”，房子倒的倒，毁的毁，街上偶尔还可以看见一两具伏尸，满目凄凉，让人心酸。

可是，在这种情形下，偏偏有一家客栈仍开着门儿，招牌还有，挂的是“五福客”三个字，那个“栈”字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也偏偏有个人住店，那是个很俊的年轻人。

客栈里只住进这么一个客人，掌柜的有点诧异，也难怪，这时候还有人住店。

过了一会儿，掌柜的更诧异了，瞪着眼，张着嘴，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他记得那位客人进门的时候，是个挺俊挺俊的年轻人，也只他一个，这是绝错不了的。

可是过了一会儿之后，有个人从里头经过柜台出了客栈，是个肤色黝黑的中年人，穿一件黑袍。

“彰德”城西，有一座很大很大的大宅院，“彰德城”的房屋毁了十之六七，这座大宅院片瓦都没少。

高高的门头，丈高的围墙，里头树海森森，露着几角飞檐狼牙，看上去相当深沉，相当气派。

门口两盏大灯，照耀得十丈内纤细毕现，从石阶下那一对大石狮子往上去，一直排到石阶最上一级，两边各站着四名挎刀黄衣壮汉，一个个站在那儿跟泥塑木雕的一般，一动不动。

再顺着围墙往两边看，或灯光下，或夜色里，隔不几步就是一个挎刀黄衣人，手抚刀柄，如临大敌。

这些挎刀黄衣人一共有几个，没法数，因为照这种情形着，不只前头有，后头也一定有，后头有围墙挡着，看不见。

这座大宅院两扇朱漆大门敞开着，但是绝少有人进出，半天看不见一个人，而且这一带也空荡寂静，一个行人也看不见！

可是，突然，这座大宅院前来了个人，是个肤色黝黑，身穿黑袍的中年人，他对着这座大宅院两扇大门迈着大步笔直地走了过来。

马上惊动了那些挎刀黄衣人，站门的八个没动，围墙边上窜过来两个，人没近先一声沉喝：“站住，干什么的？”

黑袍中年人停了步，两个挎刀黄衣人双双落在了他眼前，左边一声暴喝说道：“找死么，这是什么地方你乱闯……”

黑袍中年人两眼一翻，冰冷说道：“别嚷嚷，看看这个。”

他抬手翻腕，掌心上握着一样东西，那是一块小小的铜牌，上头篆写着一个“李”字，映着大门口射来的灯光闪闪发亮。

两个挎刀黄衣人一怔，态度马上变了，左边一个马上赔笑说道：“原来是自己人，你到这儿来是……”

黑袍中年人缩手收回那面铜牌，道：“我有机密大事，要回禀王爷。”

右边那名黄衣人道：“都这时候了，王爷早睡了，你怎么不早来！”

“好话，”黑袍中年人道：“能早来我不就早来了么，无论如何我要见王爷，你们两个哪一个给我进去通报一声。”

右边那名黄衣人皱眉说道：“你这不是要我们的命么，王爷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一上床，谁敢往近处走一步。”

黑袍中年人冷冷一笑道：“别忘了，要误了这件事，你们照样是死路一条。”

左边那黄衣人苦着脸道：“这……”

右边一名黄衣人截口说道：“这样吧，我们俩进去给你找王爷的护卫领班禀报一声去，有什么话你跟他说，让不让你见王爷，也由他，你门口等会儿。”

偕同右边那黄衣人转身往回走去。

黑袍中年人随后迈步，到了门口，他停在石阶上，那两个黄衣人看了黑袍中年人一眼，突然低低问道：“喂，老兄，外头的情形怎么样？”

黑袍中年人看也没看他，冷冷答了一句：“不知道。”

那黄衣人一怔，道：“我是问‘北京城’好不好打？”

黑袍中年人又冷冷地答了一句：“不知道。”

那黄衣人又复一怔，道：“你是从哪儿来的？”

黑袍中年人道：“从来处来的。”

黄衣人刹时明白了，眼前这位不是什么都不知道，而是严守机密，一个字不肯轻泄。

他知道，再问下去不但是白问，而且是自讨没趣，只有把脸转了过去。

他刚转过脸，里头步履响动，那两个黄衣人并肩走了出来，往里一偏头道：“进去吧，里头等着你呢！”

黑袍中年人一声没吭，迈步踏上石阶。

这座大宅院的确够大的，进门过影壁，是前院，单这前院就比一般人家的前后院加起来还大上一倍。

两旁边都是平房，黑忽忽的两排，没有一点灯火，院子里也没有一棵树。

往后看，后院里到处是树，枝叶十分茂密，偶尔可以看见一两点灯光。

前院的正中央，一前二后站着三个人，清一色的腰佩长剑黄衣人，装束打扮，跟当日的厉三绝一样。

后面两个长得白净，年纪都在卅以上。

前头一个是个瘦高个儿，四十上下年纪，凹眼高鼻梁，模样儿有点阴沉，唇上还留着两撇小胡子，神态有点像厉三绝那个留着小胡子的主人，可是远比厉三绝那主人阴沉，而且一双眼神也比厉三绝那位主人足。

黑袍中年人近一丈停步，举手抱了抱拳。

小胡子阴沉地上下打量了他一眼，道：“你是……”

黑袍中年人抬手又亮出了那块铜牌。

小胡子看也没看一眼，道：“他们已经告诉我了，我问的是你的姓名。”

黑袍中年人道：“王武，三横一竖王，文武的武。”

小胡子道：“从哪儿来？”

黑袍中年人王武道：“‘宛平’！”

小胡子目光一凝，道：“有什么机密大事要见王爷？”

王武道：“贾爷在‘宛平’得了一样东西，要我送到‘彰德’来呈交王

爷，而且有些机密消息……”

小胡子道：“谁是贾爷？”

王武道：“我们一个带头儿的。”

小胡子道：“他让你送来的是什么东西？”

王武道：“一张‘藏宝图’！”

“‘藏宝图’？”小胡子两眼之中掠过一丝讶异神色，道：“让我看看。”

王武探怀摸出了一卷羊皮，道：“这就是‘藏宝图’？”

小胡子伸手要去接，王武手往回一缩，道：“我奉贾爷之命，这张‘藏宝图’要面呈王爷。”

小胡子脸色变了一变道：“这么重要么？”

王武道：“这张‘藏宝图’要是落入明军之手，他们至少可以充当两三年的军饷，重要不重要，这已经够明白的了。”

小胡子深深看了他一眼道：“姓贾的从哪儿弄来的这张‘藏宝图’？”

王武道：“贾爷从一个‘穷家帮’弟子手里得来的，是‘太原’傅青的，后来傅青给了一个姓李的，姓李的又托‘穷家帮’往京里送，可巧让贾爷无意中截下来，贾爷怕他们出动高手再夺回去，所以差我连夜送来‘彰德’！”

小胡子两眼微睁，阴阴一笑道：“‘太原’傅青有张‘藏宝图’这件事我知道，那个姓李的我也久仰，只是，这张‘藏宝图’转来转去竟会落在你们手里，可大出我的意料之外！”

王武道：“这也是运气，我们贾爷原先并不知道那‘穷家帮’要饭的身上带着这张‘藏宝图’！”

小胡子微微点了点头道：“他的确走运，这张‘藏宝图’要是往王爷手里一交，姓贾的他怕不马上就平步青云，身价百倍……”

顿了顿道：“你一定要见王爷？”

王武道：“贾爷是这么交待我的，而且这件事事关重大，万一出点纰漏，我担不起这个责任。”

小胡子沉吟了一声，微一点头道：“好吧，你跟我来，我给你禀报一声试试看，我可不敢说王爷一定会见你！”

转身带着两个佩剑黄衣人往后行去。

王武迈步跟了上去。

后院比前院略小一点，可远比前院美，那后院林木之中，亭、台、池、榭一应俱全，夜色有一种迷蒙的美。

整个后院只有一两处有灯光，其他的地方都黑忽忽的，一个生人跑进这后院来，要想在这后院找个人，还真不容易。

小胡子带着王武进了紧挨后院门口一间亮着灯的精舍，精舍里的摆设相当考究，不亚于当朝王侯家，看那摆设，一看就知道是个待客的所在，地而后院，招待的还不一定是近客。

小胡子道：“你在这儿坐坐，我这就去见王爷去，是在这儿接见还是在别处不一定，王爷见不见我也不敢说，王爷的脾气你或许不清楚，我可是明白得很！”

转眼望向两个佩剑黄衣人，道：“这位辛苦，你两个给倒杯茶，陪着聊

聊。”

交待完之后，他扭头出了精舍，很快地消失在外头迷蒙的夜色，让人根本摸不清他往哪儿去。

两个佩剑黄衣人一左一右走了过来，一个倒茶，一个端茶，让王武坐下，把茶送到了他面前，端茶的黄衣人道：“我姓刘，他姓秦，我们俩都是江南绿林出身，早年就一块在江湖上跑了，王兄是……”

王武道：“我没投效王爷以前在‘辽东’！”

姓刘的黄衣人道：“听说‘辽东’是个好地方，可惜我们俩没去过，现在走不开，等王爷打下‘北京’，定了天下之后说什么也得找个机会到‘辽东’跑一趟！”

姓秦的黄衣人道：“别瞎扯了，王兄一路辛苦，让王兄喝口茶吧。”

姓刘的黄衣人赧然一笑道：“净顾着聊，我都忘了，王兄请。”

他抬了抬手。

王武跑了这么远的路，滴水未进，还真有点渴了，当即端起茶杯道：“二位也喝点儿。”

姓秦的黄衣人道：“别客气，王兄请吧，这儿是王爷待客的地方，我们俩还真不够格喝这儿的茶。”

王武笑了，他人黑，一口牙白得出奇：“二位客气了。”

举杯就唇，他就要喝。

姓刘的跟姓秦的两个人眼里闪漾起一丝奇异的光彩！

就在这时候，王武突然把茶杯放了下来，不过他仍拿在手里，目光一扫，道：“刚才听二位说，二位都是江南绿林出身？”

姓刘的跟姓秦的忙定了定神，一点头，齐声说道：“不错。”

王武道：“二位跟师盗王有渊源么？”

两个人脸色都一变，姓刘的黄衣人道：“王兄是自己人，不瞒王兄，我们俩原跟着师南月，有一回做买卖各往腰里塞了点儿，也不知道怎么让他知道了，他要摘我们俩的瓢儿，我们俩不能再在江南呆下去了，于是就双双离开江南投到了王爷麾下。”

王武摇摇头道：“师南月也真够小气的，他一只手能托起天来么，大伙儿为他卖力卖命，有的时候塞起点儿又算得了什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

姓刘的黄衣人道：“说得就是嘛……”

姓秦的黄衣人道：“王兄请喝茶，咱们一边儿喝一边聊。”

王武点头应了一声，手却没动：“现在的日子比以前好过，师南月不能跟王爷比，只等王爷打下了‘北京城’，定了天下，那还不是论功行赏，有福同享……”

姓刘的黄衣人一点头刚要说话。

王武话锋忽转，道：“那位怎么一去这么久，王爷究竟住在那儿呵？”

姓刘黄衣人脱口说道：“就在北边儿，王兄……”

王武忽然放下了茶杯站了起来，道：“机密大事耽误不得，再说我还得连夜赶回去，二位坐坐，我看看去。”

他是说走真走，迈步就往外走。

姓刘的跟姓秦的两个人窜起来一个箭步到了门口。

姓刘的黄衣人带笑说道：“王兄这是开我们的玩笑，后院怎么能乱走！”

王武笑笑说道：“不走怎么行，你们不让我见李自成，只有我自己去找了，不管怎么说，那杯下过药的茶我是不会喝的。”

两个人脸色大变，手往上一抬就要拔剑。

可惜他两个没一个比王武快的，他两个手刚摸上剑把子，王武的一根指头已然到了他两个胸口，胸口上跟挨了一下千斤闸似的，眼一黑，气一闭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王武笑了笑，一步跨出了精舍！

一道金芒破风之声从身左袭到。

那是一把长剑，灵蛇一般直指左肋！

王武一步退向后去，长剑擦身而过落了空，他一脚踢出，一声闷哼那把长剑化为一道匹练射往院子里，同时一条黄影飞一般地跟了过去。

王武道：“这种身手还想暗算人，真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他迈步往前，两步便跨出了廊檐！

灯光闪起，十几道明亮灯光从四面八方射到，立即罩住了他。

王武机灵得很，一个转身折回廊檐下，一手一个抓起了那姓刘姓秦的黄衣人。就在这时候，破空之声大作，一缕缕的乌芒满天花雨般飞到。

王武把两个人往身前一举，“噗”，“噗”之声不绝于耳，那数不清的乌芒全打在了姓刘的跟姓秦的身上。

可怜他两个人在昏迷中，连叫都没能叫一声！

那袭来的乌芒只是一阵，一阵过后马上就静寂了，灯光晃眼，王武根本看不见院子里有多少埋伏，好在有两个挡箭牌护身，他并不怕暗器偷袭，当即举着两个人行了出去。

只听一声冷喝传了过来：“站住！”

王武听得正是那小胡子的声音，您停步笑笑说道：“怎么样，你们王爷看不见我？”

小胡子冷笑一声道：“你是做梦，说，你究竟是干什么的？”

王武笑笑说道：“让我先问问，你们在茶杯下了药，分明早就看破了我了，你们是怎么知道……”

小胡子冷哼一声道：“你拿的那块铜牌是贾云的，有人看见贾云跟一男一女进了‘彰德城’，你却说贾云差你从‘宛平’连夜赶来‘彰德’……”

王武一笑说道：“原来如此，我明白了，现在让我告诉你我是个干什么的，我是个惩奸除恶，诛寇杀贼的。”

话落，腾身，双腕一抖，先把姓刘的跟姓秦的两具尸体抛了出去，然后他电一般地跟了过去，人在半空中，“鱼肠剑”已然出了鞘，他听声辨位，已经知道小胡子站在哪儿了。

一声惊喝，冷电般几道匹练疾闪，一起卷向了王武。

王武沉腕劈下，“鱼肠剑”冷芒一闪，血雨腥风，两个黄衣人倒了地，他已脱出了灯光照射，小胡子就在他身右不远处，长剑抖出两朵剑花，奇快如风！

王武鱼肠剑一抖，一剑逼开了小胡子的长剑，腾身而起，扑向正北。

暴喝陡起，两条黄影从他身前不远处暗隅中窜起，两柄长剑半空中硬截过来。

王武身躯忽地一沉，带着一阵轻风从他两个脚下掠过，两条黄影从半空中一头栽下，拦腰各中一剑，谁也没看清这位王武是怎么出手的。

后院北面一排三座小楼，都在茂密林木中，王武暗中咬牙，仗剑扑向居中一座。

居中一座小楼本是黑忽忽的，王武刚近，突然灯光大亮，齐射过来，照得王武两眼猛地一黑。

就在这时候，身前破空之声响起，身后也传来金刃破风之声，这位王武久经大敌，毕竟是够镇定的，他往下一爬，一个滚翻往前滚去。

身后响起了两声惨呼，小楼上射出的暗器全打在蹑后偷袭的两个黄衣人身上。

这当儿王武已滚近小楼，腾身拔起，直向楼头，“鱼肠剑”一挥，两个黄衣人首当其冲，还没来得及出剑便身首异处，鲜血狂喷。

王武闪身进了小楼，小楼上灯光明亮，一眼可以打到底，敢情除了刚才毙命那两个黄衣剑手之外再没一个人影。

王武毫不迟疑，横身一掠又上了东边那座小楼。

东边这座小楼里没灯，可是凭他的听觉，他听得出这座小楼里空无一人。

他没有多停留，腾身扑出，在中间那座小楼上略一借力，又扑进了西边那座小楼。

这座小楼比东边那座小楼离中间那座小楼近些，中间那座小楼上的灯光可以照得到这座小楼，小楼里的一几一椅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他怔住了，这座小楼也是座空楼。

楼下，小胡子的话声传了上来，好阴：“姓王的，你白跑这一趟了，我们既然早就看破了你，岂会让王爷还留在这儿？这座小楼已经被我们团团包围上了，除非你两肋生翅，否则你别想活着出去，要想活命只有一个办法，把那张‘藏宝图’交出来。”

灯光闪了几闪，四面八方几道明亮灯光先后射了上来。

小楼上更亮了。

王武明白，他只一暴露在灯光下，马上会受到各方来的袭击。

他站在楼里没动，道：“我人是假的，你相信‘藏宝图’是真的么？”

小胡子一阵阴笑道：“这个么，我宁愿信其真，不愿信其假。”

王武道：“那是最好不过，你上来拿吧。”

小胡子阴笑说道：“你把我当成了三岁孩童，你要是有心拿那张‘藏宝图’换取你的性命，把那张‘藏宝图’丢下来。”

王武笑道：“你岂不也把我当成了三岁孩童？我要是把这张‘藏宝图’丢下去，只怕我就保不住我这条命了。”

小胡子冷哼一声道：“那由你了，处在这种情势下，恐怕你只有听我的……”

王武朗笑一声道：“你真以为你这种阵势能困住我么？”

小胡子道：“你何不试试看。”

王武道：“告诉我，李自成藏到哪儿去了？”

小胡子道：“你以为我会告诉你么。”

王武暗暗一声冷笑，刚待再说，只听一阵杂乱人声传了过来。

他明白了，“彰德”的贼兵到了。

他也明白，李自成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一时半会儿要想找李自成，那绝不是件容易的事。

这么干耗着，要是让四下的兵马围住了这座大宅院，他们的强弓强弩绝

不在少数，出是可以出得去，不过那要比他们没围住这座大宅院，没布署好之前走要麻烦得多。

事不宜迟，一念及此，他腾身一扑，破空掠去。

叱喝声中两柄长剑迫了上来，可是他们是从地面腾身，王武是从小楼上拔起，他们远不及王武窜得高，还差两三丈便力尽势竭落了下去。

王武一掠数丈，落身在一处高高的屋脊上，只一借力，腾身又起，行空天马般往外掠去。

下头的人喊了起来，声音震动云霄。

蓦地——

“没用的东西，人走远了，嚷嚷有什么用。”

有人说了这么一句。

是个冰冷的女子话声。

这句话就跟一声脆雷似的，马上把那震天的喊声压了下去，刹时间一片寂然，鸦雀无声。

那冰冷女子话声又起：“派人给我搜捕，懂我的意思么？”

只听那小胡子恭谨说道：“回郡主，属下省得。”

那女子冷哼一声，不再说话。

那郡主究竟是谁？

李德威一口气奔到了西城边缘。

城墙下一条浅的清溪，流水淙淙，悦耳动听，小溪旁长满了丛丛芦苇，都有人高。

李德威爬下身去一头插进了溪水里，溪水清凉，能让人头脑为之一醒。

等他抬起来时，他已经变了一个人，恢复了他那英俊的本来面目。

他够懊恼的，费尽了心机，却功亏一篑，白跑了一趟！

举起衣袖一擦脸，猛力一甩，“鱼肠剑”笃地一声插在了身左一棵树干上，剑身全进去了，只留剑把子在外头，还在抖。

他一挪身到了树下，一下坐了下去，往树干上一靠，直着眼发了怔。

怔着，怔着，忽然他有所惊觉。

一阵轻微异响从身左几十丈外传了过来，像步履声，而且有点杂乱，似乎不只一个人。

李德威抬手抽下了“鱼肠剑”，转眼望去，只见一个高高的黑影在向这边缓缓的移动着。

李德威目力超人，他马上看出那是一人一骑。

这么深的夜，是谁骑着马在城根儿下逛？

他的心念刚动，一个低低话声传了过来，是个女子话声：“小黑儿，咱们进城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人生地不熟，咱们上哪儿去找舅舅去？只有先在外头将就一宵再说了，兵荒马乱的时候，谁也不肯让咱们借宿，客栈也都关了门，你说怎么办，难道叫咱们睡荒郊野地不成？”

顿了顿，话声又传了过来：“跑了这么远的路，我知道你累了，别急，咱们马上就能找到歇息的地方了，即便是荒郊野地，咱们也得找个安稳舒服地儿，要不然让贼兵发现了咱们俩都惨了，知道不？再忍会儿啊？好乖。”

话声柔婉甜美，但听来却令人心酸。

这不是那位……

李德威心里一跳，就要往上起站，只见那匹小黑驴突然停步不走了，随听那甜美柔婉话声又传了过来：“噢，小黑，你怎么不走了，这儿不行啊，这儿都是荒郊野地，怪怕人的，不是咱们歇息的地儿，走吧，小黑，咱们往前找找去。”

她说她的，那匹小黑驴儿就是不动。

只听她一声“哦”惊声说道：“我明白了，前头有人么，是谁？”

李德威马上也明白了，敢情那匹小黑驴是发觉前头有生人，所以不再往前走了。

牲口性灵，感觉往往比人都灵敏。

李德威站了起来，把“鱼肠剑”往怀里一藏，扬声说道：“姑娘，是我。”

那匹小黑驴惊叫了两声，四蹄移动，往后退去。

随听那位姑娘惊声问道：“你，你是谁？”

李德威道：“我姓李，跟姑娘一块儿进城的。”

遥遥传来大姑娘一声轻“哦”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下去，惊魂定了：“是你啊……小黑，别怕，是熟人，不是贼兵，这时候在这地方能碰见一个朋友还不好么，走吧，咱们快过去见见李大哥去！”

一声“李大哥”听得李德威心里泛起一种异样感受，杨敏慧也叫他“李大哥”，如今杨敏慧却不知道远在何方，山水相隔，想见一面都不能。

他这里心念正动，大姑娘好不容易拉着她那匹小黑驴挨到了跟前，回过身在驴头上轻轻打了一巴掌：“跟你说是熟人儿你不信，看看是不是，累死我了，累得我一身汗，吃点草一边儿歇息着去吧。”

她松了小黑驴，小黑驴却没跑，想必它已经看清楚，眼前确是熟人。

大姑娘回过头来赧然一笑道：“你差点儿没把我跟小黑吓死，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儿啊，你那个道士朋友呢？”

李德威没答反问，道：“姑娘不是找亲戚去了么，怎么也跑到城根儿这荒郊旷野来？”

大姑娘眨了眨眼，长长的两排睫毛一阵翕动，道：“跑了大半夜，我都累死了，咱们坐下来说话好么！”

李德威一步跨离大树，道：“姑娘这边儿坐吧，可以有个靠头儿。”

大姑娘深深地看了他一眼，道：“李大哥，你真好，谢谢你。”

她走到树旁矮身坐下，往树干上一靠，轻轻地吁了一口气，看模样她混身上下没一处不舒服：“虽然是骑着小黑，走了那么远的路，又在城里转了大半夜，可也够累的，一个女儿家，人生地不熟，大黑夜里没地儿去，怕得都想哭，没想到在这儿会碰见李大哥，这下总算安心了，八成儿是老天爷看我可怜……”

说着，说着，冲李德威抿嘴儿一笑。

她长得不算美，可是笑起来十分动人，此时此地能遇见一个不沾贼味儿的人，也让人有一种亲切感，所以这一笑笑得李德威心头怦然一跳。

她却没在意，事实上她并没有发现李德威心里的感受，当然了，她怎么能看到李德威心里去？

只听她接着又道：“李大哥问我为什么大黑夜里一个人跑到这荒郊野地的城根儿来？”

李德威道：“记得姑娘告诉过我要去看亲戚……”

大姑娘道：“是啊，可是进城的时候天已经晚了，我不知道我那家亲戚住哪儿，又没处打听，只好等明天了，‘彰德城’的客栈都没了人，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在街上又怕碰见贼兵，所以只有跑到这荒郊旷野来找个安稳地儿将就一夜了。”

李德威摇摇头，道：“姑娘可真胆大！”

“我胆大？”大姑娘苦笑一声道：“真是天知道，骑在小黑背上，心里只打哆嗦，都快哭了，可是又能怎么样，只好硬起头皮咬紧牙了！”

也是，一个不会武的单身女子，处在这种情形下，能有几个不害怕的！

李德威心里有些不忍，沉默了一下道：“姑娘不知道令亲戚住在什么地方？”

“是啊，”大姑娘苦着脸，那模样儿看着让人心疼：“要知道不就好了么，我要是知道我舅舅住哪儿，说什么也不会大黑夜里往这儿跑了，不过话又说回来，我要是知道我舅舅住哪儿，没往这儿跑，也不会碰见李大哥了，你说是不？”

听她的口气，她好像很愿意碰见李德威。

李德威能说什么？他只有这么道：“只希望姑娘能平安度过这一夜，明天赶快打听出令亲的住处。”

大姑娘眨了眨眼，道：“跟李大哥在一起，还怕不能平安度过这一夜么，一定能，我看得出，李大哥会武，而且有一身好武艺。”

大姑娘慧眼独具，好眼力。

李德威笑笑说道：“姑娘高估我了，我不过会一些花拳绣腿，庄稼把式。”

姑娘直愣愣地望着他道：“李大哥客气，我这双眼不会看错的，我一眼就看出李大哥跟常人不同，我却又说不出……”

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笑说道：“我嘴笨，李大哥别见笑。”

姑娘他才真是客气。

李德威道：“好说……”

大姑娘看了看他道：“李大哥怎么也一个人在这儿？你那位朋友呢？”

李德威沉默了一下道：“他不是我的朋友，他是李自成贼党，我是大明朝的子民，汉贼不两立，水火难相容，他怎么会是我的朋友！”

大姑娘眨了眨眼道：“我看李大哥也不像贼党一路，只是李大哥怎么跟他在一块儿？”

眼前是个好人家的女儿，别说没什么，就是有什么，李德威也不怕她，李德威没瞒她，把“宛平”缉奸，以“藏宝图”为饵，诱真道人带他到“彰德”来击杀李自成的经过大概地说了一遍。

静静听毕，大姑娘睁大了一双眼，直”“原来是这样啊，我说李大哥怎么会跟贼党在一块儿，李大哥真是个大英雄，一行惊天地，一念泣鬼神，足可上比刺秦王的荆轲，令人好生敬佩，虽功亏一篑，也足以惊破贼胆了，我就看出李大哥是个不凡的人物，果然不错。”

李德威淡然一笑道：“姑娘夸奖了。”

大姑娘道：“贼党可也真够机警的，竟能看破了李大哥的行藏，这一来再想找李自成恐怕就麻烦了。”

李德威点了点头道：“姑娘说得是，打草惊了蛇，再想找这条毒蛇谈何容易，李自成帐下不乏猛将，左右不乏能人，要想刺杀他除非近他的身，要不然……不管怎么说，李自成是罪魁祸首，如今天下大乱，京城危在旦夕，不杀李自成无以消弭这场贼乱，不杀李自成无以安定天下，不杀李自成无以拯救亿万生民于水火，无论如何我要在他来犯京城之前诛杀他……”

大姑娘道：“那么李大哥现在准备怎么办？像刚才李大哥说的，李自成

帐下不乏猛将，左右也不乏能人，李大哥如今等于是处在贼阵之中，身围千军万马，李大哥一个人能有多大力量，尤其李大哥行刺不成，已然打草惊了蛇，现在‘彰德城’四下一定戒备更为严密，而且他们也一定在满城搜寻李大哥的所在……”

李德威点点头道：“我知道，这是不想可知的，我更知道今后再想刺杀李自成已是难上加难，可是我刚才说过……”

大姑娘道：“我知道李大哥为救国救民非刺杀李自成不可，我是问李大哥今后预备怎么办？”

李德威道：“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一时半会儿我也想不出什么好法子。”

大姑娘忽地双眉一扬，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李大哥心存救国救民之宏愿，单枪匹马深入贼阵，一行惊天地，一念泣鬼神，这豪情胆气更令人敬佩，我也是大明朝的子民，说什么我也不该落于人后……”

李德威目光一凝，道：“姑娘是要……”

大姑娘摇摇头道：“我一个难以禁风的弱女子，走到这荒郊野地来都吓得想哭，自然没能耐追随李大哥身侧振臂杀敌，我倒是有个杀贼的办法，不知道能不能奏效。”

李德威精神一振，道：“姑娘才令人敬佩，有办法总比没办法好，请说说看。”

大姑娘沉默了一下道：“李大哥知道我只身一个人冒险跑到‘彰德’来，是来看望亲戚的，是不？”

李德威点头说道：“不错。”

大姑娘道：“我是来看望亲戚的是不错，不过我的来意并不单单为看望我那家亲戚，要不然我才不会冒这么大的险呢，我娘也不会让我来。”

李德威心里跳了一下道：“那么姑娘此来除了为看望令亲之外，还为……”

大姑娘道：“李大哥既然是这么一位心存救国救民宏愿的英雄豪杰，我也不瞒李大哥，我此来除了为看望我舅舅之外，还为劝我舅舅杀贼反正，将功折罪。”

李德威呆了一呆道：“这么说令亲是……”

大姑娘那清秀的娇靥上掠过一丝异样神色，道：“现在是，不过半个月以前他还是食皇禄，拿皇俸的官军。”

李德成又复一怔道：“姑娘，令亲是……”

大姑娘道：“保定副将谢嘉福杀巡抚得标，劫持真定府邱茂华同叛降于贼，这件事李大哥可知道？”

李德威两眼一睁道：“谢嘉福、邱茂华，令亲是哪一个？”

大姑娘道：“就是那食皇禄，拿皇俸，官至副将的谢嘉福，我的亲娘舅！”

李德威道：“原来姑娘是谢副将的外甥女，这倒颇出我意料之外。”

大姑娘道：“我宁愿没有这门亲戚。”

李德威道：“谢嘉福弑上降贼，跟姑娘无关。”

大姑娘道：“奈何他是我的亲娘舅，我娘为了他弑上降贼，差点儿没悬梁自绝，到现在还卧病在床，天天吐血。”

李德威沉默了一下道：“姑娘是奉令堂之命前来劝说谢嘉福的？”

大姑娘点了点头，道：“我娘不敢让谢家出此不忠不孝之人。”

李德威道：“姑娘有几分把握？”

大姑娘道：“我老爷、姥姥过世得早，我舅舅是跟着我娘长大的，长姐比母，以前在家的时候他对我娘甚是敬畏，我娘说什么他听什么，他离家从军到现在有十几年了，谁知道他现在心里还有没有这个老姐姐了。”

李德威点了点头道：“这倒是……”

大姑娘道：“即使他心里有悔意，恐怕他也不敢贸然杀贼反正，李大哥该知道，弑上降贼是怎么样的一个罪。”

李德威双眉一扬道：“姑娘，这一点好办，只要他肯杀贼反正，我可以保他将功折罪，以功抵过，我也可以保他还是个副将。”

大姑娘两眼一睁，讶然说道：“李大哥可以保他将功折罪，以功抵过，甚至……”

李德威道：“不瞒姑娘说，我也算得半个官家人，权势不亚于满朝文武。”

大姑娘道：“真的？”

李德威道：“事关重大，我不敢欺骗姑娘，只要谢嘉福有悔意，姑娘可以告诉他‘布衣侯’‘银牌令主’保他将功折罪，以功抵过，也保他不会丢官罢职。”

大姑娘两眼猛睁，一丝异彩飞闪而过……

“‘布衣侯’，‘银牌令主’？”

李德威道：“布衣侯相当于朝中王侯，只不过一袭布衣，不食皇禄，不拿皇俸而已……”

大姑娘道：“李大哥是‘布衣侯’？”

“不，”李德威道：“那是我义父，我义父当年有大功于朱家。”

大姑娘道：“这么说李大哥是小侯爷！”

李德威摇头说道：“姑娘千万别这么叫，我不敢当，我不是布衣侯的哲嗣，我只是布衣侯的衣钵传人！”

姑娘微显激动，道：“不管怎么说，我原来只有三分把握，李大哥如今又给我增添他以功抵过，甚至还保他官复原职，他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应该是没有了，他要是再不肯，那他就是丧心病狂，无药可救，那他就是亲手杀了他那恩深似海的老姐姐了！”

李德威道：“谢嘉福要还有一点良知，他会毅然反正的，大明朝的安危系于他一身，真要说起来，他的功劳还不仅只是折罪抵过。”

大姑娘忽然皱起一双眉锋道：“只知道李自成待他怎么样，给他派了个什么官，要是那个一点的，只怕还近不了李自成。”

李德威道：“那倒不要紧，他尽管到时候反他的正，杀贼是我的事，只要他想办法打听出李自成的所在，能让我扑到近处去就行了！”

大姑娘两眼一睁，道：“这样好不，我明天一早就去打听他的住处，见着他之后我去探探他的口气，只要他点了头，我马上就出来跟李大哥你联络！”

李德威微一点头道：“我就是这意思，目前也只有这样！”

大姑娘道：“那……李大哥是在这儿等我还是……”

李德威沉吟了一下道：“就在这儿吧，这儿不会有人来打扰，安稳儿点。”

大姑娘道：“咱们一言为定。”

李德威道：“一言为定。”

大姑娘突然将皓腕伸出，一根嫩玉一般的小指头，道：“来，李大哥，咱们勾勾。”

姑娘她还跟个小孩儿似的，不过这也显示她是多么兴奋，李德威为之失笑，他没犹豫，当即也抬起了手。

当两根小指头勾在一起的时候，李德威心里泛起一种异样的感受，不知道大姑娘她有什么感受，两眼之中飞快闪过一丝异彩。

经这么一来，两个人好像近多了，大姑娘的话好像说不完，奈何她的一双眼没她那张小嘴儿有精神，嘴里说着话，眼皮直往下垂，两排长长的睫毛也一翕一翕的。

在李德威不住的催促下，她睡了，就睡在那棵大树下，拿她那小包袱当枕头，一躺下就睡着了，睡得很香甜。

这位姑娘可天真得可以，一点儿心机都没有，当着一个缘仅一面的大男人，她居然睡得着，而且睡得这么香甜。

大半是太累了，谁抵得过一个“累”字？

李德威看着她那睡态，忍不住摇头直笑，心想：她幸亏碰见的是我，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在这烧杀劫掠触目惊心的贼窝里，她要是碰上一个心术不正的，那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这一夜是够人兴奋的，李德威没想到这趟“彰德”会见这么一位姑娘，更没想到因这位姑娘会有这么一个时机，谢嘉福在这时候来个贼窝里反正，无可讳言他对这班贼寇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再经由谢嘉福之助一举诛杀了闯贼李自成，对这班贼寇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树倒猢狲散，李自成一死，这群乌合之众马上就会支离瓦解，不但可以解除京师沉沦之危，而且可以荡灭群贼，安定天下。

贼乱一平，内部压力顿减，朝廷可以倾全力对付外患，无论怎么说，对大明朝都是一桩幸事。

李德威兴奋得久久无法合眼，可是最后他毕竟也合上了眼，他也够累的。

他没有躺，挪身树下靠在树干上闭起了眼。

身边有匹驴在，比有个人守夜还强，只一有生人近，驴马上会叫唤，驴只一叫唤，还怕不会醒。

他很放心的睡了。

他这里刚睡着，大姑娘那里睁开了眼，眨动着两眼迟疑了一下，听了听，她转过了身。

“李大哥”靠在树干上，睡得很安详。

她缓缓地坐了起来，一双眼直盯在李德威那张颇显黝黑的英挺俊脸上。

不知道她心里怎么想，也不知道她有什么感受，只见她望着李德威的脸像在出神。

她看起来像在出神，可是她一只欺雪赛霜的玉手在缓缓移动，缓缓移动，那看来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一根水葱般尖尖食指，遥遥在指着李德威的心口。

她那只手抬起来了，可是她迟迟没往前递，过了一会儿，她又把手放了下来。

像这样两三次，最后她忽然又躺了下去，转过身，又把背朝向了李德威，长久，长久之后，她又闭上了眼。

李德威醒了，一睁眼，天已经大亮了，那匹小黑驴仍站在原处，草让它吃下一大片去。

往身侧看看，大姑娘睡得还很香甜，连姿势都没变，清凉的晨风吹散了她一绺秀发，直在她秀额前飘动，可是她却一点儿也不觉得。

李德威想叫她，可又不忍叫她，直直腰站了起来，刚站起，那匹小黑驴儿鼻子里呼噜噜一声往后退了两步。

大姑娘倏地睁开了眼，连忙翻身坐了起来，脸红红地，道：“哎哟，天都亮了，我怎么睡得这么死……”

看了李德威一眼，道：“李大哥什么时候醒的？”

李德威含笑说道：“我也刚醒，姑娘够累的，想让姑娘多睡会儿，所以我没叫姑娘，没想到我往起一站却惊动了小黑……”

大姑娘感激地看了他一眼，道：“李大哥一夜没睡好吧？”

李德威笑笑说道：“还好！”

大姑娘脸突然又一红，道：“我睡得那么死，睡相一定很难看，李大哥可别笑话。”

这句话说得李德威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好，他只有笑了笑，没说话。

大姑娘站了起来，拉拉衣裳，理理秀发，道：“时候不早了，李大哥，我该去了。”

事关重大，成败得失关系着大明朝的命运，李德威自是不愿多耽误，巴不得越早回音越好。

大姑娘道：“李大哥放心，我会见机行事的，我知道这件事的成败得失关系多么大……”

她俯身提起了她那个小包袱，道：“李大哥的吃喝怎么办？”

李德威道：“姑娘只有佳音送来，即使是饿上几顿又算得了什么。”

大姑娘道：“那……李大哥在这儿等我，最迟日落之前我一定会回来给李大哥送信儿，不管能不能成事！”

她走过去上了驴背，扬扬手，道：“李大哥静候我的佳音吧。”

她拉转小黑驴儿顺昨晚上的来路走了。

李德威道：“姑娘，有的人翻脸六亲不认，事不成不必勉强。”

大姑娘回过头道：“谢谢大哥，我会见机行事的。”

她走了，李德威一直望着她被那一丛丛的芦苇挡住。

在这当儿，他没有别的念头，尽管这位姑娘长得并不算美，可是他不能否认她跟杨敏慧、祖天香一般地动人。而且她跟杨敏慧、祖天香一样的是个深明大义的奇女子。

他有点怅然，缓缓地坐了下去，又靠在了那棵树上，顺手从地上拔起了一根小草！

晌午过了，太阳老大，能晒出人的油来。

李德威置身树荫下，并不怎么热，可是身上却有汗，只因为他心里急。

打早上到现在，两眼始终盯着大姑娘昨晚来，今早走的那条路，可是他始终没瞧见那熟悉的身影，甚至连个别的人影也没有。

也不知道她打听着谢嘉福的住处没有。

她既然到“彰德”来了，那表示她确知谢嘉福现在“彰德”！

既然谢嘉福现在“彰德”，凭她跟谢嘉福的关系，她应该能很顺利地打听着谢嘉福住的处所。

既然能很顺利地打听着谢嘉福的住处，为什么到晌午还不见人影？是谢嘉福的态度不对，还是大姑娘她没找到说话的时机？

是……”

是……”

他就这么盼着！

他就这么想着！

日头偏了西，眼前已可见点暮色了。

李德威突然星目放光，一挺身站了起来。

那很淡的暮色里，那一丛一丛的芦苇中，出现了那熟悉的身影。

李德威本来既渴又饿，现在是既不觉得渴，也不觉得饿了，饥、渴这两种感觉刹时云消雾散，被风吹得没了影儿，就好像刚才既渴又饿的不是他一样。

他迎上去两步，又强忍着激动停了下来。

那熟悉的身影没骑驴，走得很慢，一转眼工夫也到了李德威跟前，大姑娘她带着一脸的喜气，手里仍提着她那个小包袱。

李德威一见大姑娘那满脸的喜意，心里已有了几分踏实。

当即他问道：“姑娘，事情怎么样？”

大姑娘上前一把抓住了李德威的手，前一刹那，李德威没有任何感觉，后一刹那，他跟触了电一样，不过他没有把手收回来。

大姑娘这一抓，又给了他几分踏实，可是他不知道大姑娘并不是为这件大事抓他。

只听大姑娘道：“大哥，我带来的是喜信儿佳音。”

李德威心里陡然十分踏实，再也难忍激动，反手抓住大姑娘一双柔荑，道：“姑娘，大明朝若能转危为安，天下亿万生民若能得救，皆姑娘你所赐，应该名标青史，画像‘凌烟阁’……”

大姑娘道：“大哥，我不敢当。”

李德威道：“姑娘当之无愧！”

大姑娘低下了头，旋又抬起了头，一双眸子如水，脸红红的，道：“只一天不见大哥，心里就跟少了什么似的，好别扭。”

这话使李德威心里一震，他忙松了姑娘一双玉手，道：“姑娘，谢嘉福他怎么说的？”

大姑娘没说话，低着头，雪白的耳根子红红的，老半天她才抬起了头，娇靥上还有点红意，道：“他一投到‘彰德’来就后悔了，可是正如我所料，弑上降贼罪大，他不敢再回去，我刚跟他提这件事的时候，他还点有点犹豫，后来我一提大哥，他不再犹豫了，马上就点了头，他还说：布衣小候爷都心存救国救民宏愿，冒险犯难，深入贼巢，我谢嘉福的生死又算得了什么，敢不以身拼贼以谢朝廷！”

李德威又是一阵激动，道：“谢将军毅然回头，这是大明朝之福……”

顿了顿道：“既是谢将军马上就点了头，姑娘怎么到这时候才……”

大姑娘道：“大哥不知道，我去的时候我舅舅有事出去了，一直到刚才才回来！”

李德威“哦”了一声道：“原来姑娘一去的时候没见着谢将军，我还当……”

大姑娘道：“让大哥久等了，我知道大哥心里急，一天没吃没喝的呆在这，可是大哥不知道，我心里比大哥还急……”

脸一红，头低了下去。

李德威闻言睹状，心头又是一抖，忙道：“其实，我只是怕他翻脸六亲不认扣下了姑娘，不管怎么说现在姑娘总算来了，而且带来了佳音，这是大明朝的福气，也是天下万民的福气，希望大明朝能否极泰来，从此转危为安……”

大姑娘抬起头来笑笑说道：“真能这样也不枉大哥忍渴忍饿这一场。”

李德威也笑了，旋即他道：“姑娘，我什么时候能见着谢将军？”

大姑娘道：“我这就是来请大哥到他那儿去的。”

李德威双眉一扬，道：“那好，事不宜迟，咱们现在就走。”

他还没动，大姑娘伸手拦住了他，道：“别急呀，大哥，虽然大哥心切杀贼，可是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怎么说也得让他为大哥安排安排呀，再说皇帝也不差饿兵，大哥一天没吃没喝了，好歹先吃点儿东西垫垫底儿，压压饥……”

伸手又拉住了李德威，这回她自然多了：“来，坐下。”

她硬把李德威拉下，然后把小包袱往地上一放，一边解包袱，一边含笑说道：“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都饿得慌，何况一天没进滴水粒米，我知道大哥饿得难受，所以带来了点吃的来，大哥先吃点儿咱们再走。”

包袱解开了，里头还有层油纸，油纸包里包的是一只鸡腿，两块盐牛肉，两个热腾腾的大馒头。

姑娘家想得周到，这也显示出一个女儿家的情意。

李德威好生感动，道：“谢谢姑娘，可是这时候我什么都吃不下。”

大姑娘含嗔地看了他一眼，道：“我给大哥带来的，大哥忍心不吃，好歹总得吃点儿，吃一口我心里也舒服。”

姑娘她一番好意，李德威不忍心不吃，尽管最难消受美人恩，他毕竟还是吃了，他吃了一只鸡腿，一个馒头，大姑娘她坐在一边在看着，那模样，像是比她自己吃了都让她心里舒服。

剩下的，大姑娘又包了起来，道：“有句话刚才我想说没敢说，多少人离乡背井，扶老携幼，哭号于途没饭吃，他们吃的还真不错。”

李德威微微点了点头，道：“我想到了，可是我不忍辜负姑娘的一番好意。”

大姑娘道：“呆会儿我要告诉我舅舅，只要能把贼杀了，驱散了贼兵，马上就把‘彰德’的米粮散发给百姓们。”

李德威肃然起敬，道：“姑娘大仁大义，令人敬佩。”

大姑娘道：“别夸我了，大哥采取的是实际行动，我只不过练练嘴，说什么大仁大义，让人羞煞愧煞，时候不早了，咱们走吧。”

她站了起来。

李德威跟着站了起来，一刹时间，他脸上浮现起坚毅神色，两眼之中也

泛起了凛人的杀机！

大姑娘看见了，一惊，连忙把脸转向一旁！

大姑娘提着小包袱，带着李德威进了城北一座大宅院，这座大宅院占地很大，也很气派，可是由于它过于空荡，总让人觉得有点凄凉。

事实上这座大宅院里没看见几个人，那有限的几个人都是男的，看装束打扮，一看就知道是谢嘉福从“真定府”带过来的官军。

大姑娘把李德威安置在后院一间精舍里，然后叫人去通知谢嘉福。

没多大工夫，一阵急促步履响动之后，精舍里进来个人，四十上下个壮汉子，长得挺白净，穿得还是明军军服，神色憔悴，满脸羞愧，一进门便拜倒在地：“末将谢嘉福拜见小侯爷！”

李德威知道谢嘉福这么个人，可是没见过他，听说他心生悔意，愿意反正赎罪，心里当时就有几分好感，如今再一见他长得白净体面，心里头好感更浓，当即一步跨到，伸手扶起了他道：“我不敢当，谢将军请起。”

谢嘉福垂手站在李德威面前，低着头道：“末将知过，末将该死。”

李德威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谢将军能幡然悔悟猛回头，仍让人敬佩，事关重大，为慎重计，谢将军先请看看这个。”

他翻腕托出了那面“银牌令”！

谢嘉福一躬身道：“末将不敢，也羞对‘银牌令’！”

李德威收起“银牌令”道：“谢将军不必再自责，也不必再说什么了，请坐下，咱们共商杀贼大计。”

军人本色，谢嘉福没再说什么，恭应一声退向后去。

三个人落了座，精舍之中只有李德威、谢嘉福跟大姑娘三个人，谢嘉福一欠身，道：“小侯爷宽怀大度，不究既往，大恩不敢言谢，末将当赴汤蹈火，不惜脑浆涂地以赎前愆！”

李德威道：“谢将军不必再说什么了，我是老侯爷的义子，学武不袭爵，接掌的只是一面‘银牌令’，将军不可再叫我小侯爷！”

谢嘉福道：“末将不敢。”

李德威道：“我不是跟将军客气。”

谢嘉福欠了欠身，但没说话。

李德威道：“闯贼猖獗，近日有犯京意图，内忧外患交迫，京师危在旦夕，事急燃眉，不可再作耽误，请将军告诉我，对于杀贼事，将军有什么安排。”

谢嘉福道：“末将已命人出去打听李自成藏身所在，不久即可有回报！”

李德威道：“将军能不能想办法让我接近李自成？”

谢嘉福面有难色，道：“这个……您恐怕不知道，末将是个降将，短时间内李自成不会让末将带兵，也不会让末将参与机密，不但如此，末将的一举一动还要受他们……”

李德威点了点头，道：“这点我应该想得到，闯贼狡猾，在没有证实将军是真降抑或是假降之前，是不会轻易重用的，那就这样吧，请将军把李自成的藏身处告诉我，其他的事将军就用不着管了。”

谢嘉福低头说道：“末将报国之心有，因处境窘迫，能力却有所不足，末将好不惭愧。”

李德威道：“将军不必难过，也无须引以为愧，寄人篱下的滋味本就不好受！”

谢嘉福抬起了头，脸上还有愧色，道：“昨天夜里有人刺杀李自成不成，如今已闹得满城风雨，贼兵与闯贼卫士倾巢而出，到处搜查，莫非是您……”

李德威点了点头，道：“是我，我一时疏忽让他们看破行藏，以致功亏一篑，打草惊蛇，想想好不懊恼。”

谢嘉福道：“如今一定更见森严，在这当儿想挨近他恐怕不容易。”

李德威道：“我知道，我也想等他们防卫松懈之后再下手，奈何我没有那么宽裕的时间，我一定要在他犯京之前下手……”

一直净听不说的大姑娘忽然说道：“舅舅，你派出的人到哪儿去打听了，这半天还不见人影儿。”

谢嘉福勉强笑笑说道：“傻姑娘，以舅舅现在的处境，要打听李自成的藏身所在谈何容易，太明显了会招人动疑，小侯爷刚才说过，眼下没有那么宽裕的时间，所以这一次行动只许成不许败，在派出人之前，我不得不交待他们要特别小心，宁可迟一天，绝不可操之过急招他们动了疑……”

李德威道：“将军说得是，做得对，尽管时机急迫，但并不急在这一两个时辰，倘若早一刻打听出闯贼的藏身处招他们动了疑，倒不如迟一刻获知闯贼的藏身处。”

大姑娘道：“那就慢慢等吧，大哥暂时就住在这儿，虽然李自成现在还没有完全信任舅舅，可是他的人还不至于搜查到这儿来，养养精神……”

谢嘉福道：“我已经让厨房准备酒菜了，马上好。”

李德威忙道：“将军不必麻烦了，刚才我已经吃了一点……”

步履响动，由远而近，随听精舍外有人说道：“禀将军，饭菜已经好了……”

谢嘉福立即接口吩咐道：“让他们送进来吧。”

外头那人恭应一声，步履声随即远去。

李德威道：“将军太麻烦了。”

大姑娘道：“大哥怎么这么说话，又不是外人，饭总是要吃的，是不是？不吃饭哪来的力气杀贼。”

这话确也不错，皇帝不差饿兵，饿着肚子，一点劲儿没有，能干什么，何况厮杀又是全靠力气的事儿？

李德威没说话。

没多大工夫，饭菜送进来了，满桌子的菜，还真不错，鸡鸭鱼肉都有，热腾腾，香喷喷的。

李德威百感交集，有难以下咽之感，可是他不便说出口，也不便不吃，因为还有谢嘉福跟大姑娘在座，他可以不吃，难道也让别人不吃？

他笑笑说道：“李自成不相信人，给的吃喝还真不错。”

谢嘉福勉强笑了笑，没说话。

大姑娘道：“那当然了，民以食为天，连吃都不给吃，谁还会为他卖力卖命。”

李德威笑了，点点头道：“说得是！”

谢嘉福恭请李德威入席，大姑娘接着说道：“来吧，大哥，打晌午到如今我还没吃呢，早就饥肠辘辘了。”

谢嘉福一怔道：“怎么，玉洁，你还没吃晚饭？”

大姑娘脸上突然一红道：“刚才不饿。”

谢嘉福没留意她那异样神色，道：“真是，该吃饭的时候不吃，一直饿到现在，那你赶快陪小侯爷吃吧。”

大姑娘道：“您呢？”

谢嘉福道：“我吃过了，你陪小侯爷吃吧，我找两个人出去找找他们，看看有没有什么收获。”

他没等李德威说话，欠身一礼，转身行了出去。

谢嘉福出了精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精舍外头站着个人，谢嘉福冲他摆了摆手，示意他走开。

谢嘉福支走了那个人，刚要往后走。

打前头匆匆忙忙走来个人，冲谢嘉福一躬身，低低说了几句。

谢嘉福脸色陡然一变，道：“他知道不知道这儿有事？”

那人道：“属下告诉他了，可是他说……”

谢嘉福冷哼一声道：“我去见见他去，我要当面问问他，是我这儿的事要紧，还是他那儿的事要紧。”

大踏步往前行去。

他到了前院，前院里站着个人，一个腰佩长剑的黄衣人，谢嘉福行近，劈头便道：“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那佩剑黄衣人冷冷说道：“怎么，我不能到这儿来么？”

谢嘉福道：“少废话，我不管你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不过我要告诉你，郡主在这儿有要紧事儿，一时半会儿分不开身……”

那佩剑黄衣人冷笑一声道：“你倒会先发制人啊，郡主在这儿有什么要紧事儿？”

谢嘉福道：“有什么要紧事儿，你还不配知道。”

那佩剑黄衣人脸上变了色，冰冷说道：“姓王的，你可别以为巴结上郡主就不得了，我告诉你，别人怕你，我可不怕你，我是奉王爷之命来找郡主的，只要郡主当面告诉我一声有事，我扭头就走，你说的话我听不进去。”

话落，迈步便往后闯。

谢嘉福安横身一拦，道：“你要干什么？”

那佩剑黄衣人道：“我见郡主去，我要当面听郡主说一句。”

谢嘉福冷然摇头，道：“你不能进去。”

那佩剑黄衣人唇边浮起一丝冰冷笑意，道：“我为什么不能进去，王爷面前我照样走动……”

谢嘉福道：“王爷面前你可以随便走动，可是我这儿不容你随便走动，识趣的就从哪儿来回哪儿去，郡主办完事儿之后，自会回去……”

那佩剑黄衣人冷笑一声道：“我知道，我也能等，奈何王爷不能等，别人不知道王爷的脾气，你该知道王爷的脾气……”

谢嘉福道：“别老拿王爷压我，我奉有郡主的令谕，在郡主没办完事之前，任何人不许擅闯后院。”

那佩剑黄衣人“哦”地一声冷笑着说道：“你听郡主的，我听王爷的，今天我倒要试试，是王爷的话有用，还是郡主的话有用。”

迈步又闯了过去。

谢嘉福目闪寒芒，双眉一扬道：“你真的非要见郡主不可？”

佩剑黄衣人阴笑说道：“难道你以为我是说着玩儿的！”

谢嘉福一点头道：“好，我让你进去。”

横跨一步闪往一旁。

刚才不让他进去，佩剑黄衣人非去不可，现在谢嘉福退到一旁让出路来让他去，他反而犹豫了。

那也不过是一犹豫，面子攸关，在那节骨眼儿上谁也不愿示弱，佩剑黄衣人脚下一顿之后又往后走去。

谢嘉福一动没动，任他从身前走了过去，容得佩剑黄衣人带着一脸得意傲笑擦着他身边走过，他突然飞起一指点了过去。

佩剑黄衣人做梦也没想到谢嘉福会对他出手，他根本没防备，等他发现不对时，谢嘉福那飞快的一指已然点在了他腰眼上，他连吭都没能吭一声便躺下了！

谢嘉福冲身边那人摆了手，冰冷说道：“把他带下去，等候郡主发落。”

话落，转身住后院行去。

他回到了后院，精舍的门开着，灯光外泻，几个穿官军军服的汉子正在往外撤席，他忙加紧步履走了过去。

李德威吃好了，大姑娘正在陪他喝茶。

谢嘉福跨门一躬身道：“小侯爷，末将派出去的人回来了。”

大姑娘霍地站了起来，道：“李自成人哪儿？”

谢嘉福道：“有人说他还在府里没动，他那府里灯火通明，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明桩暗卡遍布，如临大敌，咱们的人却打听他躲在南山一处神秘府邸里，那儿原是‘彰德’大户龚百万的别业，坐落在南山半山腰，景色美而幽静……”

大姑娘道：“南山在什么地方？”

谢嘉福道：“出‘彰德’往南走约摸十二里……”

大姑娘道：“咱们的人是跟谁打听的，可靠么？”

谢嘉福道：“我看可靠，他们趁黑夜往南山运吃喝，整只的猪，成篓的鸡鸭，一坛子一坛子的酒，咱们的人看着动了疑，上前试着一打听，那运吃

喝的人笑了笑说，你想嘛，还有谁吃得这么好，你听听，这不是李自成是谁？”

大姑娘转脸望向李德威道：“大哥怎么样？”

李德威站了起来，道：“虽不中恐怕也差不到哪儿去，他在城里的府邸灯火通明，戒备森严，分明是一套惑人耳目的手法……”

谢嘉福道：“您看要不要再确定一下？”

李德威摇头说道：“没有办法再确定了，问得多了会招他们动疑，假如再惊动了他，想找他恐怕就难了，我这就到‘南山’去，在没认准那个是李自成之前，我绝不贸然出手。”

谢嘉福道：“未将跟小侯爷一块儿去。”

李德威微一摇头道：“不必了，李姑娘还要人照顾，假如‘南山’上起了火，‘彰德城’里看得见看不见？”

谢嘉福道：“白天不敢说，晚上是一定看得见，您是要……”

李德威道：“我跟将军约定以火为号，将军只见‘南山’火起，就可以立即采取行动，至于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将军带兵多年，几经战阵，应该用不着我多作赘言……”

谢嘉福一躬身道：“未将省得，只是万一未将未见南山火光……”

李德威扬了扬眉道：“那就是我杀贼未成，将军可以暂蛰不动，等待以后的机会！”

谢嘉福还没有答话，大姑娘已听出这话不对，忙道：“那大哥你……”

李德威淡然一笑道：“我也会再找机会的，告辞了，谢谢将军的款待。”

没容谢嘉福跟大姑娘再开口，一步跨出精舍，腾身掠起，飞闪不见。

谢嘉福脸色一变，道：“好快的身法。”

大姑娘淡淡然道：“他的身手是不差，‘布衣侯’‘银牌令主’的衣钵传人怎么会差，恐怕，放眼当今，数他为最，难怪他们听见‘鱼肠剑’就怕，只可惜他的心智差了点儿，不管怎么说，他算得咱们进军的一大障碍，我不能不先除了他。”

谢嘉福谄媚地一笑说道：“郡主才是当今第一，任他擅七十二变，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他难翻出郡主的手掌心去。”

就在这片刻之间，大姑娘的脸色变得很冷漠，眉宇间煞威隐现，冷意逼人，没说话。

谢嘉福一躬身又道：“您现在……”

大姑娘道：“我这就赶到‘南山’去，要让他漏了网，再想擒他可就难了！”

谢嘉福道：“不会的，王爷跟郡主洪福齐天……”

大姑娘冷哼一声道：“不必再说什么了，少不了你的大功一桩就是。”

她迈步往里走。

谢嘉福忙跟上一步道：“郡主，属下还有一事禀报。”大姑娘回过身来道：“你还有什么事？”

谢嘉福道：“秦林来了，他说奉王爷之命来找您，硬要往后闯，属下无可奈何，只有出手制住了他……”

大姑娘脸色一变道：“他现在哪儿？”

谢嘉福道：“属下把他押在了前头……”

大姑娘冰冷说道：“砍了！”

拧身走了出去。

谢嘉福躬下身去，高声恭应：“是，属下遵命！”

李德威一口气奔出十几里去。

他看见了，眼前有座黑忽忽的山峰。

山不算高，也没多大，可是他没看见山上有一点灯火。没多大工夫，他驰抵了山下，这时候再看，却只觉得这座山不低，也不小。

夜色很浓是个没有月亮的夜晚，他难以看见什么，只觉得山上山下很宁静，除了风声跟虫叫之外，几乎听不见一点别的声响。

单看眼前这种情形，简直让人怀疑谢嘉福派出去的人是不是打听错了，站在这儿看要说“南山”之上有座别业，说给谁听谁也不会相信。

可是李德威不这么想，他腾身掠上山坡，顺着山势往山的那一边绕去，他知道，一般别业都建在山南，绝不会建在山北！

夜色很浓，没有月亮，他不容易看见什么，可是别人要想看见他，却也是件不容易的事。

真要比起来，在这样的黑夜里，李德威还占点便宜，因为他修为深厚，目力超人！

他在那一片一片的树林里闪动着往前扑进，他没走树上，因为那样容易让人发觉。

到了山的东面，他忽折而上，直往峰顶扑去，他想登上山峰居高临下，无论山的哪一面都可以一览无余。

这座山不算低，可是在李德威高绝的轻功身法下，它又算了有多高，没多大工夫他便抵达了峰顶。

峰顶是一大片平地，他刚要往上翻，突然他身躯一沉，电一般一闪没入了近峰顶的一棵大树。

他看见了个人，峰顶有个人。

轻轻地拨开枝叶往外看，那片平地的南边边缘上站着个黄色人影，李德威目力超人，他马上就看出那是个腰佩长剑的黄衣人。

那黄衣人背向着他，他看不见那黄衣人的脸，可是他看得出这黄衣人的一身修为，远在他来“彰德”后所见过的那些黄衣人之上。

因为，山风强劲，近峰顶风势更强，就是一般练武的人也难以站稳，可是这黄衣人不但站在平地边缘身躯纹风不动，便连衣袖也没飘起多高。

这黄衣人也相当的有经验，尽量不让衣袖飘风发出声响，免得让人发觉峰上有人。

由于在峰顶发现这么一个黄衣人，李德威马上确认谢嘉福打听来的消息，李自成躲在南山之上不虚。

事实上确是这样，要不是李自成躲在这座“南山”之上，大黑夜里何用派出高手在这风势强劲的峰顶警戒？

李德威眼望着那黄衣人的背影，心里暗自直盘算！

他判断，李自成藏身其中的那座别业必在山南，也就是在眼前这黄衣人的脚下。

假如想顺着山势绕到“山南”挨近那座别业，非先除去峰顶这个暗桩不可，要不然只一近那座别业，势必会让峰顶这黄衣人发觉。

因为目下他还不知道别处附近有没有可资掩蔽身形的东西，要是没有，再好的轻功身法也逃不过居高临下的一双眼。

那么，怎么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除去峰顶这个黄衣人呢？

要换个地方，李德威会毫不犹豫地腾身扑过去。

可是现在不行，峰顶风势强劲，一定会影响身法速度，眼前这黄衣人身手不弱，假如不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一击奏效，很可能会被他发觉一嚷，这一趟就又白跑了，白跑一趟事小，打草惊蛇杀贼不成事大。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李德威衡量利害，只有放弃腾身扑击的手法，改用另一个，但却有把握的手法。

李德威轻轻地摘了几片树叶，抖手打了下去，几片树叶到了他手里跟一块块的钢铁片一样，树叶投进了树下的草丛里，哗喇哗喇响了几声。

那黄衣人霍地转过了身，两道冷电般犀利目光直逼过来，他只是往下看，并没有往上看。

随即，他迈步走了过来，一步一步走得很缓慢。

李德威手握住了鱼肠剑把，准备做迅雷不及掩耳的一击。

他等的是黄衣人离开峰顶，来到树下。

谁知黄衣人只走了一半后停了步，他停身处距离峰顶北边边缘，也就是李德威隐身那棵大树，至少还有两丈远近。

显然这黄衣人极具对敌经验。

李德威不由皱起一双眉锋。

他这里一双眉锋刚皱起。

那里黄衣人冷笑一声，霍地抬眼望向大树：“你这一套太俗了，而且你玩错了地方，下来吧。”

好厉害，他马上就有人藏在树上，玩的是一套什么手脚了。

李德威心里猛地一震，他咬了咬牙，一动没动！

只听黄衣人冷笑一声又道：“怎么，还等我请么，放眼当今值得我亲自出手的人还不太多，看你这笨拙手法，就知道不够格，你等等，我叫他们来请你下来。”

探怀摸出个哨子，就要往嘴上送。

李德威坐了蜡，这是他自入江湖以来头一回坐蜡。

他知道那哨子响后的后果，腾身下树扑击，不可能一击奏效，却可能惊动峰下，他只有走险！

牙一咬，心一横，猛一抖腕，鱼肠剑脱手飞出，他紧跟着腾身扑了出去。

今夜没月，鱼肠剑毫无光华，那黄衣人看见的只是一个自枝叶中扑出的人影。

他手抚剑柄，但没有马上出剑，因为他很自负，他有把握等来人稍近后，拔剑出击，一气呵成，一击中的。

来人扑近，他算算距离够了，提一口气闪电一般拔出了长剑，顺势挥了出去。

但就在这时候，他猛觉心口一疼，真气顿泄，刹时间，他明白了，在扑来的这条人影前面还有一样足以致命的东西，一是他明白得已经太迟了，一只持剑右手为之一窒，也就在这一刹那间，那条人影挟千钧之势扑到，他猛觉心口跟喉头同时又挨了一下重的，喉头一甜，眼前一黑，接着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李德威吁了一口大气，抬袖擦了擦额上的冷汗，拔起鱼肠剑扑向平地南边边缘。

身后挥起了一股血箭，他没看见！

李德威终于看见了，一座大庄院就在他脚下，一圈丈余高的围墙、亭、台、楼、榭一应俱全。围墙外数丈内没有一棵棵树，原来有，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都被砍掉了，只剩下一截一截的木桩。

围墙里有树，茂密的枝叶挡住了大部分的房子，也挡住了灯光。

李德威居高临下，没看见有人，却听见了一阵阵上腾的嬉笑声，有粗野的男人笑声，也有清脆娇俏的女子笑声。

笑声，起自庄院西北角一片树丛里，只有那儿偶露一两点灯光。

李德威双眉扬起，一缕轻烟般扑了过去。

他没遇阻拦地扑进庄院，没遇阻拦地翻进围墙，也没遇阻拦地找到了那笑声的来源。

那是一座精雅豪华的花厅。

地上，铺着红毡，没露一丝儿地。

顶上，八盏八宝琉璃宫灯。

中央，放着一张软榻，软榻上倒躺着一个身躯魁伟的锦袍大汉，环目虬髯，一脸横肉。

他面前，摆着一列长几，七八个细瓷大盘。瓜、果、梨、桃，什么都有，脚下有个半裸女子一颗一颗地喂他葡萄，看那葡萄的色泽跟个儿，硬是吐鲁番的异种。

四周，一十八个半裸少女，各着蝉翼般轻纱白袍，酥胸隐现，玉腿偶露，在那儿嬉笑。

看这大汉的享乐劲儿，他应该就是闯贼李自成，可是李德威没见过李自成，却不敢确定。

突然间，他心底泛起了一阵惧意。

他怕不能一击奏效，不能一击毙贼。

他怕杀错了人，便宜了李自成。

就是这时候，花厅一扇门豁然大开，一个穿得整整齐齐的黄衣女子碎步走了进来，到软榻前拜伏在地：“禀王爷，相爷求见。”

锦袍大汉霍地坐了起来：“牛金星这时候到这儿来干什么，真扫兴！”
“没错了，是李自成。”

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就在眼前。

东奔西跑找了好久的流寇李自成就在眼前。

李德威忍不住激动，拿鱼肠剑的那只右手泛起了一阵轻微颤抖。

李自成气冲冲的站了起来。

李德威没再迟疑，猛提一口气，腾身扑了进去，他身法快捷如电，在李自成还没有发觉之前劈手一把揪住了李自成的胸口，他颤声大呼：“大明思宗崇祯十七年三月三日，李德威杀闯贼李自成以谢天下。”

“鱼肠剑”沉腕插下，“噗”地一声，锋刃全进了李自成的心窝，李自成两眼一直，脸上变色，身躯马上泛起了颤抖，双唇抖动，只说不出一句话

来。

李德威拔起鱼肠剑，鲜血随剑标出，标了他一头一脸热呼呼的，腥腥的，他连眼都没眨一下，抬剑一挥，鲜血再标，李自成一颗头颅已然到了他手里，尸身砰然一声砸在那列长几上，盘子飞了起来，瓜、果、梨、桃滚了一地。

花厅里鸦雀无声，寂静一片。

李德威回过了身，要说话，但是他突然一怔，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

他原以为那些少女都吓傻在了那儿。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那些少女不但一个个没吓傻，反而站在那儿望着他笑吟吟地。

这是怎么回事儿？

蓦地，他对面一个少女开了口，话声好娇好柔：“李小侯爷，你以为你杀的是谁？”

李德威定了定神道：“闯贼李自成。”

那少女“噗哧”一声抬手掩上了小嘴儿。

刹时间那些半裸少女全笑了，格、格、格，吃、吃、吃的，花厅的屋顶几乎被掀了去。

李德威心头一阵猛跳，道：“难道他不是……”

对面那少女立即放下手截口说道：“他呀，他是我们王爷的马夫，我们王爷早带着兵马打京城去了。”

李德威像突然被人打了一拳，眼前一黑，喉头一甜，一口鲜血冲口而出。

费尽心思，仍是白忙一阵，怎不让他羞愧气愤交集，焦急悲痛攻心！

他暗一咬牙，强定了定神道：“我不信。”

对面那少女吃吃的笑道：“那不要紧，等我们王爷打下京城，‘北京城’那城门楼上换了旗帜，你就会相信了。”

李德威身躯为之一晃，脸煞白，眼尽赤，一甩手中人头，闪身就要往外扑！

那些绝色少女突然娇躯闪动，刹时鬓影钗光，满室生香，她们围成一圈把李德威围在当中。

李德威双眉一扬，道：“怎么，要困我？”

对面一名绝世少女娇笑说道：“我们不敢，我们怎么敢困李大侠您呀，我们只不过是奉郡主之命，歌舞以娱乐嘉宾罢了。”

李德威道：“谁是你们郡主？”

那少女道：“我们郡主呀，当然是我们王爷的妹妹。”

李德威道：“她现在何处？”

那少女道：“李大侠想见我们郡主么？那不难，等我们载歌载舞娱嘉宾之后，我们郡主自然会来跟你见面。”

李德威冷笑一声道：“你们郡主的好意我心领了，我没那么好心情，也没那么多工夫，我还要去找闯贼李自成，躲我者生，挡我者死，你们要小心了。”

抖动鱼肠剑向外冲去。

那少女突然一声银铃般格格娇笑，十八名半裸少女围成的那个圈子立即开始转动，柳腰款摆，手儿舞动，接着个个樱桃绽破，檀口半开，唱起了歌。

果然是载歌载舞，舞姿轻盈，歌声曼妙。

不知道这是什么舞，十八具玲珑胴体在眼前扭动，无论怎么跳都是动人的。

不知道她们唱的是什么歌，歌声软绵绵，娇滴滴的，听起来让人心跳耳热，难以自持。

李德威只觉得热血上涌，一阵心跳，脑中跟着一昏。

他说不出这歌舞有什么奇特之处，可是他清晰晰地觉出，这歌舞有一种奇异的力量，能控制别人的心神，歌声低时，让他浑身酸软，昏昏欲睡，歌声高时，却又让他热血上涌，心跳剧烈，脑中发昏。

现在他知道敌人为什么安排十八名半裸少女在这儿了，他也相信这十八名半裸少女围成的这个圈儿确能困人。

他心中惊骇，提一口气便要再冲。

突然，十八名半裸少女围成的圈儿转动加快，歌声也跟着突然高扬。

李德威只觉全身热血猛然往上一涌，一个身躯似乎要离地飞起一般，心口一闷，脑中顿时一昏，刚提起的一口真气立时散了，紧接着又觉得天旋地转，站立不稳，砰然一声坐在了地上。

他坐了下去，圈儿的转动马上慢了，歌声也随之降低，不但低，而且好软好软，跟催眠曲似的，同时，那十八名半裸少女的舞姿也跟着慢了下来，好慢好慢。

李德威马上就觉得心口不闷，脑中也不昏了，可是现在他却觉得四肢酸软，一点力气也没有，而且那低而软的歌声像千百条无形的绳子一般，唱一句就像在他身上绕了一匝，渐渐捆得他透不过气。

他心胆欲裂，猛提一口气便要往起窜。

哪知，他不提气还好，这一口气提得也不知道是太够了还是怎么，心口一阵剧疼，立时把他疼昏了过去。

他人昏过去了，可是他好像觉得心里还明白，他打从心里叫：不能困在

这儿，不能困在这儿，他也想挣扎，奈何四肢一点也用不上力气。

他好像觉得身周有人在笑，而且听得出是女子的笑声，那一阵阵的笑声忽近忽远，近的时候就在身边，远的时候好像远在天边，过不多久，笑声由近而远，不到转眼工夫，他就什么也听不见了，一刹时间好静好静。

他想睁开眼，可是两个眼皮重逾千斤，怎么睁也睁不开。

就在这时候，他好像听见有人在他耳边说了话，是个轻柔甜美的女子话声：“倦了，睡一会儿吧。”

这话声一遍又一遍，不住地在他耳边响起。

他知道他不能睡，只一睡着就全完了。

奈何他敌不过那一阵阵袭上身来的倦意，那轻柔甜美的女子话声似乎有一种奇异的魔力，话声在他耳边响起一次，他就觉得倦一分，到最后他实在支撑不了了，突然放弃了挣扎，身子一松，睡着了，什么也不知道了。

李德威醒过来了，他有知觉了，头一个知觉就是觉得他躺在一个软绵绵的东西上，身上还盖着什么，脸上有个什么东西在缓慢地移动，凉凉的，滑滑的，像条蛇似的。

他下意识地一惊，猛然睁开了眼，他看见有样自由的东西在他眼前一闪就不见了。

接着，他看见个人，这个人就坐在他身边，应该说这个人坐在床边，他是躺在一间精雅小屋的一张软榻上，枕边香香的，是种醉人的幽香。

这间小屋布置得很华丽，很气派，不亚于王侯之家。

软榻前坐的那个人，是个女子，年轻轻个大姑娘，长得不算顶美，可是很动人，她，赫然是那位自称姓李，自称是叛将谢嘉福的外甥女儿，一手安排谢嘉福反正的那位大姑娘。

大姑娘是大姑娘，可是现在她脸上已没那天真的笑意，代替那天真笑意的，是一层望之懔人的薄薄寒霜。

李德威几疑眼花，呆了一呆，叫道：“姑娘……”

大姑娘冷冷说道：“你应该改改称呼，叫我郡主。”

李德威猛然一怔，刹时全明白了，他挺身便要往起坐，可是他四肢酸软，一点力气没有，除了四肢酸软，没有一点力气之外，他跟常人一样。

他没再动，也没说话，半天才说出一句：“你高明，我时运不济！”

大姑娘冷冷说道：“应该说朱明当灭，李顺当兴。”

李德威忍不住一阵气怒，冷笑说道：“朱明当灭，李顺当兴，打古至今，哪一个贼寇能成事……”

大姑娘霍地站了起来，冷叱说道：“你身为阶下囚，死在眼前，还敢……什么叫贼寇，成者王侯败者贼，有一天我李家得了天下，朱家便是贼……”

李德威冷笑说道：“别跟我来这一套，我威武不能屈，要怕死我也不到‘彰德’来了，我早就把生死置于度外，恨只恨我一时不察，中了你们的奸计……”

大姑娘道：“什么叫奸计，兵不厌诈，这种事本来就是钩心斗角的事。”

李德威道：“只怪我太糊涂，只怪我太相信人了，以至为山九仞，功亏一篑，我恨不得横剑自刎，一死以谢……”

大姑娘忽然坐了下来，道：“事已成定局，你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李德威脸色一变，没说话。

事实上大姑娘没说错，事已成定局，纵即他用剑砍烂了自己又能怎么样。

大姑娘娇靥上那层寒霜突然间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无限的诚恳，一双美目凝注在他脸上，柔声说道：“暂时，我不会放你，你也走不了，气也好，急也好，那都无济于事，一点用也没有，既然这样，你我何如像朋友般心平气和地谈谈。”

李德威冷冷一笑道：“你我之间有什么好谈的？”

大姑娘道：“外头有战事，这儿没有，你我之间总可以找些话题。”

李德威沉默了一下道：“心平气和我做得到，汉贼不两立，正邪同冰炭，要你像朋友般，我做不到。”

大姑娘陡地双眉一扬，但旋即她又敛态说道：“我没想到你是这么固执个人……”

李德威道：“择善固执有何不可，有何不该？”

大姑娘摇摇头，道：“我不跟你争辩，也不愿勉强你什么，只要你能平心静气就行了，至于愿不愿像朋友一样，那随你……”

顿了顿道：“我叫李琼。”

李德威没说话。

大姑娘李琼道：“事实上我哥哥不在‘彰德’，‘彰德’这一带的兵马完全归我指挥，为了防人打扰我哥哥，我故意命人传出消息，说我哥哥在‘彰德’……”

李德威暗暗一声苦笑：有一次的错误，这种事本是错误不得的，毫厘之差便失之千里……

只听李琼又道：“我有事出去了一趟，回来的时候恰好碰见你跟那个真道人进城，当时我就觉得你们两个有点怪，后来发觉真道人是我们的，你不是，我更动了疑，于是我就暗中盯住了你，你杀了真道人，夜闯我的住处，一举一动都在我耳目之中，你行刺不成侥幸逃脱，当时用武力对付你很难奏效，又怕让你发现我哥哥不在‘彰德’，所以我只有用这个方法骗你入彀，好在你并没有见过谢嘉福，各为其主，我也是不得已，你要原谅……”

李德威道：“你没有说这话的必要，诚如你所说，各为其主……”

李琼道：“这么说，你并不怪我。”

李德威道：“怪你干什么，我只怪我自己。”

李琼道：“你也不必过于自责，你并没有食朝廷的俸禄，你为朝廷做的已经够多了。”

李德威道：“什么叫我没有食朝廷俸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并没有为朝廷做什么，我尽的只是我的职责。”

李琼道：“随你怎么说吧。事到如今，怪谁也没用！”

李德威没说话。

李琼道：“早在我到城根找你的时候，我就在那些吃的东西里做了手脚，我下的是蛊，没有我一手调教出来的‘十八金钗’引发不会发作，现在你体内的蛊毒已经诛除尽了，可是我给你服了另一种药，这种药的名称我不便告诉你，我只能告诉你，吃了这种药之后，要没有我独门的解药，你永远会四肢酸软，无力动弹……”

李德威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李琼道：“不让你打扰我哥哥，好让他专心一意运筹帷幄，统军作战，早一天打下京城。”

李德威冷冷一笑道：“京里又有谋臣，武有上将，多个我不见得会怎么样，少个我也不见得会怎么样。”

李琼道：“这就是了，那你大可以安心在我这儿呆些时日！”

李德威没说话，他心里明白京畿一带的兵马不能作战，朝廷打算南迁，军队毫无斗志，目前闯贼猖獗，贼兵势众，一路攻城陷镇，节节胜利，京畿一带人心惶惶，军民士气低落，京城实在岌岌可危，可是他也明白，急无济于事，他如今被困在这儿连动都不能动。

明白归明白，一时疏忽遭贼所困，他心里不但急，而且气恨，可是他没有流露出来，哪怕是一丝丝。

只听李琼又道：“你可以放心，我不会永远把你困在这儿，只等我哥哥打下京城，我马上就会放你走，我知道，那时候放你，对你来说已经是太迟了，可是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我是李家人，我当然帮我哥哥……”

李德威忍不住道：“你们就那么有把握把京城打下来么？”

李琼口齿启动了一下，旋即摇头说道：“军机难测，这个很难说，不过我哥哥誓必打下京城不可，要不然他做不了皇帝。”

李德威道：“李自成他纠众造反，就为当皇帝么？”

李琼道：“朝廷奸佞横行，北边外患连年，强敌压境，奸佞祸国，怨声载道，哭声震天，你以为朱家该拱手让贤么？”

李德威冷冷一笑道：“打古至今，没有一个朝廷没有奸佞，没奸佞也显不出忠良，天灾频仍，国穷民困，朝廷又哪来的力量对付外患，在这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你们身为大明朝的子民，不思竭尽一己之心，效力朝廷，抵御外侮，反而乘机纠众造反，趁火打劫，落井下石，你们良心何在，人性何存？怨声载道，哭声震天，你们要不聋不瞎，就应该者得见，听得见，那流离失所，扶老携幼的哭黎，他们是怨的哪一个，骂的哪一个……”

李琼道：“改朝换代，总是要有所牺牲的……”

李德威双眉一扬，就待驳斥。

李琼话锋忽转，道：“咱们不谈这些，换个话题，好么？”

李德威冷笑一声道：“怎么，怕听那义正辞严的口伐。”

李琼摇摇头，道：“我并不怕什么，即使你如何的慷慨，如何的激昂，那也不过是枉费口舌，于事毫无补益，既如此，何如换些轻松的谈谈。”

李德威道：“当此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内忧外患交侵之际，我的心情没有办法轻松……”

李琼眉梢儿扬起，道：“那么我问你，心情沉重能如何，忧虑又能如何？”

李德威道：“那是我的事……”

李琼淡然一笑道：“你的事怎么样，据我所知，你的心情并不如你所说的那般沉重。”

李德威目光一凝，道：“你这话……”

李琼笑笑说道：“据我所知，你有两个红粉知己，要是你的心情那么沉重，你怎么会谈这些儿女私情。”

李德威呆了一呆，旋即肃然说道：“你弄错了，她们一腔热血，深明大义，是我救国救民的战友，是我救国救民的伙伴。”

李琼道：“说得好听啊！”

李德威道：“信不信在你，而且也无关重要。”

李琼道：“我只信一半，你懂我这句话么？”

李德威道：“我不懂。”

李琼道：“我可以解释给你听，我所以说只信一半，那是说我相信她两个是你的战友，是你的伙伴，可是我不相信你们之间能完全不谈儿女私情，我是个女人，我清楚，男女之间相处久了，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儿女私情来的，这是想掩都掩不住的。”

李德威道：“我不愿意在这上头跟你争辩。”

李琼道：“这么说你是承认了？”

李德威道：“我没心情谈这些，战友伙伴也好，红粉知己也好，那都跟你没关系。”

李琼道：“当然跟我没关系，跟我有什么关系？只是我要问问你，像你这么一个人，一个刺客，要以我的脾气，擒下你就该马上砍……”

李德威道：“随你的便，要割要刎任你。”

李琼道：“你急什么，我话还没说完呢，我该杀你却没杀你，现在不拿你当阶下囚看待，有一天我还打算放你，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李德威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道：“不知道。”

李琼道：“我可以告诉你，我自小在男人堆里长大的，跟着我哥哥东奔西跑这么多年，我已经完全没有女儿家那种忸怩态了，我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很早我就知道有你这么个人了，我一直想见你，见着你之后，打从那第一眼起，我就爱上了你……”

李德威道：“谢谢你的好意，我不敢领受。”

李琼毫不在乎，道：“我知道你把我当成一个盗女，就像你刚才所说，汉贼不两立，正邪同冰炭，那不要紧，我也不计较那么多，我自己也明白，我这种爱是不会有结果的，我不能嫁给你，你也不会要我……”

李德威道：“你很有自知之明！”

李琼道：“我有自知之明，可是你也要明白，你现在落在我手里，一切都得听我的，说得不好能听点儿，你得乖乖的任我摆布……”

李德威淡然一笑道：“不见得，情之一事是不能勉强的，你可以控制我的人，却无法控制我的心。”

李琼道：“我知道，而且知道得相当清楚，你刚才没听我说么，我不能嫁给你，你也不会要我，所谓汉贼不两立，正邪同冰炭，你既然有这种想法，怎么会对我动情？我可以告诉你，我并不需要你对我动情，并不需要你爱我，我只要你跟我在一起过些日子，食同桌，寝同床，跟夫妻一样地过几天就行了。”

李德威心里有点惊，有点急，可是他表面上仍一付泰然模样，他道：“那恐怕办不到。”

“谁说的，”李琼挪身坐上床沿儿，望着他含笑说道：“现在你躺在我床上，我坐在你身边，不跟夫妻一样么？你能不愿意么，你能躲还是能把我推开？”

李德威一惊，更急了，他明知无可奈何，道：“你应该自重。”

“自重？”李琼笑笑说道：“我爱你，这并不是罪孽，再说一个盗女懂什么自重，是不？我们盗女表达爱的法子跟好人家的女儿不一样，知不？”

伸手在李德威脸上轻轻拧了一下。

李德威现在不但急，而且气，脸色一变，道：“你简直……”

“无耻，是不？”李琼娇笑说道：“不要紧，我替你说，其实你也真是，明知我是个盗女，却对我说廉耻，这不是有点可笑，也过于苛求么？”

的确，李德威也明白，自己说她是个盗女，既是如此，对盗女说廉耻，的确可笑，的确是苛求。

他明知道她是借题发挥，但却莫可奈何，而且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应付好。

李琼忽然目光一凝，两眼之中出现一种让人心悸的异彩，道：“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忽然有一个很奇怪的念头，我想亲亲你。”

李德威可真是大大吃了一惊，忙道：“姑娘，你……你要是这样的话，不如杀了我！”

李琼摇摇头，道：“我不想杀你，也舍不得，要不然我不会留你到现在了。”

说着话，她慢慢地俯下身去，美目中那种让人心悸的异彩更盛了。

李德威急道：“姑娘，这是逼我嚼舌……”

“嚼舌？”李琼娇笑说道：“不会的，我知道你不会，不管现在的处境怎么样，将来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你不会这么轻视你这有用之身的，这样死也轻如鸿毛，是不？”

她的身子俯低了，娇靥也越来越近了，不管怎么说，她毕竟是个动人的女儿家，此情此景应是令人心撼神摇的。

李德威只觉那跟枕畔香气一样的异香越来越近，越来越浓，眼看着那张娇靥也越来越近，已经到了他眼前，他既惊又急，额上都现了汗，奈何他没有办法动，没有办法躲。

忽然，他想起了她没露出身份来以前的李琼，那时候她天真，她柔婉，女儿家毕竟是女儿家，怎么会又怎么敢这样儿做，刹时间他认为李琼，只是在捉弄他，他认为李琼绝不敢这样儿。

一念及此，心中不免稍松，心里是松了些，可是李琼的娇靥已近在眼前，急促的鼻息都吹到了他脸上，对他仍是一种威胁，他忙闭上了眼。

要是不闭眼，直直地瞪着李琼，应该还好些。

他刚一闭眼，突觉唇上落下两片香香、凉凉、软软，还带着轻微颤抖的东西，蜻蜓点水般，一碰就离开了。

李德威怔住了，也惊住了。

长这么大，他还没福消受过这个，可是现在……

他只觉全身热血上涌，胸气激荡，从头到脚，没有一处不烫，没有一处不是怪怪的！

他突然睁开了眼，他眼都红了，他好气，他想骂……

他没看见李琼的脸，李琼不知道什么时候背过了身，他只看见李琼那左耳根，那本来雪白的耳根好红好红。

不管什么样的女儿家，在这一刻总是最动人的。

刹时，李德威又呆住了！

同时，他清晰地觉出，身下这张床在颤动着！

过了一会儿，李德威定过了神，可是他“没敢惊动她”！

又过了一会儿，李琼耳根上的那片红云才渐渐褪去，床不动了，李琼的耳坠儿也静止了，可是她并没有转过身来，只听她道：“是不是比一般女儿家胆大？”

李德威下意识地一惊，连忙闭上了眼，他没说话，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故作潇洒的轻描淡写，他觉得不够，话说得太重了，他又觉得不忍。

他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忍，刚才他还鄙视她，不齿她呢，现在一付心肠全然软了。

他感觉得出，李琼回过了身，很缓慢，很缓慢。

他也感觉得出，李琼的一双目光带点怯意投射在了他脸上，刹时间他觉得好生不忍，而且觉得一股热意泛上了面颊。

“你怎么不说话呀！”

李琼问了他一句，话声柔得出奇，李德威道：“我没什么好说的。”

他故作镇定，但显然他失败了。

李琼道：“你心里一定很恼，很气，是不是？”

李德威想说声是，可是转念一想，他突然笑了，他尽量让他的笑来自自然，看来轻淡：“很恼很气？我为什么要恼气？”

李琼怔了一怔，但旋即她唇边掠过一丝笑意，道：“这么说，我错了，你不气恼，很高兴，很得意？”

李德威道：“当然，有女投怀，自献樱唇，这种事儿哪儿找去。”

李琼扬起了眉梢儿，带笑说道：“有点儿求之不得，是不？”

李德威道：“可真有点儿。”

李琼娇靥突然一红，道：“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初次，在我来说这是破题儿头一遭儿，我觉得怪好玩的，再来一个好不好？”

李德威镇定不住了，连忙睁开了两眼，他所看见的，是李琼带着狡黠笑意的一张脸，突然，他明白了，他上当了，让人捉弄了，他脸上刚一热，忽然间李琼的脸也红了，她忙把脸转向一旁道：“看来你的胆子还没我大呢，亏你仗‘鱼肠剑’杀气腾腾，威风八面。”

李德威心头一震，忙道：“我的鱼肠剑呢？”

李琼道：“我很喜欢那把剑，我拿走了。”

李德威一急道：“你……”

李琼道：“人都顾不了，还顾什么‘鱼肠剑’？”

李德威听得一怔，顿时无言以对。

的确，人都顾不了了，还顾什么“鱼肠剑”。

过了一会，他才道：“你究竟打算把我怎么样？”

李琼道：“我不说过了么，还要我说几遍！”

她说过，要留他在这儿些时日，等李自成破京之后自会放他走。

李德威想想急出了一身汗，道：“姑娘，你要是放了我，我一辈子感激……”

李琼霍地转过脸来，道：“你这是求我？”

李德威暗一咬牙道：“可以这么说。”

李琼的眉宇间突然掠过一片煞气，道：“你看错人了，别想在我面前动什么心眼儿，我不会那么傻，我爱你是一回事儿，我对我哥哥又是一回事儿，我会放你，但不是现在。”

李德威暗暗叫苦，道：“姑娘……”

李琼突然笑了，笑得很动人，她刚才看起来挺吓人的，摇摇头，道：“现在我不能放你，现在放了你，等于是把我的命交给你。”

李德威双眉一扬，道：“我可以保证，绝不伤害姑娘。”

李琼摇头笑道：“我不信，我除了哥哥，我谁都不信。”

李德威还待再说。

李琼急然站了起来，道：“你别再说了，就是你说干了喉咙磨破了唇，我不放你还是不放你，各为其主，换换你是我，你也会这样，说不定你早就把我杀了，时候不早了，你也该饿了，我叫他们把饭送过来！”

她袅袅走了出去。

李德威看着她出去，没说话，一时间脑子里涌起了很多很多的事儿，可却又像一片空白似的，什么都没有。

他怎么办？他能怎么办？

难道说真被她一直困到闯贼破京之后不成？

这一阵昏迷，昏迷得连日子都忘了。

不知道今天是几月几日，也不知道闯贼抵达京城了没有。

正在想着，外头传来了一阵轻盈步履声。

这阵轻盈步履声刚到门口，一阵沉重而急促的步履声又由远而近，随听一个低沉话声说道：“郡主，属于有急要大事禀报。”

只听李琼在外头问道：“什么事这样匆忙？”

那低沉话声道：“王爷派快骑回来……”

不知道是李琼提醒了他，还是他自己惊觉屋里有人，隔墙有耳，话说到这儿，话声突然低了下去。

那人的话声一下子压得很低，李德威尽管全身酸软，不能动弹，可是他高绝的功力未失，他隐隐约约地听见那人说了几句“告急”，“吴三桂驰援”，“请郡主火速增援”！

尽管只隐隐约约听了这么几句，任何人到可以意会到那是“蓟辽”总督吴三桂驰援京师，李自成进犯失利，特派快骑赶回彰德命李琼增援！

这几句话听得李德威心中一阵狂跳。

朝廷当日曾有调吴三桂勤王之议，后来又被搁置不议，现在事急，旧议重提，吴三桂部驰援，李自成失利，虽不敢说京师之危可解，至少短期内李自成的野心无法得逞，无可讳言地，这是一个安定民心，提高士气的好消息。

现在，他还有什么好急的？

心里喜意翻腾，耳朵却没放松外头的动静，那人没说几句话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门开了，李琼走了进来，娇靥上带点儿异色，一看李琼这神色，李德威越发地认为自己的推测没错，心里当时又增加了几分喜意，可是他强力压制着激动，不动一点声色。

李琼走到床前，道：“饿了吧，饭马上就送来！”

她唇边仍挂着一丝儿笑意，当然，那是装出来的。

李德威道：“谢谢你，我还不怎么饿。”

李琼道：“不怎么饿就是有点儿饿，现在你在我这儿，饿着你我会不安的，也会让人说我不人道！”

李德威吁了一口气道：“我饿一两天不要紧，饿着我也事小，路上有多少饿死骨……”

李琼坐了下来，道：“咱们两个之间，不能不说这些么？”

李德威道：“话可以这么说，可是我心里的悲痛却无法消除。”

李琼道：“你我之间不提这些事儿，至少气氛可以轻松些，我要跟你像夫妻一样地相处些时日，在这一段日子里，我要尽量地使你我之间的气氛轻松些，最好能暂时忘却外间的一切。”

李德威道：“抱歉，这我恐怕做不到。”

李琼抬手理了理云鬓，道：“你可以想，但我不希望你说出来。”

李德威没说话。

李琼沉默了一下，忽然说道：“我有点事儿要出去一趟，我会交待她们照顾你，呆会儿饭送来了，也自然会有人喂你……”

李德威心里跳动了一下，凝目问道：“是远行还是……”

李琼道：“怎么，你会想我么？”

李德威道：“也许。”

李琼倏然一笑道：“看来你对我已经动了情了，也难怪，谁叫你我已经有了肌肤之亲……”

李德威脸上一热，她也娇靥一红，接着说道：“两地相思，最断人肠，你放心，我不会远离，也会尽快地赶回来的，我这就走，早去可以早回，你歇着吧，该吃的时候好好吃，该睡的时候好好睡，知道不？听话，啊！”

完全像一个温柔体贴的娇妻，说着话，满脸的依依不舍色，只不知道是真情还是假意！

她伸手握了握李德威的手站了起来，道：“我本来想跟你温存片刻的，可是这时候的温存徒增分离之后的相思，还是等我回来之后吧。”

娇靥红红的，头一低，往外行去。

她低头的时候，眼圈儿突然一红，可惜李德威没看见。

李德威道：“我祝姑娘一路顺风，诸事顺利！”

她停步在门边，背着身子说了一声“谢”，然后说道：“我会尽快地赶回来，万一我要是有什么事耽误了，我临走会把解药留下来，到时候她们会给你服用的。”

话落，她开门走了出去。

李德威明知道她要到京师去增援她那哥哥李自成，但却没办法阻止她。

轻盈步履声远去了，听不见了。

他说不出那是什么感受，只觉得心口堵得慌。

他一个人静静躺在屋里，外头也相当静，一点动静都没有，静得可以让他听见灯火轻爆声。

他不知道在这间屋子里的床上睡过几个夜晚了。

不管有几个夜晚了，至少他现在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着急了。

吴三桂是个将才，虽然当初洪承畴兵败被俘时，他曾经逃走过，但那是因为兵败如山倒，他一个人难撑大局，无碍他的忠勇，无碍他的谋略。吴三桂部也常以善战著称，李自成都不是对手，李琼增援也不见得扭转劣势，反败为胜。

他还有什么好急的？

他心里想着这些事，不知道过了多久，外头突然响起了一阵轻盈步履声，他一听就知道来人是个女子，可是他也听出来人不是李琼。

果然，步履声由远而近，推门进来的是个黄衣少女。

这个黄衣少女并不陌生，当日曾半裸娇躯站在李德威眼前，是李琼那“十八金钗”中的一个。

他手里端着一个黑漆木盘，盘里有一个细瓷大碗，热气腾腾地，直往上冒。

她含笑到了床前，把漆木盘往几上一放，望着李德威笑吟吟地道：“李大侠，郡主走的时候交待过，让婢子来侍候您，郡主说您躺得太久，一下子不能吃太多，命婢子用鸡汤煮碗稀饭给您送来，稍候凉凉婢子再喂您吃。”

李德威道：“谢谢姑娘，给姑娘添麻烦了。”

黄衣少女道：“哪儿的话，这是婢子份内事，您别叫婢子姑娘，婢子叫翠芳……”

李德威道：“翠芳姑娘。”

黄衣少女翠芳深深看了他一眼道：“您现在这么客气，跟那天晚上的您完全判若两个人。”

李德威明白她何指，淡然一笑道：“有人在杀人的时候依然笑容可掬，可是我就笑不出来。”

黄衣少女道：“您说的那种人叫笑面虎，那种人最阴狠，最可怕了。”

翠芳还带点天真，或许是因为李琼的关系，对他很客气，李德威忍不住笑了，他忽然问道：“翠芳姑娘，你们郡主上哪儿去了？”

翠芳似乎很机警，目光一凝，道：“我们郡主没告诉您么？”

李德威道：“她跟我提了个大概……”

翠芳接口说道：“婢子也不大清楚，郡主临走的时候只说出了事儿出去一下，两三天就回来，让婢子好好侍候您，还说要是婢子有一点不周之处，回来就要罚婢子跪三天三夜……”

李德威心知她机警，不肯说，当即说道：“没这么严重吧。”

翠芳摇摇头，道：“您不知道我们郡主的脾气，我们郡主军令如山，说一句是一句，比我们王爷的话还管用，从没一个人敢稍微……”

李德威道：“那你放心，等你们郡主回来之后，我会在她面前帮你美言几句，说你照顾得我无微不至……”

翠芳神情一喜，忙道：“谢谢您，李大侠，您真好，那真太谢谢您了……”

忽然一怔道：“哎哟，净顾着说话了，把您吃饭的事儿给忘了，真该死，快让婢子侍候您吃吧。”

她俯身下来扶起了李德威，拿过枕头来垫在李德威身后，挨得李德威好近，她身上也有一股醉人的幽香。

李德威有点不自在，道：“谢谢你，我并不怎么饿。”

翠芳道：“那怎么行，您没听人说么，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吃不了一碗总得吃半碗，您要一点儿不吃，婢子不被骂死才怪。”

一边说一边端起了碗，碗里有个小瓷调匙，她一手拿着小瓷调匙送了过去。

李德威没奈何，只有张了嘴。

她这么一口一口地喂着，还问：“味道怎么样，会不会太热？”

人逢喜事精神爽，李德威现在不但愿意说话了，而且胃口也开了，他觉得这碗稀饭清淡合口，味道还真不错。

大处不可轻忽，小节不必过拘，不吃饭哪来的力气，没力气又能干什么？盗泉之水也好，嗟来之食也好，他一口气吃下大半碗去。

他不吃了，翠芳也没再勉强他，轻轻地放他躺下，端着剩下的小半碗走了，临走还千叮咛，万嘱咐，要他好好儿歇着，她一会就来。

或许是太累了，要不就是吃饱了人舒服了，没等翠芳再来李德威就睡着了。

其实，也是翠芳去得久了些，李德威足足等了翠芳一盞热茶工夫，到最后眼皮都重得睁不开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李德威被吱吱喳喳的鸟叫吵醒了，睁开眼看，窗户外头好亮，敢情已经是第二天了，而且看情形日头也已经老高了。

屋门关得好好儿的，翠芳不在屋里！

不知道怎么会那么静，不知道怎么会一觉睡那么久。

李德威觉得有点好笑，想笑，可是他没能笑出来，因为就在这时候他发现了一样怪事。

他记得昨天夜里他睡的时候，是面向上仰卧的，可是现在他却是向外侧卧着。

他连动都不能动，怎么会翻身？

是翠芳把他扳过来的？

他睡得好好的，翠芳没理由动他。

那是……

他一阵心跳，试着往里翻，居然轻易地一下翻了过去。

他心头一阵狂跳，霍地坐了起来。

他能动了，而且跟好人一样。

四肢也不再酸软无力了，几乎让他不能相信昨夜躺在这张床上不能动弹的是他。

这是怎么回事儿？

是那碗鸡汤稀饭解了他的药力，还是昨晚上他睡着之后，翠芳偷偷地给他吃解药了。

后者似乎不可能，他人虽不能动，功力犹在，翠芳进屋他不会不知道，更何况给他服药非捏开他的嘴不可。

那么是……

突然之间他想起了这一夜熟睡，他有点明白了，为什么吃了那碗稀饭之后就那么好睡，九成九是稀饭里下了解药。

为什么李琼刚走翠芳就给他服了解药？

是李琼的意思还是翠芳救他？

他挪身下地，蹬上鞋就要出去，一眼瞥见桌上放着两样东西，他的鱼肠剑，鱼肠剑下压着一封信，信封上没写字，但封着口。

他怔了一怔，一把抓起了两样。

撕开信封，抽出一张雪白的信笺，幽香袭人，雪笺上行行龙飞凤舞小草。他看得心头连震，立时怔住了。

那张雪笺上写着：

“大哥，我再这么叫你一声，以后我不会再这么叫你，你也不会再让我这么叫你！

我走了，但不是带兵增援，而是做我真真正正，名符其实的郡主去了，不，从今后我应该是皇姑了！

为让你安心，我造了个假消息，其实在那时候我兄王已到北京兵临城下了，吴三桂远在关外，他来不及驰援，也无意驰援，京城里有曹化淳作为内应，攻城之战已胜券在握，当你见着这封信的时候，我兄王恐怕已经进入禁宫坐上那把龙椅了。

我让翠芳暗中给你服下解药，同时奉还鱼肠剑，所以假手翠芳，为的是怕你翻脸成仇，以武相向。

我待你不薄，将来再相见，你应该不会用这把鱼肠剑杀我，再说你我也有过肌肤之亲，不管将来的结局如何，总得让人有一段甜美而温馨的记忆。

别悲痛，也别激动，一切都是天意！知名不具。”

李德威何止惊，简直怕，如果李琼现在眼前，他会毫不考虑地递出他这把鱼肠剑。

他两手一合，信笺粉碎，在片刻只屑纷坠的同时，他带着一阵长啸扑了出去！

“彰德”有一半成了空城。

贼兵一个也不见了，留下的只是仍畏畏缩缩的可怜百姓！

路上是平静的，平静得出奇。

李德威脸煞白，眼赤红，嘴唇都咬出了血，他一口气赶到了“北京城”下。

“北京城”下有人，有活人，也有死人，很乱，也惨不忍睹。

他顾不得多看，也不管那些叱喝叫嚷，他闯进城，一口气进了禁宫。

他虽是“布衣侯”的义子兼衣钵传人，但这却是他头一次进宫，宫里也是一片凌乱，倒的倒，毁的毁，地上有血迹，也有死人，那些丝幔后，还有吊死的，只不见一个活人。

他整个人都麻木了，直闯内宫，刚进内宫。他便看见了一个活人，那是个宫女，缩在一根蟠龙柱后直哆嗦，满脸是泪，但没哭声，她不远处地上躺着个雍容华贵的中年妇人尸体，混身上下都是刀伤，那把带血的刀就在她身旁，刀旁边还有一只女子的断臂，但却不是那中年妇人跟那宫女的。

李德威一步跨到，一把抓住了那宫女，颤声说道：“圣上呢？”那宫女刷白的嘴唇抖了半天才说出话来：“由御林将军保着出宫去了。”

李德威接着问道：“两位太子跟公主呢？”

那宫女道：“两位殿下被送走了，公主让圣上砍下了一条胳膊，刚让个尼姑救走了。”

李德威听得一怔，道：“尼姑？是怎么样一个尼姑？”

那宫女道：“很年轻，她说她俗家姓祖。”

“姓祖？”李德威听得心头一震，急道：“可知道她把公主带到哪里去了？”

那宫女道：“不知道，她没说，我也没问！”

李德威一指地上那中年妇人道：“这是……”

那宫女道：“贵妃袁娘娘，是圣上怕她遭贼辱……”

倏地住口不言，但旋又说道：“你是……”

李德威道：“我姓李……”

那宫女两眼一睁道：“你是不是布衣老侯爷的……那尼姑说她认识你，要是你到宫里来，让我告诉你是她把公主带走了！”

李德威这时候没心情想别的，微一点头道：“我认识她，可曾看见布衣老侯爷？”

那宫女摇摇头，道：“没看见，好些日子没见老侯爷进宫了。”

李德威松开了她道：“宫里不能呆了，你自己逃生去吧，我还要找圣上去。”

他没容那宫女说话，转身扑了出去。

他一路往外去，怪的是没看见一个贼兵，可是刚出宫门，他看见了，十几个黄衣剑手围着一个使刀的独臂人，那赫然是罗汉。

地上躺着几个黄衣人，罗汉的左腿有两处伤痕，鲜红的两片。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李德威一声怒啸连人带剑扑了过去，一把紫金刀已够难应付的了，哪堪再来一把鱼肠剑？这两样都是当今之最，鱼肠剑加上紫金刀，猛虎扑羊，风卷残云，一转眼工夫那些黄衣剑士躺下了七八个，剩下两个心胆欲裂，猛攻一剑，双双要跑。

李德威悲怒填膺杀红了眼，鱼肠剑脱手飞出，给左边一个硬生生来个一剑穿心，从后背直穿前胸，右边那个魂飞魄散，微一怔神间，李德威人已扑到，一只右掌硬生生地插入了他左肋之中，往外一带，血花四溅，肚肠外流。

李德威看他没看他，转身拔起鱼肠剑，道：“罗汉，你什么时候到京里来的？”

罗汉苦笑一声道：“刚到，我来迟了……”

李德威心中一阵刺痛，道：“我也来迟了一步……”

“对了，”罗汉两眼忽地一睁，道：“我差点忘了告诉你，我刚碰见祖姑娘了，当日她是被盲大师救了去了……”

李德威道：“我知道了，阿霓她们也到京里来了么？”

罗汉摇头说道：“不知道，没看见，现在我也没心情管别的，碰见你很好，听说皇上往煤山方向去了，你赶去找找吧，我找那些罪该万死的贼去，不死咱们过两天再见。”

扭头如飞驰去。

李德威一听皇上往煤山方向去了，也顾不得别的了，当即转身往煤山方向疾掠而去。

煤山在“神武门”北，距宫城不过百步之遥，转眼工夫之后李德威便驰抵了煤山，他一口气驰上了煤山最高处。

煤山高不过数十丈，周围二里许，他居高临下一眼便看见煤山东麓有两个人，一个吊在一棵海棠树上，一个站在树旁十几步处。

吊在海棠树上的那个，身穿龙袍，长发覆面，站在树旁十几步外的那个，是个身穿灰衣的清瘦老人，山风吹得衣袂飘扬，他却卓立不动。

李德威心胆欲裂，翻身扑向东麓，扑近，他双膝落地砰然一声跪了下去。

看那身龙袍，吊死在海棠树上的这个人不用说定是崇祯皇帝。

事实上不错，袍襟向外翻着，襟上两行朱笔写的字迹，写的是：

“朕无德，上于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李德威心颤，人颤，泪默默的流，英雄有泪不轻弹，他哭的是大明朝的江山，他哭的是普天之下的百姓。

外患频仍，强敌压境，虽陷城失地但无大碍。

而闯贼造反，却攻破京师，逼死皇上，怎不令人悲痛。

李德威泪尽血出，转脸望清瘦老人，一看之下他又不禁魂飞魄散，现在他才发现，清瘦老人早已自断心脉身故多时。

他急行几步扑倒在地，就在这时候……

一阵急促步履声传了过来。

李德威强忍悲痛翻身站起，他满脸是血，神态怕人，两道火一般的赤红目光直逼过去。

山上跌跌爬爬上来个人，浑身是血，穿的是一身太监服饰，脸白得不带一丝儿血色。

李德威看见了他，他也看见了李德威，登时，他心动了，两眼直愣愣地瞪着李德威。

李德威冰冷说道：“你是内侍中的哪一个？”

那人愣愣地道：“你是……”

李德威道：“我布衣老侯爷的衣钵义子李德威，答我问话。”

那人脱口叫道：“原来是小侯爷，奴婢王承恩。”

跌跌爬爬的跑了过来，砰然一声拜倒，放声大哭：“小侯爷，万岁跟老侯爷都……都……奴婢遍寻万岁不着，听见信儿才跑到这儿来的……”

李德威没说话，他能说什么，半晌他才说道：“李自成罪该万死，我要不把他碎尸万段，挫骨扬灰，誓不为人！”

王承恩哭着说道：“小侯爷，怪只怪那曹化淳，要不是他半夜偷偷开了‘彰仪门’，贼兵还不会那么快打进来……”

李德威道：“我知过了，曹化淳呢？”

王承恩道：“贼进城后奴婢就没看见他，大半是投贼去了，您不知道，宫里有不少人让贼兵弄了去！”

李德威道：“不要紧，他就是躲到天涯海角我也会找到他的。”

王承恩道：“小侯爷，您请杀贼去吧，这儿有奴婢料理。”

李德威迟疑了一下，一点头道：“好吧，我把圣上跟老侯爷交给你了，我要把李自成跟曹化淳的两颗狗头挂在禁城之上以谢天下。”

他飞身掠了下去。

他走错了，崇祯跟布衣侯的遗体，哪是一个太监能保护得了的。

他走了，王承恩却对崇祯遗体拜了八拜，哭一声：“万岁慢走，奴婢来了。”

解下带子在海棠树上打了个圈，脖子往上一挂，他也就上了吊！

“北京城”里里外外没多大，找别的不容易，找个李自成按说不算难，可是李德威就没能找着他，甚至连曹化淳也没找到。

内心的悲痛，加上肉体的疲累，李德威钢铁般个人都倒了下去，倒在南城根一座破庙里。

他只觉脑中昏昏，浑身发烫，再也支持不住。

他好急，他告诉自己绝不能倒下去，奈何他毕竟还是倒了下去，眼看着倒在满是灰尘的地上的自己，李德威又急又气，欲哭无泪。

这么一来，他不但不能杀贼，一旦贼兵找到这儿来他反而会白白把命送掉，这样死岂不是太轻，太容易了？

天黑了，他心里跟肉体上的难受，再加上急跟气，他昏了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渐渐地有了知觉，身上也似乎好受些了，眼前有点儿亮。

睁眼一看，他还在这座破庙里，身子下不知道什么时候垫上了一片枯草，神案上点着半截蜡烛，有个年轻女子正在用簪儿挑灯蕊。

他看得一怔，脱口叫道：“阿喜。”

那年轻女子一惊缩手，霍地转过身，可不正是七格格的侍婢阿喜？

阿喜另一只手摸着心口，皱眉笑道：“您醒了，什么时候醒的，也不先打个招呼，可没把婢子吓死。”

李德威翻身坐了起来，除了觉得人有点乏力之外，别的已经没什么痛苦了，他道：“你怎么在这儿……”

阿喜笑说道：“怎么，许您在这儿，就不许我们在这儿么。”

李德威：“阿喜，我是问……”

阿喜抿嘴一笑道：“您别急，让婢子告诉您，婢子是跟格格来的！”

李德威听得一怔，道：“怎么，你是跟……七格格也来了？”

阿喜“嗯”了一声，点了点头道：“当日在‘长安’杨督帅府门口，婢子拜别的时候，只当今生今世再也见不着您了，谁知道事隔不过数月在这儿又碰见了您……”

倏然一笑道：“您跟我们可真有缘啊。”

李德威没笑，他哪笑得出来，沉默了一下道：“阿喜，是你救了我？”

阿喜摇摇头，道：“不是婢子，是我们格格，婢子只是在一边儿打下手。”

李德威四下看了看，道：“七格格呢？”

阿喜道：“有事儿出去了，我们格格特意把婢子留下侍候您。”

李德威道：“谢谢你，我怎么敢当，七格格到这儿来是……”

阿喜笑得有点神秘道：“婢子不清楚，您最好当面问我们格格。”

李德威心知她是不肯说，其实他也能料到几分，八成儿“满洲”要趁火打劫。

他沉默了一下，转移了话锋，道：“七格格现在没事儿了？”

他是指七格格当日被押走事。

阿喜摇摇头，道：“谢谢您，总算我们格格福命两大，没事儿了，我们那位九王爷是个不轻易饶人的人，要是没有事儿，他不会轻易放了我们格格的。”

李德威看了她一眼道：“恐怕他还有借重七格格之处。”

阿喜怔了一怔，突然笑了：“李爷，您可真是个聪明人，什么都瞒不了您，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就冲这一点儿，我们永远不会是您的对手。”

李德威没料错，“满洲”确实有意趁火打劫，他笑了笑，刚要说话。

“其实……”阿喜已接着说道：“李爷，目下的情势很明显，我们对的不是大明朝，您对的也不是我们‘满洲’，咱们之间应该可以化敌为友，甚至应该携手合作了，您说是不？”

李德威目光一凝，道：“怎么，喜姑娘，连你也跟我说斗心眼儿来了。”

阿喜睁大了一双美目，道：“哎哟，李爷，天地良心，婢子说的是实话，您可别冤枉婢子，就是因为您跟我们格格有这段情份在，婢子才希望您二位之间能化敌为友，要换个别人，婢子才不管他们是敌是友呢。”

李德威沉默了一下道：“也许我多心了，只是，喜姑娘，你要明白，贵邦一天不放弃对我大明朝的野心，我跟七格格之间就一天不会化敌为友。”

阿喜道：“李爷，婢子刚才不说了么，眼下的情势已经很明显了，我们对的已经不是大明朝了……”

李德威摇摇头，道：“阿喜，你的意思我懂，不过我要告诉你，大明朝还没有亡，只要大明朝这亿万子民还活在这世上一天，大明朝就不能算灭亡。”

阿喜眨了眨眼，道：“那……您大明朝这亿万子民世代代永继不绝，到什么时候才算了啊。”

李德威道：“不错，阿喜，这就是告诉贵邦，告诉你，告诉任何人，大明朝永远不会亡。”

阿喜微微低下了头，没说话，半天她才摇头说道：“李爷，您的感受，您的心情婢子明白，您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一根支柱难撑大厦之将倾，只手难以回天，婢子希望您别过于难过。”

李德威心如刀割，但他表面上表现得相当平静，他摇摇头，道：“谢谢你，喜姑娘，我不会难受的，事实上这种事也不是两字难受能解决的，其实，皇上虽然崩殂，还有一位太子及诸王尚在，大明朝仍然大有可为！”

阿喜道：“李爷，您这么想么？”

李德威道：“不只我一个人这么想，凡大明朝的子民人人都这么想，贵邦也应该能够体认这一个事实。”

阿喜道：“李爷，贵朝的大臣陈渲、魏藻德、张若麒、梁兆阳、杨观光等都已变节移志，腆腆事贼……”

李德威双眉微扬道：“这几个乱臣贼子不足以代表大明朝满朝文武，大明朝还有袁崇焕、史可法一干忠良！”

阿喜道：“婢子也听说袁崇焕是员大将，史可法是位忠……”

顿了顿，话锋忽转，道：“李爷，您刚才说贵朝有位太子没遇害，那位太子现在……”

李德威突然有所警觉，摇摇头道：“我刚到京，还不知道，就是我知道

也不会告诉你，喜姑娘应该体谅……”

阿喜道：“您这么说叫婢子怎么敢当呀，您明鉴，婢子可没别的意思，婢子是怕那位太子落进了李自成手里……”

李德威摇头说道：“不会的，天心不会那么绝的！”

只听一阵轻快步履声传了过来。

阿喜眼往外望去，道：“格格回来了。”

拧身迎了过去。

李德威想镇定，可是他没法子不让一颗心猛烈的跳动，抬眼往外望，浓浓的夜色里走进了七格格，身后跟着另三个侍婢，尽管夜色很浓，李德威还是能看得清清楚楚，七格格一身劲装，外罩一件黑毛氅，人比以前瘦多了，李德威看得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受，他说不出那是种什么感受，只觉得胸口闷闷的。

他站了起来，七格格直走到他跟前，脸上看不出有什么表情，只是那对眸子里却包含了不少，那是经过极力隐藏藏不住显露出来的，她凝视着李德威，像是要从李德威脸上找出什么。

李德威有点不安，可又不便也不忍把目光移开，他不安地叫了她一声：“七格格。”

七格格也说了话，那略显苍白的娇靥上飞快地掠过一丝不可捉摸的东西，道：“你好。”

李德威道：“谢谢七格格，七格格也好。”

七格格淡淡地笑了笑，道：“还是老样子，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请坐，咱们坐下谈。”

两个人坐了下去，就对坐在那片干草上，七格格看了看他，道：“你好点儿了么？”

李德威道：“已经好了，我还没谢谢七格格……”

七格格身子往后一靠，靠在了一根柱子上，道：“说这话有点见外，不管怎么说，咱们私下是朋友，假如你看见我躺在这儿，你也不会不管，是不，再说我也欠过你的，我这等于是还债，既是还债，谁该谢谁？”

李德威没说话。

七格格抬皓腕轻理云鬓，忽然一笑说道：“想想也怪好玩儿的。”

李德威目光一凝，道：“七格格这话……”

“在‘长安’，咱们是那样分手的，咱们又是这样碰面的，你没想到会再见着我，我更没想到还能再见着你，想想这不是怪好玩的么。”

李德威点了点头，道：“的确，世事的变幻是令人难以预料的……”

七格格目光一凝，道：“我忘了问了，杨、祖二位姐姐都好？”

李德威想细说，可是却觉没那心情也没那必要，只随口说了声：“都好，谢谢。”

七格格道：“她二位也到‘北京’来了么？”

李德威道：“没有，不过应该快到了。”

七格格点了点头道：“你在这儿，再说贵朝也遭逢巨变，她二位不会不到这儿来的，不过还是不来的好，这地方是个是非之地，平静不了几天。”

李德威道：“那是一定的，闯贼背天悖人，岂会长久得势？”

七格格口齿启动了一下，道：“我是说……不谈这些了，阿喜，把酒菜拿来，我陪李爷喝两杯！”

阿喜答应了一声往后而去。

李德威忙道：“七格格，不必了，我还有事儿……”

七格格抬头道：“我知道你有什么事儿，不忙在这一时，这一次见面太难得，不是我的命大长安一别便成永诀，这儿一别今后不知道是什么情形呢，好歹陪我喝两杯好么？”

话，跟她的神情，都使得李德威不忍拒绝，他没再说话。

阿喜从后头来了，她端着酒，另外一个侍婢阿富端着几味酒菜，放下酒菜后，阿喜们就识趣地躲开了。

筷子是两双象牙筷子，酒是一只银壶盛着，却没酒杯。

七格格拿起酒壶对嘴儿先喝了一口，然后把它递给了李德威，道：“别嫌我。”

不知道她心里是怎么想的，至少她表面上看上去很泰然。

李德威有着一刹那的不安与为难，可是很快的他就有了决定，人家冰清玉洁，尊贵个女儿家，人家都不嫌他，他又嫌得什么人家？

他接过酒壶就是一口，酒很香，另外有种香比酒还香，他心里有种异样感受，忍不住一阵激动。

七格格本来很泰然，可是这时候苍白的面颊突然掠起一抹飞红，皓腕一伸，道：“把酒给我。”

李德威入目那非因酒意而酡红的粉颊，心头猛然震动，忙把酒壶递了过去。

酒就这么递来递去的喝着，两个人都没说话，沉静得令人不安。

突然，七格格放下酒壶开了口：“你看我是瘦了还是胖了？”

李德威没想到她会突然问这么一句，怔了一怔，迟疑了一下才道：“七格格比在‘长安’的时候，好像瘦了点儿。”

七格格一双美目之中突然出现了泪光，晶莹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可是她就是不让它掉下来，她笑了笑，笑得幽怨凄婉，笑得让人心酸：“这一阵子太累了。”

谁知道她是因为累，还是为了别的什么？

李德威不得不改变话题，同时他也不愿错过这机会：“七格格这趟到京里来是……”

七格格眨动了一下美目，道：“我希望咱们现在谈的都是些私人间的事儿，好么？”

李德威看了看她，微一点头道：“我遵命。”

七格格忽然一笑道：“对了，你们三位什么时候请我喝一杯？”

李德威倏然而笑，笑得勉强，也有点赧然：“恐怕还早得很，这时候不是谈儿女私情的时候。”

七格格摇摇头，道：“我不急，只要有这么一天就行，我能等，到时候可别忘了给我一张帖子。”

李德威笑笑，没说话。

七格格口齿启动，欲言又止，半天她才说道：“我好像觉得咱们之间的私人事儿没多少好说的！”

李德威道：“那是因为七格格跟我都有所牵涉，要是没那种牵涉，相信能说的话就多了。”

七格格道：“我不想甚至怕提私人以外的事儿，可是我又不愿让咱们俩

之间冷场喝闷酒，这样吧，索性咱们说个痛快，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看怎么样？”

李德威笑笑说道：“我也乐于从命。”

七格格道：“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不谈了，谈谈现在，你打算怎么办？以我看你已经没有什么牵涉了。”

李德威扬了扬眉道：“我刚才跟喜姑娘谈过，只要贵邦一天不放弃对大明朝的野心，我跟七格格之间就一天难以化敌为友，只要大明朝的亿万子民还活在世上一天，大明朝便永远不会灭亡。”

七格格深深地看了他一眼，道：“要是贵朝的满朝文武都像你，大明朝就不会有今天了。”

李德威道：“这只是个危难时期，打古至今，代代有奸佞，代代有危难时期，只能度过这危难时期，太平盛世便……”

七格格道：“恕我直说一句，你有信心是对的，但却不能否认事实，就算是个危难时期，你们有把握度过这危难时期么？”

“有这个把握，”李德威毅然点头说道：“我刚才也跟喜姑娘说过，大明朝还有袁崇焕及史可法一干忠良在，仍然大有可为。”

七格格摇摇头道：“我无意打击你的信心，泄你的气，你对目下的情势了解得还少，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你要是了解了目下的情势，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李德威道：“目下的情势如何，李自成背天悖人，得势不过是暂时……”

七格格摇头说道：“我不是指李自成，这班流寇乌合之众不堪一击，所以现在任他稳坐北京，耀武扬威，不过尚有挟百战连胜之锐锋，我指的是‘满洲’雄兵陈于关外，伺机入主中原，‘满洲’不敢说兵马强壮，至少这支雄兵不是李自成的乌合之众，不是贵朝那残余的疲兵所能匹敌，你认为我说的对不？”

李德威心神震动，默然未语，他不能不承认这是事实，七格格的话跟把剑一样，一下递出正中要害，事实上这也是他所顾虑，所引以为忧的。

李自成不足为患，满洲才是可怕的大敌。

沉默了半晌他才开口说道：“吴三桂统兵镇守‘山海关’……”

七格格道：“吴三桂？他的父亲跟爱妾陈圆圆都被李自成所执，恐怕他现在已经没有心情对付关外了。”

李德威扬了扬眉道：“吴三桂不会是那么不明大义，不识大体的人。”

七格格淡然一笑道：“但愿他不是。”

李德威道：“他官至辽蓟总督受国之深恩，焉会为一己之私，置压境大敌于不顾……”

七格格道：“但愿他不会，我不跟你辩了……”

顿一顿，道：“听说令师已经殉国了，是么？”

李德威心里一阵悲痛，微一点头，道：“是的。”

七格格道：“人死不能复生，你也不必太难过，再说老人家求仁得仁，求义得义……”

李德威道：“谢谢七格格，我已经不难过了，难过于事无补！”

七格格没说话，半晌忽然凝目说道：“听说你认识李自成的妹妹，有这么回事么？”

李德威一怔，一阵羞愧泛上心头，道：“七格格的消息相当灵通。”

七格格眨了眨眼，道：“这么说确有这回事了，你是怎么与她认识的？”

李德威没隐瞒，根本也就没打算隐瞒，把结识李琼的经过概略地说了一遍。

静静听毕，七格格笑了：“此女颇具心智，而且相当可人，只是卿本佳人……”

话锋忽转，道：“你到了京里之后见过她么？”

李德威摇头说道：“到现在为止还没有。”

七格格道：“想不想见她？”

李德威道：“七格格这话……”

七格格摇头道：“别问我何以作此一问，只告诉我说想不想见她？”

李德威道：“想如何，不想又如何？”

七格格道：“你要是不想见她，那就算了，你要是想见她，我可以把她的住处告诉你。”

李德威扬了扬眉道：“谢谢七格格的好意，我不想见她。”

七格格眨动了一下美目道：“真的？是心里的话么？”

李德威道：“我不明白七格格何以作此一问。”

七格格道：“我这么说一句你就懂了，你不是在找李自成么？”

李德威心头一震，道：“七格格怎么知道……”

七格格道：“这是一定的，李自成祸国殃民，凡是大明朝的子民，没有一个不想食他的肉，寝他的皮的。”

李德威想要问她李琼的住处，可是话到嘴边，他马上有了惊觉，他点点头，道：“七格格说的不错，李自成祸国殃民，罪该万死，凡是大明朝的子民，人人都想食他的肉，寝他的皮，可是现在我不能杀他，现在大明朝元气大伤，杀了他等于帮了贵邦的忙。”

七格格淡然一笑道：“你恐怕会错了我的意思了。”

李德威道：“是么？”

七格格摇摇头，道：“我不愿意找你争辩，相见大不易，我也不愿为这件事造成彼此间的误会，你既然不愿见这位可人的郡主，我也不便勉强……”

李德威道：“七格格，有句话我不得不说。”

七格格道：“你说吧，无论什么话我都不会怪你。”

李德威道：“我跟七格格之间的私交归私交，可是一旦立场有所冲突，我只有舍私交顾立场……”

七格格点头说道：“我知道，在‘长安’你就是这么说的，各为其主，本该如此，我也是这样儿。”

李德威道：“七格格，我还有后话。”

七格格“唔”一声道：“你说吧，我听着呢。”

李德威道：“我不希望贵邦趁火打劫。”

七格格微微一怔，倏然而笑，她笑起来永远那么美，永远那么动人，道：“我向你保证，我绝不会趁火打劫，甚至于不做任何行动，你可信得过？”

李德威一双目光凝注在她脸上，道：“若说七格格这趟到京里来毫无目的的，实在难让我相信。

七格格平静得很，摇头说道：“要说我这一趟到‘北京’来毫无目的，那是欺人之谈，我有目的，我要看着李自成败走荒郊，看着‘满洲’大军入关，可是我敢向任何人保证，我绝不做任何行动。”

李德威道：“这倒是令人费解的事……”

七格格嫣然一笑道：“你不必费解，甚至连想都不用去想，你可以随时监视我，只发现我有一点趁火打劫的行为，你可以当场杀了我，你要是下不了手，我也可以当场自绝，不过以你这种只顾大立场的忠心赤胆看，你不会下不了手的。”

李德威正色说道：“七格格，这不是闹着玩儿的。”

七格格道：“我一本正经，彼此立场敌对，你也不必有任何顾虑。”

李德威双眉一扬，道：“七格格，你我就凭这一句话。”

七格格点头说道：“就凭这一句话，不但是我，只你发现在何一个‘满洲国’人有任何趁火打劫行为，你都可以当场杀了他，不过我有个条件，也希望你能点头，在没有发现我邦人有任何趁火打劫行为之前，你别动我邦现任‘北京’的任何一个人，行么？”

李德威毅然点头，道：“行，你我一言为定。”

七格格看了他一眼，嫣然笑道：“打从‘长安’第一面到现在，这是我谈话最融洽，也最久的一次，难得。”

她拿起酒壶喝一口，随手又把酒壶递给了李德威。

李德威喝了一口酒，七格格道：“我不做任何行动，可是我不能干涉也不能耽搁你的行动，而且我愿意提供你每一个你想知道的消息，话说在前头，我只提供你消息，愿不愿采取行动那在你，眼下我就有个消息告诉你，贵君上的遗体已经被李自成派人从煤山移往‘东华门’外一个临时搭盖的草棚子里去了，贵君上已然殉国，我以为他的遗体不该再受贼辱……”

李德威霍地站了起来，道：“多谢七格格，煤山之上不是皇上……”

七格格摇头说道：“别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贵君上的遗体已被李自成派人从煤山移往‘东华门’外。”

李德威一抱拳道：“异日再谋后会，告辞。”

长身而起，破空射去。

李德威走了，七格格没动，也没说话，拿起酒壶慢慢地喝了一口，娇靥上泛起了一丝异样的神色。

阿喜四个从后头走了过来，阿喜道：“格格，李爷走了？”

七格格微微点了点头，没说话。

阿喜道：“您为什么不让他杀李自成？”

七格格说道：“要是杀了李自成，咱们一时半会儿就进不来了。”

阿喜讶然说道：“他要是杀了李自成，咱们一时半会儿就进不来了？为什么？”

七格格摇摇头，道：“你不懂。”

阿喜道：“婢子就是因为不懂才问您。”

七格格没说话。

阿喜忽然坐了下来，道：“格格，您真还要听九王爷的？”

七格格道：“怎么，我不该听么？”

阿喜道：“他这么对您，您怎么还……您总该为您自己想想啊。”

七格格摇头说道：“我从来就没为自己想过，我想的只是‘大清国’！”

阿喜道：“格格，当日在‘长安’的已经过去，不说了，到如今您还这么深爱着李爷，李爷心里也不是没有您，为什么您不……您将来跟杨、祖二位姑娘做个伴儿，三个人亲亲热热，该有多好啊。”

七格格道：“为什么要我迁就他，他不迁就我？”

阿喜道：“格格，是您嫁他，不是他嫁您啊。”

七格格道：“谁说我要嫁他来着，‘大清国’那么多人，你怕我嫁不出去，你怕没人要我么？”

阿喜道：“‘大清国’里的人不少，想要您的人也很多，求都求不到，可是您肯您愿意？哪一个您看得上眼，您要是肯，要是愿意不早就让人拿八抬大轿把您抬走了。”

七格格皱眉说道：“行了，阿喜，这是我的事，又不是你的事，你操什么心，着什么急呀。”

阿喜道：“话不是这么说，格格，真要是婢子自己的事，婢子也就不操心不急了，婢子四个跟了您这么多年，您待婢子这么好，婢子四个不能不为您不平，您想想看，格格，您辛苦了这么些日子，你究竟得到了什么，您怎么就不为自己的一辈子想想……”

七格格轻叱说道：“好了，好了，阿喜，你有完没有。”

阿喜翻身跪倒了，阿富三个一见阿喜跪下也跟着跪下了，阿喜流泪说道：“格格，您好可怜，婢子四个不忍见您……”

七格格变色叱道：“你们这是干什么，快起来。”

阿喜哭出了声，阿富三个也低下了头。

阿喜道：“婢子四个只求您为自己想想……”

七格格霍地站了起来，道：“你们这是教我不忠不孝，我不敢再要你们，给我马上回‘满洲’去吧。”

阿喜失声痛哭：“格格，您这是为什么啊？”

七格格道：“不为别的，只因为我生在‘满洲’，我是个满旗女儿。”

阿喜低下了头，泣不成声。

七格格忽然也低下了头，半天她才把头抬了起来，眼圈儿红红的，却未见泪光，柔声说道：

“你们起来吧，都起来吧。”

阿喜忙摇头说道：“格格，您答应了……”

七格格正色说道：“我没答应什么，也不能答应什么，你们跟我这么多年，应该知道我是个怎么样的人，你们谁要是再逼我，我只有一个办法，不要你们。”

阿喜道：“格格，您是知道的，李爷他……”

七格格忽然笑了，笑得非常轻淡，也凄楚：“傻姑娘，爱一个人不一定非嫁给他不可，要是每一对有情人都能成为眷属，世上就不会有旷男怨女了，把爱意留在心里，到了将来没事儿的时候可以回想回想，不也挺好么？”

这番话让人心酸。

这番话赚人眼泪！

阿喜四个又哭了！

七格格没再说话，香唇边掠过一丝抽搐，娇靥上的神色令人难以言喻。

一时间这座破庙里只有哭声，别的什么也听不见。

烛火在摇晃着，几乎听得见那轻微的“劈剥”声。

眼泪不住地往下流。

一滴，一滴。

一串，一串！

“东华门”外凄凄惨惨，冷冷清清。

“东华门”原是禁城的四门之一，往常平常人是不能近的，可是，现在不同了，当日守城的禁军不见了，一个人影儿也看不见。

浓浓的夜色里，远看“东华门”外只有一点微弱昏暗的灯光，豆般大小，近看，那是一座新搭的席棚。

席棚里放着一具薄薄的柳木棺材，不见香火也不见白蜡，只有一盏油灯。

棺木前地上坐着两个老太监，两个人都低着头一动不动，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怎么。

李德威在离“东华门”四五十丈处便收势缓下身法，他倒不是怕什么，可是他不能不防着点儿。

明枪好躲，暗箭难防，闯贼那一伙儿里不是没有好手，而且为数也不少，他们把崇祯皇帝的遗体放在这儿，引那些忠贞之士上钩，并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李德威一边一步步地往前走，一边竭尽耳目四下搜索。

往前走没两三丈，他突然有所发现，他发现离他身左十多丈处躲的有人，而且他发现躲的人还不只一个。

他明白，他发现了人家，当然人家也早在他发现人家之前发现了他，敌暗我明，这是一定的。

要想这时候停步，或者改方向绕过去先除去这埋伏的暗桩，已经是不可能了，因为他现在一举一动全在人监视之中。

现在他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佯装不知，走近些，然后以快速的身法扑过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先把这一处埋伏去掉。

一念及此，他在一步步前迈间，双臂已然暗凝了功力，再走前丈余，他就要腾身扑过去了。

就在这时候，他发现那藏人处突然传来了一个低低话声：“李大侠，凌风在此，请过来一下。”

这句话听得李德威心头一跳，他听出来了，说话这人确是凌风，他当即掉转方向走了过去。

话声传来处，是一处房屋的墙角后，他刚近那处墙角，凌风便从暗隅里迎了出来，凌风仍是当日在“宛平”那身打扮，跟在凌风身后的还有两个英气勃勃的年轻小伙子，打扮跟凌风差不多，只是个头儿都比凌风壮。

在这当儿，李德威就跟在异乡乍遇亲人似的，上前抓住了凌风的手：“兄弟，你什么时候到京里来的？”

凌风嘴张了几张，没能说出话来，却突然流下了眼泪，两个年轻小伙子也跟着低下了头。

李德威明白凌风为什么掉泪，为什么哭，刹时间他的心情也够沉重的，他拍了拍凌风道：“兄弟，别难过了，大明朝已经到了这种田地，难过是没有用的，好在咱几个都还在，让咱几个携起手来从头干起。”

凌风抬起了头，哑声说道：“您知道么，老侯爷已然……”

李德威点了点头，截口说道：“我已经知道了，在咱们这些人当中，恐怕我还是头一个知道的，只是大丈夫流血不流泪，要是哭能救大明朝，我愿意哭上七天七夜，哭个泪尽血出……”

凌风道：“您的意思我懂，只是我忍不住。”

李德威又拍了拍他，道：“有话呆会儿再说，先给我介绍介绍这两位兄弟，这两位兄弟是……”

凌风道：“他两个是帮主身边的，原是不离帮主身边的，可是现在人手不够，只有把他两个分出来跟着我了！”

两个小伙子上前恭谨躬身，齐声说道：“潘玉、金奎见过李大侠。”

李德威伸手抓住了两个：“两位兄弟别客气，大明朝要靠咱们同心协力来拯救，今后咱们也要同甘苦共患难，过于客气了不便说话。”

转望凌风道：“兄弟，帮里的情形现在怎么样？”

凌风道：“这次闯贼犯京，帮里的弟兄损失不少，现在已化整为零，化明为暗，说起来也够人难受的，几代传下来的这身打扮全改了。”

李德威道：“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一时权宜之计，兄弟也不必过于难受，真要说起来，插在宫里的大明朝旗帜都改了，别的还有什么不能改的，帮里还有哪几位在京里？”

凌风道：“差不多都在这儿，怎么，您需要人手？”

李德威摇头说道：“不，我只是要兄弟告诉他们一声，现在的情势诡谲异常，‘满洲’陈兵关外，准备随时入侵，咱们不能不防他们趁火打劫，而且咱们也不能帮他们诛灭李自成，因为咱们一旦杀了李自成，他们就会乘乱

入侵，大明朝元气损伤过重，无力抵御，到那时大明朝的江山出狼喙又入虎口，后果将更不堪想像，所以咱们不要轻举妄动……”

凌风道：“是，我呆会儿就把您的令谕传出去。”

李德威道：“还有‘满洲’那位七格格现在京里，我会跟她约法三章，她不做趁火打劫的任何行动，也希望咱们在没发现她的人有任何行动之前不动他们！”

凌风道：“这恐怕不可靠，她们不是存心趁火打劫到京里来干什么，她们绝不可能没有企图。”

李德威道：“我知道，这一点我想到了，或许他们先埋伏这么一着在这儿，以便来日大军入侵时作为内应，不管怎么说，咱们得小心监视着她们，她带着四名侍婢原在南城根儿一座破庙里，现在是不是还在那儿就不知道了！”

凌风道：“您放心，我记下了。”

李德威道：“你们三个到这儿来是……”

凌风道：“我打听得皇上的遗体已被他们移到这儿来了，我们三个打算把皇上的遗体夺过来，可是一到这儿却发现他们有埋伏，所以迟迟没敢动！”

李德威转眼往那座席棚扫了过去，道：“你叫住我也是怕我中了他们的埋伏？”

凌风道：“是的，起先我不知道是您，其实这当儿到这儿来的应该全是咱们的人，我不能让咱们的人中他们的埋伏！”

李德威道：“你发现了几处埋伏，都在哪儿？”

凌风抬手外指，道：“席棚后头有，城门楼子上有，恐怕棚子里也有，可是我不清楚他们究竟有多少人，有没有强弓硬弩”

李德威扬了扬眉，道：“现在咱们分头并进，双管齐下，我引动他们的埋伏，你们三个找机会抢皇上的遗体……”

凌风忙道：“您何不让我们三个去引动他们的埋伏……”

李德威摇头说道：“不，这件事由我来办，我一个人或进或退都方便！”

凌风还待再说。

李德威道：“兄弟，是我听你的，还是你听我的！”

凌风不吭气儿了。

李德威道：“咱们马上就行动，你三个准备好！”

凌风道：“我们三个随时可以行动！”

李德威道：“那好，我先出去了。”

他迈步就要往外走。

蓦地里一条人影由远而近，身法之快一如闪电。

凌风神情一震，道：“好高绝的身法，这是谁？”

李德威凝目一看马上说道：“罗汉。”

那人影来势极快，转眼间已近二十丈内，这时候凌风也看见了，忙道：“紫金刀，果然是他。”

的确，是罗汉，他单臂使紫金刀，人行似天马行空，疾扑席棚。

李德威道：“他来势太快，拦不住了，你们准备行动……”

一顿震声大喝：“罗汉，小心埋伏。”

身随话动，鱼肠剑出鞘，腾身扑了出去。

罗汉入耳这一声大喝，扑势不由一顿，而且扭头望了过来，就在这时候，

两条黄影从城门楼子上疾泻而下，两道匹练也似的剑光双卷罗汉。

李德威怒叱一声猛提一口气从罗汉头顶掠过，抖腕出剑迎着两道匹练也似的剑光卷了过去。

惨叫两声，血雨横飞四射，两条黄影落地变为四截，两个黄衣人硬生生被李德威来了个腰斩。

两个黄衣人尸身落地，城门楼子上又现黄影，而且那座席棚后也窜出了六名仗剑黄衣人。

罗汉冷哼一声道：“还真不少啊，来吧，咱们俩比比看谁杀的多。”

李德威低声说道：“罗汉，咱们俩背靠背联手御敌，牵制住他们，好让‘穷家帮’的人抢灵柩。”

罗汉一点头道：“好吧，我听你的。”

前跨一步，翻身挥出了一股懔人的刀光。

罗汉的刀法是当今第一，紫芒闪处，一名黄衣人首当其冲，一条右臂被罗汉齐肩劈下，惨叫声中带着一道血光往后翻去。

罗汉这一刀吓人，另五个马上收住了扑势，举起了长剑，这时候李德威也一剑震开了从城门楼子上凌空扑下的四名黄衣人。

罗汉笑了，他没等身前五名黄衣人出剑，紫金刀斜斜挥出。

以罗汉刀上的造诣，他如今已不必以刀刃伤人，那离刀暴射数尺的一片紫芒照样可以伤人。

五名黄衣人似乎深知罗汉紫金刀的厉害，长剑一抖联手攻出一剑。

五枝长剑如一枝长剑，五个人的内力合而为一个人的内力，威力自然陡增数倍，一声金铁声大震，五个黄衣人齐往后退了一步，而罗汉只不过身躯晃了一晃，他的内力固然不弱，但便宜也占在刀沉。

罗汉不容他们有喘息的机会，一步跨前就在这间不容发的一刹那间又攻出一刀。

这一刀吓得五名黄衣人脸上变色，抽身暴退，他们应变不能说不快，奈何罗汉刀上紫芒暴涨，已自他五人胸前扫过，“噗”、“噗”一连几响，他五个胸前都开了口，只差一发便伤着肌肤，他五个脸色都吓白了。

罗汉威风大发，李德威一把鱼肠剑也寒了贼胆。

就在他两个神威大展的当儿，凌风带着潘玉、金奎已毫无声息地扑到了席棚前，可是他三个遇到了阻拦，从席棚里又窜出五六个黄衣人来，立即跟凌风三个战作一团。

李德威跟罗汉两个看得清清楚楚，罗汉道：“三对六，吃的亏太大，这儿的几个交给你了，我去帮帮他们去。”

猛力攻出一刀，如飞扑去。

九个黄衣人眼下只剩下了七个，罗汉临走又劈倒了两个，如今只剩五个了。

罗汉天马行空般扑到了席棚前，人刀合一，凌空扑下，紫芒疾闪，血雨横飞，六个黄衣人刹时只剩下了三个。

罗汉道：“一对一，这样公平些，你们打吧，灵柩交给我了。”

他一闪身便进了席棚，那两个老太监早就吓傻了。

罗汉一步跨到那具薄薄的棺木前，紫金刀夹在左肋下，单臂一伸就要去掀棺材盖。

就在这时候，一名老太监突然大叫一声冲他撞了过来，罗汉猝不及防，

距离又近，硬被那名老太监撞得一歪。

他只是被撞得一歪，那名老太监却被罗汉的反震震得一下子摔在了那具棺木上。

轰然一声巨响，席棚塌了，棚顶飞了，四周的草席也飞了，飞得到处都是。

凌风三个机警，一听见声响马上一个滚翻翻出了两三丈外。

李德威心胆欲裂，惊急攻心之余大喝一声，一剑扫倒了三个，然后脱弩之矢般扑过去。

席棚塌了之后就没再见动静，李德威赶到，凌风三个也定过神来掠到，四个人急急忙忙地翻开了那一堆碎席。

看见了，棺木没了，连底都碎了，片片碎木，片片血肉，两个老太监都不见了，罗汉混身是血，直挺挺地躺在那儿一动不动。

李德威魂飞魄散，大叫一声：“罗汉。”

丢下鱼肠剑便要俯身下扑。

就在这时候，不远处传来一声尖叫：“罗汉。”

李德威一怔回身，三条人影疾掠而至入蒙不名、杨敏慧赵晓霓。

赵晓霓一到便扑倒在罗汉身上，跟疯了一般，直叫：“罗汉，罗汉……”

蒙不名跟杨敏慧都怔在了那儿。

突然，杨敏慧一声悲呼扑在李德威身上失声痛哭。

蒙不名喃喃说道：“这小子，这小子，阿霓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他，可是他……老天爷，这算什么，这算什么……”

赵晓霓哭了，哭得好伤心。

也难怪，她由南到北，迢迢千里，为的就是要找罗汉，如今好不容易地找到了，见着的却是罗汉一具尸体，她怎么能不伤心。

凌风三个低下了头。

蒙不名的老泪在眼眶里打转，鼻涕都流到了胡子上，突然间，他跺了脚：“妞儿，你闪闪，我要骂这小子两句，谁都不怪都怪他自己，谁叫他一个人跑的……”

他跺着脚大发雷霆，这时候地上的罗汉却突然睁开了眼，他左看看，右看看，居然开口说了话：“怎么了，你们这是干什么啊？”

大伙儿刹时全怔住了。

定了定神，蒙不名大叫一声道：“小子，你没死装得什么死，害得大伙儿在这儿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还不赶快给我滚起来。”

罗汉挺身站了起来。

他刚站起，赵晓霓爬在他身上又哭了，现在是喜，还有多少日子的相思跟幽怨，一古脑儿全发泄了出来。

李德威摇摇头，笑了：“阁下，你可真会吓人。”

罗汉一脸悻色，道：“棺材里没人，藏的是炸药，多亏了哪位老人家，他把我撞开了，自己却碰爬在棺材上，可怜他……”

脸上泛起了一阵抽搐，住口不言。

蒙不名道：“那位老人家？”

凌风道：“一个内侍。”

蒙不名道：“恨只恨蒙不名迟来一步，没能见着这位可敬的人，妞儿，现在咱们看不见人了，就跪在地上磕个头吧。”

赵晓霓当真跪在地上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

赵晓霓那里磕了头，杨敏慧突然爬在李德威肩上又哭了起来。

李德威知道她为什么难受，为什么哭，轻轻地拍了拍她的香肩，道：“小妹，别难受了，难受于事无补，我刚才还对凌兄弟说过，今后咱们要同甘苦，共患难，让咱们化悲愤为力量，一切从头干起，大明朝的今后找在咱们肩上……”

杨敏慧点着头道：“我知道，可是我忍不住。”

她的确难以忍住，而且那相思与幽怨本就是催泪的东西。

凌风道：“李大侠，咱们上了他们的当了，崇祯爷的遗体既不在这儿……”

罗汉突然抬眼向外，道：“让我问问他去。”

剩下的两个黄衣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溜了，那被罗汉劈下一条胳膊的这时候已然苏醒了过来，忍着痛要跑。

罗汉一掠而到，紫金刀那锐利的刀尖正抵在他喉咙上，他吓得一哆嗦又倒了下去。罗汉冰冷说道：“告诉我，你们把皇上的遗体弄到哪儿去了？”

那黄衣人浑身是血，脸上却没一点血色，也不知道是疼痛还是害怕，他颤声说道：“我，我不知道！”

罗汉道：“你已经没了一条胳膊，可别怪我再下毒手。”

那黄衣人道：“你就是杀了我我也是不知道。”

罗汉一点头，道：“好，算你硬。”

他挺刀就要往前送。

凌风一手拦住了他，望着地上那黄衣人道：“煤山之上一共有三具尸体，另两具呢？”

那黄衣人道：“这一场仗打下来，城内外的死尸埋的埋，喂狗的喂狗，谁会留意两具尸体！”

他说的是实话。

凌风还待再问。

蒙不名开了口：“算了吧，小要饭的，也不看看他是什么角色，能从他嘴里问出个所以然来么，小子，收收刀，让他走吧。”

罗汉扭过头来道：“老人家，崇祯爷的遗体……”

蒙不名摆摆手，道：“让他走吧，等他走了之后我有话说。”

罗汉收回了紫金刀，一脚踢了出去，道：“滚！”

那黄衣人飞出了丈余，砰然一声摔在了地上，断臂处已经够他受的了，哪堪这一摔？立即昏了过去。

蒙不名道：“这儿不是个善地，离这儿远一点儿再说。”

他当先转身往来路掠去。

蒙不名带头前头走，罗汉跟赵晓霓紧跟在他身后，再后头是凌风、潘玉跟金奎，李德威跟杨敏慧走在最后。

是应该这样走，那备受相思之苦的两伙心，多少总该得到点儿安慰。

奔驰间，杨敏慧低低说道：“大哥，有件事我不敢告诉你，可是又不能不让你知道，天香姐她……”

李德威截口说道：“我知道了，罗汉告诉我的……”

他把罗汉赶着辆马车，拉着一具棺木到处找他的事，以及昨天抵京进宫救驾不着，碰见个宫女告诉他一个俗家姓祖，自称跟他是朋友的年轻尼姑救去了长平公主的事说了一遍。

静静听毕，杨敏慧好不激动，她急不可待地道：“照这么看天香姐是被我师父救了去……”

李德威呆了一呆道：“怎见得她是被盲大师救了去？”

杨敏慧道：“你是知道的，天香姐本来不会武，有谁能在这短短的几个月当中调教得她一身好能耐，而且天香姐现在已身在佛门出了家……”

李德威点头说道：“听你这么一说，我倒也觉得……她能有这么一个归宿，倒也值得咱们替她高兴。”

话虽这么说，心里总不免有点怅然。

“只是，”他接着说道：“好好的她为什么突然出家皈依了佛门？”

杨敏慧道：“难道罗汉没告诉你么？她大义灭亲而且毒死了李自成的悍将张三勇。”

李德威伸手抓住了杨敏慧的粉臂，他口齿连连启动，只是没能说出一句话来。

忽听前头蒙不名道：“行了，别再跑了，就在这儿坐坐吧！”

抬眼望去，只见最前头的蒙不名已然停了下来，他停身外是城墙根儿的一片荒郊旷野，夜色寂寂，四下里空荡荡的，偶尔可见一两点灯火闪动，不过那灯火离得很远。

罗汉跟赵晓霓停下了，凌风三个也停下了，都停下了。

蒙不名抬了抬手，道：“这一阵好累，大伙儿坐下来歇歇腿吧！”

大伙儿，一个连一个地默默坐了下去，蒙不名沉默了片刻，然后他抬眼望向杨敏慧道：“姑娘，祖家妞儿的事告诉他了么？”

杨敏慧点了点头，道：“蒙老，照我李大哥的说法，天香姐可能被我师父救去了。”

蒙不名一怔忙道：“香妞儿让你师父救去了？这话怎么说？”

杨敏慧把李德威告诉她的告诉了他，静静听毕，蒙不名激动地直点头：“是该这样，最该这样，要不然老天爷就不能称个灵字了，大义灭亲这种事我听过不少，可是我活了这么大年纪，却是头一回亲眼看见……”

罗汉道：“我跟祖姑娘见过面，当时我既敬佩又难过，我简直恨不得……我不知道这该怎么说好，我只觉得祖姑娘是神……”

“对，”蒙不名一点头道：“她该是神，她是咱们的神，她是大明朝的神。”

李德威等没说话，可是脸上却一付肃穆神色。

蒙不名突然叹了一口气道：“神也好，人也好，香妞儿只要还在这世上，我就放心了，我也就不会那么难受……”

顿了顿道：“刚才我说过，我有话要说，现在让我告诉你们，小伙子……”

他一双目光落在李德威脸上，道：“我不怕你不爱听，事实上这些话我也不得不说，固然，皇上殉国，遗体不能再遭贼辱，可是他毕竟是个已经死了的人，咱们要老为他忙，为他冒风险拼命去，那没有什么用，对大明朝目下所处的危难，也没有一点补益，还有活着的，咱们何不为活着的尽点心力？”

李德威扬了扬眉，道：“您老可否明说？”

“行，”蒙不名一点头，道：“我自然要明说，据我跟杨姑娘、阿霓来京后打听来的消息，皇上在闯贼加害之前，着亲信太监把太子慈良，定王慈炯，承王慈召送出宫去，所以皇上殉国，后妃一概不免，只有太子跟定王、承王没有遇害遭‘难’，国家不可一日无主，三军不可一日无帅，我的意思是咱们别再为皇上的遗体忙了，赶快找着太子跟两位王爷，保护他三位，拥太子起来征叛讨逆才是正理，小伙子，你懂了么？”

李德威微一点头道：“我懂了，多谢您老明教！”

蒙不名道：“懂了就行，你年纪没我大，可是在这一伙儿人里，你掌银牌令，你是头儿，我们听你说句话，你认为怎么样？”

李德威沉默了一下，道：“您老这番话一如当头棒喝，要不是您的指点，我差点做错了大事……”

蒙不名两眼一睁，道：“小伙子，这么说你是从善如流了？”

李德威道：“我感谢老人家给我的指点，只是太子跟两位王爷现在在……”

“找啊，”蒙不名道：“没人给咱们送到眼前来，咱们得找，不但得找，而且得赶快找，要在闯贼找到他三位之前找到他们。”

李德威道：“恐怕也得在‘满洲’找到他三位之前。”

“怎么，‘满洲’？”蒙不名睁大了一双眼，道：“小伙子，‘满洲’也有人在京里么？”

李德威点了点头，道：“您老该知道，这是个趁火打劫的好机会。”

杨敏慧小鸟儿似的一直偎在李德威身边，这时候忍不住问道：“大哥，‘满洲’谁在这儿，他们哪位九王爷？”

李德威道：“是，是七格格。”

“七格格，”杨敏慧叫了一声，一阵激动道：“你怎么知道？你见过她了？”

李德威点了点头，把跟七格格见面的经过当众说了一遍。

静静听毕，杨敏慧眼圈儿都红了，道：“我还当今生今世再也见不着她了呢，谁知道，谢天谢地，大哥，她现在在哪儿？”

李德威还没说话，蒙不名那里已然沉吟说道：“这就怪了，她们到京里来，不是趁火打劫的，是来干什么的，不可能是单为做个内应吧，小伙子，她的话可信么？”

李德威道：“我已经请‘穷家帮’就近予以监视了，究竟她们的目的何在，应该不难明白。”

蒙不名道：“小伙子，你跟她约法三章了，她不做任何趁火打劫的行动，你也不动她的人？”

李德威道：“是的，不过她要是有任何趁火打劫的行动，那另当别论。”

蒙不名点点头，道：“好吧我们听你的，只是不管她们是干什么来的，咱们得抢在任何人前头找到太子跟两位王爷，咱们分头去打听，分头去找……”

李德威道：“以您老看，找到太子跟王爷之后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蒙不名道：“很简单，目下皇上殉国，可是大明朝并没有亡，远处去，辽蓟总督吴三桂不就在眼前么，咱们找着他三位之后保他三位到吴总督军中去，请太子以吴总督的兵马就近讨逆平叛，国既有主，登高一呼，天下必然齐应，到那时候……”

罗汉摇摇头，道：“以吴三桂的兵马讨逆平叛恐怕不大妥当。”

蒙不名转眼问道：“怎么，罗汉，你有什么高见？”

罗汉道：“老人家别忘了，‘满洲’陈兵关外，准备随时蠢动，吴三桂，一旦带兵入关，北边几处关口势必陷于空虚……”

蒙不名眉锋为之一皱，点头说道：“对，对，这一点我倒是没想到，要以吴三桂的兵马讨贼平叛，边关一带的守备就会薄弱，可是要以吴三桂的兵马镇守边关，眼前这闯贼李自成……”

李德威道：“怎么讨逆平叛，那是以后的事，当前的要务是先找到太子跟两位王爷，咱们先找着太子跟两位王爷，把他三位就近护送到吴三桂军中再说吧。”

蒙不名点点头，道：“说得是，也只有这么办了，咱们是说办就办，人手怎么个分配法……”

杨敏慧忽然站起来截口说道：“我看不如这样，我跟您老一路，罗汉跟阿霓妹妹一路，李大哥自己一路，‘穷家帮’的三位可以多找些弟兄帮忙……”

甫得相思苦，又尝分离愁，她会为赵晓霓着想，却不为自己安排，不知道她这是什么意思。

李德威有点诧异，可是他不便问，而且国难当头，他也没多大心情去顾儿女私情。

倒是蒙不名看了杨敏慧一眼，讶然说道：“怎么，姑娘要跟我这个糟老头子做伴儿？”

杨敏慧含笑点头，道：“一路上跟您老做伴儿惯了，想利用这机会跟您老人家多领些教益。”

蒙不名又深深一眼，摇头说道：“我简直摸不透你，一路上做伴儿，咱们老少几个处得很好，现在你们都找着自己的人，害我一个人孤伶伶的，我正难受的，这倒好，我用不着再难受了，好在这分离没多少日子，也都在京畿一带转，随时可以见面……”

他站了起来，道：“那咱们说走就走吧！”

凌风道：“我们三个先走了，一有消息‘穷家帮’自会马上跟诸位联络。”

一抱拳，带着潘玉、金奎飞掠而去。

凌风三个走了，罗汉偕同赵晓霓走了，杨敏慧跟着蒙不名也走了，刹时这城墙根儿就剩了李德威一个人。

看看大伙儿都走得不见了，他也走了。

望着李德威走得不见了，杨敏慧那娇靥上刹时浮现一片难以掩饰的难受神色。

蒙不名看了看她，道：“姑娘，我可真是摸不透你，走就走吧，还躲在这儿望着他，既然这样，刚才你何必跟我做伴儿？”

杨敏慧缓缓说道：“老人家，我是有用意的。”

蒙不名道：“我也猜着了几分，可是我猜不透你是什么用意。”

杨敏慧道：“您老是这北几省的一方霸主，京城里您一定很熟，这儿离南城根儿不远吧？”

蒙不名两眼一睁，道：“姑娘，你是要……”

杨敏慧道：“我想看看七格格去。”

蒙不名不禁为之动容，道：“姑娘，你用心良苦啊，只是，姑娘，你有几分把握？”

杨敏慧摇摇头，道：“我不敢说，不过我愿意尽心尽力。”

蒙不名叹了口气，一点头，道：“就冲姑娘你这点儿心，也应该感动天

地让姑娘你有所收获，好吧，我带路了，走吧，姑娘。”

他带着杨敏慧走了。

他们这儿地点是在东城，从东城往南城走，用不了多大工夫，刚到南城根儿就瞧见那座破庙了。

望着坐落在夜色里的那座破庙，蒙不名道：“姑娘，就是这座庙么？”

杨敏慧道：“大半是了，这儿只这么座破庙！”

蒙不名道：“姑娘看她还在这儿么？”

杨敏慧道：“谁知道，碰碰运气吧，这儿找不到再找别处，我总是要找到她的。”

蒙不名摇摇头，叹道：“姑娘，你可真是太热心了。”

迈步往那座破庙走去。

走近了些，他摇摇头又道：“没灯光，也没动静，看样子恐怕已经走了。”

杨敏慧没说话。

说话间已近庙门，杨敏慧要往里走，蒙不名伸手拦住了她，望着庙门扬声说道：“杨姑娘来看七格格来了，里头那位……”

人影一闪，漆黑的庙门里掠出条纤小人影，往杨敏慧面前一落，道：“婢子见过杨姑娘！”

杨敏慧微显激动，上前扶住了她，道：“阿喜，别多礼，你好啊。”

阿喜也很激动，道：“谢谢您，托您的福，您安好。”

杨敏慧道：“七格格……”

只听七格格的话声从庙里传了出来：“姐姐恕我迎迓来迟。”

随着这话声，七格格带着阿富等三个袅袅走了出来，杨敏慧立即跟着阿喜迎了过去。

两人行进，七格格冲蒙不名遥遥一礼，道：“满洲末学见过蒙老人家！”

蒙不名呆了一呆，道：“格格认得我这个穷老头子？”

七格格含笑说道：“我久仰，老人家没见过我，我见过老人家。”

蒙不名道：“蒙不名也久仰七格格当代奇女，所学才智两称过人，今夜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七格格浅浅一笑道：“您老夸奖了，还是杨姐姐几位看得起我……”

上前抓住了杨敏慧的手，难掩激动地道：“姐姐，今夕何夕，别后我一直惦念……”

杨敏慧又抓着七格格一双柔荑，道：“我何尝不是，你不知道，一听说你在这儿，我不知道有多高兴。”

七格格道：“姐姐只知道自己高兴，可知道我都想掉泪？”

说着说着她眼圈儿为之一红。

彼此立场虽属敌对，但彼此的私交甚笃，这时候只有私交，没有立场，这时候所流露的也是不掺一丝儿假的真情。

杨敏慧也是性情中人，她再也忍不住那两眶热泪。

突然，七格格笑了：“咱们这是干什么，相见不易，咱们都该高兴才对，姐姐跟蒙老人家里头坐吧。”

蒙不名站在丈余外摇摇头道：“我不进去了，我在这儿透透气儿，二位里头好好聊聊去吧。”

杨敏慧知道蒙不名为什么不肯进去，她道：“就让蒙老外头坐坐吧，咱们都是女儿家，咱们说话蒙老也插不上嘴！”

七格格看了蒙不名一眼道：“老人家，那我就不强邀了。”

蒙不名抬抬手道：“格格别客气了，快请进去吧。”

七格格没再说话，拉着杨敏慧走了进去。

两个人进了庙，阿喜早抢先一步点上了蜡烛，七格格拉着杨敏慧坐在那片干草上，道：“姐姐已经见过他了？”

当然，没见过李德威，怎么知道七格格她在这儿。

杨敏慧点了点头，道：“他不知道我来看你，我不愿意让他知道，女儿家有咱们女儿家的事，你说是不？”

七格格含笑点头，道：“姐姐说得是，干吗什么事都让他知道？我还没问姐姐好呢。”

杨敏慧道：“看我还不是老样子，你可比在‘长安’的时候瘦了！”

七格格笑笑说道：“这一阵子东奔西跑太累了些。”

杨敏慧的一双目光落在七格格脸上，像要看到七格格的心里去：“是这样么，妹妹？”

七格格含笑反问了一句：“姐姐以为呢？”

杨敏慧道：“非关病酒，不是悲秋，只有妹妹自己知道是为了什么。”

七格格笑了，却移转了话题：“对了，天香姐呢，怎么没跟姐姐一块儿来？”

杨敏慧神情一黯，遂把祖天香大义灭亲，服毒自绝，以及后来为盲大师所救，已削发为尼，寄身佛门的经过说了一遍。

静静听毕，七格格睁大了一双美目，老半天她才说出话来：“原来天香姐已经……他怎么没告诉我？”

杨敏慧道：“也许是她怕妹妹难受……”

七格格一阵激动，道：“天香姐可敬，可佩，也真可怜。”

杨敏慧勉强一笑道：“不提她了，提了徒乱人意！”

七格格道：“说来说去都是她那个爹害了她，也怪我，早知道这样，说什么我也不会到‘长安’去找祖财神……”

杨敏慧摇摇头，道：“妹妹别这么说，谁都不怪，要怪只怪战乱，怪刀兵，在战乱刀兵之中，毁了多少家，害了多少人，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妻离子散，要是没有战乱，没有刀兵哪一家不是过得好好儿的。”

七格格香唇边掠过一丝抽搐，沉默了一下道：“战乱、刀兵皆是一两个人挑起的，谁也不愿意打仗，谁也不愿意有战乱，可是一旦一两个主事者挑起了战乱，在下的这些人都不得不听从他的命令去拼斗，去杀人……”

杨敏慧目光一凝，道：“这么说妹妹……”

七格格倏然一笑，笑得勉强，道：“姐姐，咱们不谈这些了，谈这些也是徒乱人意。”

杨敏慧道：“那么咱们只谈私事，不谈公事，一点也不谈，可好？”

七格格道：“当然好……”

杨敏慧道：“今夜我到这儿来，除了看看妹妹之外，我有件事还想求妹妹点个头。”

七格格道：“姐姐还跟我客气，我怎么敢当姐姐这个求字？姐姐有什么事请尽管吩咐，只要能力所及，我无不点头。”

杨敏慧一翻身跪了下去。

七格格大吃一惊，道：“姐姐这是……”

杨敏慧道：“我这是代他向妹妹求亲。”

七格格定定神，忙也翻身跪倒扶住了杨敏慧道：“姐姐这岂不是折我，有什么话请坐下说……”

杨敏慧道：“今夜要不能求得妹妹点头，我就长跪不起。”

七格格道：“姐姐这是何苦……”

杨敏慧道：“我为他，为我，也为妹妹！”

七格格道：“姐姐要这样，我只有陪姐姐跪着了。”

杨敏慧道：“妹妹，难道你不愿意，难道你就任一个情字折磨？”

七格格低下了头，但旋即她又抬起了头，正色说道：“姐姐，我的态度在‘长安’已经表明过了，姐姐不该再这样……”

杨敏慧道：“我知道，我每每难受，为的也就是这件事，我只问妹妹心里有没有他？”

七格格道：“我在‘长安’说得已经够明白了，姐姐也不该再问我。”

杨敏慧道：“难道妹妹永不会改变心意？”

七格格毅然摇头，道：“永不会。”

杨敏慧道：“妹妹……”

“姐姐，”七格格道：“爱一个人不一定非要嫁给他不可，天香姐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她是受情势所逼，我不能改变自己的立场，我不能做个不忠不孝的人。”

杨敏慧道：“然则妹妹要牺牲自己……”

七格格道：“姐姐，战乱之中总是要有人做些牺牲的，天香姐不就牺牲了自己了么？”

杨敏慧道：“妹妹跟她的情形不一样。”

“没什么不同，姐姐，”七格格道：“天香姐所以削发为尼，遁身空门，是因为她亲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我要是改变了立场，跟亲手杀死我的君父有什么两样！”

杨敏慧道：“妹妹，我不敢批评你这两字赤忠，可是难道你心里不痛苦？”

七格格香唇边掠过一丝抽搐，道：“我不能否认，也不愿否认，我痛苦，正如姐姐所说，我瘦了，非关病酒，不是悲秋，只有我自己知道是为了什么，可是姐姐，那是没办法的事，再痛苦我也要忍受，假如换换姐姐是我，姐姐是不是也得忍受这种痛苦？”

杨敏慧不做正面答复，道：“妹妹，你可知道，有情人不能成为眷属，有多少人会扼腕，有多少人会掉泪……”

七格格摇摇头，道：“我顾不了那么多，事实上没有一个人会比我这当事人更难受，更痛苦。”

杨敏慧道：“妹妹……”

七格格摇头说道：“姐姐不要再说些什么了，要答应我早在‘长安’就不会离开姐姐了，我不能改变自己的立场，还要请姐姐原谅。”

杨敏慧道：“妹妹，你何忍……”

七格格道：“姐姐又何忍逼我，别的我不愿再多说什么，只问姐姐，换换姐姐是我，姐姐会怎么做？”

杨敏慧没说话，两串热泪却夺眶而出！

七格格眼圈也红了，晶莹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可是她就是忍住不让它掉下来，她柔声说道：“姐姐，相见不易，咱们谈点儿别的不好么？”

杨敏慧流着泪道：“妹妹何忍让天下有情人同声一哭……”

七格格勉强笑笑说道：“姐姐，这句话我原不愿说，可是姐姐逼得我不得不说，要我嫁给他，只有两种可能，满洲国就此撤兵贵我双方永无战乱，再不就是满洲国入中原，一统天下，到那时我这个格格愿意反过来向他求亲，不过，到那时候恐怕他就不会要我了。”

杨敏慧道：“妹妹，我宁愿是前者……”

七格格摇摇头，苦笑说道：“不可能的，姐姐，我是满洲国的人，我最清楚，这时候要想让‘满洲国’自动撤兵，那比登天还难，除非大明朝有谁能逼‘满洲国’撤兵。”

杨敏慧还待再说。

七格格近乎哀求地又道：“姐姐，谈点别的，好么？”

杨敏慧泪如泉涌，道：“妹妹，你不知道我有多难受……”

“姐姐，”七格格抓住杨敏慧一双柔荑，道：“不管怎么说，咱们还是朋友，咱们是比亲姐妹还要亲的，姐姐，让这一段不平凡的交情留待将来回忆，不也挺好么。”

杨敏慧低下了头，没说话，她伤心得说不出话来了。

七格格也够难受的，含着泪直呼她姐姐，也说不出一句别的话来。

阿喜、阿富四个人站在一边儿都低着头直哭，可是谁也不敢插一句嘴。

长久，长久杨敏慧才渐渐收了泪，道：“妹妹，我走了。”

七格格道：“姐姐不多坐会儿？”

杨敏慧摇摇头，道：“不了，看着妹妹，我更难受！”

七格格道：“那我就不留姐姐了，我送姐姐出去。”

两个人互相扶着缓缓站了起来。

杨敏慧口齿启动，欲言又止，泪水突然又往外一涌，低头转身，往外行去。

七格格跟了上去，这一路到庙门，两个人没再说一句话。

到了庙门外，杨敏慧拦住了七格格，道：“送客千里，终须一别，妹妹别送了，请回吧。”

七格格道：“那我不送姐姐了，姐姐保重。”

杨敏慧道：“妹妹也保重。”

转身走了。

七格格很快地转身向里，当她转过身的时候，清瘦、憔悴的娇靥上无声挂落两串清泪，她身躯晃了一晃，阿喜跟阿富忙扶住了她，她道：“快扶我进去。”

阿喜跟阿富流着泪扶着她往里行去，很快地消失在那漆黑的庙门里！

蒙不名迎上了杨敏慧，道：“怎么样，姑娘？”

杨敏慧脸上还有没干的泪渍，摇摇头，道：“我没想到她这么坚决！”

蒙不名口齿启动，欲言又止，终于他还是没说话！

“北京城”已经平静了，但平静并不意味着安定。

做生意的开了门，小街小胡同也有了行人。

当然了，劫后留下来的“创伤”，一时半会儿是很难恢复的，倒塌的房

子仍然倒塌着，烧焦了的房梁房柱仍然撑在那一片片，一堆堆的灰烬里，遍地的瓦砾，没个人扫。

这劫后的凄凉，仍让人触目心酸！

李德威背着手，一个人在大街上走着！

他明白，假如太子慈良，定王慈炯，永王慈召得免于难，于闯贼逼宫时被送出了宫门，那么护出太子及永、定二王的，不是锦衣卫便是内侍。

那么，目下打听太子及永、定二王的下落，只有找寻锦衣卫及内侍，只要找着锦衣卫及内侍，便不难打听出太子及永、定二王的下落。

可是事实上现在京师已然陷贼，大明朝的文武除了一些变节降贼的之外其他的都已逃离京师，不知下落，想在京城里找一个锦衣卫或者是内侍，谈何容易。

他心里很急，可是他也知道，急，无济于事。

走着，走着，一顶两抬软轿由四名佩剑黄衣人护着，打从李德威身后走了过去。

这，吸引了李德威的目光，他刚把一双目光投射过去，突然，轿停了，轿帘也掀开了，从轿子里跑下个姑娘，冲李德威直招呼，还直叫：“李爷，李爷。”

李德威为之一怔，凝目一看，他看清楚了，这位姑娘赫然当日在“彰德”服侍过他，李琼十八金钗里的翠芳。

他停了步，翠芳很快地跑到了他跟前，满脸的惊喜神色，道：“李爷，可让婢子把您找到了。”

李德威听得又复一怔，刚要问，他瞥见对街屋檐下窜出一个清瘦青衣白发老者跟两个青衣壮汉，悄无声息地扑了过来，人在半途三个人已各从腰里抽出了一把钢刀。

他三个悄无声息，街上的行人却忍不住叫了起来，这一叫惊动了四个佩剑黄衣人，长剑出鞘，叱喝声中扑过去拦截。

青衣老者的身手不弱，抡起一个刀花从两个黄衣人当中穿了过来，刀风凛人，疾扑而至。那两个青衣壮汉却被四个黄衣人截住了。

李德威看得清楚，心里明白，一把把翠芳拉向身后，抬手一挥，折扇递了出去，道：“老道儿，你大半是找错人了，带着你的人快走吧。”

别看青衣老者手里使的是把锋利无比的钢刀，却硬被李德威一扇逼退，退出三四尺外。

李德威接着说道：“姑娘，请叫住你的人，让他们走。”

那两个青衣壮汉以二敌四，两把钢刀虽然了得，但却有点手忙脚乱，再有十几招过去，非败在四把长剑下不可。

翠芳很听李德威的，也许她明白，她要不听李德威的，李德威非自己出手不可，她当即喝道：“你四个后退，让他们走。”

那四个黄衣人也相当听话，立即沉腕撤招退向后去。

青衣老者摸不透李德威到底是哪一边儿的，也怕不听李德威的会惹李德威动气出手，他刚才试过李德威一着，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他可不敢让李德威出手。

他深深地看了李德威一眼，带着两个青衣壮汉纵掠而去。

那三个走了，四个黄衣人却站在一旁拿眼直看李德威。

翠芳一摆手，道：“有什么好看的，站远点儿，这位是郡主的朋友。”

那四个黄衣人还真怕她，头一低退向轿旁。

李德威道：“姑娘找我有什么事么？”

翠芳道：“不是婢子找您，是我们郡主……”

李德威一听是李琼，怒火就注上一冒，当即扬眉说道：“她找我干什么，害得我还不够么？”

翠芳道：“李爷，您可别这样，我们郡主想您都想病了，本来婢子是要到‘彰德’找您去的，可是后来一想您一定会到京里来，所以就跑到京里，这些日子婢子把‘北京城’都跑遍了，心里正急得不得了呢，没想到会在这儿碰见您，李爷，您去看看我们郡主好不？”

李德威淡然一笑，道：“姑娘，彼此是个怎么样的立场，你我都清楚，你们郡主那番盛情好意我无福消受也不敢领教……”

翠芳道：“李爷，您千万别恨我们郡主，您是个明白人，请恕婢子直说一句，大明朝朝廷腐败，奸佞太多，就是我们郡主没困住您，您一个人也救不了大明朝。”

李德威不能不承认这是实情实话，可是当着李琼的人他总不能点头，他扬了扬眉，道：“姑娘，这就跟父母重病，做子女的明知道药石已然罔效，可却不能不尽心尽力为他们延医一样，错或不在你们郡主把我困在‘彰德’，可是错却在李自成丧心病狂造反作乱……”

“李爷，”翠芳道：“即或错在我们王爷，我们郡主为的是她的胞兄，不得已，她并没有错，不管怎么说您该去看看我们郡主，可怜她让病都折磨得不成样儿了，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只盼您来，吃药也没用，您知道，心病还需心药医……”

李德威摇头说道：“姑娘原谅，我没工夫，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大明朝等着我救，世上的亿万百姓也等着我去救……”

翠芳上前一步道：“李爷，婢子求您……”

李德威双眉一扬，两眼一睁，冷然说道：“姑娘，你是个姑娘家，我不便恶言相加，以武相向，同时我也念你当日在‘彰德’的所作所为是奉命行事，身不由己，刚才我不让那三个人伤人，就是这意思，事实上姑娘应该知道，我并不欠你们郡主什么，也不欠姑娘什么……”

翠芳道：“李爷，您说的这些婢子都知道，可是现在……”

李德威道：“姑娘不必再说什么了，我只有一种情形下会去见你们郡主，那就是我要杀他兄妹，我要走了，姑娘请回吧。”

迈步往前行去。

翠芳急了，直叫他，可是他没答话，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去，他清清楚楚地又听见翠芳这么一句：“我们郡主何辜？李德威，你好狠的心啊，早知道这样我们郡主还不如一刀杀了你。”

他并不以为自己的心肠狠，可是这时候他却觉得心里有点不安。

翠芳没说错，李琼当日可以杀了他，杀了他岂不是永绝了后患？可是她没有杀他。

翠芳的轿子过去了，他看都没看那顶轿子一眼。

他不愿意多看那些人一眼，可是他却没法子去除心里的不安。

轿子走得看不见了，他仍然缓步走他的。

可是，轿子折向了西，他走着走着也折向了西。

这是座大宅院，挺大、挺大的一座大宅院。

朱门、玉阶、石狮子，气派异常，一定是达官贵人的宅第。

门口站着八个佩剑黄衣人，那一圈丈高的围墙外头，隔不多远就是一个卫兵，警卫之森，如临大敌。

李德威背着手缓缓迈步，越走越近，越走越近。

突然，站门的八名黄衣人当中，两名并肩走下石阶，冲着李德威直迫过来。

两个佩剑黄衣人脚下稳健轻快，一转眼工夫便迎上了李德威，两个人左右一分，抬手拦住了李德威。

左边一名喝道：“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李德威停了步，淡然说道：“我姓李，来看你们郡主的。”

左边那名黄衣人狐疑地看了他一眼道：“你是来看我们郡主的，你认识我们郡主？”

李德威道：“见过一面。”

左边那名黄衣人道：“见过一面？我们郡主还记得你么？”

李德威道：“应该记得，你们两个往里传话，就说李德威探病来了，她若是记不得我，我扭头就走。”

右边那名黄衣人两眼一直，道：“李德威？难不成便是那个使一把鱼肠剑，有‘银牌令主’之称的李德威？”

李德威微一点头，道：“不错！”

两个黄衣人脸上变了色，拔剑出鞘，一左一右抖剑袭到。

李自成那一伙里，只要是够格佩剑的黄衣人，在剑术上造诣都不俗，事实的确如此，眼下这两个黄衣人拔剑出手，一气呵成，奇快无比，而且那锋利的剑尖指的都是李德威的要害。

李德威双眉陡扬，道：“你们未免太冒失了！”

玉骨描金扇随话挥了出去。

只听“铮”、“铮”两声，玉骨描金扇正点在两把长剑的剑身上，不但硬生生把两把长剑震了开去，而且也把两个黄衣人震得退向后去。

这一来惹了麻烦了，站门的另六个佩剑黄衣人，还有站在围墙外的那些黄衣人，纷纷叱喝着掠了过来。

李德威把折扇往腰里一藏，顺手拔出了鱼肠剑，这时候十几名黄衣人已先先后后扑到，剑花朵朵，齐袭李德威，跟一张半空中撒下来的网般，立即罩住了李德威。

李德威仰天一声长啸，鱼肠剑幻起七八朵剑花，电一般地挥了出去。

只听一阵金铁交鸣声，十几个黄衣人马上被逼得向后退去。

李德威来此的目的不在拼斗，所以他不愿伤人，要不然这一剑挥出，至少有两三个黄衣人要弃剑躺下。

十几个人打不过人家一个，那些黄衣人既羞且怒，略略一整阵式，便待再扑。

这时候大宅院里出来了人，出来四个如花似玉的妙龄少女，为首一个是翠芳，她先是一怔，继而圆睁美目，脱口一声娇呼：“李爷！”

带着另三名妙龄少女掠了过来，近前环顾叱道：“你们这是干什么？怎么对李爷这般无礼？”

一名黄衣人道：“芳姑娘，这人是鱼肠剑……”

翠芳冷叱说道：“你把我当成了瞎子，我还不知道他是鱼肠剑？他是郡主的朋友，来看郡主的，你们都给我退回去。”

想必李琼手下十八金钗的身份要比这些黄衣剑手高得多，那些黄衣人二话没说，立即倒纵掠了回去。

翠芳上前浅浅一礼，道：“婢子代他们跟您赔罪。”

李德威鱼肠剑归鞘，道：“姑娘不要客气了，请带我见你们郡主去吧。”

翠芳激动得不得了，深深地看了李德威一眼，道：“李爷，婢子会感激您一辈子，婢子带路了。”

转身往大宅院行去。

进了大宅院，李德威抬眼四下一望，只见这座大宅院的确非常大，院落重重，飞檐狼牙。

经前院过第二进院落直进后院，后院里林木处处，宁静幽美、亭、台、楼、榭一应俱全。

翠芳等四女带着李德威直到一间精舍之前，翠芳推开两扇门，精舍里红毡铺地，丝幔重重。

只听丝幔后传出一个微弱话声：“谁呀，是翠芳么？”

翠芳回过头来冲李德威低低说道：“李爷，您先别出声。”

随即扬声应道：“是婢子。”

丝幔后那微弱话声道：“你干什么去了，整天的往外跑，害得我叫都叫不到人。”

显然，李琼并不知道翠芳是为她找李德威去了。

由此可知，找寻李德威，让李德威来探探病，并不是李琼的意思。

李琼那里说着话，翠芳这里掀着一重重的丝幔往里走，当翠芳掀起最后一重丝幔时，李德威马上就看见了。

一张软榻上躺着李琼，盖着棉被，枕着绣花枕，她面向里躺着，李德威只能看见她那一头蓬松的秀发。

巧扮绵羊吃老虎，当日把他困在“彰德”的女人就在眼前，而且病成这个样子，李德威心里百念齐涌，说不出是恨是怜。

只听李琼道：“问你话你没听见么，今天又上哪儿去了？”

翠芳一双美目突然涌现泪光，只听她颤声说道：“您先回过身来看看是谁来了！”

李琼道：“谁来了？谁也别来，让我一个人静静地躺在这儿，活也好、死也好……”

她边说边转身，话说到这儿，她身子已然转了过来，突然住口不言，一双失神的目光马上发了直。

翠芳玲珑心窍，带着另三个悄悄退了出去，李德威这时候看见李琼的脸了，好苍白，好憔悴的一张脸，一点儿血色都没有，那两片香唇也是苍白的。

李琼长得不算美，可是很清秀，也别有一种动人的风韵，可是现在的李琼跟在“彰德”时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

想想当日在“彰德”，李琼说要跟他过几天夫妻生活，两个人确也曾同过床，共过枕，耳鬓厮磨，肌肤相亲，李德威心里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感受。

突然，李琼开了口，话声比刚才翠芳的话声颤抖得还厉害：“谢谢你。”

美目一闭，晶莹的泪水沿着眼角滑落枕畔，那绣花枕头马上湿了一片，可是旋即她又睁开了两眼，道：“你请坐！”

李德威没说话，跨前一步坐在了床前一张锦凳上。

李琼倏然一笑，失色的香唇抖了抖，道：“我不起来了，别怪我！”

李德威淡然说道：“姑娘别客气。”

李琼道：“翠芳这丫头也真是，也不先进来告诉我一声，瞧我这个样子，这不是存心让我失礼么！”

李德威道：“姑娘是个有病的人，何必拘这些小节。”

李琼道：“话是不错，可是……我这样子难看死了，怎么能见人。”

李德威没说话。

李琼忽然目光一凝，道：“是翠芳把你找来的？”

李德威道：“我也觉得我应该来看看姑娘！”

李琼道：“你别这么说，你这么说我就更不安了，我宁可听你说是翠芳求你来的，那样我的心里会好受些，事实上你该恨我，你该仇视我，最好你能一剑杀了我……”

李德威道：“已经过去的事了，姑娘不必再提了。”

李琼道：“话不是这么说，你不知道，我没什么病，这病也是让我自己折磨出来的，当日在‘彰德’我困住你，没有任何人的授意，我觉得我该这么做，我巴不得我哥哥早一天打下‘北京’，我好早一天进去宫里，当我名正言顺的郡主，可是一旦我哥哥打下了‘北京’进了禁宫大内，当我看见宫里的人生离死别，哭号奔逃，伤的伤，死的死的时候，我心里突然泛起了强烈的厌恶跟恐惧之感，打那时候起，我觉得对你歉疚，我不安，所以我没住在宫里，我厌恶血腥，恨不得能马上找个没人的地儿躲起来。”

李德威静静的听着，没说一句话。

话锋微顿，歇了一下之后，李琼接着说道：“我不否认我爱上了你，打从那头一眼起，就爱上了你，我明知道我不能爱你，可是我情难自禁，难以自拔，所以在‘彰德’我没杀你，我只是困住了你……”

香唇边掠过一丝抽搐，道：“不管怎么说，我欠你的，你并不欠我什么，

你绝不该来看我，可是你却来了，我知道你所以来看我只是怜悯我，我很知足，很知足了，夫复何求？又怎么敢再奢求别的？”

李德威道：“今天我所以来看姑娘，纯是私谊，因为我跟姑娘曾经是朋友！”

李琼唇边泛起一丝凄惨苦笑，道：“朋友，我哪儿配？我一身的罪孽，虽然我没有带过兵，也没有杀过李家以外的人，可是我毕竟是李自成的胞妹，叛逆中的一个，流寇中的一份。”

李德威要说话。

李琼话锋忽转，道：“我告诉你件事，我并不求怎么赎我这一身罪孽，我只是为天下人尽点心力，你们现在一定在找寻太子的下落，对不？”

李德威心里一跳，忙道：“不错，敢莫姑娘知道太子在什么地方？”

李琼道：“我知道，太子慈良跟永、定二王分别被锦衣卫跟内侍护送到外戚周奎跟田弘遇家去了……”

李德威霍地站了起来，道：“姑娘怎么知道……”

李琼道：“你的意思我懂，田弘遇这个人怎么样我不清楚，周奎这个人虽然是皇室的外戚，可是毫无志节可言，他托人跟我哥哥说项，求我哥哥别杀他，别动他的产业，他愿意把太子慈良献出……”

李德威怒火往上一冲，心却往下一沉，道：“这么说我现在赶去已经迟了！”

李琼道：“是迟了些，但并不太迟，据我所知，我哥哥已经答应了周奎的要求，要周奎尽快地把太子送到宫里去，当然，我哥哥也会派人去接，你可以在半路上截人，还来得及！”

李德威心急如焚，一抱拳道：“多谢姑娘，只能保住太子，都是姑娘所赐，容我救下太子后再来探望。”

话落，身动，电一般地扑了出去。

李德威出了那座大宅院，他步履若飞，刚绕过大宅院门前那条街，眼前人影一闪，三个人并排拦住了他的去路，赫然是那清瘦青衣老者与两个青衣壮汉。

李德威一怔停步，道：“三位是……”

青衣老者满脸的怒容，冷笑一声道：“我当你是个忠义之士呢，原来你也是闯贼的一的之貉，你这种人杀一个少一个，拿命来吧。”

立把钢刀一抖，闪身欺了过来。

李德威折扇一抬，道：“慢着，你们是……”

青衣老者冰冷说道：“你听清楚了，老夫锦衣卫都指挥使骆养性……”

李德威翻腕托出“银牌令”，道：“骆指挥使，你可认得这个？”

骆养性一怔停步，两眼猛睁，道：“‘银牌令’，你……”

李德威道：“我李德威，布衣侯老侯爷的衣钵传人。”

骆养性脸色一变，道：“既是小侯爷，怎么刚才……”

李德威道：“我没工夫细说，这件事一时也说不清，答我问话，当日护送太子跟永定二王到周奎、田弘遇家的是不是你？”

骆养性道：“正是卑职，小侯爷问这……”

李德威道：“周奎变节移志，已把太子献与闯贼，闯贼已派人前往周家，赶快带我到周家去，再迟就来不及了。”

骆养性脸色大变道：“小侯爷怎么知道……”

李德威道：“要不是我认识他们几个人，太子就遭殃了，还不快带路？”

骆养性不敢再多问，恭应一声带着两个青衣壮汉转身奔去。

骆养性顾不得惊世骇俗，带着李德威一口气奔出了京城，一口气奔出了十几里地，半里外坐落着一片大庄院。

骆养性往前指了一指，道：“禀小侯爷，那就是嘉定伯的城外宅第。”

李德威道：“我看见了，难道你们没有发现一点异状？”

骆养性道：“卑职该死，卑职把太子护送到嘉定伯这儿来之后，为防闯贼耳目，一直没敢再到这儿来，卑职本打算再过几天风声稍微平静些后把太子护送到吴总督军中去的……”

李德威道：“到那时候恐怕你就见不着太子了。”

骆养性道：“卑职斗胆，您可知道，嘉定伯是太子的外祖……”

李德威呆了一呆，道：“这个我倒不知道，嘉定伯既是太子的外祖，又怎么会把自己的外孙献与闯贼！”

骆养性道：“卑职也是这么想，不知道小侯爷哪儿得来的消息？”

李德威迟疑了一下道：“是李自成的胞妹亲口告诉我的！”

骆养性怔了一怔道：“别是她施诈骗了您？”

说话间一行人已驰近庄院，好大的一片庄院，占地足有数亩，李德威望着眼前这片庄院，沉默了一下道：“希望她是诈骗我，不过他们既然知道太子在这儿，这儿已经不够安全了，先看看太子是不是还在这儿再说吧。”

骆养性一欠身道：“容卑职去敲门。”

他转身刚要向那扇紧闭着的庄院门走过去，庄院左边围墙拐角处，几棵大树后掠出三人，闪电一般地扑了过来。

骆养性脸色一变，抽刀便要迎上去。

李德威忙道：“别动，是自己人。”

三条人影转眼掠近，是凌风、潘玉跟金奎，他三个落地躬身，凌风道：“您也来了，我派出人找您去找了半天没找着……”

李德威道：“我是刚听说太子在这儿赶来的，太子确在这儿么？”

凌风道：“据弟兄们的打听，太子确在这儿，是前些日子，几位锦衣卫护送着到这儿来的。”

李德威道：“太子是不是还在这儿？”

凌风道：“这个就不知道了，我三个到这儿以后一直在这儿守着没敢远离，未见有人出入。”

李德威道：“你们三个是什么时候来的？”

凌风道：“天刚亮就来了，一直守到如今。”

“辛苦了，”李德威点点头道：“兄弟，见见，这位是锦衣卫都指挥使，姓骆。”

凌风三个转向骆养性一抱拳道：“草民‘穷家帮’凌风、潘玉、金奎见过骆指挥使。”

骆养性听得李德威称凌风三个为兄弟，不敢受凌风三个一礼，忙答一礼，道：“不敢当，三位别客气，现在大家都是同甘苦，共患难的朋友。”

李德威道：“这三位都是‘穷家帮’的年轻英杰佼佼者，从‘长安’到

如今，我仰仗他们几位帮忙很多。”

骆养性一听这话越发地不敢怠慢，连应了两声是，道：“‘穷家帮’个个好手，人人忠义，卑职久仰，也一向钦佩。”

凌风一抱拳道：“指挥使夸奖了！”

李德威道：“指挥使上前敲门去吧。”

骆养性恭应一声，带着两个青衣壮汉行了过去，骆养性敲开了门，开门的是个瘦瘦高高的中年人，穿一件海青色长衫，衣着举止都不俗。

骆养性跟他低低说了几句话，往这边指了指，那瘦高中年人往这边看了看，立即快步走了过来。

李德威当即也带着凌风三个迎了过去。

双方行近，那瘦高中年人举手一揖，道：“不知小侯爷驾临，有失远迎，小侯爷别见怪。”

骆养性在一旁道：“这位是嘉定伯的令侄，铎少爷！”

李德威一抱拳道：“不敢当，我是为太子的安全来见嘉定伯的，尚请周兄引见。”

周铎赔笑说道：“小侯爷来得不巧，我伯父回江南去了，过些日子才会回来，关于太子的安全，小侯爷可以放心，我伯父也顾忌着这一点，已经把太子送到田大人府里去了。”

骆养性听得一怔，道：“嘉定伯已经把太子送到田大人府里去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周铎道：“就是我伯父临走之前！”

骆养性转眼望向李德威。

李德威道：“闯贼的人可曾到这儿来过？”

周铎勉强一笑道：“不敢瞒小侯爷，前些日子闯贼曾派人到这儿来过，我伯父就是为这才偷偷把太子送到田大人府里。”

李德威沉默了一下，转望骆养性道：“骆指挥使可知道田大人府……”

骆养性忙道：“知道，从这儿往西走，差不多五里路……”

李德威冲周铎一抱拳道：“不打扰了，我这就到田大人府看看去。”

周铎忙道：“怎么，小侯爷不进庄坐坐……”

李德威道：“谢谢，不坐了，太子的安全为重，以后再探来探望。”

又一抱拳，带着骆养性、凌风等走了。

只听周铎在身后扬声说道：“小侯爷走好，恕我不远送了。”

李德威回身应道：“铎兄别客气了，请回吧。”

他带着人往西走，绕过一片树林突然停了步，道：“兄弟看看，周铎是不是已经进去了？”

凌风看了看，道：“门口没人了，已经进去了。”

李德威道：“麻烦三位在这儿守着，监视周府的动静，万一他要有什么异动，请分出一位赶往田家告诉我一声，周铎这个人相当机警，三位要小心。”

凌风含笑说道：“你放心就是，我省得，‘穷家帮’的人别的不会，这种事儿拿手。”

李德威忍不住笑了，当即带着骆养性等往西而去。

一口气奔出五里再看。眼前又一片庄院，这座庄院比周家的庄院略小点儿，也没周家的庄院那么气派。

庄院坐北朝南，四个人的站立处正在庄院东侧，只见庄院内外静悄悄的，周围不见一个人影，一点动静都没有。

李德威看了看之后，道：“咱们绕到前面敲门去。”

一行四人当即绕了过去。

到了庄院前一看，李德威跟骆养性不由一怔。

庄院的门半开半关，露着一条缝。

正怔神间，门里出来了一只狗，满嘴是血，身上也沾了不少血迹，一见有人马上夹着尾巴跑了。

李德威心头猛地一跳，只觉一阵寒意起自背脊，闪身扑了过去。

骆养性脸上也变了色，跟着扑了过去。

进了门，到前院，李德威像突然间被人打了一拳，脑中为之一晕，身躯为之一晃，眼前……

罗刹屠场，惨不忍睹。

男女老少都有，有躺着的，有爬着的，还有吊在树上的，躺着的也好，爬着的也好，吊着的也好，混身上下都是刀伤、没一处完肤，那伤口都跟小孩儿嘴一样。

有几个年轻的女人甚至全身赤条条的，一丝不挂，显然是受了糟蹋之后才被砍死的。

这种杀人的手法令人发指。

四周每一间屋子的门都敞开着，屋里桌倒椅斜，院子里掉的有东西，有几件衣裳，也有几件小手饰。

显然，杀了人还洗劫一空。

李德威定过神来道：“骆指挥使请带着这两位到处看看还有没有活口。”

他的意思是看看太子跟永、定二王有没有遇害。

眼看这些人被害的时间至少在一天以上，再看看这杀人的手法，哪里还有活口？

骆养性没顾得答应，带着两个青衣壮汉往后扑去。

李德威站在那儿没动，脸上一点表情没有，他的脸好白好白，眉宇间洋溢着杀机，十分骇人

半晌过后，骆养性带着两个青衣壮汉掠了回来，骆养性一张脸也是白得不见一点血色，他一躬身，颤声说道：“禀小侯爷，田大人一家几十口都遇害了，殿下跟永、定两位王爷不知去向，卑职该死！”

他扬掌拍向自己天灵。

李德威一指点了出去。

骆养性刚提起的右臂倏然垂下，他颤声叫道：“小侯爷……”

李德威缓缓说道：“这件事怪不得你，大明朝多灾多难，正值危急存亡之秋，你要珍惜你这有用之身！”

骆养性突然跪倒在地，放声大哭。

骆养性是个男人昂藏须眉七尺之躯，而且是锦衣卫都指挥使，一个不同于常人的

像他这种人，十九宁可流血绝不流泪。

可是现在他哭了，而且是放声大哭。

记得李德威也哭过！

李德威没说话，也没拦他，任他哭，半晌才道：“骆指挥使，走吧，咱们找殿下去。”

骆养性颤颤巍巍地爬了起来，他不过五十多岁个人，就在这片刻工夫中他像是老了许多。

四个人刚出庄院，潘玉迎面而到，他跑得有点气极败坏，却掩不住满脸的兴奋喜悦，一躬身急道：“禀您，刚才城北来的消息，吴总兵缟素发丧，率兵入关为先帝报仇，大军离京城已不足五十里。”

李德威一阵激动，伸手抓住了潘玉道：“兄弟，当真？”

潘玉直点头。

李德威两眼暴射威棱，道：“更得赶快救出殿下跟两位王爷，免得李自成拿他三位要挟人，兄弟，告诉凌、金二位，周家不必再守，赶到‘永定门’跟我会合，快去。”

潘玉睁大了眼，道：“李大侠，跟……”

李德威摆手道：“别问了，兄弟，快去吧。”

潘玉答应一声，往庄院门看了一眼，飞身而去。

骆养性行近一步，道：“小侯爷，您是要……”

李德威望着京城方向，缓缓说道：“国不可无主，朱家不可无后，不惜一切救出殿下及两位王爷。”

骆养性一躬身，道：“卑职愿赴汤蹈火，粉身碎骨！”

李德威沉喝一声：“走。”

长身腾起！

李德威带着骆养性赶到“永定门”外时，凌风、潘玉跟金奎已在那儿等着了。

凌风想必已听潘玉说了，他没多问，脸色凝重异常，道：“您吩咐，咱们从哪儿下手？”

李德威道：“跟我来。”

顾不得大白天，顾不得惊世骇俗，飞身扑去。

他带着凌风等扑到了李琼所住的那座大宅院，大门关着，门口跟墙外的黄衣人都不见了。

李德威脸上变了色，加速身法越墙扑了进去。

他直扑后院，到了李琼所住的那间精舍外，他怔住了，精舍门开着，丝幔一重重地掀了起来，一眼可以打到底。

那张床还在，床上已经没人了。

事实上他从前院经第二进院子一直到后院，没看见一个人影。

骆养性道：“小侯爷，她跑了？”

李德威两眼赤红，还没说话，忽听得大门响动，前院步履杂乱，他霍地转身向外。

这时候凌风、骆养性也听见了，骆养性拔出缅刀大叫一声道：“来吧，来吧，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

叫声方落，后院里跑出来五个人，翠芳跟另一个姑娘扶着李琼，李琼只手仗剑，混身是血，另两个姑娘各仗长剑紧随她身后。

紧跟着，后院里又进来十四名绝色少女，她们带着三个人，三个睡着了一般，玉面朱唇的年轻人。

骆养性大叫说道：“殿下。”

抡刀就要扑过去。

李德威一把抓住了他。

这时候翠芳跟另一位姑娘扶着李琼已到近前，李琼把长剑往地上一扔，香唇边泛起一丝苦笑，道：“我知道你会再到我这儿来，我哥哥带兵迎吴三桂去了，我把太子跟永、定二王救了出来，现在交给你了，我哥哥手下的十大黄衣剑士马上就会赶到，你快保着他三位走吧。”

李德威一阵激动，热血上涌，发指上冲，急喝道：“骆养性、凌风保住殿下三位快走，我来断后。”

凌风、骆养性都知道事关重大，不容迟疑，凌风带着潘玉、金奎接下太子慈良跟水定二王停也未停，飞身而去。

骆养性冲李德威一躬身：“卑职若不能将他三位平安送到吴总督军中，当提头来见！”

带着两个青衣壮汉腾身追去。

李琼凄然一笑，道：“行了，我的心意总算尽到了。”

身子一软，突然往下滑去。

李德威大吃一惊，一步跨到，从二女手中接过李琼，道：“姑娘……”

李琼脸色更见苍白，软弱地道：“别着急，我不行了，我已经服了毒。”

“郡主。”几声大叫，十八金钗一起扑了过来。

十八金钗扑了过来，个个惊急地望着李琼！

“别着急，听我说。”李琼看了她们一眼，缓缓说道：“现在看着你们，我很后悔，也很难受，你们都是好人家的女儿，我不该带你们出来……”

翠芳道：“郡主，您……”

李琼道：“别打岔，翠芳，听我说，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为什么不让我把话说完！”

翠芳突然掉落两串珠泪，道：“您说吧，婢子们洗耳恭听。”

“这才是，”李琼那苍白的香唇边泛起了一丝丝笑意道：“我刚才说过，现在看着你们，我后悔、难受，也有一份歉疚，你们都是好人家的女儿，我不该把你们带出来，现在说这话固然为时已嫌太晚，可是我不能不想个办法补救，也不能不为你们的将来着想，要不然人家将来知道你们的出身，你们连嫁人恐怕都嫁不出去……”

翠芳道：“婢子们不嫁。”

“傻话，”李琼道：“一个女儿家哪有不嫁人的？就拿我来说吧，我终归也要嫁人的，奈何我自己把我自己毁了……”

翠芳道：“郡主，不是您……”

“又打岔了，”李琼道：“我的时间已经不多，让我把话说完，把心事了了，别让我带着一个恨字走……”

翠芳低下了头，痛哭失声，十八金钗都低下了头，没有一个不哭的。

李琼道：“你们不能再跟着我了，我也不能让你们再在这面‘李’字旗下待下去，现在我给你们安排一个去处，吴总督已缟素发丧，率兵入关为先帝报仇，你们正好可以投效吴总督军中……”

翠芳猛然抬起了头，泪渍满面哭着说道：“不，婢子们绝不离开您，无论是死是活都要跟着您侍候您！”

李琼失神的美目一睁，叱道：“这叫什么话？难道你们非让我带着一个‘恨’字走不可？你们平素没有一个不听我的，难道说现在看我马上要死了，就不听我的了。”

翠芳忙道：“不是的，郡主……”

“听我说，翠芳。”李琼怒态一敛，凄然笑道：“我一身的罪孽，我不想带着这么一身罪孽走，可是我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你们要是听我的，不但可以为你们自己赎罪，而且也可以帮我赎罪，你们要是还记得我平日待你们不错，就听我的，就帮帮我这个忙，别让我带着一身罪孽沦入十八层地狱，听见了么？”

翠芳哭着点头说道：“婢子们听见了，只是……”

李琼道：“你还只是什么？”

翠芳道：“您的好意婢子们懂，只是婢子们这么冒冒失失的往吴总督军中投效，吴总兵怎么会收容婢子们……”

李琼道：“这一点我早替你们想好了，现有‘布衣侯’的传人在，你们还怕吴三桂不收容你们……”

转望李德威道：“你愿不愿意帮我这个忙……”

李德威探手入怀取出那面“银牌令”递向翠芳，道：“你们拿着这面‘银牌令’去见吴三桂，有这么一个令符在，吴三桂绝不会不收容你们。”

李琼面泛惊喜之色道：“还不赶快接过去谢谢李爷。”

翠芳哭着双手把“银牌令”接了过去！

李琼道：“趁现在他们还没来，你们快走吧。”

翠芳低下头去痛哭失声。

李琼道：“干吗老哭呀，别那么没出息，有李爷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别忘了，你们也是替我赎罪，快走吧。”

翠芳带着“十八金钗”哭着拜了下去：“郡主，婢子们告辞了，今生今世永不忘郡主的大恩。”

她们没再说什么，也不忍再看李琼，带着哭声腾身疾掠而去。

望着“十八金钗”相继掠出了围墙，李琼突然流下了两行晶莹珠泪，道：“其实，她们跟我多年，彼此间名虽主婢，但却情同手足，我又何尝舍得，你可别笑我！”

李德威道：“那怎么会，这也是人之常情。”

李琼那已然白里泛青的香唇边泛起了一丝凄凉笑意道：“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说，可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只有千万句话合为一句，得死在你怀里，我死也瞑目了……”

李德威有所惊觉，忽然目闪寒芒扬起双眉。

李琼也脸色一变，道：“他们来了，你小心。”

李德威道：“我知道了，我听见了。”

就这两句话工夫，衣袂飘风之声大作，紧接着院子里一个连一个地射落廿几个仗剑黄衣人。

为首一个身材瘦高，鸡眼鹰鼻，眉宇间森冷之气逼人。

这廿多个黄衣人行动甚快，一落地马上就散开来围住了李德威跟李琼。

李德威恍若未觉，连抬眼都没抬眼。

李琼忙道：“这些都是我哥哥身边的一等剑士……”

李德威道：“谢谢姑娘，我应付得了。”

那瘦高黄衣人遥遥一躬身道：“卑职见过郡主。”

李琼看了他一眼道：“不必跟我客气了，我已经背叛了李家，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那瘦高黄衣人道：“卑职不敢。”

李琼道：“你既然不敢拿我怎么样，那就带着他们走吧，我现在需要清静，别打扰我了。”

那瘦高黄衣人脸上掠过一丝森冷笑意道：“请郡主告诉卑职，朱家那三个遗孽哪里去了，卑职马上就走。”

李德威入耳一句“朱家那三个遗孽”，双眉为之一扬，可是李琼躺在他怀里，眼看就要不行了，他不能把李琼放在地上，所以他只有忍下了。

李琼：“你要我告诉你朱家三个后人的去处？”

那瘦高黄衣人道：“是的。”

李琼道：“我只能告诉你，他三位已经由朝廷方面的高手护送着走了，究竟到哪儿去了，连我也不清楚。”

那瘦高黄衣人道：“郡主要知道，卑职是奉了王爷之命……”

“我知道，”李琼截口说道：“所以我刚才说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那瘦高黄衣人一双鹰目一转，森冷目光落在李德威身上，道：“郡主能不能告诉卑职，这个人……”

李琼道：“这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他姓李，叫李德威，大明朝‘布衣侯’的衣钵传人，也是这一代的‘银牌令主’！”

那瘦高黄衣人阴阴一笑道：“多谢郡主，既有他在，卑职就不愁找不到朱家那三个遗孽的去处了。”

李德威霍地抬眼，利刃般一双目光直逼过去，道：“我先告诉你，等一下我会让你头一个躺在我鱼肠剑下。”

那瘦高黄衣人目闪阴险奇光，哼哼一阵冷笑道：“是是，我倒要试上一试。”

话落，他抬眼望向李德威身后。

他那里两眼才抬，李德威倏觉两道金刃破风之声自身后袭到，指的是他背后两处要穴。

他蹲势不变，抖起鱼肠剑向后挥去，只见剑光一闪，随听两声大叫，两只断手握着的两把长剑掉在了地上，鲜血洒了一地，两个黄衣人抱着齐腕而断的右臂踉跄暴退，疼得脸色都变了。

李德威鱼肠剑一闪而回，跟个没事人儿似的。

那瘦高黄衣人脸色陡然一变，眉宇间森冷煞气大盛，长剑一举，周围的黄衣人立即跟着举剑，剑尖前指，举步逼了过来，那包围圈马上就缩小了。

李琼这时候不但两片苍白的嘴唇都发了青，连脸色也有点发青了，她颤声说道：“他们这剑式甚具威力，很少人能逃过他们这联手一击，你别管我了，小心应敌吧。”

李德威道：“我看得出，他们在剑术上的造诣都不俗……”

李琼突然凄然一笑道：“我不愿意临死还做个累赘，我去了，来生再见。”

她闭上了嘴，也闭上了眼，身躯一阵暴颤，一缕发乌的血顺着嘴角流了下来，显然，她嚼舌了，为求速死。

李德威大吃一惊，急叫道：“姑娘……”

李琼睁开了眼，失神的目光在他脸上逗留了一下，然后她又闭上了眼，颤抖的身躯跟着也不动了。

李德威心如刀割，悲痛无限，缓级低下头去。

就在这时候，那些黄衣剑士已然逼近，振腕一抖，廿多把长剑一起攻了过来，廿几道剑芒闪电般，其快无比。

没见李德威动，他好像根本不知道一样。

而，就在廿多把长剑那锋利的剑尖递到离李德威身周不足一尺的时候，李德威突然抖起了鱼肠剑。

只见一道森寒的光华闪电般在他身周围绕了一圈。

那廿几把长剑立时停在了李德威身周不动了。

李德威放下了李琼，缓缓站了起来，满脸的杀气，令人望而生惧。

那廿多把长剑中，有十几把剑尖缓缓垂了下来，而且有十几个黄衣剑士胸腹之间出现了血迹，把黄衣都染红了，与此同时，另几把长剑闪电般往后退去。

李德威闪身跟进，鱼肠剑快捷无伦地递了出去。

他指的是瘦高黄衣汉子。

瘦高黄衣汉子心胆欲裂，后退两步，腾身而起。

李德威剑尖上指，一道匹练也似的剑尖卷了下去。

一声惨叫，血雨四溅，瘦高黄衣人一头栽了下来，四平八稳地掉在了地

上，两条腿齐根没有了，双双掉在两三丈外。

血从断处往外涌，瘦高黄衣汉子脸煞白，汗珠子一颗颗像豆大，两只手满地乱抓，十个指头都陷进了地里。

就在这时候，“噗通！”之声连响，那十几个黄衣人一个连一个地倒了下去。

李德威望着那瘦高黄衣人道：“我说让你头一个躺在我鱼肠剑下，没有错吧。”

瘦高黄衣人浑身颤抖，牙咬得紧紧的，喉咙里发出一声声像哼又像吼的声响，听起怕人，两只鹰目眼珠子突出，直直地望着李德威。

李德威没再看他，转眼望向剩下的四个黄衣剑士。

那四个黄衣剑士机伶一颤，握着剑往后退去，脸上满是惊恐神色。

李德威没动。

那四个黄衣剑士不停地往后退，退着退着一转身腾身往外掠去。

李德威仍没动，只是他把一双目光缓缓移向了地上的李琼……

李德威一口气奔出了十几里去，他要追赶凌风跟骆养性他们，他唯恐凌风、骆养性他们力不足护太子跟永、定二王。

可是他没追着！

便连凌风跟骆养性他们的影子也没看见。

他没追着凌风跟骆养性，却意外地碰见罗汉跟赵晓霓。

他把找到太子跟永、定二王的经过告诉了罗汉跟赵晓霓。

静静听毕，罗汉吁了一口气道：“行了，现在我可以放手去干别的了。”

李德威知道罗汉这“别的”二字何指，他沉默了一下道：“京里有我，我想麻烦你跟赵姑娘往远处跑一趟。”

罗汉道：“要我跟阿霓往远处跑一趟？哪儿？”

李德威道：“吴三桂已缟素发丧，率兵入关为先帝复仇，骆养性、凌风也已护着太子三位投向吴三桂军中，我怕路上再生变故，也怕吴三桂军中没有能高来高去的能手，所以我想……”

罗汉道：“我明白了，你是让我带着阿霓赶去护送太子，并助吴三桂一臂之力，这样不但可以把太子平安护送到吴三桂军中，到时候我也可以来个里应外合一举歼贼，是么？”

李德威点头说道：“不错，我正是这意思，只是恐怕太辛苦……”

罗汉“哈”地一笑道：“阁下，你见外了，我死都不怕还怕什么辛苦？要说辛苦，辛苦的也不只我跟阿霓两个人，事不宜迟，我们这就走，告辞。”

罗汉就是这么个干脆人，他说走就走，单臂一举“紫金刀”，带着赵晓霓走了，赵晓霓临走，还让李德威向杨敏慧致个“意”。

关外这一趟有罗汉跟赵晓霓去，跟他去差不了多少，李德威暗暗松了一口气，望着罗汉跟赵晓霓走远后，他转身折了回去。

李德威让罗汉跟赵晓霓往关外去，一方面护太子，一方面助吴三桂一臂

之力，届时来个里应外合，一举歼贼，应该是很好的一着棋。

奈何人算不如天算！

他这里忙着为里应外合布署。

另外也有人为里应外合忙碌着。

西郊有一座大宅院，很气派一座大宅院，墙外有树。

墙里森森林木之中，有狼牙高啄，飞檐流丹，应该是亭、台、楼、榭一应俱全。

那美轮美奂不亚王侯之家的广大后院的正西，坐落着一间精舍，精舍的门关着，关得紧紧。

七格格带着阿喜四个就站在精舍外。

这个后院里，不只她主婢五个人。

那长廊尽头，那水榭边，那假山旁，那朱栏桥上，处处站着身穿锦袍的佩刀壮汉，一个个垂手肃立，一动不动。

七格格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阿喜四个都是一脸的不耐烦，不高兴神色。

突然，精舍的两扇门开了，一个身穿华服，面目白净的中年汉子走了出来，立冲七格格打了个千，道：“王爷命奴才请格格进去。”

阿喜长长地“嗯”了一声，冷冷说道：“终于轮到咱们了，真不容易啊。”

七格格冲那华服汉子淡淡道：“带路。”

华服汉子恭应一声，哈腰转身进了精舍。

七格格迈步跟了进去。

阿喜四个则留在了外头。

进了精舍，那华服汉子顺手关上了门，然后赶前一步在前掀开那一重重的丝幔，到了最里头再看，一个小客厅般所在呈现眼前。

紫檀木雕花的靠椅斜倚着一个人，正是满洲那位九王爷多铎，他闭着眼，阴着一张脸，不知他是睡着了，还是有意摆摆他亲王的架子。

要说他是睡着了，似乎不大可能，因为他命人把七格格请进来的。

那华服汉子把七格格带到这儿之后，悄悄地退了出去。

七格格则浅浅一礼，开口说道：“福龄给九叔请安。”

多铎睁开了眼，“嗯”了一声道：“你来了，坐吧。”

七格格微微欠了欠身，坐了下去。

多铎那阴鹜目光上下打量了七格格一眼，道：“什么时候来的？”

七格格恭敬地道：“回九叔，我来了半天了，听说您有客，我没进来。”

多铎点着头嗯了两声，道：“是，我有客，我有客……”

顿了顿，道：“近来好么？”

七格格欠身说道：“谢谢您，托您的福！”

多铎忽然笑了，道：“怎么了，只是才没几天不见，怎么跟九叔客气起来了，来、来，坐到身边儿来，让九叔好好儿看看。”

格格站起来，但没往前走，道：“谢谢您的恩典，您要是没什么事儿，我想回去了。”

多铎忙道：“那怎么行，要没事儿我怎么会大老远地把你叫到这儿来？来、来，坐到九叔身边来。”

七格格没再说话。

走过去坐在了多铎身边，娇靥上一片庄严肃穆神色。

多铎的一双目光在她娇靥上转了转，眉锋一皱道：“怎么到了九叔这儿就绷脸儿啊，九叔得罪你了么？”

七格格淡然一笑道：“您这是说哪儿的话，别说您没什么地方得罪福龄，就是有，我这做晚辈的还敢跟您这做长辈的计较。”

七格格这一笑不要紧，多铎伸手便抓向她的柔荑：“这才是，九叔一天到晚想你，见了九叔该多笑笑。”

嘴说手不闲。

他的手眼看就要碰着七格格的玉手。

七格格手往旁边一挪，趋势站了起来，道：“九叔，您叫福龄来，不知道有什么事儿？”

多铎微微一怔，薄薄的两片嘴唇边闪过一丝阴鸷笑意，道：“福龄，我要问问你，你知道不知道‘满洲’在外头的这些人，一切都要听我这个九王爷的？”

七格格背向着他道：“福龄知道，福龄不但知道这些人都得听您的，而且知道您握有这些人的生杀予夺大权。”

多铎冷冷一笑道：“我没想到你还记得！”

七格格道：“这不是别的事儿，福龄敢不记得牢牢的。”

多铎道：“那最好，既然你记得牢牢的，你就该知道我能成一个人，可也能毁了他。”

七格格道：“福龄很清楚。”

多铎嘴角泛起了一丝邪笑道：“那么，你怕不怕？”

七格格双眉微微一扬道：“福龄不敢瞒您，既然受命出来，福龄已把生死置于度外。”

多铎忽然坐直了，道：“这么说，你的胆比别人大。”

七格格道：“那倒也不是，只是您该知道，您是福龄的长辈。”

多铎道：“咱们这门儿亲戚可远得很！”

七格格道：“即使再远，福龄也得叫您一声九叔。”

多铎冷冷一笑道：“大半是你对那个姓李的小子，还没能忘情吧。”

七格格道：“九叔，您把话扯远了，我以为您叫我来是谈公事。”

多铎道：“我现在谈的就是公事。”

七格格道：“那么冤枉了福龄，有上回那么一次教训，福龄有几个胆子还敢沾这个？”

“是么？”多铎阴阴一笑道：“那姓李的小子是不是也到‘北京’来了？”

七格格道：“福龄不敢瞒您，听说他来了。”

多铎脸色一变道：“那就难怪了，福龄，我告诉你，你最好趁早死了这条心，上回我能把你往回送，现在我仍可以把你送回去。”

七格格道：“这一点福龄很清楚，刚才福龄不是说了么，有了上回那么一次教训，福龄有几个胆子敢再沾这个？”

多铎突然下了地，走前两步柔声说道：“福龄，我知道，你还是因为上回的事儿生我的气，说起来你还得谢谢我，要不是我……”

七格格道：“九叔，福龄心里明白。”

多铎又走进一步道：“福龄，你不知道，我早在几年前就想你了，这回你能出来也是我的保举，你要是答应了我，将来咱们一旦入了关，你要有什么……”

嘴里说着，抬手就要往七格格的后肩上搭。

七格格转过了身，道：“九叔，福龄尊您是位长辈，也请您自重。”

多铎脸上猛然一红倏然转白，咬牙一句：“福龄，你好不识抬举。”

手往下一甩，转身走过去坐在了炕上，这时候一张脸却又变得铁青，他自袖底摸出个纸卷随手丢了过去，道：“看看，这是给你的。”

七格格没说话，俯身拾起那个纸卷，打开来看了看之后淡然说道：“我知道了，我会马上布署。”

多铎道：“我话说在前头，这件事要是泄露了出去，我唯你是问。”

七格格道：“您放心，只要这件事只我一个人知道，绝不会泄露出去。”

多铎一点头道：“那就好。”

七格格浅浅一礼，转身就走。

“慢着，”多铎道：“我没说让你走。”

七格格道：“您还有什么交待？”

多铎唇边掠过一丝狠毒笑意，道：“十天之内，我要姓李的那小子的人头。”

七格格双眉一剔道：“九叔，这也是公事？”

多铎道：“当然。”

七格格扬起那个纸卷道：“这上头并没有……”

多铎道：“这是我附加的。”

七格格道：“我记得当初出来的时候您跟我说好了，不让我同时做两件事……”

多铎道：“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

七格格摇头说道：“福龄有权不受后者……”

多铎往炕上一拍，道：“你敢抗命？”

七格格道：“福龄不敢，可是福龄在主上那儿报过备，你要是一定要福龄去杀李德威，那么这个您另请高明。”

她抬手把那个纸卷进了过去。

多铎没接，当然能不会接，他怒笑说道：“福龄，你知道你这叫什么？”

七格格道：“福龄不知道，您请明示。”

多铎道：“那姓李的小子是咱们的心腹大患，你居然还护着他……”

七格格道：“您明鉴，福龄并没有护着谁，福龄只是不愿也没那个能耐同时做两件事儿。”

多铎道：“我偏要你同时做两件事儿！”

七格格双眉一扬道：“九叔，您可别逼我，要是逼急了我，我现在就回去当面向主上请罪去。”

多铎气得浑身发抖，指着七格格道：“好、好、好，福龄，你好大的胆子……”

七格格道：“福龄不敢，也没那个胆子，希望您别拿这顶大帽子往福龄头上扣。”

多铎道：“你当面抗命，这不是造反是什么？”

七格格道：“我没有抗命，我只是没能耐同时做两件事，这，我在主上面前报过备！我有权不受。”

多铎肺都快气炸了，可是他干生气，却拿七格格没办法。

他敢逼七格格？他没那个胆！

真逼急了七格格，七格格给他真来一个一走了之，别的不说，就冲那纸卷上写的，再有一个他也担不起来。

这，他很清楚。

他是既气又羞，点着头道：“好、好，现在我不跟你计较，等主上入关之后再说。”

转身气冲冲地往后走了。

他走了，七格格也没多停留一会儿，扭头往外行去。

出了精舍，阿喜四个迎了上来，道：“格格他叫您来有什么事儿？”

七格格脸色如常，淡然说道：“没什么，走吧。”

阿喜道：“我怎么听见刚才他跟您大声嚷嚷……”

七格格脸色一沉，道：“这是公事儿，不许多问。”

阿喜低下了头，轻轻地应了一声：“是。”

出了这座大宅院，七格格登上了那辆停放在门口的马车，道：“到‘菊花岛’海皇那儿去。”

阿喜听得一怔，她想问，可是她又不敢，只有忍下去，跟在七格格之后登上了马车。

赶车的是个华服壮汉，他抖缰挥鞭赶着马车如飞驰去。

马车往西飞驰，盍茶工夫之后驰抵一处山脚下。

这座山不高，可是挺秀美，郁郁苍苍，林木十分茂盛，仰望山腰，那半山浓密林木之中隐隐约约可以看见几角红墙绿瓦。

马车并没有停在山脚下，沿着盘旋而上的一条登山道向上驰去，没多大工夫已然驰抵了山腰，一座红墙绿瓦，建筑宏伟古朴，占地相当大的庙宇立即呈现眼前。

这座庙宇前面是片平坦的广场，背后倚着一块如削峭壁，左右跟广场前是一片浓密的松林，显得庄严肃穆而幽静。

马车驰抵庙宇前停在那片广场上，两个身穿白衣的“菊花岛”人从松林里掠了出来直落马车之前。

这时候七格格已在阿喜等四婢的前导下下了马车，两个白衣人上前一躬身齐声说道：“恭迎七格格。”

七格格抬抬手道：“你们皇爷在么？”

“在，”两个白衣人道：“我二人这就进去通报。”

转身往庙门疾掠而去，一转眼间便双双越墙隐入了那座庙宇之中。

七格格带着阿喜等四婢往庙门行去。

刚走没几步，两扇庙门豁然大开，十先锋前导，十将军护驾，雍容高贵，威仪夺人的海皇由左相陪着步出了庙门。

“菊花岛”人就有这么一宗好处，除了左右二相之外，其他十先锋，十将军，十使者，有缺就补，永远是个十数。

海皇一出庙门，十先锋十将军立即退出两旁，海皇由左相陪着直迎七格格。

七格格含笑说道：“皇爷太客气了。”

海皇拱手说道：“海某有失远迎，格格别见怪。”

寒暄了几句之后，七格格由海皇陪着进了庙，前院一间大厅里落了座，七格格是一个人。

海皇旁边只有个左相陪着，侍卫献过茶之后退了出去。

海皇一拱手道：“格格驾到，想必有什么指示？”

七格格自袖底取出那个纸卷递了过去。

海皇接过展开一看，旋即扬起一双长眉道：“这消息是……”

七格格道：“九王爷处交下来的。”

海皇目光一凝，望着七格格道：“恕海皇直问一句，这消息可靠么？”

七格格点头说道：“应该可靠，事实上陈圆圆跟吴三桂的父亲现在的确在李闯那儿！”

海皇道：“这个海某也听说了，只是吴三桂带兵入关不是为崇祯复仇，而是为夺回他的爱妾……”

七格格说道：“这消息是得自吴三桂军中，也应该可靠，而且吴三桂前曾派亲信前往主上军中试探主上的意思……”

海皇双眉扬起，道：“要真是这样的话，吴三桂就等于是咱们的前锋了，

只他一逐走李闯，打下‘北京’大明朝的江山不就是咱们的了。”

七格格摇摇头道：“恐怕单凭他吴三桂的兵马还打不下‘北京’，逐不走李闯。”

海皇道：“那么咱们就助吴三桂一臂之力，在‘北京’里先乱上一乱。”

七格格摇头说道：“现在不是时候，吴三桂这个人颇具智谋，也可以说他相当狡猾，要是让他自己打下‘北京’进了城，他很可能来个翻脸不认人，等他向咱们借了兵马，易服雉发之后再展开行动不迟。”

海皇道：“照这么说，得等吴三桂败一阵之后。”

七格格道：“不错，只等他败上一阵，他非向咱们借兵不可。”

海皇道：“据海某所知，吴三桂的兵马不错，帐下也有几员战将……”

七格格道：“皇爷是怕他不败反胜？”

海皇点头说道：“正是，海某正是这意思，倘若他不败反胜，他绝不会向‘满洲’乞援借兵。”

七格格淡然一笑道：“皇爷放心，他必败。”

海皇听得一怔，道：“他必败？”

七格格含笑点了点头。

海皇两眼猛地一睁，道：“海某明白了，这就是格格今天屈驾的……”

七格格微一点头道：“皇爷睿智，正是。”

海皇双眉一扬道：“那么请格格吩咐，‘菊花岛’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七格格道：“我只有一句，暂时咱们要暗助李闯一臂之力，至于怎么布署，怎么行动，皇爷有良辅在……”

那位矮矮胖胖，白白净净，满脸都是计谋的“菊花岛”左相忙赔笑说道：“有格格高明当面，公孙奇何能焉敢多嘴。”

七格格道：“左老别客气，左老本是皇爷良辅，这件事应是义不容辞。”

公孙奇道：“公孙奇不敢……”

七格格道：“不瞒左老，我另外还有别的事，这一回偏劳左老，等得吴三桂向满洲借兵，易服雉发，再攻‘北京’之时，我自会把大印令旗从左老手里接过来。”

公孙奇迟疑了一下道：“既然如此，公孙奇只有从命了，公孙奇现有个浅见在，是否可行，还请格格定夺。”

七格格道：“左老请说说看，大家商议商议。”

公孙奇道：“助李闯之举，暗举不如改为明助，这样可以轻易打入李闯军中，‘菊花岛’这些人一旦打入了李闯军中，将来等宁远总兵吴三桂借得‘满洲’兵马再攻‘北京’时，咱们可以轻易打击李闯要害，制李闯于死地……”

七格格一点头，截口说道：“左老不愧良辅，多是高明，这一计当然可以，只是左老要小心，‘北京城’里还有不少朱明的高手在，这一计要是让他们知道了，不但‘菊花岛’要蒙受损失，也很可能毁了全盘，事关重大，左老不可不慎。”

公孙奇道：“格格是怕他们阻止吴三桂向‘满洲’借兵？”

七格格道：“那是一定的，这班人之中不乏高明之士，而且吴三桂只是个宁远总兵，他上头还有蓟辽总督王永吉在，他仍得听王永吉调度，受王永吉节制。”

公孙奇点了点头道：“格格放心，我自会谨慎。”

海皇忽然说道：“格格，吴三桂真会为一个女人变节……”

七格格道：“古来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大有人在，吴三桂并不见得是个好色之徒，奈何陈圆圆国色天香，极得他的宠爱，吴三桂身受朱明大恩，或许不会变节，但一旦‘满洲’兵马入关，也容不得他不变节。”

海皇连连点头说道：“好计，好计，吴三桂只往里一钻，只怕他就再也出不来了。”

七格格笑了笑站起来说道：“我没什么别的事了，只请皇爷下令即刻布署，吴李两军只一交锋，马上采取行动。”

海皇站了起来，一拱手道：“海某遵命，格格只管放心回驾就是。”

七格格微微一笑道：“九王爷曾经面许过皇爷，这件事关系‘满洲’的成败，也关系皇爷王爵的得失，还请皇爷千万小心。”

海皇道：“格格放心，海某刚才说过，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七格格走了，海皇带着公孙奇一直送到庙外，望着七格格的马车下了山，海皇立即转过身来道：“咱们是不是马上行动？”

公孙奇道：“这件事自有臣去安排，有件事臣不能不现在提醒陛下一声。”

海皇道：“什么事？”

公孙奇道：“陛下刚才可曾听见‘满洲’怎么对付吴三桂？”

海皇道：“听见了，怎么？”

公孙奇道：“他们现在有用得着吴三桂的地方，不得不虚与委蛇，一旦他们入了关就全不是那么回事了，咱们的情形跟吴三桂没什么两样，陛下不可不防。”

海皇脸色变了一变道：“你是说他们会食言背信？”

公孙奇道：“那倒未必，臣只是怕到时候咱们跟他们‘满洲’人的待遇不一样。”

海皇哼地一声道：“那不要紧，只要他们不食言背信，我就算有所获，至于将来，我跟吴三桂不同，吴三桂只是个武夫，我‘菊花岛’则人人有一身水旱好功夫，万一他们有点什么，大不了我仍回我的‘菊花岛’，甚至我给他们来个就地反，干脆把那个座儿夺过来，看看是谁占便宜谁吃亏。”

迈步往庙门走去。

公孙奇紧迈一步跟了上去。

容得海皇跟公孙奇进了庙，那两扇巨大庙门立即又关上了。

就在这时候，庙后那块如削峭壁上有人轻笑一声道：“这才叫鬼使神差呢，没找着了那个找着了这个，这一趟总算没白跑没白辛苦，姑娘，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儿？”

是个男人话声，听话声年纪还不轻。

另一个轻柔甜美的女子话声接口说道：“以我看她恐怕不是来玩儿的。”

那男的道：“不错，英雄所见略同，姑娘，要不要摸摸清楚，来它个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那女子话声道：“当然要，只是恐怕不容易，您刚才也看见了，进厅里去坐的只有她跟海皇还有那个‘菊花岛’左相三个人，连阿喜四个都被留在了外头，要有什么商谈，别人恐怕不会知道……”

那男的道：“不要紧，我有主意，我就下去前头嚷它一阵去，只等我把海皇跟公孙奇引将出来，你就从这儿溜进去，看看能不能在里头找到什么，记住，姑娘，不管有没有收获，别在里头待太久，回到这儿后冲我打个招呼，

我不见姑娘的招呼不撒腿，听明白了么？”

那女的笑道：“您说得这么清楚我还听不明白么！您放心，我不会让他们把您困住的。”

那男的一笑说道：“我怕的就是这个，你知道，我没姓海的年轻力壮，也不像他有那么多喽罗，我去了，记住，等他俩出来之后再往里溜，他们要是不出来就别进去，我总有办法把他们俩逼出来的。”

旋即一缕轻烟从峭壁顶端升起，随着一阵轻风飘了下来，然后就不见了。

等到再看见那缕轻烟在庙前出现时，它变成了个人。“穷神”蒙不名。

蒙不名刚站稳便嚷嚷了起来：“嘿，怎么回事儿，有道是：‘佛门常开’，怎么这座庙两扇门儿却关着，不纳各方香火了，不纳各方香火你们这些光头的和尚吃什么，心虔的人来了，我只差没一步一个头磕着来了，和尚，开门吧。”

他话说完了，庙门没开，身边却多了两个白衣人。

两个白衣人冷冷地瞪着他，一言不发。

蒙不名一怔，道：“噢，我说怎么庙门关着，敢情是哪家有白事儿，在这儿设了道场了，这一趟白跑了，行了，我再找别座庙去。”

他转身要走。

白影一闪，一个白衣人已然绕过来挡住了他的路。

蒙不名又复一怔，道：“咦，这是干什么，强要奠仪不成。”

那白衣人冷冷一笑，道：“朋友，光棍儿眼里揉不进一粒砂子，少装神扮鬼了，到这儿来干什么的，说吧？”

蒙不名眨眨一双老眼道：“你问我到这儿来干什么的？问得好，到庙里来除了烧香拜佛以外还能干什么？”

那白衣人冷冷一笑道：“朋友既然这样，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话落手动，当胸一手抓了过来。

与此同时，蒙不名惊觉背后风生，显然背后那名白衣人也同时采取了行动。

只见他身躯一转，突然间横移三尺。

那两个白衣人同时递出的一掌立即落了空，两只蓄劲待发的手掌差点没碰在一起。

蒙不名“哈”地一声道：“我还当你们俩是打我呢，敢情你们俩是自己拼啊。”

那两个白衣人脸色为之一变，同时一旋身双双冲蒙不名扑了过来。

蒙不名一怔道：“咦，怎么又冲着我来了，弄了半天敢情还是我错了，喂、喂，二位，咱们可是无怨无仇，我可没把你们谁的孩子扔进井里去……”

身躯又一转，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迈的步，他已从两个白衣人中间穿过，到了两个白衣人身后，两手一抬，各在两个白衣人脖子后头拍了一下，道：“二位，我愿意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两个白衣人机伶窜出数尺，一个大旋身又扑了过来。

蒙不名“哟”地一声道：“怎么西瓜皮擦屁股，没完没了，神鬼怕恶人，看来我只有找个地方躲一躲，避一避了。”

他转身就往庙门跑。

两个白衣人急了，叱喝一声拔腿就追。

就在这时候，庙门开了，庙里一下出来了十个白衣人，“菊花岛”海皇

驾前的十先锋出来了。

蒙不名一怔道：“哎哟，看来是一大家，穿孝的还真不少啊。”

他脚下不由顿了一顿。

就这么一顿的工夫，后头两个白衣人已然追到，各一掌袭向蒙不名双肩。

蒙不名来了个老太太钻被窝，身躯一矮，往下一溜，两个白衣人擦着他身边冲了过去，他抬手在他两个屁股上各拍一下，这一下用上了劲儿，不轻：“留神，别撞着。”

那两个白衣人跌跌撞撞地直向十先锋撞去，要不是十先锋那站在前头的几个伸手抓住了他两个，非让他两个撞在身上不可。

两个白衣人脸涨得通红，刹那间由通红变为铁青，转身便要再扑。

十先锋中站在前头那几个拦住了他俩，而且把他两个拉到了一边就一起向蒙不名逼了过去。

蒙不名“哎哟”一声道：“怎么，仗着人多打我一个？那可不行，我得把你们的主子叫出来评评理不可……”

即提高了嗓门儿叫道：“姓海的，快出来哟，你的人要打死人了。”

“姓海的”三个字儿一出口，“十先锋”马上停了步，其中一个矮矮壮壮的望着蒙不名道：“朋友，你认识我们皇爷？”

蒙不名道：“何止认识，我跟他是当年的朋友老交情了，你们不是仗着人多要打我么，待会儿让你们吃不完兜着走。”

那矮矮壮壮的白衣人道：“朋友尊姓大名，怎么称呼？”

蒙不名道：“你问我啊……”

庙里并肩走出了两位“将军”，左边一名出庙便喝问道：“什么人在这儿大呼大叫的。”

蒙不名指了指鼻子，嘿嘿一笑道：“我，认识么？”

那位将军脸色陡然一变道：“蒙‘穷神’！”

蒙不名笑道：“行，你不赖，你比他们有眼力。”

那名将军排开十先锋急步走到近前，一抱拳道：“原来是蒙老驾到，他们有眼无珠，倘有什么得罪之处，还请蒙老海涵。”

蒙不名冲他拱了拱手道：“好说，好说，误会，这是误会，怪只怪我没把招牌亮出来。”

那名将军道：“多谢蒙老大度量，蒙老驾临有什么指教？”

蒙不名道：“想不到‘菊花岛’的人对我姓蒙的这么客气，真让我姓蒙的有点受宠若惊，没什么，没什么，听说老海在这儿，多少年的朋友老交情，我特意来看看他，在里头么？”

那位将军道：“蒙老来得不巧，我们皇爷刚出去。”

“老海刚出去？”蒙不名道：“那就怪了，刚才我还瞧见他跟公孙奇一块儿出来送客呢，难不成我瞧花了眼？”

那位将军脸一红道：“这个……这个……”

“别这个那个了，”蒙不名摆摆手道：“进去告诉他一声去，别看我姓蒙的穷，我姓蒙的不沾他的，也不会冲他伸手借钱花，让他出来见见我，包管对他有益无损，快去吧。”

那位将军迟疑了一下，窘迫一笑道：“那……蒙老请等等，我进去通报一声去。”

他偕同另一位将军转身进去了。

十先锋跟两名白衣人愣在当场。

蒙不名目光环扫一下，咧咧嘴笑道：“小子们，现在还打不打了？”

十先锋跟那两个白衣人都没说话，脸上的神色够窘的。

蒙不名得理不饶人，接着说道：“告诉你们，下回要打人之前，先把招子睁大些，别打了爷爷辈儿的再磕头，来不及，懂么？”

他藉机会占便宜。

十先锋心里不痛快，可却没一个敢吭气儿，只因为他们眼前站的是难惹难缠的“穷神”蒙不名。

“对了，”蒙不名眨眨老眼又道：“这样才对，少逞能，少说话，岂不闻，是非之因多开口，灾祸之因强出头……”

只听一个低沉话声从庙里传了出来，震得人耳鼓嗡嗡响：“那么你到这儿来又为什么？”

海皇在公孙奇的陪同下走了出来，两道冷电般锐利目光直逼蒙不名。

蒙不名一咧嘴，道：“乖乖，说句话用那么大劲儿，姓海的，这叫见面礼么？”

海皇洒脱异常地走下庙门口石阶，道：“蒙不名，几年不见，你越活越年轻了。”

“怎么，”蒙不名两眼一翻道：“看不顺眼呀，那容易，你尊称我一声爷我不就显老了么。”

海皇淡然一笑道：“蒙不名，没想到你这张老嘴也越来越厉害了……”

话锋一顿，冲十先锋摆手说道：“你们到庙四周给我站着去，等蒙不名走了再撤回来。”

十先锋恭应一声，疾掠而去。

蒙不名心里一跳，道：“姓海的，你这是干什么？”

海皇道：“贼不空手，你老儿鬼心眼儿多，我不能不防着点儿。”

蒙不名冷笑一声道：“好啊，姓海的，你什么时候也学会狗眼瞧人低了，我姓蒙的穷是穷了点儿，可是我一身骨头硬，也向来清清白白的，你那些破家当我姓蒙的还没放在眼里……”

海皇道：“俗话说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不管你怎么说，我还是防着点儿好！”

“好吧，”蒙不名一点头道：“你防吧，我拿你没办法，财大气粗，这年头儿有钱的王八都大三辈儿，谁叫我姓蒙的穷，话咱们说在前头，你不是防着了么，万一你要是真丢了点儿什么可别赖我。”

海皇道：“少装疯卖傻了，你突如其来地往我这儿撞，是为了什么，说吧？”

蒙不名道：“这倒干脆，只是，就在这儿说么？”

海皇道：“就在这儿吧，开门揖盗这种事儿我海某人不干。”蒙不名摇摇头道：“你可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

他一边说话一边留神庙里的动静，海皇跟公孙奇出来有一会儿，庙里并没什么动静，而且他也明白姑娘杨敏慧是盲大师的得意弟子，一身所学几乎跟他不相上下，凭“菊花岛”海皇以下这些人还难不住她。

他心里松了些，道：“好吧，就在这儿吧，姓海的，我是来瞧瞧，‘菊花岛’上雕栏玉砌，美轮美奂的皇宫不住，为什么你跑到这儿来住在这么一座破庙里！”

海皇道：“这是我的事儿，五湖四海，三山五岳任我遨游，我爱住哪儿住哪儿，你管不着。”

蒙不名看了他一眼，一咧嘴道：“别是你瞧厌了后宫那成行的粉黛，看破了红尘，想出家当和尚吧，要是这样你别忘了知会我一声，我好驾一叶小舟到‘菊花岛’接收去。”

海皇脸色微沉，道：“蒙不名，你要是再没正经，可别怪我翻脸把你赶下山去。”

蒙不名摇摇头，啧啧有声道：“你听听，好大的度量啊。有道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宰相肚里都能撑船，怎么你这个皇爷肚里连句话都容不下。”

海皇冷然一伸手道：“来人，取朕‘八宝钢刘’来。”

蒙不名忙摇手说道：“别，别，我的海皇爷，算我姓蒙的怕你，成不？我这把老骨头哪经得起你瘟钢刘碰一下……”

海皇收回手冷冷说道：“那就给我说正经的。”

“行，行，”蒙不名道：“胳膊粗的是大爷，我这就说，我这就说……”

忽然抬手抓抓头，窘迫异常地咧嘴一笑道：“说起来怪难为情的，这是寒伧事儿，不说嘛你逼我，不说我也白跑了这一趟，只好一五一十照实说了……”

顿了顿道：“我的皇爷，是这样儿的，白山黑水之间待不住了，人穷肚子瘪，我这一百零一套破衣裳挡不了寒，长年冻得我直发硬，听说如今天下群雄并起，策马共同逐鹿中原，我灵机一动想跑出来发发国难财，好好地地捞上一票，谁知道他们都长了一对狗眼，我这付模样到哪儿哪儿不要，到哪儿哪儿掩鼻，眼看着你们一个个都有了收获，至今我还跟个孤魂野鬼似的抖着两条腿到处跑，搬着指头数数，当今有数的这几个之中数你最有成就，我嘛只有厚着这张老脸跑到这儿来求你赏份差事，赏碗饭吃，求你看在多年的朋友老交情份上收留收留，我姓蒙的永不忘你的大恩大德。”

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还真难为了他。

静静听毕，海皇淡然问道：“你道完了么？”

蒙不名道：“算是说完了，我这是长话短说，人要走了霉运连肚子都欺负你，饿得咕咕直叫哪来得力气说话。”

说着说着他简直要软了下去。

海皇冷笑一声道：“你真行，蒙不名，有朝一日你要是粉墨登了场，准能红透半边天，刚才还挺有劲儿的，怎么一转眼工夫就饿得这个样儿。”

蒙不名苦着脸道：“我的皇爷啊，你那里知道刚才我是硬撑的。”

海皇道：“那你何妨多撑一会儿？”

蒙不名道：“我也想多撑会儿，奈何我这个身子不争气。”

海皇目光一凝，道：“你说到哪儿哪儿不要你？”

“要是哪儿要了我，我会像今天这样儿么？”

海皇道：“你不是替朱明卖命么？”

蒙不名一怔道：“谁说的？”

海皇道：“我说的，前些日子闯‘天王寺’助那姓李的小子逃脱的不就是你么？”

蒙不名又复一怔道：“你看见我了么？”

海皇冷冷一笑道：“何用看见你，我一听说就知道是你这位‘穷神’！”

蒙不名苦笑一声道：“穷神，我可真穷得快成神了，老海啊，你就别将

我了，说起来你也许不信，那天闯‘天王寺’的确是我，可是我是想在那姓李的小子面前讨讨好，让他赏我份差事，不瞒你说，我那时候正走投无路，只要有钱挣，有饭吃，跟谁卖命我都干，哪知那姓李的小子是块死木头，点都点不透，没赏份差事倒还罢了，连声谢都没有，居然还怪我坏了他的事，气得我浑身打哆嗦，一跺脚就走了。”

海皇道：“真是这样么？”

“哎哟，我的皇爷，”蒙不名道：“正是求人的时候我会骗你么，那不是跟我自己过不去么，我可以赌咒，我要是骗了你管叫我……”

海皇冷冷一笑摆手说道：“行了，你用不着跟我来这一套，对你，我招不起，惹不起，我这座庙太小，也容不下你这位大神，你请吧。”

话落，他转身往庙里行去。

蒙不名忙跟上两步拦住了他，苦着脸哀求道：“老海，难道你就不念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

海皇冷冷看了他一眼道：“我跟你有什么交情？”

蒙不名忙道：“老海，难道你要把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一笔抹煞？”

海皇冷笑一声道：“蒙不名，咱们俩之间是什么样的交情你知我知，道不同不相为谋，海、蒙、师、祖之间谁也没拿真心对过谁……”

蒙不名道：“不、不、不，老海，我对你可是一片真心！”

海皇冷笑着说道：“我心领了，你这片真心我消受不起！”

蒙不名道：“就撇开朋友两字不谈，我这么大年纪了，孤苦伶仃一个人，吃不饱，穿不暖……”

海皇目光一凝，道：“蒙不名，你敢是别有用心？”

蒙不名说话间无时无刻不在留意着那块峭壁顶端，这时候他瞥见峭壁顶端有样东西飞快地闪了一闪。

他语气马上变了：“老海，我这个朋友你要不要，接济不接济两可，你可不能冤枉人啊！”

海皇冷笑着说道：“咱们四人的脾气，彼此知道得很清楚，你蒙不名不是求人的人，也从没求过人，今天你居然会跑到这儿来低声下气求救，让我不能不动疑。”

蒙不名两眼一瞪道：“好啊，姓海的，多少年的朋友你不接济倒也罢了，居然翻脸倒打了我一钉耙，你还是不是人？”

海皇脸色一变道：“蒙不名，你怎么说？”

“我怎么说？”蒙不名怒笑一声道：“我就这么说，现在你抖起来了啊，翻脸六亲不认，祖、师、海三个之中我一直拿你当个朋友，谁知道你的血比祖财神跟师南月还冷，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到现在我才算是认清了你，算我瞎了眼，算我白跑这一趟，姓海的，你别得意，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世间事变幻无常，你姓海的总会有求人的一天，你等着瞧吧。”

“呸”地一口唾沫吐下了地，扭头就走。

那两位将军横身要拦。

海皇伸手挡住了他俩，道：“让他走。”

眼睁睁地望着蒙不名走。

眼睁睁地望着蒙不名走下了广场，海皇道：“这老东西居心叵测，传话下去，严加戒备，日落之后开拔。”

两个将军立即躬身答应。

海皇带着公孙奇转身进了庙！

蒙不名没发现有人跟踪，他料想海皇也不敢派人盯他的梢，他绕了一圈回到了峭壁顶端。

杨敏慧一见他便笑道：“你老真是唱作俱佳。”

蒙不名咧咧嘴道：“行了，姑娘，别臊我了，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收获？”

杨敏慧道：“不知道能不能算是收获，我在厅里桌上发现了一个纸卷

儿……”

蒙不名道：“纸卷儿呢？”

杨敏慧摇头说道：“我没拿。”

蒙不名听得一怔，道：“怎么说，你没拿？”

杨敏慧道：“我要是拿了那个纸卷儿，不就等于告诉他们有人进去过了么，这样一来他们要是有什么阴谋，马上就会改变，咱们这一番心思岂不是要白费了，我把那个纸卷上写的都记在了心里，这不就够了么？”

蒙不名呆了一呆，忽然竖起拇指道：“姑娘，有你的，要是我非冒失地把那个纸卷儿带出来不可，那个纸卷儿上写的是……”

杨敏慧道：“吴三桂率兵入关，为的是救爱妾陈圆圆！”

蒙不名听得一怔，道：“吴三桂率兵入关，为的是救爱妾陈圆圆？这算什么？”

杨敏慧道：“所以说我不知道这能不能算是收获。”

蒙不名皱了眉，沉吟了一阵之后道：“这当然算是一桩收获，至少咱们已经知道吴三桂率兵入关并不是为替先帝报仇，他缟素发丧只为掩人耳目，怕落个不忠不义之名。”

杨敏慧道：“不管吴三桂率兵入关是为先帝报仇也好，是为救他那爱妾陈圆圆也好，这跟满洲有什么关系？”

“是啊，”蒙不名道：“他们忙个什么劲儿？”

杨敏慧道：“这件事耐人寻味，令人费解。”

蒙不名两眼一睁，道：“姑娘，我有这么一个想法，这会不会是他们无中生有，恶意中伤……”

杨敏慧道：“蒙老师意思是……”

蒙不名道：“满洲怕吴三桂逐走李自成，收复失土，重振大明天威，所以他们无中生有，造谣诋毁来打击吴三桂！”

杨敏慧道：“这当然不无可能，只是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李自成占有京城，驻重兵在此，对‘满洲’的入侵同样是一个阻碍。”

蒙不名沉吟说道：“看来咱们得赶快把这消息送李德威，让他去想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杨敏慧道：“要是天香姐在这儿就好了，凭她的才智一定可以看出个端倪。”

蒙不名道：“事不宜迟，迟恐有变，咱们别耽误了，快折回去找德威吧。”

杨敏慧点了点头道：“您说得是，咱们这就走。”

两个人腾身掠离了峭壁顶端。

李德威回到了城里，既要准备里应外合，单凭他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罗汉跟赵晓霓、凌风、骆养性等护送着太子跟永、定二王去了关外，蒙不名、杨敏慧现在不知道在哪儿，唯一的办法就是就近把“穷家帮”的好手都调到这儿来，可是“穷家帮”已化整为零，化明为暗，连那身最显明的鹑衣都换下了，一时间想找“穷家帮”的人还真不容易，他能怎么办？突然间他想起了凌风说过，“穷家帮”已迁到了“宛平”附近，那么到“宛平”附近跑一趟，就是他看不见“穷家帮”的人，“穷家帮”的人也一定看得见他。

一念及此，他马上转身又往城外走去。

他打算尽快地赶到“宛平”去。

哪知刚到城门口，迎面来个人拦住了他，这个人是个矮矮胖胖的挺白净的中年人，一身生意人打扮，肩上还背了个包袱，身后有个年轻壮汉子挑着两口大木箱。

他拦住李德威便道：“请问尊驾可是姓李？”

李德威心里一跳道：“不错，阁下是……”

那矮胖白净中年人赔笑说道：“我有个兄弟姓凌，前些日子到京里来，不知道尊驾看见他没有。”

李德威马上知道对方是什么人了，心想：可真巧，正想找他们的，人就到了……

当即说道：“阁下问的是凌风？”

那矮胖白净中年人道：“还有潘玉跟金奎。”

错不了，是“穷家帮”的。

李德威道：“我请他三位送几个朋友往别处去了，现在有件事我正要到‘宛平’去找朋友帮忙去。”

那矮胖白净中年人忙道：“我们一家人差不多都来了，人手够多的，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就是。”

李德威往他身后看了一眼道：“阁下要住到哪儿去？”

那矮胖白净中年人道：“还没一定，我是头一个进城的，而且刚到。”

李德威道：“那就到我那儿去吧，我那儿很宽敞，请跟我来。”

他沿着城墙往东行去。

那矮胖白净中年人应声道：“恭敬不如从命，那我就打扰了。”

带着那挑箱年轻壮汉跟了上去。

李德威往东走，一口气走出了近百丈才停了步，他停身处是东城根儿一片树林前，这地方远离人家，两边不临城门，很荒凉。

那矮胖白净中年人跟着走到，立即恭谨躬下身去：“‘穷家帮’外分堂巡察宋清见过少侠。”

李德威抬手扶住了他道：“不敢当，宋大哥别客气。”

宋清见过一礼之后垂手肃立，神色之间恭谨异常。

李德威道：“刚才听宋大哥说，贵帮的人手差不多都来了。”

宋清道：“是的，帮主亲率五位堂主，十位护法，廿个内外各堂巡察，加上帮主身边六龙之四还有众弟兄，差不多有七八十人。”

看来“穷家帮”是精锐尽出了，有了这批生力军，何坚不摧，何敌不克！

李德威精神为之一振道：“贵帮主何时可到？”

宋清道：“七八十人走在一处太以显眼，所以帮主把人手分成了五批，帮主走在最后一批。恐怕要等上两个时辰之后才能到。”

李德威道：“贵帮这次精锐尽出到京里来是……”

宋清道：“有消息说宁远总兵吴三桂缟素发丧，率兵入关为崇祯爷复仇，帮主以为少侠这时候一定需要人手，所以亲率帮中的人手到京里来听候差遣。”

李德威道：“不敢当，贵帮主可真是及时雨，我所以要到‘宛平’去找贵帮调借人手，就是为这件事，现在有贵帮主亲率这么多位高手为助，一旦吴三桂大军入关，里应外合定能诛杀李自成，逐这班贼寇出京。”

宋清道：“那还要仰仗少侠神威。”

李德威道：“宋大哥客气了，自我进入江湖以来，仰仗贵帮鼎力的地方很多，也使贵帮损失了不少英才，一想起我心里就难过……”

宋清道：“少侠不必这样，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前亡，江湖哪一个不是长命百岁的，弟兄们牺牲得壮烈，这就够了，相信他们泉下有知，每一个人都会引以为荣。”

李德威目光往那两口箱子上扫了一下，有意移转了话题，道：“这两口箱子里是……”

宋清道：“兵刃，后头还有，带在身上不方便，只有这样运进城来。”

李德威点点头，道：“的确，带着兵刃进城确实不方便，只让他们看破一个，抄出一样，就别想顺利进城了。”

顿了顿道：“贵帮人手进城之后，可曾约有见面的地方？”

宋清道：“帮主交待过了，无论后几批的弟兄能不能顺利进城，日头偏西时大家伙在右安门内南下洼的‘慈悲庵’前碰头，不见不散。”

李德威微一点头道：“那好，我现在还有别的事，不等贵帮主了，到时候我再赶到‘慈悲庵’跟贵帮主见面，贵帮主到了之后请代我致意一声，告辞。”

他一抱拳，转身而去。

现在帮手有了，接下来的事就是找蒙不名跟杨敏慧了。

蒙不名跟杨敏慧折回城里的时候，日头已经快偏西了，这时候正是吃晚饭的时候，路上行人不多。

走着，杨敏慧道：“蒙老，咱们究竟要上哪儿去？”

蒙不名道：“找德威啊。”

杨敏慧道：“咱们又怎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上哪儿找啊？”

蒙不名道：“姑娘，瞧你说的，咱们要知道他在哪儿，不就用不着找了么？”

杨敏慧皱眉说道：“像这样漫无目的地找，要找到什么时候啊。”

“别急，姑娘。”蒙不名道：“只要他没离开‘北京城’，咱们总会找到他的，说不定咱们走着走着会碰见他……”

就在这时候，杨敏慧的两道目光忽然往前一直。

蒙不名心知她必是看见了什么，话锋一顿，忙跟着望了过去，他看见前面不远处有一个蓝色人影一闪没入了一条胡同里，他收回目光道：“姑娘，是……”

杨敏慧道：“这个穿蓝衣的人看起来好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

蒙不名是老江湖了，他当即问道：“他看见咱们了么？”

杨敏慧微一点头道：“看见了，他一看见咱们神情似乎震动了一下，然后头一低就躲进了那条胡同里。”

蒙不名道：“那就没错了，你是在哪儿见过他，而且他准不是什么好路数，要不然他不会一见你就跑。”

杨敏慧美目猛地一睁道：“蒙老，我想起来了，这个人就是那四个‘锦衣卫’中的那一个！”

蒙不名目光一凝，道：“是么，姑娘没看错么？”

杨敏慧眉宇间腾起凛人的煞气，道：“还是蒙老您那句不是什么好路数提醒了我，天虽然快黑了，可是离这么近我看得很清楚，没错，是那四个‘锦衣卫’中的那一个，要不然他怎么看见我就跑。”

蒙不名道：“足见他是做贼心虚，咱们找他去，说不定从他身上可以追出曹化淳那阉……”

倏地改口说道：“姑娘跟我来。”

他转身进了身左一条胡同。

杨敏慧闪身跟了进去，道：“蒙老，咱们……”

蒙不名道：“姑娘，这一套你没我行，看我的吧。”

这条胡同里还有小胡同，说着话他当先往右折去，脚下突然间加快了，直往前扑去。

杨敏慧紧跟着在他身后扑了过去。

两个人刚进来的这条胡同，跟适才那蓝衣人躲进去的那条胡同之间只隔着十几家店面，蒙不名身法何等快速，只一个起落便到了这条小胡同跟那条胡同的相接处，蒙不名只能收势停身，先凝神听了听，然后贴着墙缓缓探出头去，突然，他一怔。

杨敏慧跟在他身后，一见他神情有异，忙道：“怎么了，蒙老？”

蒙不名转过头来道：“我不信他兔崽子能快过咱们去。”

杨敏慧急忙探出头去两边看了看，她看见了，整条胡同寂静空荡，哪有半个人影。

她一跺脚道：“他跑了。”

蒙不名摇摇头道：“不，我敢说他还在这条胡同里。”

杨敏慧两眼一睁道：“您是说……”

蒙不名道：“姑娘，你看过这条胡同有多么长了么？”

杨敏慧道：“这条胡同长短至少要在廿丈以上。”

蒙不名道：“这就是了，一个人轻功再好，一个起落间也不过三丈上下，这条胡同要让他从一头跑到另一头，至少得七个起落，要按时间算咱们绕到这儿来截他这工夫，他顶多跑了一半儿，咱们怎么会看不见他？”

杨敏慧道：“您这么说他必是跟咱们一样拐了弯儿。”

蒙不名道：“可能，不过这只是一种可能，另一种可能就是他已经回了窝，进了洞。”

杨敏慧道：“我明白了，您是说他可能住在这儿！”

蒙不名微一点头道：“不错。”

杨敏慧道：“他要是住在这儿，那可就难找他了。”

蒙不名摇摇头道：“我宁愿他住在这儿，‘北京城’里我熟得很，胡同接胡同，胡同套胡同，要想在胡同里找个人，那可是不容易。”

杨敏慧道：“咱们不知道他进了哪一家，找他又谈何容易？”

蒙不名摇头说道：“这情形有两种可能，咱们还不知道究竟是哪一幢……”

他忽然住口不言。

这时候杨敏慧也听见了外头响起了一阵极其轻微，也相当急促的步履声，她急道：“蒙老是……”

蒙不名以指压唇，示意她噤声，然后说道：“听步履声是往那头走的，

让我看看。”

他贴着墙缓缓探出头去，只一眼立即把头缩了回来，道：“老天爷帮忙，他兔崽子刚才进去那条胡同准是条死胡同！”

杨敏慧双眉一扬，闪身就要往外扑。

蒙不名一把拉住了她道：“与其追他不如截他，跟我来，姑娘。”

他拉着杨敏慧折回了适才那条胡同，进那条胡同往右拐，两个起落之后又往右拐，进了一条小胡同里，腾身一掠便到了这条小胡同口。

那轻微急促的步履声从外头右边传了过来。

蒙不名一咧嘴道：“正好，除非他长了翅膀，要不然他绝跑不掉。”

容得那步履声近了胡同口，他一施眼色跟杨敏慧双双窜了出去。

迎面来个白净净，四十岁上下的蓝衣人，他脸色陡然一变，转身就跑。

蒙不名哈哈一笑道：“来不及，朋友。”

只见他瘦小身躯一转，他已赶过了那蓝衣人，往胡同中间一站，拦住了那蓝衣人的去路。

那蓝衣人陡然又是一惊，旋即他沉哼一声挥起一掌冲蒙不名当胸攻了过去。

蒙不名咧嘴一笑道：“八成儿你看我是个糟老头儿好对付，你错了，朋友，我这身骨头比年轻人都硬。”

他抬掌迎了上去。

两掌结实，砰然一声，蒙不名跟个没事人儿似的，那蓝衣人却闷哼一声垂下手臂踉跄退了四五步。

蒙不名冲他一咧嘴道：“我没骗你吧，我这身骨头是不是比年轻人还硬些。”

那蓝衣人脸发白，左胳膊垂着，想是受了蒙不名掌力反震震伤了，只听他沉声说道：“京城里现在虽然已经乱得没了王法，可是像你们这样在胡同里公然拦路打劫……”

蒙不名“哈”地一声道：“你倒会给人扣大帽子啊，这话你别冲着我说……”

抬手往他身后指了指，道：“冲你身后那位姑娘说去。”

那蓝衣人想转身，可是犹豫了一下又没动，道：“反正你们俩是一伙的，跟谁说都一样。”

蒙不名摇摇头，道：“算了，阁下，明人眼里别说假话，光棍儿眼里揉不进一粒砂子，我只问你一句话，为了你自己，我希望你能放明白点儿，曹化淳现在在哪儿？”

那蓝衣人道：“曹化真？谁是曹化真？”

蒙不名道：“还曹化假呢，你倒挺会装羊的啊，杨督帅朝廷柱石，国之干城，活活被你们害死，到现在你还这样儿，你们还算不算是人……”

一句话勾起了杨敏慧积压在心中多日的悲痛与仇恨，只听她怒叱一声人已到了蓝衣人背后。她那里玉手一扬，蓝衣人已冲前几步砰然一声爬了下去。

他正好爬在蒙不名跟前，蒙不名毫不客气，看准了他翻过身要往外逃那一刹那间，抬脚踩在了他胸口之上，道：“姑娘，他既然那么忠心耿耿就成全他吧，好在这时候正值兵荒马乱，胡同里死个人跟死条狗差不多……”

他脚下用了劲儿，道：“虽然杀十个百个你也抵不过杨督帅一条命，可是看着你七窍冒血死在我脚下，我心里多少会舒服点儿。”

他这一用劲不得了，蓝衣人的一张脸马上涨得通红，看样子蒙不名脚下要再力加几分，他非来个七窍冒血不可。

蝼蚁尚且偷生，人哪有不惜生命的？

只听他道：“慢点儿，慢点儿，我说，我说。”

蒙不名一张老脸绷得紧紧的，他一口唾沫吐了下去，道：“要不是当着杨姑娘，我非把你祖宗八代骂翻了个儿不可，说！”

他脚下松了一松。

蓝衣人连喘了几口气，望着杨敏慧道：“杨姑娘，曹公公害杨督帅的事儿，我事先并不知情……”

杨敏慧道：“那么你是什么时候才知道？”

那蓝衣人道：“我是等到过了‘潼关’，李自成的黄衣剑手拦路劫了杨督帅之后才知道的！”

杨敏慧道：“你是‘锦衣卫’是不是？”

那蓝衣人道：“是的。”

杨敏慧道：“你身为‘锦衣卫’，既然知道了曹化淳的阴谋，为什么还容他回京……”

那蓝衣人道：“当时曹化淳身边还有同党，我一个人不敢轻举妄动……”

杨敏慧道：“我相信你这说法，承认你这理由，那么曹化淳回到京里之后，你为什么不告发他？”

蓝衣人道：“那时候京里到处是曹化淳的同党，我找谁告发他，又叫我相信哪一个啊。”

“胡说，”杨敏慧叱道：“当时京里虽然奸佞成群，可是赤胆忠心的文武仍然比他们多。”

蓝衣人苦着脸道：“姑娘啊，赤胆忠心的文武大臣有什么用，皇上对曹化淳宠信有加，京里的，人都叫他二皇上，谁说的话皇上也听不进去，不但扳不倒曹化淳而且准会赔上一条命去。”

顿了顿又接着说：“姑娘请想想，在这种情形下我一个小小的锦衣卫有几个胆子敢告发他？”

杨敏慧听得神情不由一黯，她知道这蓝衣人说得是实情实话，她在宫里跟长平公主做过伴儿，曹化淳博皇上的宠信到什么程度她自然清楚。

她沉默了一下道：“那么现在曹化淳已经没有那么硬的靠山了，现在你总可以告发他了吧。”

蓝衣人道：“我还正要告诉姑娘他住在哪儿，刚才我只是想让姑娘知道我并不是他们一伙儿……”

杨敏慧道：“你听着，不管你是不是曾经跟曹化淳同流合污，陷害忠良，只你现在把曹化淳的所在告诉我，我就饶你不死！”

蓝衣人忙道：“谢谢姑娘，谢谢姑娘……”

蒙不名道：“别卸（谢）了，再卸就零散了，说吧，曹化淳他现在缩在哪个洞里？”

蓝衣人道：“他现在住在‘什刹海’南岸……”

蒙不名道：“什刹海南岸不在皇城吗？”

蓝衣人道：“曹化淳自己明白，现在有不少忠义之士在找他，他料想一般人一定会以为他住在皇城里，所以他没敢往皇城里住。”

蒙不名点点头道：“他倒是挺机灵的，他住在‘什刹海’什么地方？”

蓝衣人道：“不难找……”

杨敏慧突然说道：“蒙老，何如让他带咱们去。”

蒙不名点点头道：“好，就这么办，省得找错了人家打草惊了蛇，就这么办，站起来吧。”

他收回了脚，蓝衣人翻身站了起来。

蒙不名抬手一指点在他腰眼上。

蓝衣人一怔道：“您老这是……”

蒙不名道：“我不能不防着你点儿，你是个练家子，我点的是哪一处穴道你知道，是不？走吧，只能找着曹化淳，我马上为你解穴！”

蓝衣人神情一黯，低头走去。

“什刹海”在“地安门”桥西，正当“北海”后门之地，是一般平民的游乐之地。

在明清两代因“三海”为禁地，所以“什刹海”就成了平民聚集，京都消暑之所。

海分前后二海，前海在“地安门”外迤西，后海在“德胜门”迤东，面积较前海略大，风景则略逊于前海，前后相通处有座桥，叫“银锭桥”！

蓝衣人带着蒙不名跟杨敏慧到了“什刹海”南岸。

这时候日头已然偏了西，只见宅院处处，炊烟四起。

蓝衣人往前指了指道：“曹化淳的住处就在前头。”

杨敏慧道：“在哪儿？”

蓝衣人道：“姑娘请随着我的手指看，那儿有座石牌坊，石牌坊东边那座小四合院就是。”

杨敏慧循他所指望去，前面近百丈处有座石牌坊，只那么一座，一眼就可看见，在石牌坊东的确有座小四合院，只是那座小四合院里相当陈旧残破，谁看见谁都会说那是个破落户。

这时候蒙不名也看见了，他道：“曹化淳会住哪儿？”

蓝衣人道：“您老不知道，破烂的东西不招眼，曹化淳是个聪明人，这样一来谁也不会想到他住在这儿，其实您看见的只是外表，您再到里头看看去，豪华极了。”

蒙不名“哦”地一声道：“是么？”

蓝衣人道：“您老现在自然不会相信，等您老进去看过之后就知道我所言不虚了。”

蒙不名笑笑说道：“人家都是驴粪球儿外面光，只有这曹化淳跟人家不一样，曹化淳有人护着么？”

蓝衣人道：“有，有他当日任职‘锦衣卫’的几个死党，还有李自成派的十几个黄衣剑手。”

蒙不名“哦”地一声道：“没想到李自成还挺看重他挺照顾他的啊，狡兔死，走狗烹，历数至今，曹化淳恐怕是相当幸运的了。”蓝衣人摇头说道：“那倒不是，李自成只是想跟他要样东西，要不然早就不管他了。”

蒙不名目光一凝，道：“李自成想跟他要什么东西？”蓝衣人道：“先皇帝的一顶‘九龙冠’，曹化淳开城放进贼兵后就折回宫里乘乱偷走了那顶‘九龙冠’，后李自成撒手不管他，所以他迟迟没把那顶‘九龙冠’献出去。”

蒙不名道：“有这种事？这就不对了，以李自成现在的实力找曹化淳要样东西应该不难，抢也抢了过来……”

蓝衣人摇头说道：“您老不知道，曹化淳是个聪明人，他防着李自成这一手呢，根本就没把那顶‘九龙冠’放在身边！”

蒙不名道：“恐怕李自成要的不只是那顶‘九龙冠’吧，现在他已经打下了‘北京城’，住进宫里，干吗还非要那顶‘九龙冠’不可？”

蓝衣人摇摇头，道：“这您就不知道了，尽管李自成已打下了京城，住进了宫里，可是没那顶‘九龙冠’他就不能算是皇帝，所以他要想当皇帝就非得把那顶‘九龙冠’弄到手不可。”

杨敏慧点头说道：“不错，蒙老，确是这样，没有皇冠就跟没有玉玺一样，永远不能算一国之君。”

蒙不名道：“照这么看，曹化淳确是个聪明人……”

目光一凝，道：“你可知道曹化淳把那顶‘九龙冠’藏在哪儿了？”

蓝衣人摇摇头说道：“那顶‘九龙冠’的藏处只有曹化淳一个人知道，那顶‘九龙冠’关系着他的安危死活，他怎么会让别人知道？”

蒙不名一点头道：“有理，走吧，朋友，咱们到近处去。”

蓝衣人迟疑着道：“老人家，我能不能不去？”

蒙不名道：“什么意思，你还怕曹化淳找你不成？”

蓝衣人苦笑说道：“不瞒您老说，曹化淳身边有他几个死党，还有十几个李自成的黄衣剑手，您跟杨姑娘只不过两个人……”

杨敏慧含笑问道：“你可知道这位老人家是谁？”

蓝衣人摇头说道：“不知道，我还没请教！”

杨敏慧道：“你可听说当世四大霸主之中有位‘穷神’蒙不名！”

蓝衣人两眼一睁，望着蒙不名道：“您老就是蒙‘穷神’？”

蒙不名点头说道：“不错，我就是穷得成了神的‘蒙不名’。”

蓝衣人一阵激动道：“那……再有十个曹化淳恐怕也活不成了。”

蒙不名道：“你小看了这位杨姑娘了，这位杨姑娘是空门仙侠盲大师的传灯弟子，一身所学恐怕不稍逊我这个穷神，走吧，朋友，我拿我这块招牌担保你死不了就是。”

蓝衣人二话没说，迈步走去。

杨敏慧道：“蒙老，咱们是跟他来明的还是来暗的？”

蒙不名道：“姑娘你看呢？”

杨敏慧刚要说话。

只听蓝衣人在前头叫了一声：“快躲。”

他随话闪身躲开了一处屋角后。

蒙不名、杨敏慧都是一流的高手，自然是够机警的，连忙跟着他躲了过去。

转眼工夫两个中年黄衣人并肩从路上走了过去。

蓝衣人忙道：“这两个就是曹化淳几个死党中的两个，怪了，他们从不轻易出门的，怎么今天一下出来了两个？”

蒙不名道：“他们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事？”

蓝衣人道：“这就知道了。”

蒙不名道：“放倒两个少一对儿，姑娘在这儿等等。”

他一闪身就没了影儿，旋听前面不远处传来两声闷哼，一转眼工夫蒙不名回来了，拍拍手道：“我怕他们渴，让他们到‘什刹海’里喝水去了。”

别人不知道，蓝衣人他清楚，刚才那两个都是当日‘锦衣卫’的一等好手，不过一转眼工夫便被蒙不名收拾了，可见蒙“穷神”并不是浪得虚名，曹化淳他一定活不成了。

有此一念，胆气立壮，道：“二位请跟我来吧，来明的不如来暗的，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地擒住曹化淳，那要比从大门闯进去省事得多。”

他在前带路，拐了几拐便到了一处所在，蒙不名抬眼一看，只见停身处正是那座小四合院的后墙外。

蓝衣人招手往里指了指，低低说道：“曹化淳就住在后院西北角一间精舍里，平常很难得出屋门一步，连吃饭都是由他几个死党送进去，这时候已经吃过晚饭了，看时候他应该正在屋里斗蟋蟀呢，他只有这么一个嗜好，把蟋蟀看得跟命一样。”

蒙不名凝神听了听，点点头道：“恐怕你说着了，我听见有蟋蟀叫，你不要跟我们进去？”

蓝衣人双眉微扬道：“说句话您老恐怕不相信，我现在想通了，我想趁这机会赎赎我自己的罪过！”

蒙不名伸手在他肩上拍了拍，道：“行，这才像个男子汉，你跟在我后头，让杨姑娘殿后。”

他轻轻一跃两只手便扒上了墙头，探头往里看了看之后，只一翻便进去了，当真是轻如落叶，点尘未惊。

蒙不名既然翻了进去，那就表示里头没人，蓝衣人跟杨敏慧相继翻了进去。

落地再看，小小的一个后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假山、有小塘、还有横跨水塘的朱栏小桥，初垂的暮色中看，景色相当的迷人。

蒙不名低低说道：“这地方让曹化淳住，糟蹋了。”

院子西北角果然有间精舍，纱窗闭着，灯光微透，静静的，除了一阵一阵的蟋蟀儿叫之外，别的听不见什么。

蒙不名一递眼色当先扑了过去。

扑近，他低低说道：“姑娘跟他守住这扇窗户，我从前头进去。”

杨敏慧得盲大师真传，耳目甚是敏锐，此刻已听见精舍里有一阵阵重浊的呼吸声，女孩儿家的鼻息都是轻匀的，这种浊重的呼吸声一定是男人。

她同意蒙不名的做法，没说话，只微微点了点头。

蒙不名闪身就要扑向前头，可是他脚下才动倏又停了下来，一打手势三个人同时俯下了身。

杨敏慧跟蓝衣人都明白，蒙不名必然是有所发现。

果然，一阵轻捷步履声从前头传了过来，随着这阵轻捷的步履声，一个唇上留着小胡子，脸庞瘦削，面目阴沉冷峻的蓝衣人，冲着这间精舍走了过来。

到了精舍门口，他在精舍门上轻轻敲了三下。

精舍里响起个半阴半阳的尖细话声：“进来。”

随听一声门响，那蓝衣小胡子推门进了精舍。

精舍里响起了适才那尖细话音：“派谁去了？”

一个低沉话声接了口，当然是那蓝衣小胡子：“潘家龙跟赵弘。”

那尖细话声道：“你看这消息可靠么？”

那蓝衣小胡子道：“很有可能，吴三桂确还有一部分兵力在，不过以我看吴三桂之所以带兵入关，并不单单是为了给崇祯报仇。”

那尖细话声道：“你看他还有什么别的……”

蓝衣小胡子道：“吴三桂的父亲，还有他的爱妾陈圆圆，都陷在了京里。”

那尖细话声沉默一下道：“不管吴三桂他是为了什么，对咱们都不利，是不是？”

蓝衣小胡子道：“话是不错，不过我看吴三桂要是想把闯王赶走，恐怕没那么容易，即使他能把闯王赶出京去，那也并不意味着大明朝的江山又让朱家收复了。”

那尖细话声道：“你是说吴三桂想取朱家而代之？”

“那倒不是，”蓝衣小胡子道：“吴三桂他还没那个胆，我是说‘满洲’，您想嘛，吴三桂要是能把闯王赶出京去，他必然得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满洲’陈兵北边为的是什么，他焉会给朱明一个喘息的机会？他必然会乘吴三桂人马疲累，兵力薄弱之际挥军入侵，‘满洲’坐山观虎斗，兵强马壮，以逸待劳，吴三桂这些战后疲兵岂是他们的敌手，这么一来大明朝的江山岂不轻易落入‘满洲’之手。”

蓝衣小胡子这番话听得蒙不名跟杨敏慧心头连跳，暗惊不已，两个人一致认为蓝衣小胡子的分析十分有理，极为可能。

只听那尖细话声道：“要是吴三桂赶不走闯王呢？”

“那也一样，”蓝衣小胡子道：“‘满洲’可以逐个击破，以一吃二，

吴、李双方一战之后，伤亡必然惨重，恐怕‘满洲’等的就是这个。”

蒙不名跟杨敏慧对望了一眼。

那尖细话声道：“照这么说吴、李双方不管谁胜谁负，这座‘北京城’都会落在‘满洲’手里，是不是？”

蓝衣小胡子道：“我只是这么推测，虽然只是推测，可是我敢说这推测即使不中也差不了多远。”

精舍里有着片刻的沉静，片刻之后才听那尖细话声道：“我想过了，咱们今夜就离开这儿到关外去，等潘家龙跟赵弘回来之后咱们就走，你去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把那些黄衣剑士调开，我趁这工夫收拾收拾。”

蓝衣小胡子应了一声开门走了。

这曹化淳可真是墙头草，这边来风往那边倒，那边来风就往这边倒，聪明，的确聪明。

那蓝衣小胡子走得不见了，步履声也听不见了，蒙不名一递眼色，立即窜了过去。

他绕到了精舍前，精舍两扇门虚掩着，灯光从门缝儿里透射了出来。

从门缝儿里可以看得见，有个胖胖的青衣人背着门正在收“蟋蟀儿”！

蒙不名推开门一步跨了进去。

门响惊动了那青衣人，他回过了头，蒙不名何等快，青衣人回过头来的时候他已然到了青衣人面前一把扣住了青衣人的一只腕脉，青衣人不但长得又白又胖，连肌肤都又细又嫩的赛过大姑娘。

蒙不名含笑问道：“你是当日宫里的曹公公？”

青衣人一惊道：“你是……”

蒙不名道：“别管我是谁，只答我问话，你是不是害杨督帅于前，开城放进贼兵于后的曹化淳？”

“叭”地一声，“蟋蟀儿”盒儿掉在了地上，几只“蟋蟀儿”蹦着跑了，几蹦就没了影儿。

别小看了这几只土里生，土里长的小虫儿，在此道的人眼中是千金不换的。

青衣人白了脸，急叫道：“我的‘蟋蟀儿’！”

蒙不名一扯他的腕子把他拉了起来道：“别顾‘蟋蟀儿’了，也不看看到了什么时候了，顾自己吧。”

青衣人忙道：“我不是曹化淳，你认错人了。”

蒙不名拉着他到了窗前，推开窗户问道：“姑娘，他是不是曹化淳？”

杨敏慧就在窗户外头站着，青衣人只一眼，马上脸色大变，张嘴就要喊。

蒙不名伸另一只手点了他的哑穴，道：“没错了，居然想哄我老人家，先把他弄出去再说。”

他提起曹化淳把他塞出了窗户，蓝衣人在外头接着，只一转眼工夫三个人就把曹化淳弄出了后墙。

蒙不名道：“这儿不能待，咱们找个僻静地儿去。”

蓝衣人道：“这一带我熟，请跟我来。”

他提起曹化淳放步往西南奔去。

蒙不名、杨敏慧紧跟在他身后。

曹化淳这一阵子想必能吃能住，比当日在“长安”时更胖了，典型的脑满肠肥人物，扛在肩上真够受的。

蓝衣人一口气跑出了里许，这地方已远离住家，眼前一片荒凉，树林处处，他把曹化淳放下了地，抬袖擦擦汗道：“就在这儿吧，这时候绝不会有人到这儿来。”

蒙不名一脚踢开了曹化淳的穴道，道：“曹公公，起来说话吧。”

曹化淳颤颤巍巍的爬了起来，脸刷白，一张嘴又想叫。

蒙不名道：“叫吧，不怕疼你尽管叫。”

他伸两指在曹化淳肩上捏了一下。

曹化淳“哎哟”一声矮了半截，疼得头上都见了汗，他道：“我不叫，我不叫……”

蒙不名道：“这才是，学乖点儿不吃苦头……”

转眼望向杨敏慧道：“姑娘，交给你了。”

杨敏慧目射杀机，神态怕人，一翻腕，一把雪亮森冷的匕首已抓在手中。

曹化淳一哆嗦，瞪眼张嘴忙往后退去。

蓝衣人一把把他推了过来。

曹化淳惊叫一声跪下了地，磕头如捣蒜道：“姑娘饶命，姑娘饶命，奴才……”

杨敏慧道：“曹化淳，你要知道，你害死的并不只我父亲一个人，而是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甚至连大明朝的江山都断送在你手里，过去的我已经不愿意再跟你说什么了，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偷出宫的那顶‘九龙冠’藏在何处？”

曹化淳哆嗦着道：“九龙冠’？我不知道，我没拿……”

蓝衣人冷冷说道：“公公，这件事别人不清楚我清楚。”

曹化淳转过脸去道：“王桐，我待你不薄，你怎么害我……”

“我害你？”蓝衣人王桐两眼一睁怒叱说道：“我背上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罪名，又是谁害了我？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把‘九龙冠’的藏处说出来，李自成有顾忌，杨姑娘二位可没什么顾忌。”

曹化淳道：“我……我已经把‘九龙冠’给了李自成了。”

王桐要说话。

蒙不名一递眼色道：“那就把他杀了算了，反正他已经把‘九龙冠’给了李自成了，留着他也没用了。”

冲杨敏慧一伸手道：“姑娘，把刀给我让我来吧。”

杨敏慧还没有把匕首递过去，曹化淳已吓得急急叫道：“没，没有，我没把‘九龙冠’给李自成……”

蒙不名道：“那你把它藏在哪儿了，说吧？”

曹化淳颤抖着的厚嘴唇边突然泛起一丝勉强笑意道：“我要是把‘九龙冠’的藏处告诉了你们，你们就会杀了我，是不是？”

“好嘛，”蒙不名道：“到现在你还跟我们耍这一套，老实告诉你吧，那顶‘九龙冠’我们要不要两可，只要别落进闯贼手里就行，说不在你，别拿它要挟谁。”

曹化淳道：“你刚才说过……”

蒙不名道：“少罗嗦，我看你能奸猾到什么时候。”

伸手抓住了他右肩之上，立即扣紧了五指。

曹化淳不是铁打的金刚，铜浇的罗汉，哪受得了这个？他疼得立即鬼叫了起来。

蒙不名跟没听见一样，仍然扣紧着五指，直到曹化淳声嘶力竭他才松了手，冷然说道：“‘九龙冠’藏在哪儿？”

可怜曹化淳人已经瘫了，汗出来了，泪出来了，连鼻涕都流出来了，瘫在地上老半天才虚弱地点了点头道：“好，我说，我告诉你们，我把那顶‘九龙冠’藏在了‘慈悲庵’里！”

杨敏慧虽然在宫里住过，可是她对京里并不怎么熟，她道：“‘慈悲庵’在哪儿？”

蒙不名道：“我知道，在‘右安门’内的南下洼，是辽金时代建的一座庵，现在已经没香火了，离这儿不怎么远，咱们带着他去，走。”

他这里一声“走”，王桐那里弯腰把曹化淳抱了起来，当他抱起曹化淳往肩上放的时候，老江湖的“穷神”又伸手点了曹化淳的“哑穴”！

蒙不名前头带路，姑娘杨敏慧殿后，王桐挟着曹化淳在中间。

走没多大工夫，蒙不名抬手往前一指道：“看见了么，那黑压压的一片芦苇后就是‘慈悲庵’！”

杨敏慧也看见了，前面黑压压的一大片，恐怕有好几亩！

蒙不名突然停了步，而且抬手拦住了王桐跟杨敏慧。

杨敏慧忙道：“蒙老，怎么了？”

蒙不名一双锐利目光望着前面道：“前头有人，像是谁在这儿上了桩卡，隔不几步便是一个。”

杨敏慧脸色一变道：“会不会是有人先知道了‘九龙冠’藏在这儿，找到这儿来了？”

蒙不名道：“难说，不管他了，‘九龙冠’咱们是势在必得，走近些等他出声现身后再说。”

迈步往前行去。

杨敏慧看得清楚，蒙不名的步履之间虽然还跟刚才一样，可是全身已暗暗运上了功力，她当即也双臂凝功紧随在王桐之后。

蒙不名的耳目的确是够敏锐的，又往前走了差不多十来丈，突然一声轻喝传了过来：“几位请停一步。”

三处暗桩里掠出三条黑影，疾若鹰隼般扑了过来。

蒙不名轻“咦”一声道：“这是哪一路的人物，怎么一身打扮不像江湖上的！”

就这一句话工夫，三条人影已并肩落在两丈以外。

杨敏慧跟王桐这时候也看见了，那三个人都是一身生意人打扮的中年人，中间那个瘦瘦高高，像是个为首的人物，她一时也看不出这三人是哪一方的神圣。

只见那瘦高中年人冲这边一抱拳道：“几位是哪一路的朋友，到这儿来是……”

说话间那锐利的眼神冲王桐肩上的曹化淳扫了一下。

蒙不名道：“我们是到这儿来办点儿私事儿的，你们三个拦住我们的路是什么意思？”

那瘦高中年人一抱拳道：“在下先在这儿给几位道个歉，我们一伙儿借

这儿开堂聚会，香已经插上了，请几位卖个面子往别处去吧。”

江湖上的规矩，开堂聚会外人不但不能打扰，而且该远离，除非谁有心结仇，要不然这个面子一定得卖。

这规矩别说蒙不名了，就连身为宦门千金的杨敏慧都懂，她一皱眉道：“真要命，怎么这么巧？”

只听蒙不名道：“几位是哪条路上的，请亮个字号……”那瘦高中年人道：“您老不必问那么多了，现在兵荒马乱，江湖上的朋友多少有些顾忌，在下三个不便轻易亮出字号，还望您老原谅！”

蒙不名皱了皱眉道：“这就麻烦了，我们几个这点私事非在这儿办不可……”

那瘦高中年人双眉一扬道：“在下只是照江湖规矩现身致意，请您老几位卖个面子，要是您老几位不愿卖这个面子，在下也不能勉强，言尽于此，您老几位要是还打算往前走的话，请只管往前走就是。”

这话够明白的，也就是说你们愿意结这个仇，那也只有随你们了，只管硬闯就是。

话落，那瘦高中年人偕同另两个同伴转身腾掠而起，要折回去。

就在这时候，蒙不名一眼瞥见那瘦高中年人衣门下摆里有样东西一飘，他一怔，陡然扬声轻喝：“要饭的，你们给我站住。”

杨敏慧讶然说道：“要饭的……”

瘦高中年人跟他两个同伴倏地转身落地，六道凌厉眼神直逼蒙不名，那瘦高中年人道：“您老叫要饭的？”

蒙不名“哈”地一声道：“别跟我反穿皮袄装羊了，我看见你穿在里头的那件要饭衣裳了，你们这儿哪一个是头儿，叫他过来见见杨姑娘”

瘦高中年人看了杨敏慧一眼道：“杨姑娘？”

蒙不名道：“杨督帅的掌珠杨姑娘。”

瘦高中年人两眼一睁道：“这位就是杨姑娘？那么您老是……”

蒙不名哈哈一笑道：“你们要饭的已经够穷了，我比你们要饭的还穷，知道我是谁么？”

瘦高中年人脱口叫道：“蒙‘穷神’！”

蒙不名一点头道：“不错！”

只听一个清朗话声传了过来：“帮主有令，放进来人。”

瘦高中年人立即侧身让路躬下身去：“蒙老、杨姑娘，请。”

蒙不名一笑说道：“天下穷人是一家，要饭的，这才是。”

当先迈步行去。

杨敏慧跟进一步道：“蒙老，‘穷家帮’的帮主也来了，他们是……”

蒙不名摇摇头道：“见着他们那要饭的头儿问问就知道了。”

话声方落，前面暮色中出现几条人影。

蒙不名往前一凝目道：“姑娘快看那是谁？”

杨敏慧往前一看，神情一喜，忍不住脱口叫道：“李大哥。”

那几条人影腾身掠了过来，为首两个人，左边一个正是俊逸洒脱的李德威，右边一个是个五十多岁，长发披肩，长髯垂胸，身躯魁伟高大的灰衣老人。

他二人身后是四名长得很清秀的年轻人。

掠近，李德威说道：“蒙老，小妹，这位是‘穷家帮’孟帮主。”

那长髯老人一抱拳道：“孟元见过蒙老跟杨姑娘，迎迓来迟还望谅解。”

长髯老人以“穷家帮”帮主之尊行这一礼非同小可。

蒙不名忙答一礼道：“好说，倒是我们来得鲁莽，还望帮主海涵。”

杨敏慧浅浅一礼道：“从‘长安’至今，贵帮不但尽出精英，而且牺牲良多，杨家存歿俱感，杨敏慧在此……”

“穷家帮”帮主孟元肃容说道：“杨姑娘不该说这话，为朝廷，‘穷家帮’就是牺牲至最后一人也是应该的，而且也引以为荣。”

杨敏慧道：“贵帮人人忠义，令人好生敬佩。”

李德威一眼看见了王桐肩上的曹化淳，脸色一变道：“小妹，这是……”
杨敏慧把碰见王桐，王桐带她跟蒙不名前往“什刹海”擒曹化淳的经过说了一遍。

静静听毕，李德威扬眉说道：“好极了，正愁找他不着呢，他假传圣旨害杨督帅于前，要紧关头开城降贼于后，祸国殃民，罪大恶极，今夜正好拿他开刀祭旗，以慰先帝，以谢万民。”

孟元沉喝一声道：“把他接过来。”

他身后那四个年轻人过来了两个，自王桐肩上接过了曹化淳。

曹化淳哑穴被制，人还清醒，一见着李德威，再一听李德威那番话，早已吓得昏了过去。

孟元把蒙不名跟杨敏慧让进“慈悲庵”，“穷家帮”的众堂主、护法以及巡察都在，双方互相见过礼后，蒙不名道：“先弄醒他让他告诉咱们‘九龙冠’藏在哪儿再说。”

孟元身边的六龙之二当即把曹化淳弄醒了过来，可怜曹化淳人在地上缩成了一堆，面无人色，浑身打哆嗦，跟犯了羊癫疯似的，只差没口吐白沫儿。

蒙不名道：“曹化淳，现在已经到了‘慈悲庵’了，‘九龙冠’藏在哪儿，说吧？”

曹化淳嘴张了好几张，才颤声说道：“在，在院子中央那块石板底下。”

蒙不名立即窜了出去。

李德威、杨敏慧、孟元跟“穷家帮”一众高手都跟着掠向院子里。

“慈悲庵”正殿前这个院子没多大，方圆不过十来丈，蒙不名四下只一打量，目光立即落在院子中央那几块石板上，“慈悲庵”的院子都是用一块块的石板铺成的，每一块石板都是三尺见方，平滑光亮，洁净异常。

孟元那里一声：“挖。”

“穷家帮”过来的四个巡察，四个人在四边，各伸双手，各把十根手指硬生生地插进了四边的石板缝里，猛力一掀，一块石板被抬了起来。

放下石板，拨开了近尺深浅一层浮土，一口小铁箱子立时呈现眼前。

把那口小铁箱子抬上来，轻轻地放在地上一掀盖，光华四射，上腾数尺，箱子里放着一顶龙冠，九龙盘绕，明珠大小难数。

在场群英豪立即跪了下去。

尤其是李德威跟杨敏慧，睹物思人，心里更多添了几分悲痛。

拜罢，盖上箱子，蒙不名上前双手托起，脸上一片肃穆之色地递向了李德威道：“国现无主，你是‘布衣侯’的衣钵传人，这顶‘九龙冠’该暂时由你保管，等到吴三桂尽逐贼寇迎得太子跟永、定二王返京后，再由你把这顶‘九龙冠’献与朝廷。”

李德威双手接过“九龙冠”，转身递向孟元。

孟元吃了一惊，急道：“少侠这是……”

李德威肃然说道：“重宝神器不敢轻易藏放，目前我又不能把它带在身边，贵帮人手众多，我想请帮主暂派四位高手护宝，等吴三桂尽逐贼寇，迎得太子跟永、定二王返京后，再由我献与天朝，事关重大，帮主万勿推拒。”

孟元神情一阵激动，道：“‘穷家帮’何来这么大造化，少侠太看重‘穷家帮’了，多谢少侠赐给“穷家帮”这份无上的荣宠。”

身躯一矮，双膝落地，出双手恭恭敬敬地接过了那顶“九龙冠”，站起身，他倏扬声沉喝：“魏武、卢俊义、唐大海、李英过来。”

四名老“化子”跨步而至，一起躬下身去洪声说道：“帮主吩咐。”

孟元虎目圆睁，震声说道：“我把这顶‘九龙冠’交由你四人护卫，冠在人，冠失人亡，接过去。”

四名老“化子”肃然说道：“多谢帮主恩典，属下等愿以四条命护卫这顶‘九龙冠’！”

四个人一起下跪，恭恭敬敬，小心翼翼地接过了那顶“九龙冠”，孟元跟着拜下，道：“你四人也受我一拜。”

四名老“化子”捧着“九龙冠”不便答礼，忙道：“帮主折煞属下了。”

孟元这一拜拜得对，护卫责大，理应如此。

李德威、杨敏慧、蒙不名一旁看得好不感动。

回到了正殿，孟元当即命两名“穷家帮”弟子架着曹化淳送到了李德威面前，李德威玉面泛煞，目光一凝，望着曹化淳道：“要论你的罪过，万死不足以赎，奈何你只有一条命……”

顿了顿道：“让他面朝景山方向跪下。”

两个“穷家帮”弟子架着曹化淳转了个方向。

可怜曹化淳现在想求饶，却说不出话来。

看着两个“穷家帮”弟子架着曹化淳跪好，李德威转望杨敏慧道：“小妹。”

杨敏慧肃容说道：“应该先公后私，我不敢僭越。”

李德威没再说什么，眉宇间泛起惊人的杀机，缓缓拔出了鱼肠剑。

旁立众人望着跟中了风似的曹化淳，无不咬牙切齿！

李德威鱼肠剑平伸前指，指的是曹化淳的咽喉要害。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曹化淳这时候突然“醒”了，机伶暴颤，大叫一声：“杀人了，救命！”

身子猛地往上一窜，曹化淳不会武，平日养尊处优也只空有一个虚胖的身子，两条胳膊架在两个会武的高手手里，按说是绝难挣动分毫的。

可是人一旦面临着死亡时，往往会变成“超人”，曹化淳这当儿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大力气，他往上这么一窜，整个人居然窜了起来。

奈何他不及李德威快，只见李德威掌中的鱼肠剑带着一道森冷的光华一闪，一股血箭从曹化淳咽喉处喷了出来。

李德威往后飘退三步，那股血箭落在了地上，热热的，腥腥的。

曹化淳突然定住了，然后，一个身躯变得软绵绵的，渐渐的往下滑，渐渐的往下滑……

杨敏慧一步跨到，抬手一剑，剑尖由前胸直透后心，曹化淳那已被李德威鱼肠剑斩断的喉咙，血往外一涌，发出“咯”地一声，头倏然低了下去。

杨敏慧回手拔出了长剑。

曹化淳没再动一动。

孟元陡然喝道：“拖出去。”

两个“穷家帮”弟子架起曹化淳的尸身，转身行了出去。

李德威把鱼肠剑归了鞘。

杨敏慧突然垂下了玉首。

蒙不名叹了口气道：“姑娘，虽然杀十个百个曹化淳也难抵令尊一个，

但人死不能复生，曹化淳也已然伏诛，你就别难过了。”

杨敏慧抬起了头，娇靥上已有了泪渍，她道：“我哭的是天下的百姓跟大明朝的江山！”

这句话听得每个人的心情都跟铅一般的沉重。

孟元道：“杨姑娘不必这样，这也许是劫数，好在吴总兵已然缟素发丧，率兵入关要为崇祯爷复仇，相信短期内定可尽逐贼寇，收复失土。”

蒙不名道：“提起吴三桂缟素发丧，率兵入关为崇祯爷报仇这件事儿，我跟杨姑娘听来个消息，要告诉诸位一下，这消息是从曹化淳那儿听来的，我跟杨姑娘都认为有可能，不知道诸位是怎么个看法。”

接着，他把蓝衣小胡子两种看法说了一遍。

静静听毕，李德威皱眉沉吟未语。

孟元道：“要真是这样的话，李少侠跟我刚才商量的恐怕要有所改变了。”

蒙不名道：“李少侠跟帮主商量的是……”

孟元道：“李少侠正准备率‘穷家帮’这些人手跟吴总兵的大军来个里应外合，一举歼贼。”

蒙不名沉吟了一下道：“事关重大，一时间我不敢说什么，我这儿还有个消息，说出来大家可以一并考改参考！”

他把无意中碰见七格格跟“菊花岛”人联络的事，以及那个纸卷儿上写的，也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静静听毕，孟元叫了起来：“吴总兵率兵入关不是为给崇祯爷报仇，是为救他的爱妾陈圆圆？不会吧？”

蒙不名道：“吴三桂身受国恩，也算称忠心，按情按理他不会这么样，要说他率兵入关目的不在为崇祯爷复仇，他怎么会缟素发丧，望京痛哭……”

杨敏慧道：“我的看法是可能‘满洲’此举在中伤吴三桂，想离间军心，打击士气。”

孟元微一点头道：“嗯，这倒是很有可能，要是杨姑娘不幸言中，那么很明显的‘满洲’是不希望吴总兵打胜仗！”

蒙不名道：“只是李自成要是打了胜仗，对他‘满洲’又有什么好处？”

杨敏慧道：“蒙老别忘了，吴三桂统率的是训练有素的百战雄师，而李自成这些贼寇不过是乌合之众，对付李自成要比对付吴三桂容易得多。”

蒙不名点着头道：“要是这样的话，那位七格格所以跟‘菊花岛’人联络，恐怕是想支使‘菊花岛’的人暗中帮闯贼一臂之力。”

孟元点头说道：“蒙老这看法我有同感，曹化淳那儿听来的，只是那人所做的推测，‘满洲’那位七格格联络‘菊花岛’人，却是蒙老跟杨姑娘眼见的事实，二者比较起来，应是后者较为可靠，咱们应该针对后者商议对策。”

蒙不名连连点头说道：“说得是，说得是……”

目光一凝，望着李德威道：“德威，你怎么个看法？”

李德威双眉微扬道：“二位跟敏慧的分析相当可靠……”

蒙不名道：“照这么说咱们应该……”

李德威道：“保留原计划不变，另外分出一部分人对付‘菊花岛’人。”

蒙不名道：“那么咱们赶快把罗汉跟阿霓找回来，以便分配人手。”

李德威道：“我忘了告诉您了，我已经请罗汉跟赵姑娘暗中护送太子跟永定二王往关外去了。”

接着他把他找寻太子及永定二王，李琼反正义救太子跟永定二王的经

过，以及派凌风三人跟“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等把太子跟永定二王送往吴三桂军中的事说了一遍。

一听已经找到了太子跟永、定二王，蒙不名跟杨敏慧大为兴奋，再想想李琼反正服毒自绝，也不免又是一阵感伤与惋惜。

蒙不名沉默了一下，抬眼望向李德威道：“你看这样怎么样，我跟孟帮主带一部分人去对付姓海的他们，你跟杨姑娘带一部分人去……”

“不，”李德威道：“‘菊花岛’人由我来对付，蒙老跟孟帮主偕同敏慧则准备里应外合，一探得两军交锋，马上展开行动，至于工作之分配，全凭二位做主。”

蒙不名微一点头道：“这样也好，别的我不行，东边放把火，西边闹一阵这是我拿手，有杨姑娘孟帮主帮着我，那更是如虎添翼，包管闹得他们焦头烂额，疲于奔命。”

孟元道：“既是这样，‘穷家帮’这些人手请少侠挑吧。”

李德威道：“我跟帮主要三位堂主、三位护法、三位巡察。”

孟元当即点了三位堂主、三位护法、三位巡察给李德威，“穷家帮”的堂主、护法、巡察都是帮里的一流好手，当然孟元挑的更是好手里好手。

李德威道：“事关重要，早一步总比迟一步好，我这就展开行动，我走后也请二位即刻分配人手及早准备。”

孟元道：“少侠放心就是，倘有差错孟元提头来见。”

李德威道：“帮主言重了！”

没再多说，带着九名“穷家帮”的一等一好手腾身破空而去。

他没跟杨敏慧打招呼。

杨敏慧也没叮咛他什么。

彼此都不是世俗儿女，都把儿女私情暂时深藏心底，置诸脑后，来日方长，一切等乱平贼退，收拾山河之后再说了。

夜色中，李德威带着九名“穷家帮”好手离开了“慈悲庵”。

踏着夜色，“穷家帮”三位堂主之一的吴尚武道：“少侠，咱们是不是得先派出人去找他们？”

李德威道：“派人倒不必，贵帮的人手现在全集中在了一起，没有眼线找人不容易……”

另一位堂主赵辉道：“少侠，要是他们真有意暗助李自成的话，恐怕现在他们已经不在那座庙里了。”

李德威道：“我也这么想，要是他们真打算暗助李自成，恐怕他们不会待在京城里，早就往北迎吴三桂的兵马去了。”

“对，”第三位堂主梁金烈道：“他们要打算暗助闯贼，只有到两军阵前去。”

赵辉道：“那么咱们现在往东进就对了。”

事实上李德威现在是带着他们往东奔驰。

十名高手不分昼夜往东疾赶，一路上并没有发现“菊花岛”人踪迹，也不知道“菊花岛”人已经过去了还是还没到。

这一天一行十人赶到“碣石山”，李德威下令歇息。

不分昼夜地一连几天疾赶，大伙儿都够累的，可是“穷家帮”这九位都心急战事，赵辉道：“少侠，咱们不能歇息，咱们还没赶上他们。”

李德威瘦了不少，他满身满脸的风尘，道：“我知道，我比诸位还急，可是咱们不能再赶了，即使赶上了他们，咱们又能拿他们怎么样，疲兵应战那是大不智，这道理诸位应该懂。”

赵辉等九人都默然了。

事实上他们知道自己有多么累，也知道李德威说的是理，要是这样不停的赶下去，一旦碰上了“菊花岛”人，别说截杀“菊花岛”的人了，能自保就算不错。

静默之中，九个人一个连一个地坐了下去。

三名巡察中的一个黄鸿涛，他刚坐下又站了起来，他道：“我上山上去看看，居高临下说不定可以看见些什么！”

他没等李德威说话便腾掠上了山，高手就是高手，在这么疲累的情形下，他几个起落便没入了半山那郁郁苍苍的树林之中。

李德威望着他消失不见，才缓缓坐了下去。

吴尚武道：“不知道‘菊花岛’的人是已经过去了还是落在了咱们后头，希望他们落在了咱们的后头。”

赵辉道：“要是咱们能在这儿截住他们，那更好，这一带荒无人烟，颇适于厮杀拼斗。”

梁金烈道：“听说海皇对用兵之道颇具心得，他的人行动一向哨骑、先锋、中军、后军、左翼、右翼分明，你可别小看他，只是……”

只听吴尚武道：“黄鸿涛下来了。”

大伙儿抬眼上望，只见黄鸿涛像飞星陨石般自半山林木中掠出腾跃而下，几个起落已到近前。

赵辉忙道：“看见了什么没有？”

黄鸿涛道：“在山上可以看见贼营，一面黄旗上斗大的一个李字，不知道是不是闯贼的中军所在。”

李德威霍地站了起来道：“离这儿多远？”

黄鸿涛道：“就在‘抚宁’城外，少侠是打算……”

李德威道：“射人射马，擒贼擒王，我找他找了不是一天了，要是能在这儿杀了他，树倒猢狲散，贼兵自然不战自遣，马上瓦解，‘菊花岛’人就是赶在了咱们前头也没有用了。”

赵辉一点头道：“对，好办法。”

吴尚武道：“少侠这办法好是好，只是不知道那处贼营是不是闯贼的本军所在，万一不是……”

赵辉道：“那也不要紧，杀他一个战将也可拔除他一个爪牙，而且咱们闹上他一阵也可以打击他们的军心士气。”

李德威微一点头道：“赵堂主说得不错，咱们……”

忽听坐在远处的一名巡察王顾本道：“有人来了。”

大伙儿都站了起来，一名护法秦明道：“会不会是‘菊花岛’人……”

赵堂主低声说道：“噤声！”

李德威双眉微扬，一挥手，十个人立即伏下身去就地掩蔽，大伙儿这歇息处有石头，有野草，都是绝佳的隐身处。

十个人刚藏好身形，山左那条小路上出现了三个人，施展轻功身法往西

奔驰，其快如飞。

李德威一看这三个人，一怔脱口说道：“凌风……”

吴尚武立即站了起来扬声叫道：“凌风，李少侠在这儿。”

那三个人立即收势停身往这边望了过来，这时候大伙儿都自掩蔽处站了出来，那三个人看了一眼马上腾身掠了过来。

李德威一颗心砰然直跳，他只见着凌风、潘玉、金奎三个，没见着罗汉、赵晓霓跟骆养性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转眼间凌风、潘玉、金奎掠近，三个人也是满身满脸的风尘，都够瞧的。

凌风三个在“穷家帮”的地位相当于巡察，却低于堂主跟护法，三个人上前见过三位堂主跟三位护法之后，凌风冲李德威走了过来，欠身一礼道：“您跟他几位怎么在这儿？”

李德威把来意告诉他，然后问道：“你三个要上哪儿去，太子跟永、定二王还有骆养性他们呢？”

凌风神色一黯道：“您几位暂时不必往前去了，吴三桂兵败退出关外去了。”

李德威一时惊急交集，一把抓住了凌风的胳膊道：“怎么说？吴三桂他兵败退出关外去了……”

吴尚武也急得忍不住插嘴说道：“吴总兵大军号称五十万，怎么会……”

凌风道：“您几位不知道，我们几个要不来这一趟也不知道，吴三桂大军号称五十万是不错，但却大部分是在‘宁远’一带临时征募的民兵，没训练几天就匆匆派上了战场，哪会是百战之师，剽悍无匹的贼兵的对手……”

李德威道：“那太子跟永、定王呢？”

凌风道：“这个您放心，太子跟永、定二王还在吴三桂军中，由罗汉、赵姑娘跟骆指挥使几位护着，相当的安全。”

李德威稍微松了一口气，道：“这总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罗汉跟赵姑娘既然已经赶到，他三位的安全应该无虑……”

赵辉道：“那么你三个往回跑又是干什么去？”

凌风道：“属下三个就是要把这件事禀报少侠，请少侠速谋对策。”

有他这么一句，大伙儿把目光都投注在李德威脸上。

李德威沉默了一下，抬手说道：“你三个想必也够累的，坐下来歇歇再说。”

大伙儿当即都席地坐了下去，坐定，李德威抬眼说道：“你三个刚从‘抚宁’过？”

凌风摇摇头道：“我三个没敢近‘抚宁’，是绕着‘抚宁’城外过来的。”

李德威道：“看见‘抚宁’城外那片贼营了么？”

凌风道：“看见了，我三个避的就是他们，怎么？”

李德威道：“可知道那片贼营是不是闯贼的中军所在？”

凌风道：“您的意思我明白了，不是的，李自成的中军已经从‘抚宁’东北绕出‘长城’了，不是这样吴三桂还不会败呢。”

李德威道：“这么说，闯贼是夹击吴三桂，使得吴三桂背腹受敌……”

凌风点头说道：“不错，正是这样，民兵根本没打仗的经验，听说贼兵从后头打过来了，马上就乱了，您知道，这一乱……”

叹了口气，住口不言。

吴尚武道：“这位吴总兵也是，怎么拿民兵……”

李德威苦笑说道：“不用民兵怎么办，蓟辽一带已经无可可用之兵了！”

吴尚武道：“那现在怎么办，贼兵经百战之后那么剽悍，朝廷又无可可用之兵马……”

凌风道：“属下三个所以赶回京里去，为的就是这个。”

李德威脸上一片浓浓的阴霾，没说话。

赵辉猛击一掌道：“大明朝那么多的兵马，到现在居然全没了影儿……”

李德威摇摇头道：“那倒也不是，南都（南京）当有马士英及史可法、左良玉等，不是如今京城沦陷，他们不敢轻易离南都，不敢不稍保元气……”

赵辉道：“那您说现在怎么办……”

李德威摇头说道：“诸位不知道，当初先皇帝所以没有南迁，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为时已迟，另一方面也是为留一退路，保留元气，在现在这种情形下，别说南都诸文武不敢轻易北来，就是我也不敢轻易让他们带兵北来……”

赵辉道：“这个我们知道，只是，少侠，咱们总得想个办法啊，总不能老让闯贼盘踞着京师，您说是不是？”

李德威道：“话是不错，只是为今之计恐怕只有等南都兵强马壮之后再谋北进驱贼了，事实上如今北边无可可用之兵，单靠咱们这些江湖人是不足以成大事的。”

吴尚武点头说道：“少侠说得不错，我也能体会得出少侠这话说得有多么沉痛，事实上这种事非得强兵壮马不可，咱们这些江湖人也只能扰乱扰乱军心，打击打击他们的士气，真要说尽逐贼寇，收复失土，那是绝不可能。”

赵辉悻然说道：“要照你这么说，咱们现在只有回去了。”

吴尚武道：“老兄弟，这不是动意气的事，难道你体会不出少侠的话说得有多么沉痛？”

赵辉五十多岁个人了，焉有听不出的道理？当即低下头去，默然不语，白发飘扬，望之令人心中惨然。

李德威心中又是一阵刺痛，吸了一口气，定了定神，望着凌风道：“兄弟，你见着吴三桂了没有？”

凌风点头说道：“见着了，吴总兵待我几个如上宾，真让人受不了。”

李德威笑了，笑得相当勉强，道：“他可还有斗志？”

凌风迟疑了一下道：“现在倒是有了，而且相当的高。”

李德威目光一眨，道：“现在倒是有了，这话怎么说？”

凌风道：“我也是这趟在关外听来的，可靠不可靠却不敢说，有人说当初朝廷用蓟辽总督王永吉议，尽撤关外城守，召吴三桂统边兵人卫京师，吴三桂在‘宁远’募了十万征民兵西来，在到达‘丰润’的时候，听说李自成已陷京师，皇上自缢煤山殉了国，吴三桂当时就吓得不敢再往前走，后来李自成拿住了吴三桂的天伦吴襄，逼吴襄写信招降吴三桂，吴三桂无奈许降，过没几天吴三桂又听说他的爱妾陈圆圆也被李自成弄了去，这一下火大了，不但不再投，而且缟素发丧，声言为先帝复仇，驰归‘山海关’布署军事，准备要跟闯贼见个死活，谁知道这一战……”

苦笑一声，住口不言。李德威静静听毕道：“你这是听谁说的？”

凌风道：“一路上谁都这么说，不过以我看恐怕不大可靠。”

李德威道：“这说法我在京里也听说了，那应该是‘外奸’无中生有，恶意中伤，以离间军心，打击吴三桂麾下的士气，你说一路上谁都这么说，照这么看‘外奸’已渗入关里，流言已然广布散开，吴三桂这一仗所以战败，

恐怕这也是原因之一！”

凌风道：“经你这么一说，我也明白了，好卑鄙，好狠毒的用心，我要早能明白，我就在路上把那些人一个个收拾了。”

李德威摇摇头道：“那些人不一定全是‘满洲’奸细，坏只坏在他们愚昧无知，不但听信谣言，而且还在无意中帮助‘奸细’散布谣言……”

吴尚武道：“少侠，要照这么看，闯贼不足虑，可虑的只是‘满洲’！”

李德威微一点头道：“本来就是这样，若不是他们入侵，这班流寇不会乘机蠢动，今后他们若能不再入侵，南都也有充裕的时间训练兵马，充实战力，怕只怕他们不会给大明朝尽逐贼寇，收复失土的机会！”

赵辉道：“那是当然，若是大明朝尽逐贼寇，收复失土，一统江山，到那时候他们再想入侵可就难了。”

梁金烈道：“照这么看，咱们不如先就乘机会在这一带消除满奸，给满洲以打击，暂时阻碍他们入侵！”

李德威道：“这是个办法，而且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凝目望着凌风道：“兄弟，你三个一路而来，可曾看见菊花岛的人？”

凌风摇摇头道：“没看见菊花岛的人，倒是碰见过几批可疑的武林人物，他们都穿黑衣，而且行动十分诡秘。”

赵辉道：“你三个在哪里碰见他们的？”

凌风道：“是在抚宁再过去几个小村镇上，我只知道他们的行动很诡秘，却没工夫查看他们究竟是干什么的！”

赵辉道：“少侠，菊花岛的人会不会改了装束？”

李德威道：“不无可能。”

凌风道：“怎么，菊花岛的人也往东来了？”

李德威点点头，把蒙不名的所见所闻，以及自己跟吴尚武等人的推测说了一遍！

凌风听毕，摇摇头道：“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菊花岛’的人，但从他们诡秘的行动上看，我敢说他们绝不是什么好路数，他们要不是满奸，要不是闯贼派出的前哨，便是想趁火打劫的下三流！”

赵辉道：“少侠，咱们去看看怎么样，不管他们是满奸也好，闯贼的细作也好，或是趁火打劫的下三流，这种人却除一个少一个！”

李德威点头道：“赵老说得是，咱们看看去……”

转望凌风道：“你三个暂时不必往京里去了，你三个刚从东边过来，往东边去的路你三个比我们熟，我需要你三个带路。”

凌风霍地站起来道：“咱们这就走？”

李德威目光略一环扫道：“请位歇息得怎么样了？”

吴尚武一跃而起，道：“不歇脚都不要紧，何况已经歇息了这么老半天了，我们这些要饭的随时可以搏杀拼斗。”

李德威站起来，道：“那咱们这就走。”

大伙儿跟着站起来！

凌风、潘玉跟金奎三人带路，走过的路自然熟，在他们三个的带领下，李德威等绕过贼营跟抚宁县城，神不知，鬼不觉。

日头偏了西，天已经黑了，远近都已然上了灯。

凌风指着里许外那两三片灯火道：“那灯火处就是我说的那几个小村镇，我们来的时候他们都在那儿，现在是不是还在那儿就不知道了。”

李德威道：“过去看看再说吧，从这儿到那几个小村镇，恐怕已不足二里，咱们这样过去太显眼，不如分成几拨过去，这样不但找寻的范围可以大一点，而且可以互为呼应，我跟凌、潘、金三位兄弟一路，剩下的九位请分成两路，咱们从这儿分手，分头并进！”

大伙儿行动迅速，除了李德威四人一路外，吴尚武带着两名护法、两名巡察成一路，赵辉、梁金烈则带着一名护法跟一名巡察成一路！

十三人分三路，实力大致说起来很平均，分手后，李德威这一路居中，吴尚武、赵辉这两路各在左右，三路间各离四五十丈，分头往里许外那片灯光处扑去。李德威这一路居中，等于是没动，顺着大路往前奔驰，里许距离顷刻间，看看一片灯光已近在眼前，李德威立即招手示意缓下。

这时候已经可以看清楚了，眼前一个小村落，几十户人家静静地坐落在夜色中。

这片小村落远看静，近看还是静，当然静，这一带刚闹过刀兵打过仗，附近还驻扎着贼兵，谁敢轻易往外跑？

进了这片小村落，李德威就皱了眉，才不过上灯没多久，家家户户两扇门都关得紧紧的，打麦场上也好，林子里的路上也好，到处空荡荡的看不见一个人，上哪儿找去？能挨家挨户敲门去？

凌风明白李德威的心意，道：“我们三个白天从这儿过的时候，在村南一座破庙前看见了几个，进进出出，躲躲藏藏的，咱们不如还到那儿看看去。”

李德威点了点头道：“好，兄弟前头带路。”

凌风恭应一声，当即往南折去。

一口气走出了四五十丈，凌风突然停了步，他停身处是在一棵大树下的暗影里，李德威明白，跟着也停了步。

凌风抬手往前一指道：“您看，就是那座破庙。”

李德威已经看见了，黑忽忽的一片，不算小的一座庙，只是这座庙真够破的，墙东倒一堵，西塌一块，庙门只剩了一座门头，两扇庙门不知道哪儿去了。

门头上那块匾额也没了，不知道这是座什么庙。

没灯光，没动静，倒有不少虫叫！

李德威皱皱眉道：“兄弟，庙里不像有人的样子，这么一座庙恐怕也待不住人。”

凌风道：“大半他们已经走了！”

这句话刚说完，那残破漆黑的庙门里忽地窜出一只狗般大小，灰毛尖嘴的四脚兽。

李德威几个都是老江湖了，一眼就看出那不是狗，而是狼。

就在这一刹那间，那残破漆黑的庙门里接着又窜出一只狼，跟在先前那只之后跑了，转眼工夫消失在村外夜色里。

李德威双眉一扬道：“兄弟，庙里有人，只怕是刚进去的，要不然不会惊走这两只畜牲。”

凌风点了点头道：“要是刚进去的只怕是从庙后进去的……”

忽听庙里传出一阵断断续续的异响，一会儿有，一会儿无的，像是有人拖着脚走路，走几步便停下来歇歇似的。

李德威目光一诧，两道锐利目光直往那残破漆黑的庙门口投注了过去。

金奎道：“这是……”

凌风抬手拦住了他，示意他噤声。

那残破漆黑的庙门里出现一团黑影，缓缓地向外爬动着。

凌风一怔忙道：“是个人！”

这句话刚说完，那团黑影已爬出了庙门，一个骨碌滚下了台阶，不动了。

凌风闪身就要窜过去。

李德威伸手拦住了他，道：“兄弟，等等。”

凌风马上会意，收住扑势没再动。

那座破庙里自从这个人爬出来之后又归于寂静，半天没见动静。

李德威道：“走！”

一声“走”，四人齐动，一个起落便到了庙前。

凌风没看错，是个人，是个黑衣汉子，仰八叉躺着，闭着眼，偏着脸，一动不动。

金奎俯身一探他的鼻息，道：“没气了。”

凌风道：“我们白天看见的那些人，就是这身装束，这个人八成是他们之中的一个！”

李德威看得清清楚楚，这黑衣汉子的致命伤是在胸腹之间，拦腰一刀，一个大口子，肚肠都流了出来。

他道：“这人只怕是‘菊花岛’的人杀的。”

凌风道：“您怎么知道？”

李德威道：“这人身上别无伤痕，拦腰一刀是致命伤，这一刀势，像是菊花岛武学‘披风八式’中的‘潜龙升天’！”

凌风呆了一呆道：“您熟知‘菊花岛’武学？”

李德威道：“那倒也不是，我跟‘菊花岛’人交过手，依稀记得几招。”

那是他客气，他聪颖过人，能过目不忘，凡是跟他交过手的人，对方的一招一式他能记得清清楚楚。

凌风道：“照这么说这人是……”

李德威摇摇头道：“这我就看不出来了，潘、金二位兄弟，请进去看看。”

潘玉、金奎恭应一声，各以双掌护胸窜进了破庙。

转眼工夫之后，他二人相继从破庙里出来了，潘玉道：“李大侠，庙里还有五具尸体，致命伤跟这人一样。”

李德威扬了扬眉道：“照这么看，‘菊花岛’的人已经到过这儿了，他们既是来暗助闯贼的，所杀的人自然不会是闯贼一伙……”

凌风两眼一睁道：“那么是……”

忽听一阵叱喝声跟金铁交鸣声随风飘送了过来。

金奎急道：“八成儿是吴堂主他们跟什么人接上手了。”

李德威道：“走，咱们过去看看。”

当先腾身而起，天马行空般往那阵叱喝声跟金铁交鸣声处扑了过去！

四个人身法极其快速，循声奔驰转眼间已出了小村落，前面约半里外又是一个村落，适才那阵叱喝声跟金铁交鸣声就是从前面村落传出来的。

如今这叱喝声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

没多大工夫，四人已然扑近。

忽听左方一棵合围大树上传来一个低沉话声：“少侠，请上来看。”

李德威一听就听出是吴尚武的话声，当即提一口气拔起了身躯。

凌风三个跟着拔起。

上树一看，吴尚武四个人都在树上或坐或站，这棵合围大树枝叶异常茂盛，几个人藏身其上根本看不出来。

吴尚武伸手往下方一指道：“少侠，您看。”

李德威等循吴尚武所指望去，只见前面不远处那一户民家之间人影闪

动，刀来剑往，厮杀正烈，四下里地上还躺着几个人。

李德威目力起人，他藉看昏暗的月色看得清清楚楚，这些正在撕杀拼斗的人当中，一方都是黑衣壮汉，另一方则是清一色的白衣人，他看出那些白衣人都是“菊花岛”那方面的人。

“菊花岛”的人自是身手不弱，而那些黑衣壮汉也一个个勇猛剽悍异常，撕杀拼斗之间几乎跟“菊花岛”人不相上下。

所以，四下里地上躺的那些人当中有黑衣壮汉，也有穿白衣的“菊花岛”人。

李德威道：“吴老可知道那些穿黑衣的是什么来路？”

吴尚武摇头道：“不知道，我看了半天没看出来！”

李德威说话间忽见村南二前三后五条人影疾掠而来，他忙道：“也许是赵老他们闻声赶来了，兄弟迎过去拦住他几位。”

凌风恭应一声，飘身下树往南掠去。

李德威居高临下，四周的一动一静他尽收眼底，凌风这里消失在夜色里没多久，那里五条黑影相继投入了村南暗影里，没再见出现，他心知凌风已拦住了赵辉等五人。

突然，一声霹雳大喝起自树下：“住手，你们给我统统住手。”

一处暗影里跳出一个身躯高大魁伟的黑衣大汉，腰扎宽皮带，皮带上还插着一把柄镶珠玉，闪闪发出五彩光华的短刀，他手持一尊独脚铜人，威猛无比，一抡之下，那些“菊花岛”的人纷纷倒退。

李德威神情一震，脱口说道：“盗王师南月。”

吴尚武接着说道：“我想起来了，这些穿黑衣的是师南月威镇江湖的‘黑衫斗士’！”

只见师南月横着独脚铜人震声说道：“你们那个姓海的头儿呢，叫他出来见我。”

一声冷哼起自师南月前面十多丈一处暗影里，一个低沉话声冷冷说道：“师南月，我还以为你能缩到几时呢，你到底还是出来了。”

随着话声，那暗影里缓步走出了海皇，公孙奇紧随身侧，十将军护卫左右，好不威风。

师南月铜人一指道：“好，好，好，姓海的，我要当面问问你，咱们俩一个在南，一个在西边儿，素来井河不犯，现在你却指使你的人杀害我的手下黑衫斗士，你究竟是什么意思？”

海皇没理他，一直到走近两丈内才停步说道：“你问我，我还正想问你呢，你带着你的人在这一带行动诡秘，鬼鬼祟祟，窥伺闯王大营，又是什么意思？”

师南月“哈”地一声道：“闯王的大营，你姓海的什么时候又投到李自成跟前来了？”

海皇道：“这是我的事，你无权过问，我‘菊花岛’想帮谁就帮谁，你管不着。”

师南月冷冷一笑道：“好啊，你比我姓师的还厉害啊，看哪儿势大往哪儿倒，你投到李自成跟前来不关我的事，可是你的人杀了我的人就要另当别论了。”

海皇冷冷说道：“那怪不得我，要怪只能怪你贼性不改想混水摸鱼，趁火打劫！”

师南月跺脚道：“好啊，姓海的，你杀了我的人，到头来还倒打我一钉耙，我干什么，你说我想混水摸鱼，趁火打劫。”

海皇冰冷一笑道：“算了吧，师南月，东西南北这四个，谁还不知道谁么？我，祖财神，蒙不名都带了人，你不会长久雌伏甘于寂寞的，男子汉、大丈夫，堂堂的盗王师南月，连这个都不敢承认么？”

他这一着算是用对了，师南月天不怕，地不怕，只怕这个“激”字，只听他哇哇叫道：“姓海的，没什么不敢承认，我现在帮的是八大王，怎么样？”

海皇冷冷一笑道：“原来你帮了张献忠，那我就没有错杀你的人，有道是‘睡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闯王好不容易打下来土地，岂容张某前来分取一杯羹……”

师南月道：“废话少说，咱们都别支使手下拼命，咱们俩来见个雌雄高下，分个你死我活，来，来，取你的兵刃来。”

他把独脚铜人一横，立好了架式、摆开了门户。

海皇双眉一扬，道：“怎么，你要跟我走两趟。”

师南月道：“不错。”

“也好，”海皇眼中奇光闪动，点头道：“咱们东西南北各霸一方，却始终没有机会较个长短，分个高低，如今正好趁这机会分个雌雄强弱！”

手往后一伸，道：“取朕兵刃来。”

恭应一声，他身后一名将军双手捧过一个黑忽忽的东西。

吴尚武低低笑道：“好戏要上演了，狗咬狗一嘴毛，这一下咱们倒省事了。”

话声方落，蓦地里……

西南方向传来一声巨响，跟大雷似的，震得地皮都为之晃动不已。

紧接着，西南方冒起一片火光，人喝马嘶，杀声震天。

师南月跟海皇双方全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声巨响及变故震住了，双方并没有立即动手！

吴尚武诧声道：“这是什么，谁跟谁打起来了？”

只见一名黑衣壮汉飞掠而至，落下斗场便道：“爷，不好了，吴三桂的兵马打进来了，听说李自成已经带着残部逃往‘永平’去了！”

这些话声相当大，藏身树上的李德威等无不精神大振，激动异常，吴尚武更是激动得须发俱张：“少侠，您听见了么，您听见了么……”

李德威激动不下于他，顾不得再看好戏，陡地扬声一句大喝。

“凌风，走！”

当先腾离树枝，破空拔起，往西南方电射而去！

吴尚武等相继赶上来了，吴尚武老泪纵横，像哭又像笑地道：“少侠，这是怎么回事儿，这是怎么回事儿，不是说吴三桂兵败了么，怎么突然……”

带泪呵呵笑，赵辉道：“这还不明白么，这在兵法上叫作欺敌，让闯贼这么一高兴，军心这么一骄，然后再回头来个奇袭，哈，一击奏效，吴三桂真行，真行。”

梁金烈嘶哑着声道：“少侠，咱们这不是做梦吧。”

赵辉道：“老兄弟，你真是，这会是在做梦么，伸出手咬咬你那指头看。哈！闯贼带着残部逃往永平去了，跑吧，看他能逃到几时，看他能逃到哪儿去。”

一行十三人把身法施展到了极限，绕过了抚宁，已然看见了焰火的火光

冒起处，正是那片贼营，还在烧，伏尸遍野，有贼兵，也有身披缟素，头上戴孝的，只不见那些兵马哪里去了，但却听得见远远传来喝杀声，越去越远。

赵辉叫道：“吴总兵缟素发表，率兵入关为崇祯爷报仇，这不就是证明么，这不是吴总兵的兵马是谁的？”

吴尚武颤声说道：“少侠，吴总兵大半是率部追贼去了，咱们……”

李德威也觉得热泪在眼眶打转，道：“这一战已足使‘满洲’胆寒了，咱们回京里去。”

赵辉振臂大呼，道：“对，咱们回京里去准备迎王师，走！”

一声“走”字，十三人腾身而起。

几天的急赶，京城已然在望，跑着跑着，吴尚武突然伸手遥指，大叫说道：“看，你们快看，城门楼子上那面旗上写的是什么字？”

大伙儿都看见了，日月并列，那是个“明”字。

赵辉突然跪了下去，放声大哭：“老天爷有眼，老天眼有眼，崇祯爷，您英灵有知也应该瞑目了……”

他这一跪一哭，大伙儿无不垂泪。

但这泪水是激动的，是喜悦的，是兴奋的。

吴尚武老脸满是泪，却一把拉起了赵辉道：“走吧，老兄弟，咱们大摇大摆的进城去，我简直恨不得插翅飞过去！”

这是大伙儿的心声，谁不想赶快进城去看个究竟！

进城了，刚进城就碰见了“穷家帮”守在城门口的弟子，一个迎了上来，一个扭头跑着去报信儿了。

那“穷家帮”的弟子扑地跪倒，据他说他们守在城门口已经有两天三夜了。

吴尚武拉起了那名“穷家帮”弟子正要问究竟。

一行人如飞迎了上来，孟元、蒙不名、杨敏慧，居然还罗汉、赵晓霓、骆养性等。

大伙儿见面互道辛苦，李德威把东行经过刚说完，蒙不名不等问接着便道：“别提没害得我们抹了脖子，你们走后没两天，恶耗来了，说吴三桂兵败跑了，大伙儿正在那儿捶胸跺脚，放声悲哭呢，消息又来了，吴三桂率兵入关，闯贼败走‘永平’，大伙儿不敢相信，可巧这时候罗汉跟骆指挥使他们也到了，证实喜讯不假，接着骆指挥使又会同原御使曹溶曹大人等，大伙儿大杀余贼，现在行了，你们看见了，旗帜都已经换过来了，只等太子入都即位了！”

李德威忙问道：“太子呢？”

骆养性道：“现在吴总兵军中，往西追贼去了，不过京里已接太子手勒，初二人都为大行皇帝、大行皇后举行大事！”

李德威道：“今儿个是……”

杨敏慧嗔道：“大哥，瞧你，怎么把日子都过忘了，今儿个是四月廿九，

没多少日子了。”

李德威倏然而笑道：“我可是把日子忘了。”

蒙不名一旁笑道：“什么日子都能忘，只有一个日子不能忘，等太子入都行了大事即了位，接下来就要喝你们这两对儿的喜酒了！”

“穷神”这一句话红了四张脸！

当夜，席设御史曹溶府，大张宴席十几桌庆功。

满席尽欢，无不大醉酩酊。

夜半酒醒，李德威、杨敏慧相偕坐在小亭里。

夜色很浓，但很静很美。

杨敏慧未语先露几分娇羞：“大哥，你有什么打算？”

李德威缓缓说道：“老人家以布衣封侯，我也应以布衣退，我打算回去种我的庄稼去，这么多日子家里没人，田里恐怕草都老高了，回去后恐怕得好好忙上一阵。”

杨敏慧道：“要帮手么？”

李德威摇摇头道：“不要。”

杨敏慧目光一直，道：“你怎么说？”

李德威道：“家里总得有个人做饭，是不？”

杨敏慧娇靥飞红，笑了，一拳打在李德威的肩上，轻轻的。

李德威也笑了。

杨敏慧道：“咱们今夜就走！”

“不！”李德威摇摇头道：“我要看着太子回京。”

杨敏慧道：“到那时候怕你走不掉。”

李德威淡然一笑道：“我要是打算走，谁能拦得住我？”

杨敏慧白了他一眼，模样儿好娇好甜，爱煞人：“你行，你神气。”

李德威突然以指压唇，然后往院西假山旁一指。

杨敏慧看见了。

那儿依偎着另一对，罗汉跟赵晓霓！

杨敏慧轻轻地嗔了一声：“讨厌，看人家干什么！”

五月初二是个大日子，京里大街小胡同打扫得干干净净，万民静候路旁，准备迎太子进城。

李德威、杨敏慧、罗汉、赵晓霓、蒙不名还有“穷家帮”众英豪功成身退，站在城外一座高丘上居高临下地观望着。

尘头起，大军至，太子驾到。

“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与侍郎沈维炳，捧着崇祯爷灵位哭着迎了上去。

司礼监王德化等诸法驾恭迎太子。

诸文武望尘俯伏，肃穆庄严。

大军进了“朝阳门”，没见太子却见前军尽去白冠，赫然一个个满洲兵将。

李德威一怔之后脸色陡变，闪身就要扑下去。

身后传来一声清越佛号：“阿弥陀佛，施主不可造次。”

大伙儿闻声齐转身，不远处站着一位灰衣芒鞋的美貌年轻比丘，宝相庄严，合十而立。

杨敏慧、赵晓霓尖叫一声：“天香姐！”

闪身扑了过去，一人一只手拉着那年轻比丘，热泪盈眶，连连摇。

那年轻比丘走过来冲李德威欠身一礼，自袖底取出两封信递了过去，道：“贫尼悟因，奉冒盲大师之命前来送信，请施主看过信后再足对策。”

李德威强忍激动接过了两封信，拆开一封只一眼便神情震动，尖声叫道：“老人家的遗……”

那悟因女尼道：“请施主看下去。”

李德威依言看了下去，看完了两封信，他两眼之中已含满了泪水，他抬眼望向悟因：“两位老人家事先已经知道了？”

悟因微一点头道：“不错。”

李德威道：“两位老人家事先为什么不……”

悟因道：“这是天机、气数。”

李德威道：“那么你此来是……”

悟因道：“要施主等跟贫尼走！”

李德威道：“哪里去？”

悟因道：“南方。”

众人齐地一怔，转头注视李德威。

“南方……”

悟因道：“南方！”

李德威道：“还有救么，还能挽回么？”

悟因道：“施主，这是天机。”

李德威没再问，转望京城，两串热泪扑簌簌落下！

（全书完）

